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二九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一九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三一

陳耆卿 一

瑞慶節賀表	一
代謝賜曆日表	二
代慰太皇太后上僊表	二
賀皇帝登極表	三
賀皇帝誕皇子表	四
誕皇子賀皇太后表	四
賀皇帝冊妃表	五
賀皇太后表	五
賀元正表	五
賀冬至表	六
改元賀皇太后表	六

冬至賀皇太后表	七
賀皇太后表	七
謝今上皇帝登極肆赦表	八
謝宣賜曆日表	八
賀皇后表	九
袁安撫加食邑謝表	九
林奎部謝除浙西倉表	一〇
奏請罪健訟疏	一一
奏請急水利疏	一二
奏請正簿書疏	一三
論和糴之弊疏	一四
論錢法疏	一五
代上請乞輸錢劄子	一六
代上請用人聽言劄子	一七
代上請研覈郡縣兵劄子	一九

陳耆卿 二

上水心先生書 二一

答王君夢松書 二二

上樓內翰書 二三

上蔡侍郎書 二五

代通王舍人書 二七

代上樓參政書 二八

代吳守上水心先生求先銘書 三〇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書 三二

全宋文卷七三一三

陳耆卿 三

賀石察院啓 三五

代通宣城葉主簿啓 三六

賀倪兵書啓 三六

賀董司諫啓 三七

代賀趙戶侍啓 三八

賀浙東倉程郎中啓	三八
賀嘉興守喬編修啓	三九
賀張參政生朝啓	四〇
賀青田丁知縣啓	四一
代賀應大諫啓	四一
賀鄭大諫啓	四二
代賀台守俞寺丞啓	四三
通兩浙漕章郎中啓	四四
通處州林判官啓	四五
代回南劍劉守謝特薦啓	四五
代賀婺守林侍郎啓	四六
代回臨海元縣丞啓	四七
代回仙居楊縣丞啓	四七
回青田陳監稅啓	四八
代通婺守孟侍郎啓	四八
通青田李知縣啓	四九

代回長亭徐監場啓 五〇

全宋文卷七三一四

陳耆卿 四

賀錢丞相加少保啓 五一

代賀史丞相啓 五二

賀鄭參政啓 五三

賀章參政啓 五四

通何樞密啓 五五

賀樓內翰啓 五六

賀徐左史啓 五六

賀真右史啓 五七

賀工部戴尚書啓 五八

代賀刑部曾尚書啓 五九

賀禮部黃尚書兼侍讀啓 五九

賀提點坑冶俞郎中啓 六〇

回西外趙知宗啓 六一

賀處州詹通判啓 六二

通廖提幹啓 六二

全宋文卷七三一五

陳耆卿 五

賀台州高教授啓 六四

回建陽葉主簿啓 六五

回僊居石仙尉啓 六五

回李都倉啓 六六

代魏邸賀政府啓 六六

代皇弟賀西府啓 六七

代吏部朱侍郎在謝政府啓 六七

登第謝漕臺主司啓 六八

送商義仲倅延平序 六九

送應太丞赴闕序 七〇

送羅明仲序 七一

送王抑之序 七二

送葉孟我之官寧國序	七三
代送學子之婺女序	七四
送伯父歸餘杭序	七五

全宋文卷七三一六

陳耆卿 六

贈畫墨竹葉漢卿序	七七
贈劉神童序	七八
送徐山序	七八
送朱生序	七九
重贈陳良夫序	七九
贈周生序	八〇
贈三衢葉生序	八〇
論孟紀蒙序	八一
論孟紀蒙後序	八二
隘軒先生文集序	八三
赤城志序	八四

箕窗集自序	八五
何澹小山雜著序	八六
題陳工部謝寺丞送魯君遠遊詩後	八七
又題思濟兄詩軸	八八
又題葉子春詩	八八
代跋錢君韻補	八九
又題雪巢贈林逢吉詩	八九
天台集別編跋	九〇

全宋文卷七三一七

陳耆卿 七

策問 一	九一
策問 二	九二
策問 三	九四
策問 四	九五
顏子論	九六
曾子論	九七

朋黨論 九九

張耳陳餘論 一〇〇

韓信論 一〇一

全宋文卷七三一八

陳耆卿 八

酈食其論 一〇四

陳平周勃王陵論 一〇五

樊噲論 一〇七

盧綰論 一〇八

周亞夫申屠嘉論 一〇八

劉向論 一〇九

劉歆論 一一一

吳王濞論 一二二

廉論 一一四

漢世良吏爲盛論 一一五

竹居說 一一七

蔣上甫字說	一一八

全宋文卷七三一九

陳耆卿 九

思愛庵記	一一九
寄庵記	一二〇
青田縣尉題名記	一二一
處州平政橋記	一二二
習齋記	一二三
畏齋記	一二四
浩齋記	一二五
植松記	一二六
拙養齋記	一二七
暗室記	一二八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一二九
神秀樓記	一三〇
安養院記	一三一

台州補軍額記 一三三

全宋文卷七三二〇

陳耆卿 一〇

增學田記 一三四

台州支鹽廳壁記 一三五

延慶院免科折記 一三六

松山林壑記 一三七

仙居縣重修學記 一三八

吳學復田記 一三九

時齋銘 一四〇

箕窗自贊 一四一

蕭仲實行狀 一四一

文林郎樂清縣丞吳君行狀 一四三

竹邨居士林君墓碑 一四四

全宋文卷七三二一

陳耆卿 一一

朝散郎秘書丞錢公撫墓誌銘……………一四六

黃君墓誌銘……………一四九

童府君墓誌銘……………一五一

程伯修墓誌銘……………一五二

蔣知縣夫人墓誌銘……………一五三

祝夫人壙誌……………一五四

提舉崇禧觀知郡陳公墓誌銘……………一五五

祭商義仲郎中文……………一五七

祭祝縣尉文……………一五八

代叔祭蔡基仲夫婦文……………一五九

五世祖墓祭文……………一六〇

祭先妣文……………一六〇

祭妹文……………一六二

全宋文卷七三三二

陳耆卿 一二

祭伯父文……………一六三

路祭王知縣文	……	一六四
祭陳監所生母文	……	一六四
祭董子順母文	……	一六五
考妣墓祭文	……	一六五
先祖墓祭文	……	一六六
祭王存道總幹文	……	一六六
祭陳俊卿運判文	……	一六七
祭王架閣文	……	一六八
代台州祈年祝文	……	一六八
社稷神祝文	……	一六九
雷師祝文	……	一六九
風師祝文	……	一七〇
代諸廟祈雨祝文	一	一七〇
代諸廟祈雨祝文	二	一七〇
代諸廟謝雨祝文	……	一七一
代靈康謝雨祝文	……	一七一

大比靈康祝文	一七二
鎮安祝文	一七二
代澤民廟生日祝文	一七三
城隍加封祝文	一七三
代祈雪祝文	一七三
謝雪祝文	一七四
代謝晴祝文	一七四
代台州祈晴祝文	一七五
代詣大中寺再祈晴祝文	一七五
又謝晴祝文	一七六

全宋文卷七三二三

黃義明

臨川縣學勉齋祠記	一七七

呂昭亮

刻高宗與呂頤浩手札題記	一八〇

費洸

舉子程文犯諱事奏		一八一
費伯矩		
富樂寺題記		一八二
鄭 俟		
乞支賜安葬皇太子費用奏		一八三
高熙績		
府學新創小學記		一八三
伍 珪		
故伍母蘇氏孺人壙記		一八五
蘇 丙		
有宋處士蘇公夫人孔氏壙記		一八六
汪之疆		
司法題名記		一八八
許 □		
爲黃朴叩功名託爲沙門光遠降乩詞		一八九
李仲熊		

普州州學進士題名碑記	一九〇

鄭 準

崑山縣學租田記	一九一

全宋文卷七三二四

李 韶

乞駁放江西豪民陳聞詩功名奏	一九四

論納言奏	一九五

乞召還魏了翁奏	一九五

乞寢召命疏	一九六

上時事疏	一九七

論大臣疏	一九七

論君子小人疏	一九八

論嬪妃近習疏	一九八

論治亂安危疏	一九八

論國儲疏	一九九

言人主論相疏	一九九

乞以春秋之義正姦臣之罪疏	二〇〇
陞辭疏	二〇〇
南雄州學教授題名序	二〇一
南溪書院記	二〇一
重修儒學記	二〇三
黃夢高	
重建觀頤堂記	二〇四
李知孝	
論士大夫好名之弊疏	二〇六
乞令士人各務靖共疏	二〇六
乞留神無逸之書奏	二〇七
乞令諸路郡縣椿積義倉奏	二〇七
劾真德秀奏	二〇八
乞令趣召之人限時造朝奏	二〇八
劾洪咨夔胡昱疏	二〇八

李 駿

方洲記	二一〇
徐文卿	
王有道先生墓碣	二一三
薛 洪	
增築儀真兩翼城記	二一四
虞舜徒	
善誘文跋	二一六
毛 基	
富川縣江東書院記	二一七
崔起之	
旌德縣社壇記	二一八
丁宗魏	
嘉定真州志序	二二〇
吳知州生祠記	二二〇
王子謙	
平濟橋記	二二一

全宋文卷七三二五

王 霆

論恢復之說疏 一二三

王 □

跋曾鞏諸帖 一二四

葉提刑

州學所塑陸文安公服色判 一二五

不許差兵卒下鄉及禁獄羅織判 一二六

已減放租不應抄估吏人貲產以償其數判 一二七

鄧巽揚

江安南門樓記 一二八

瀘州北園記 一二九

江安縣安濟廟記 一三〇

趙立夫

書訓守臣十二條後 一三二

仙都山磨崖題名 一三三

龍井原新祠祝文 一二三三

鄧運管

嫂訟其叔用意立繼奪業判 一二三四

張震發

刻三賢詩跋 一二三六

胡清獻

沙縣傳心閣記 一二三七

全宋文卷七三二六

方汝勉

宋定城令君方氏夫人墓誌銘 一二三九

商 碩

鄭介祠上梁文 一二四一

齊 碩

乞移臨海管界寨於海門奏 一二四二

請營白塔寨於蒼嶺奏 一二四三

赤城志後序 一二四三

蘭亭考跋	二四四
薛公井記	二四四
趙與袞	
招降金人檄	二四五
汪 繹	
譙樓晷漏銘 并序	二四六
江宋符	
史權序	二四八
吳英隲	
乞禁將養老不釐務使臣混同釐務差使奏	二四九
林永中	
永豐縣令尉熊陳二公祔祠記	二五〇
李從周	
字通序	二五二
成 立	
花嶼湖記	二五二

羅 相

劾徐澄張擢奏……………二五四

劾鄭肅吳駟奏……………二五四

乞討論吳澤新曆奏……………二五四

劾唐慤李仁方奏……………二五五

全宋文卷七三二七

鄭逢辰

祭禮儀禮圖進書表……………二五六

乞紹巴陵之後疏……………二五七

續儀禮經傳通解序……………二五八

喪禮序……………二六〇

續祭禮自序……………二六〇

劉 筠

乞贛州南安軍見任知縣兼兵馬監押繫銜奏……………二六一

丁 黼

題崔豹古今注後……………二六二

校刻風俗通義序	二六二
校刻越絕書跋	二六三
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二六三
俞武	
宗正寺丞駕部郎中詹公祠記	二六六
杜仲午	
廟山新開三伯佛記	二六七
徐开	
重建婺源縣丞廳記	二六八
聞韶	
敬簡齋記	二七〇
朱邁	
重修上高縣治門廊記	二七一
朱舜庸	
方山上定林寺之記	二七二

全宋文卷七三二八

包 恢 一

奏平荻浦寇劄子	二七四
防海寇申省狀	二七六
禁銅錢申省狀	二八二
答傅當可論詩	二八六
答曾子華論詩	二八七

全宋文卷七三二九

包 恢 二

答項司戶書	二九〇
與留通判書	二九二
答項司戶書	二九三
送陳司戶序	二九五
送吳規甫序	二九六
象山先生年譜序	二九八
袁絜齋先生書鈔序	三〇〇
建昌登科錄序	三〇二

石屏詩集序	三〇三

全宋文卷七三三〇

包恢三

黎居士簡易方序	三〇五
跋鄧州通判饒公將鑑	三〇七
跋林次麟東宮事鑑	三〇八
跋郭省元玕帝王萬世寶鼎鑑	三〇八
跋山谷書范孟博傳	三〇九
跋象山先生二帖	三一一
跋克堂先生墨迹後	三一二
跋晦翁先生二帖	三一二
跋晦翁先生帖	三一三
跋潘侍郎磨鏡帖	三一四
書吳伯成遊山詩後	三一五
書徐致遠無絃稿後	三一五
書侯體仁存拙稿後	三一六

書撫州呂通判開詩稿後 三二七

書平寇錄後 三二八

跋龍門二大字 三三〇

全宋文卷七三三一

包 恢 四

策問是非異同 三三一

論立身師法 三二三

論五言所始 三二六

一句類所起 三二七

兩句類 三二九

三句類 三二九

四句類 三三〇

六句類 三三〇

十二句類 三三〇

拙默說 三三一

桂林說 三三一

山水源流說	三三三
介軒說	三三五

全宋文卷七三三二

包 恢 五

鄭純子字說	三三八
李居仁字說	三三九
吳九萬字說	三四〇
送崔教授說	三四一
朝聞夕死說	三四三
容齋說	三四四
肇慶府學二先生祠堂記	三四五
盱山書院記	三四八
鳳山新城記	三五〇
君子軒記	三五二

全宋文卷七三三三

包 恢 六

詠春堂記	三五四
玉虛觀記	三五五
韞玉軒記	三五七
宜黃龍礫寨記	三五九
真州分司記	三六一
竹軒記	三六三
玉成齋記	三六四
遠齋記	三六五
易齋記	三六七

全宋文卷七三三四

包 恢 七

三陸先生祠堂記	三七〇
旌表陸氏門記	三七五
州學沂詠堂記	三七八
推官聽題名記	三八〇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記	三八一

酒箴		三八二
恕齋銘		三八三
達觀堂銘 并序		三八四
陸象山先生贊		三八五

全宋文卷七三二一

陳耆卿一

陳耆卿（一一八〇——一二三六），字耆老，號篋窗，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歷青田縣主簿，累遷國子司業。端平三年卒，年五十七。耆卿學有本原，爲文法歐蘇，甚爲葉適所賞。著有《論孟紀蒙》、《赤城志》（存）、《篋窗集》。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葉適《篋窗集序》（《篋窗集》卷首），《宋史翼》卷二九。

據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所載，《篋窗集》原本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久佚不傳。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詩文若干，釐爲十卷。本書所收耆卿文，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復輯得佚文七十二篇，合編爲十二卷。

瑞慶節賀表

良月就盈，四海紀虹流之瑞；後天難老，千官歌虎拜之篇。雷動驩聲，春回和氣。恭惟皇帝陛

下，體周抑畏，躬禹儉勤。無思無爲，化自隆於吹萬；如天如地，德早貫於函三。故修齡與日以長存，雖巧歷窮年而莫盡。臣馳神樞北，占象弧南。奉萬歲之玉卮，遙想鵷行之隔；上千秋之金鑑，庸伸鼇抃之恭。《簣窗集》卷四。

代謝賜曆日表

課自清臺，見太史候占之密；命於小國，識聖王撫御之公。捧讀方新，遵行惟舊。竊以自古在昔，治曆明時，略於農稷之官，詳於羲和之職。蓋推驗微有不審，則勸相無適而宜。於赫我王，亶明此道。恭惟皇帝陛下，化隆吹萬，德妙函三。先天而奉天，內既嚴於心法；底日不失日，外尤飭於官常。爰及成書，以惠率土。臣承流無狀，拜賜知榮。視七十二候之分，敢曰虛文而止？盡三百六旬之內，願爲實德之宣。《簣窗集》卷四。

代慰太皇太后上僊表

母德載坤，方衍重闡之慶；仙游賓漢，盡纏當宁之悲。遠在露濡，咸知雨泣。恭惟大行尊號殿下，補天儷美，應地凝祥。元功馬、鄧之先，淑德莘、塗之上。力扶乾健，詒厥孫謀；妙迪離明，繩

其祖武。方夢月介崇高之祉，乃乘雲追汗漫之遊。皇帝陛下德與天齊，道同日致。歸尊長樂，舉頭合過於千齡；稱慶未央，轉矚僅開於八秩。永言摧割，曷究形容。臣阻喧大庭，猥縻小壘。愛敬而加百姓，深知孝治之隆；兢業而有萬幾，願搏哀情之過。《簣窗集》卷四。

賀皇帝登極表

嘉定十七年

曆數承堯，裨千歲皇圖之正；謳歌歸舜，煥一時帝位之新。廟社鼎安，寰區泰定。竊以百年南渡，四世中興。繼體守文之功，固永扶於基緒；撥亂反正之略，將浸復於土疆。人未占以有孚，天不言而善應。是生上聖，以開重明。恭惟皇帝陛下，性德靖淵，幾神濬哲。韜除外邸，隱然天日之姿；出入內朝，允矣宗祊之望。共識五馬之渡，誰知六龍之潛。迨此承祧，決於與子。合夷夏之無外，慶帝王之有真。佇歌周宣復古之詩，併擬元結齊天之頌。含齒之衆，企足以須。臣猥守京畿，欣逢御極。風雲從而萬物睹，已丕聳於八垠；日月照而四時行，幸先輝於三輔。《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又

見《秘笈新書》別集卷一，《八代四六全書》卷三，《宋四六選》卷五。

賀皇帝誕皇子表 代兩國

席慶燕禡，鍾祥熊夢。宗祊盛事，海宇歡聲。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宏紹平基，繹宣洪業。乾而稱父，甫踰御極之五年；震以得男，適近書雲之一日。瑞氣既浮於宮壺，慈顏足稱於慶闈。臣幸際殊恩，恭被盛美。願嗣穆穆皇皇之詠，且賡繩繩蟄蟄之詩。《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又見《秘笈新書》別集卷一。

誕皇子賀皇太后表

穹昊儲祥，元良毓秀。慶新南面，喜洽東朝。恭惟皇太后陛下，履德靜專，頤神冲澹。授基圖於聖子，已安視膳之榮；啓兆朕於文孫，遂迪含飴之愛。既前星之發耀，宜慈極之增崇。臣久荷洪休，欣逢盛事。敬祝母子萬年之壽，永觀本支百世之強。《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一。

賀皇帝冊妃表 代皇弟

帝庭讀冊，妃掖陞華。家治孔彰，邦圖申固。恭惟皇帝陛下，恩由親始，德自近推。肇風化於寰區，人倫丕正；儼儀刑於宮壺，嬪則具修。爰遵慈訓之嚴，用陟鴻名之貴。佐日之照，普天所瞻。臣夙忝近宗，幸逢盛事，知陰教之漸達，賀陽德之愈亨。《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賀皇太后表

儀圖淑哲，助掖聖明。命出庭闈，慶綿宗社。恭惟皇太后陛下，夙高內治，丕著母儀。聯太極以尊居，雖藏於密；稽四星之下照，宜參厥華。爰迪柬於庶嬪，以躋榮於亞后。六宮環忭，四海交欣。臣屬忝近支，聳聞大冊，敢輯頌聲於廣廈，以綿慶祉於東朝。《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賀元正表 代皇弟

鳳曆歸餘，已兩逢於紀閏；龍躔更始，且六際於頒春。帝德誕敷，民和不應。中賀。恭惟皇帝陛

下，體元居正，圖大宅中。天地交而萬物通，時方叶泰；風雨時而百姓足，歲復屢豐。屬臨祈穀之佳辰，仍叶獻椒之盛旦。如山如阜，無古無今。臣幸忝宗祊，與朝闈闔。一陽熊夢，已蚤占男子之祥；五日虹流，但預祝聖人之壽。《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又見《秘笈新書》別集卷一。

賀冬至表

代皇弟

璿杓插子，復初見於天心；玉曆標冬，觀首書於雲物。歡騰四表，慶輯九重。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發育功深，裁成道妙。御圖六稔，久迎化日之舒長；課歷萬年，又兆陽春之駘蕩。屬唐宮之添線，稱舜殿之垂裳。不老乾坤，無窮宇宙。臣叨陪近屬，欣際大君。喜溢漢觴，共仰龍顏之粹穆；福綿周鼎，庶同麟趾之阜安。《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又見《秘笈新書》別集卷一。

改元賀皇太后表

位嚴太極，有開纂紹之春秋；命播初元，數載君臨之日月。星流一札，風動四方。恭惟皇太后陛下，道盛虞嬪，德隆文母。萬幾同總，丕崇正始之規；七政均齊，茂建更新之化。聿新嗣歲，重定紀年。洪惟開寶之初，施及慶元之際。雖間取於一義，未兼著於兩端。茲按先猷，實爲後法。臣濫塵京

紱，拱讀宸綸。始陳擁右之功，已備形於推美；終述輔成之善，當益謹於布宣。《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一。

冬至賀皇太后表

環三年而紀閏，天序肇開；冠正月以書元，人和始暢。福流海宇，慶輯庭闈。恭惟皇太后陛下，道合希夷，神函虛靜。仁心似日，久扶旰食之憂勤；和氣如春，甫迪含飴之嘉慶。屬三百六旬交會之際，正七十二候權輿之初。共隨玉陛之尊，永介瑤池之壽。臣退循蒙釋，夙拱坤寧。仰文昌殿之崇深，陳儀有俶；想長樂宮之縹緲，受福無疆。《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一。

賀皇太后表

母儀四海，共瞻坤極之崇；躬御九重，兼領乾剛之斷。陞闈增重，宗社延休。惟我朝履位之盛時，有慈宸垂簾之故事。章獻在禧、聖之際，德望懿純；宣仁居豐、祐之間，治稱超絕。惟百年之久曠，今一日以重光。恭惟皇太后陛下，儷美中興，宅心內治。如天之運，定拊御於六龍；挾日以升，並照臨於萬象。茲被徽名之赫，實持大化之元。豈惟侈千秋椒掖之榮，抑以綿萬世蘿圖之盛。臣神京

假守，聖世親逢。嗣大姒之音，已見周邦之喜；稱長樂之制，更觀漢室之隆。《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一。

謝今上皇帝登極肆赦表

具位臣某月某日，准遞到某月某日皇帝陛下登寶位赦書，某謹率僚屬，望闕遙謝，奉行訖者。乾旋坤轉，正龍御於治朝；雷厲風飛，侈鴻恩於薄海。爲民更始，與國同休。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紹廣文聲，繼隆禹緒。謂孝者百行之首，方力倡於九重；而仁爲四端之先，宜丕宣於六合。矧義馭中天之始，正寰區就日之初，要使有生，咸歸不殺。爰大敷於曠蕩，以盡削於滋章。臣濫守周畿，俶瞻魏闕。金鷄初植，已共傳寬大之書；銅虎久分，當誕布哀矜之詔。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

謝宣賜曆日表

承堯之運，正玉衡稽驗之初；行夏之時，又寶曆布宣之始。聿前民用，共體君仁。竊以先天後天之文，首陳羲《易》；出日納日之制，肇載龜《書》。蓋聖帝明王奉若之原，非淫巫瞽史步占之具。恭

惟皇帝陛下，道嚴居正，治本探端。謂析因夷隩之宜，莫難齊者民事；而弦望晦朔之度，莫易失者時幾。肆令課密之書，庸表更新之治。臣承流輦轂，拜賜闕庭。一之日以攸行，已先外服；萬斯年而統御，長拱中宸。《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

賀皇后表

坤元底順，昭格三靈之休；震索發祥，上關九廟之慶。照臨攸暨，抃蹈丕同。殿下外惠宗正，內隆陰教。神罔時怨，有開熊夢之占；天惟顯思，於赫龜圖之福。久肇元良之望，寔覃岐嶷之資。邦永孚於休，民亦職有利。臣職雖在外，喜則由衷。稽首漢殿之觴，雖莫參於鴈綴；傾耳堯門之瑞，實深激於葵心。《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六。

袁安撫加食邑謝表

歲事紫壇，甫洽駿奔之喜；疏恩黃屋，驟膺龍命之華。分地云初，戴天敢後？伏念臣一叨內甸，再遇總章。時當龍位之方升，新忝雞翹之末綴。雖陪薦玉，莫相鳴鑾。敢圖五等之對，與被十行之詔。皇帝合秩禮重，並侑誠深。宗祀明堂，不獨言邦家之典；受釐宣室，亦欲均臣庶之歡。燕及守

京，亦霑胙土。言功無有，拜賜已多。秩石二千，既合率先於侯度；取廩三百，尚思補報於君恩。

《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

林奎部謝除浙西倉表

飛龍天上，正籌膚使之良；駕牡日邊，猥及漫郎之陋。足馳驅而易徧，力負荷以難勝。敬稟廟謨，恪趨臺治。伏念臣江湖墜緒，庠校下陳。早歲激昂，亦有癯儒之志；中年滄汨，幾爲俗吏之歸。惟先皇加惠於草萊，雖一令亦塵於葑菲。自貳以守，繇丞而郎。洎停風木之悲，復玷握蘭之寵。光靈過矣，報稱缺然。正思返實於丘園，詎意升華於原隰。睠言右浙，寔號內畿。煮海蕭疏，徒作鯨波之宅；圍田紛錯，幾爲魚鱉之鄰。徇民之便，則上令不行；倚法以行，則下情易駭。必也兩全之濟，庶乎百謫之寬。方聖君臨御之初，且哲輔蒐揚之始，盍陳范轡，以重漢輶。胡爲四輩之除，寔在一人之數。皇帝陛下，鼎新庶政，器使百工。載嚴更出迭入之規，尤遴激濁揚清之選。謂臣嘗分侯服，粗諳州縣之事宜；知臣洊厠周行，熟識朝廷之志慮。不深尤於駑鈍，故驟假於鴻私。臣敢不祇奉六條，力蠲百蠹。念御極宅尊之日，尤觀風問俗之時。正己正人，豈一用芟鋤之力；足民足國，庶永爲休養之圖。《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

奏請罪健訟疏

臣聞民俗之不燬，非一端也，而健訟之禍爲大。夫州縣所以平天下之不平者也，民有不得其平而求於州縣，州縣不能平之，則于臺于省，蓋其情之不獲已，誰得而忿疾之哉！然觀今日州縣之訟，未必皆不得其平者也。良民以訟爲恥，頑民以訟爲喜。夫以訟爲恥，藉有不得其平，非至慘烈，有茹苦不言者矣。不幸而至於訟，有未幾而中輟者矣。頑民幸其然也，故常以彊寵弱，以富撼貧。既侵奪之，懼其直於官也，則先粉澤其辭，以自媒於訟。故今天下之不直者，多爲詞主，而直者起應之爾。夫其樂競好爭，如嗜飲食，而又能高貲以啗胥吏，彊辭以瞞官曹，未及書判，則已欲預持其長短，而曰「不勝不止」矣。所較者不數緡，而其求勝之心，雖竭產不靳，稍不如意，則鑿空越訴，不遺餘力。故官吏聞風畏之，往往含容黑白，而天下多不決之訟。由是喜訟者日熾矣。喜訟者日熾，則天下之不得其平者日廣矣。夫告訐者有法，自刑者有法，不干己者有法，告上而不以實者亦有法，今未必盡行也。是以奸民勇無所忌，而風俗益媮。臣愚乞降睿旨，申諭省、部、臺、郡，凡民訟小大，其已經剖斷得實，而輒枝蔓誣訴者，各以其罪罪之，毋俾倖免。彼知喜訟之爲無益也，則相率而歸於無訟。惡草去則良苗殖，此自然之理。臣不勝惓惓。《貧窗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三。

奏請急水利疏

臣聞水在地中，猶人之有血脉，一日壅塞，必有受其病者。故水利一事，憂民者多疚心焉。或曰：去歲汎溢之災，繩連郡國，敗屋殺稼，所在相望，見其害未見其利也。雖然，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於汎濫則見其害，於旱暵則見其利。因汎濫而不爲旱暵備，殆因噎廢食爾。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春夏之交，丁壯蝟集，至有爭涓滴以殞其軀者。東浙田多依山，而本郡蓋其一也。巖谷嶢峴，渠塘鮮少，故灌溉之事，不可一日廢。夫水疏之則流，堙之則竭。其疏之也，必有源；其堙之也，必有故。彼細民之所爭者，涓滴爾，毆死者，止一身爾。彊宗右族，疆畝盈野，每每奄瀦澤以自豐，而不顧他人之瘠。其所殺，寧有算哉！十雨五風，未見其害也，猝有旱魃，龜坼立見。富者之苗自若，而貧者委地矣。上之人乃始皇皇於禱祈，逮其無年，則又皇皇於賑卹，亦已晚矣。故今州縣之間，多以水利爲不急之務。夫既以爲不急之務，則往日之已塞者愈塞，而未塞者亦塞矣；近日之方浚者不浚，而未浚者無時可浚矣。爲計不蚤，欲罪歲，得乎？臣愚欲乞播告外臺，遴選官吏，徧行根括，其蕪沒不治、或爲大姓所雄據者，極力疏導，俾還其初。至於陂澤未成，而可經營沾丐者，亦必廣爲濬鑿，以蘇焦槁。毋苛擾，毋具文，脫遇歲旱，民有倚賴。縱不能轉歉爲豐，而利澤亦過半矣。

奏請正簿書疏

慶元中

臣聞之孟軻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蓋良法也。不幸而經界法壞，則所信者簿書爾。併簿書而不足信，則何所取信哉！且有田則有賦役，此常理也。田有多寡，則賦役有重輕，亦常理也。今之世乃有田愈多而賦役反輕者，有無田而賦役反重者，此弊在在有之，而本郡尤甚。姑以青田一縣言之，自往歲巨浸之後，片紙散逸，而縱橫變化，在吏之掌握而已。稅之厚薄，當視其物力；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產。今田頃畝初不見於簿，而物力之貫陌，獨載之簿，若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稅簿，二者所當相關，而今初不相知。歲遇攢造，不過以往年陳籍，沿襲抄轉而已。陞降出沒既莫能詳，鄉胥里豪，始得株連姦僞，以爲牢不可破之計。故有一戶而化爲數千戶者，有本無寸產而爲富室承抱立戶者，有虛爲名籍以避敷斂，稍久而成乾沒者。但見逃絕之家日多，租稅之額日減，上下歎愁，而莫知其弊之所自。邑令之有意者，思欲釐正之，然細民吐氣，而大姓則忿然不懌矣。官本治民，而今制於民，觸類而長之，又豈獨一青田也哉！三歲一推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不講，是使民之患苦無時歇也。然則，簿書何自而正乎？臣愚欲乞睿旨，行下諸路，戒飭所在官吏，申嚴推排之法。其出入規避者，重置典憲。每歲攢造，必選一邑佐之清强者，躬督其事。既成，則併舊籍上之郡，郡復委僚屬研覈之。有訴不平，或得其實，官吏俱從收坐。庶幾賦役均壹，牒訟稀

簡，吏稱職而民安業，誠非小補。《貧窗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九，光緒《青田縣志》卷一三。

論和糴之弊疏

嘉定十五年

臣聞豐歉在天，而制其豐歉者在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古人事，不可施於今日矣。倣其意而行之，莫如和糴。和糴將以利民也，而民或以爲害，是不可不詳其故哉！夫有粟者之欲錢，猶有錢者之欲粟也。彼既欲之，則惟恐和糴之不行爾，而乃以爲害者，非其惜於事情而然，有由也。夫民與民爲市，此其所樂也；民與官爲市，此其所畏也。畏官而復虐於官，故苟閉戶以失利，毋寧傾困以賈害。市之價增，官之價減，一害也。市無斛面，而官有斛面，二害也。市以一人操槩量，無他費焉；而官之監臨者多，誅求者無藝，三害也。市先得錢，而官先槩粟，有偵伺之苦，有錢陌不足之弊，四害也。四害不去，故凶年未見其利，而豐年已罹其擾。是豈和糴之不可行哉！名雖爲和，實則強之也。比歲郡國之間，間苦水潦，而亦多以稔告，民得粟即飽，未暇爲饑饉謀也。朝廷降度牒以收糴，此意甚溥，臣亦預在奔走一人之數，奉行惟謹。區區愚慮，猶恐所在州縣，未能痛戢吏姦。萬一如前四害之陳，則其關係邦本，不輕而重，而況邊備方殷，積粟實塞之策尤今所急。隄防貴密，計慮貴精，誠宜播告有司，每遇收糴，則必增其價而先予之錢，蠲其斛面，而俾

自操其槩量，吏有騷動取贏者，必實于罰。如是，則雖一日萬斛，彼將樂趨之不暇。裕民實邊，二責併塞，失今不圖，後將愈難。惟陛下財幸。《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三。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三一，清修《續文獻通考》卷一六。

論錢法疏

嘉定十六年

臣聞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也，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壅底益甚，甚則稱提之說興焉。厥今在朝在野，日夜講畫而奉行者，非稱提不急也，而未嘗有言及錢者。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泄者日寬。夫非果寬也，寬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寬可也。闔閭之間，有腰百金以出者，吏卒已目送之，積而至於數百，則攬撫之，鞭笞之矣。高檣巨舳，出沒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則人不敢仰視。間能捐毫末以餌邏卒，則如履康莊矣。若是者不知幾數百邪！夫豪家之弊，猶可言也；富商之弊，不可言也。豪家泄之於近，而富商泄之於遠。泄於近則猶在中國也，泄於遠則轉及外國，而不可復返矣。稽諸令甲，動合坐死，今死者幾人邪？夫一金之鑄，其爲費不啻數金；一金之博易，其爲利亦不啻數金。朝廷常以數金之費，而爲富商媒數金之利，錢既日耗，則其命遂歸於楮，其弊遂積於楮。而上下之間，遂一切併力於楮。不知楮之所以難行者，不獨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錢之少也。存者既少，藏者愈牢，故雖以重法欲散出之，彼

將曰：「吾之錢，吾所自有，吾所藏也。彼以中國之所有，而散之外國，上不之禁，而何以咎我爲哉？」是故家可空，身可辱，而其心不可服。蓋亦反其本乎！故臣以爲今日之務，不專在於稱提楮弊〔一〕，又在於稱提銅錢也。蓋今銅錢之法，大率犯者罰輕，而捕者賞輕。犯者罰輕，則人易爲姦；捕者賞輕，則吏不盡力。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攸司，嚴漏泄之憲，優掩獲之典，其捕至若干者，特與附類獲盜改秩，以風厲之。庶幾各務罄竭，以從上之令。誠使錢不甚荒，則楮不偏勝。此稱提本務也。惟陛下赦其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三。又見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七，《淵鑑類函》卷三六二。

〔一〕弊：似當作「幣」。

代上請乞輸錢劄子

嘉定十七年

臣竊惟今日科斂之法，大概極矣。而極之中，又有輕重焉。夫粟帛者，民之所有也；錢者，民之所無也。民合輸粟與帛，而官俾之輸錢，固已非矣。至有名曰上供銀錢，而其禍酷於二稅者，此不可不知也。閩之郡八，其最甚者曰泉。臣因巡行入境，見其土薄瀕海，民多艱食。而永春、德化、安溪三邑，介處窮谷，怵迫尤甚。正賦窘無以辦，況其他乎？稽諸故常，每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總納上供銀兩一萬五千六百，蓋爲本州衣縑之助，蠲半之後，惟廣信僅僅取足，三郡則否。自乾道至

開禧，已積逋十五萬疋，爲錢七十五萬緡。前此守臣，雖聞於朝，然止及三州逋欠之弊，未及本州科斂之弊也。祖例產錢一緡以上，合輸銀錢，無官民之分也。其後祝聖道場及逃絕户得免，免者猶未衆也。其後一命以上咸得免，而免者始衆矣。又其後，士凡薦於天府，而籍於太學者，咸得免，而免者愈衆矣。免者愈衆，則科者愈寡。故以官户、士户合科之賦，而併於貧弱之家。貲不滿百，例行科配，厥價微踴。每兩料至二千八百，正錢之外，有頭錢，有代鈔發納錢，有綱脚暗脚等錢，民無所措，則有淪落，有奔迸，有咨怨號呼而已。夫一指有傷，則通體不樂。三州之民，民也；泉之民，亦民也。彼不知輸而此代受其害，得無憂乎？開禧初年，有旨嚴趣逐郡照元擬色目應副矣，而積壓如舊。爲今之計，非得朝廷主盟，以三州銀額撥回，俾之認納，而本州衣縑，自行措置，弊無由革。縱未能然，亦當爲七邑下户痛絕前擾而均之。有品秩者之家，貲不滿貫而科及額外而科者，必罰無赦。斷在必行，毋掛牆壁，則遠民可以息肩矣。臣不勝惓惓。《貧窗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九，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二。

代上請用人聽言劄子

臣聞天下非大敝極壞之足憂，而小康之可懼。孟軻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夫同一閒暇爾，聖主乘之則自修，

庸主乘之則自肆。果自肆也，雖大治且不保，況小康哉！臣仰惟皇帝陛下，兢業勤儉，配古帝王。踐阼二十有三年，而更化且七年矣。曩時權姦內蝕，據我乾斷，今無之；曩時僭叛外訐，撓我坤維，今無之；曩時寇盜起於南，芟鋤不息，今無之；曩時戎狄亂於北，挈結不解，今無之。人孰不曰「此閒暇時也」！陛下亦嘗思之乎？昔之於敵也，惟憂其不亡，而今也反憂其亡。憂其不亡者，恐其盛而與吾角也；憂其亡者，恐其餘息忽盡，而有崛起者之爲吾鄰也。然則外若閒暇，而中有隱憂之勢焉。及是時而自肆，可乎？臣之所以告陛下者，非止曰蒐兵選將、高城深池，以爲備禦策也。自治一語，今爲書生常談，而自古聖賢，未有能舍是以躋於理者。要其大較，曰用人、聽言而已。用人如資耳目、股肱，聽言如通脉絡。脉絡壅底，則股肱、耳目有作而不隨之勢。自更化以來，求言凡幾？進言凡幾？去歲小大廷紳，慷慨激烈爭言時政，或以爲指斥太過。臣曰未害也，惟聖主爲能受盡言。言之是，可爲國家福；言之非，可爲國家賀。賀者非賀其言之已甚，賀其言之雖甚而上之人能來之，且容之也。雖然，其甚者宜容也，其切且當者，不當止於能容。或謂陛下不酌可否，概而容之。聖度雖寬，物望未愜。夫亦於羣臣奏對之間，擇其稍可行者，次第施設，以收士大夫之心，可也。至若用人一事，陛下與二三大臣權衡於上，誕開公道，痛絕私謁。有德者用之，有才者亦用之，正與翕受敷施，同一軌轍。而上之意向難測，下之體認易偏。用一精明之吏，則有以苛察迎之者矣；用一剛強之吏，則有以峻刻迎之者矣；用一能理財之吏，則有以聚斂迎之者矣。見影疑形，見葉疑根。上未必有是，而下不以爲無是。此又公朝所宜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更與二三大臣籌度，仍降睿旨，布告中外，

俾知所以招徠讜直、獎用忠厚之意。庶幾上而朝廷，下而郡國，莫不曉然向方，以惟上之聽。脉絡既通，耳目、股肱既運，元氣既固，敵人蓋客邪耳。惟陛下亟圖之。《簣窗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九。

代上請研覈郡縣兵劄子

臣聞有郡縣之兵，有邊陲之兵。邊陲之兵，可急而不可緩者也；郡縣之兵，似緩而實急者也。厥今郡縣之兵，其數不爲少矣，養之之費不爲不殷矣。若是者，欲其衛民以固吾圉也。雖然，豈惟是哉！脫有緩急，則未免以其所以固吾圉者，而施之備塞，是郡縣之兵，即邊陲之兵也。臣昨以庸駑，按兵浙東，足迹回環，粗訪底裏。大率以養兵爲困，不以練兵爲急。老者，合汰也。今懼其汰而先鬻諸人，豈論其人之可兵邪？物故者，合去其籍也。今不去其籍而改刺其子弟，豈論其子弟之可兵邪？補之不度其材，教之果有其法，猶之可也。今教之果何如哉？夫所謂路鈴之按閱者，歲一及境而已。雖目睹其略，而不能心知其詳也。其勇其怯，其工其拙，要在講之以豫而持之以久，否則虛名而已矣。以一射言之，甲能而乙不能，人所知也。至射則不能者或中，而能者或不中，蓋其私相替易，以誑主兵者之觀聽，甚可罪也。幸而察之，固無害，不察則能者不賞，而不能者賞矣。觸類而觀，其他固可想也。蓋兵有敢死之氣，而後有必生之理。平居肄習，既同兒戲，猝有調發，則聞金鼓而慄，對

妻孥而泣，而曰「我將就死者也」。夫既自以爲就死，則安望其却敵而生邪？夫古人之兵，有所謂以一當百者，貴精不貴多也。今若是，雖多無益。臣愚欲乞聖慈嚴飭諸郡，每於補刺之際，研覈惟謹，以痛掃曩時之弊。至於簡閱一事，兵官詳督其目，守臣親提其綱。兵之勤惰，兵官得以賞罰之；兵官之勤惰，守臣得以賞罰之。其有才藝精好者，優加旌別，歲上其名於密院；本路鈐總，且時出不意以點摘按視之。務使人人自奮，出爪距以扞國，以之長城江淮，清風河洛，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

《簞窗集》卷四。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一六四。

全宋文卷七三一二

陳耆卿 二

上水心先生書

十月五日，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崇福待制侍郎先生閣下：耆卿聞道之在人，猶日月之在天，有晦有明，而未始有泯滅也。何也？晦明者，日月之光也，人能以光見日月也，而不能以光盡日月也。故晦與明百千萬變，不能損益乎日月之一毫。道之有晦明，非道也，亦道之光也。庸人之於道，猶行者之於日月也。行者一息不見日月，則瞽其目矣；庸人一日不見道，則瞽其心矣。《詩》、《書》、《易》、《春秋》，孔子發源之書也。其所謂仁，昉於《易》之元。其所謂誠，昉於《易》之《无妄》。其所謂造端乎夫婦，昉於《詩》之《二南》。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昉於《書》之《堯典》。其所謂羞桓、文而黜管、晏，昉於《春秋》之尊王。經，種子也；《四書》，藝之以爲穀者也。經，麴蘖也；《四書》，釀之以爲醪者也。茹穀而思種子之功，酌醪

而思麴蘖之美，此所以爲善飲食者也。今六合之士，俛俛然其無所之者，指先生之門以爲戶牖，拾先生之咳唾以爲八珍大饗也。耆卿起山林中，不敢自絕於斯道，竊闚先生之學，千載一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賴以勿替。噓吸太極，轆轤三光，駕風鞭霆，幹乾轉坤。聞所著述，有曰《習學記言》者，天下學子爭師誦之，期與古聖賢同一不朽，而耆卿則未也。今日之來，惟提耳以告焉。《篋窗集》卷五。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

答王君夢松書

七月二十四日，天台陳耆卿頓首復書秘省王君足下：曩辱惠顧，猝猝不及款。繼奉手墨，示以《經史訓說》一編，勤甚厚甚。觀足下之用心，大概欲刊落葩蔓，而從事於本根之學。又懼其力不勝，從有志者問津焉，而耆卿非其人也。讀甫半，病暍在告，故未得一一考繹，以附見其愚。方憮然媿，而來書復在門矣。何足下訪我之惓惓，而耆卿報之獨徐徐邪？然此非本心也。義理之學至矣！或者求之愈高，故去之愈遠，要之主宰在心，而其用散於天地、人物日用常行之間，逐於外而不反諸心者，非也。以爲心最微妙，而一切障塞其外者，尤非也。止吾所止，物各付物，終日酬酢而若未嘗酬酢者焉。夫是之謂善用心。《大學》曰：「定而後能靜。」《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足下之學，蓋欲進此。所謂「通天地、制事物而不遺」之語，亦誠有察於是。而曰：「初見其可守，久乃泊無一

物。」則毋乃察之雖明，而疑之復甚歟？夫心固無一物也，而萬物之所宗焉。物有一理，理具一心，古之人謂之心，君謂之心宮，蓋必有所總攝於此，而非泊然蕩然之謂也。人必有是心也，豈曰任其自爲出入，而無所用吾力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即守也，若曰無物可守，則操存之功何所措？特所謂守者，非曰守物，守此理爾。堯、舜、禹之「執中」是也。來書又曰：「不用力則紛擾而失其統，欲日夜用力，則一毫無所加益。」味此四語，益見足下切問近思之意。然亦未察於「勿忘」、「勿助長」之論而已。所謂用力者，豈是欲加益乎此理哉？欲加益，則是欲助長也；助長之患，勝於忘。太用力之弊，甚於不用力。其要莫若主敬，敬立則守固矣。披閱旬日，姑據所問以對，更幸詳之。不宣。耆卿頓首。《篋窗集》卷五。又見光緒《青田縣志》卷一三。

上樓內翰書

月日，具位耆卿再拜獻書國史侍讀內翰執事：某竊以文於天地間，爲物最鉅。放之則橫八極，斥四海，充塞乎宇宙之外；嗇之則入秋毫，卷一握，揜闕乎塵垓之內；抗之則翻沆瀣，披鴻濛，引星辰而上也；抑之則洞山嶽，達河漢，決土壤而下也。其清也，則澄波月明，寒松露滴，孤鶴唳空，驚鴻叫夕，乙乙冥冥，韵《韶武》而雜《咸英》也。其壯也，則崩濤裂山，寧飈掇石，雷車響空，鐵騎臨

敵，震震慄慄，絕甬道而赴趙壁也。其慘然而思也，則荒域悲風，空山暮景，遠客懷歸，孤嫠弔影，戚戚悽悽，歌楚些而賦湘纍也。其薰然而和也，則春來東郊，氣回寒谷，發秀山川，敷榮草木，欣欣懌懌，登春臺而歌壽域也。窅窅乎其深，而彰彰乎其明也。愔愔乎其古，而肅肅乎其澤也。倏幽而忽彰，驟鉅而遽細，恍乎其不可名也。遠能見之近，晦能揭之著，泛乎其不可形也，是非文之體歟？論文之至，六經爲至。經者，道之所寓也，故經以載道，文以飾經。文近則經弗傳，經弗傳而道即不存也。《書》之質，《詩》之變，《易》之動，《禮》之宜，《樂》之和，《春秋》之嚴，蓋與天地均闔闢，與日月爭光明。優優乎大哉！必如是而後爲天下之至文也已。子思氏得之而中庸，孟軻氏得之而醇，屈原得之而幽，莊周得之而博，降是則有太史公之潔，賈生之明，相如之富，揚雄之雅，班固之典，韓愈之閎深，柳宗元之健，元結之約，李白之逸，杜甫之工。門庭軌轍，不能一槩。某少小讀書，猥欲以文詞自命。每一篇出，同流歎譽之，頗亦自以爲不可及也。年來悔悟懲創，又自謂其可厭。返求之六經，又求之諸子，既久，爽然自失，知向之學，乃時文之學，而非六經、諸子之學也。更以六經、諸子涵泳演繹，蚤夜不憊，既久，乃覺其胸中與曩者異。把筆行墨，稍洋洋然，視時文之學，或自謂遠過之矣。然己以爲然，而人則不謂然。退之云：「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然則怪之者是歟？怪於人者是歟？以怪者爲是，則稱意不足道也；以怪於人者爲是，則愈怪愈可賀也。有一時之毀譽，有千載之是非，君子常懼夫千載之非，不懼無一時之毀。使可以耀生前，而不可以垂死後，君子不由也。又況天下之文章，苟合乎古，必不合乎今，合乎今，必不合乎古。學者其求

合於今乎，其求合於古乎？某佩執事之盛名，四十年矣，恨未得一望顏色，以快此生。去秋忽有以骫骳之文呈於堂下者，執事實愛賞之，以爲近於古人之文。夫古人之文，人之棄也，而執事顧有取焉，將使世俗移其所以議某者而議執事，某之歸感，宜何如哉！不遠千里，俯伏於門，蓋欲略叙此以祈一言之誨，庶或有所持循以幾乎道。而執事私淑之名，善誘之功，亦昭灼於無窮，顧不韙歟？昔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退之嘉其志，作《師說》以貽之。故退之之名，與泰山北斗等高大。某也年遠過蟠，才不逮蟠，而志則蟠之志也。執事自許，宜不在退之下，執事其裁之。不宣。某再拜。《貧窗集》卷五。

上蔡侍郎書

正月吉日，天台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詔使寶學直院侍郎閣下：耆卿聞天之生物一也，而有媿惡焉，有貴賤焉。媿而貴者，生之甚難，而去之則甚易也；惡而賤者，生之甚易，而去之則甚難也。故人之愛惜奇花，如護寶玉，而常有風雨霜露之憂。至於野草之生根，則隨剗隨植，今日凋瘁，而明日復翹秀矣。此君子、小人之喻，而有國者之所兢兢也。夫天之生君子也，必間氣磅礴，而後一見焉。其難非止如奇花也，而爲君子者，守道不阿，去之又甚易也。人之愛護之，非止如寶玉也，人之忌嫉排擯之，又甚於風雨霜露之慘也。夫以間氣之珍，負守道之節，生之既難，去之復易，以愛者

之勤，而又不足以勝忌嫉排擯者之酷，君子之自立於世，其難矣哉！人以為難也，而君子處之，固易也。其心以為天之所以予我者貴矣，而其所以自貴者在我。抗而上之，吾自若也；抑而下之，吾亦自若也。故其窮達禍福，不足以為一身之休戚，而常足以為一世之輕重。聞其進於朝，則躍然而喜；聞其退於野，則慘然而悲。聞其有所施設而獲遂也，則以為天下賀；聞其有所扞格而不得騁也，則以為生民之寡祐，而治世之難於接踵也。夫為君子者，豈以聲音、笑貌，賈人之悅己而得此哉！光芒之注射，風聲之披拂，鼓一世而樂趨之，雖萬里之遐，千歲之久，而人之所以歆艷慕用之者，不膠漆而固也。耆卿兒童時即知閣下以光明瑰瑋之文，雷霆六合，其咳唾珠璧，朝落京師，而暮傳嶺海。以視漢賈洛陽，未知其孰後孰先也。已而閣下位日尊，名日高，而人之歆艷慕用者，望而難即，蓋所以屹然砥柱於一世者，德業行義，動皆範模。而耆卿向日之所聞者，特其文爾。夫古之文，非綴輯絺繒之謂也。必有根株，醞釀豐碩，而後葩藻蔚然隨之，使徒以糟粕眩世，而索之則窮，摧之則敗，此流俗之文，而非閣下所貴也。閣下正而非固，和而不流。其未更化也，未嘗見其少貶於宵人之黨也；其既更化也，又未嘗見其苟同於君子之徒也。進而從橐，退而帥闔，又退而祠庭，卷舒闔闢，如機之旋，而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雖使小人之巧於忌嫉排擯者，欲摘其白璧之瑕，以肆其毒，而卒無間可入焉。此耆卿之所以願見下風，而再拜以頌也。夫其在從橐也，人曰不久可以大用，而澤四海也；其在帥闔也，人曰不四海而一道，澤未徧也；其在祠庭也，人曰一道已狹矣，而又蟠屈於家，吾未知君相意也。雖然，天而未欲行道則已，果欲行道也，其召之未晚也。今果召矣，則又曰天果欲行道矣，向之

所謂大用而澤四海者，今有其日矣。某利某害，某可某否，閣下之方寸，當自有權衡焉。此耆卿之所以願見下風，而再拜以請也。耆卿少之時，但知有舉子業。既不利，則棄之而學爲古文，鍛鍊鏘磨，不底於詰屈聱牙則不止。已而自厭，則又棄之，惟欲浸灌乎仁義之淵，菑畚於忠信之田。窮經汲古，以終天年。而世俗之所謂得喪榮辱者，曾不芥蒂懷抱矣。晚竊末第，邂逅入覲，始得俯伏道左，以吐所懷。行或使之，此豈可謂其非天哉！平生著述頗多，筆札未盡具，詩文一篇，姑以藉手。閣下儻有意教之，當嗣此以進也。不宣。耆卿再拜。《簞窗集》卷五。

代通王舍人書

月日，里人姓某謹再拜致書侍講左史舍人明公：某竊惟天下之人情，每驚於遠，而玩於近。非近之可玩也，食於魚稻之鄉者，賤螺蛤，輕魴鯉，而至於淮白、吳鱸、巴蜀之蹲鴟，獨垂涎焉。其於山水也亦然：聞巫山十二峰之奇，往往欲乘風騫舉，至於家在天台、鴈蕩之側，雲靄交於耳目，乃不能一託足。聞洞庭、彭蠡之雄險可怪，慨然起乘桴之興，至於身濱大海，蛟龍之波與戶礎相接，乃不能槌鼓叩舷，以覓一快。其於人也亦然：見交、廣一隅，巴蜀萬里，有秀士文人，嶄然露頭角，往往願見不可得；至於名公偉卿，近在邑里，桑梓連陰，松楸接幹，則每每汨沒自障，不得略窺光采以自濯焉。玩近之弊，一至是邪！伏惟明公碩大高明，鯁亮淵特，名揚於帷幄，而聲震於軒墀。東西南北之

人，耳聞公名，結裾斂衽，效荊州之識，而希季布之諾者，滿眼皆是。而某以桑梓松楸之舊，獨不得一見，天下可恥之事，孰有甚於此者！昔者竊聞之，至賤託於至貴，王承福之圻，託於韓退之而顯；郭橐駝之種樹，託於柳子厚而顯。圻也、種樹也，藝之無足道者也，而猶若是，況大者乎？某少而讀書，長而砥行織文，擷往哲之餘芳，漱前聞之末潤，有年數矣。雖不敢妄自菲薄，貽斯文羞，然度未遇名公偉卿，爲之印可，是猶衣不溫而食不飽也。輒以近作二十篇，藉手自白，執事試取讀之，示可否焉。不宣。《貧窗集》卷五。

代上樓參政書

月日，具位姚某再拜獻書宮賓大參相公閣下：某聞天地之間氣，蟠結爲山嶽，流暢爲江海，而其扶輿磅礴之極，則鍾爲名世之君子。然山嶽河海，可以常有；而名世之君子，常落落然。故人之視山嶽河海者，雖高且廣，不甚以爲異，至於一君子作於世，則雖里巷之兒童，營壘之卒伍，亦皆咨嗟歎息，喜愕慶幸，以一望顏色爲終身榮。賢於此者，可知也。蘇子由生於西蜀，懷奇挾邁，使其高卧岷山之雲，而噓吸峨眉之風月，豈不足以忘死？而乃赭肩蠶足，萬里而來京師。其所自述，則曰：於山見終南嵩華，於水見黃河，於人見歐陽公而已。士之樂得夫君子也如此哉！其後歐陽公一置齒牙，而子由之名遂聞天下。人見其如此，而不知有以爲之先也。蓋自老泉先生以《六經論》謁公，公即掀髯

愛賞，以爲荀卿子之文，且以其書薦之朝，幾以爲古人復出。當是時，老蘇既顯矣，一子繼之，遂皆蒙國士之遇。非此父，固不生此子；非此子，固不肖此父；而非歐陽公之特達，則委棄泥淖，人亦莫知其爲蘇氏父子也。若某者，誠不敢望子由，而閣下非歐陽公之徒歟？閣下之道德，天下共知之；其文章，天下亦共知之。其爲歐陽公，蓋庶幾焉。而某也獨無以自達於庭，豈惟閣下棄之，將舉世棄之矣。雖然，有一於此。昔者，先人官於鄆川，鄆川，閣下之鄉里也。三年之間，餐和茹教，投分最昵。其後得侍同朝，所以眄遇者益深，視歐陽公之知老蘇無以異也。以老蘇視先人，則所以知某者，當視子由。然昔之子由能遇歐陽公於老蘇之生前，而某之今日，未能遇閣下於先人之死後。此其故何也？意者某之自畫而不進也。夫子由之入京，有萬里之遙，若雪之距行都，一輦可至，而某也不之至，其自畫昭昭矣。然尚有可諉者：蓋聞古之君子，修其身而後可以求聞於人。閣下方以道德文章爲時匠石，而某抱其無用之識，以求進於閣下，無益，祇取辱耳。自時厥後，矻矻偲偲，非聖人之書不讀，冷官三載，日與學者磨礱乎理道，鞭策於教化。浚之日深，築之日高，庶不等塗之人。雖倥侗如昔，疏魯如昔，亦不可謂懵無所見者。蓋前日之不進，正所以爲今日可進之階也。失此不前，真自畫矣。昔某之高大父，蓋與老蘇同爲歐陽公所知。嘉祐定禮，實付之二人之手。往者閣下之在中都，嘗親跋其堂牒矣。百世寶之，固將與尺璧同價也。然蘇得子名益彰，姚之後，未有甚顯者。故歐陽公之所以施於蘇者類厚，而所以施於姚者，幾於不繼。繼之者在閣下，閣下其進教之，則區區之愚，可以悉吐於階阼，而不自暴於草莽。鴻毛之名，一日達乎四境，人將以爲蘇之父子，發早而不長，姚之祖

孫，發遲而實大。蓋蘇之所遇，一歐陽公而止，姚氏得兩歐陽公焉，若之何弗榮？此亦閣下所以親跋堂牒之意，望終惠之。不宣。某再拜。《貧窗集》卷五。

代吳守上水心先生求先銘書

四月日，具位吳某齋沐裁書，再拜獻於觀使待制侍郎閣下：某竊惟天地之大，以其能榮枯萬物，而生生無盡也。然枯其榮者易，榮其枯者難。繁霜之晨，積雪之夕，凡物莫不隕柯禿葉、摧香奪艷，凜凜然不能自必其命。及夫春陽一煦，鼓之舞之，則煥然日新，劃然霞湧，凡枯者未有不榮者也。故能榮物於既枯者，天地之神機也。人者，物之靈也，物枯能榮，而人死則終於死也。人固不及物邪？雖然，人固有可以不死之道也。今夫爵命之穹隆，足以尊其生，而不足以尊其死；車服之烜麗，足以華其生，而不足以華其死。凡百可喜可玩之具，足以樂其生，而皆不足以樂其死也。惟有功伐德美，得附麗於良史之筆，則不爵命而尊，不車服而華，不可喜可玩而足樂，死猶生也。夫物之枯而復榮者，特可榮之於一時；而人之死而猶生者，可生之於百世。物固不及人矣。雖然，史法至近世略矣，非大官大職，及天子之所旌別而顯異者，不得預。雖有功伐德美，往往蟬蛻於摧簷敗壁之下，蟻腐於荒林幽墟之側，其遺落可勝道哉！故天下之人，進而不得附於聖世之史，則退而求託於宗工鉅伯之文。蓋附於史則爲傳，而託於文則爲銘，使人雖死而猶生，是或一道也。仰惟閣下以五百年間生之

材，而抱千古不傳之學，發爲文章，真如春陽之氣，幹乾轉坤，而包宇越宙，無往不在，而無物不該。故今天下人子之欲顯其親者，不以得三公九卿爲榮，而以不得閣下之一言爲恥。中州近壤，遐陬僻嶠，咸曰：「水心先生銘我，則死猶生也。」雖使韓、柳、歐、蘇豐足於世，其述作能如閣下之盛哉！夫人而求之，不能人人而予之也。予之者，近或二三年，遠或十年，其難如此。而求之者日益衆，或寢苦方新，或登門未久，而銜哀請命者，踵相躡也。某之先君子，實歿於紹興之甲寅，二十七年矣。某之侍閣下，實權輿於淳熙之戊戌，四十四年矣。視前所謂方新而未久者，可謂過之，而猶躊躇以至今日，非忘之而不求，蓋欲求之而不敢也。其意曰：彼求者之多也，予之不暇徧也。以某之不肖，而又譊譊於其間，其進之退之，恐未可必也。歲在壬戌，侍坐隅於京口，酒畔跪陳，蓋嘗微發其端，而未能畢吐其僚，負此耿耿，又二十年。今投跡山城，距鄭鄉一葦，此天與之便，而先君子得發揚之秋也。故每一東望，未嘗不慨然以思，而慘然以悲。欲躬走數仞之墻，且泣且請，縻係尺組，心馳而足不赴。用敢瀝其區區之款，以徐公子才所述行事，瓣香而投誠焉。重念某先君子少而孤羈，晚而坎壈，其志非不慕古人，其才非不若今人，而天嗇其逢，如水渟澤，故不得以豐功偉績，鏗戛震耀，而其粗可表見者，僅如疏星掛曉，微茫一二而已。死而得傳，則視世之豐功偉績，固無以異也。不傳，則零落翳墜，抑可痛已。日月雙馳，霜露幾感，頭白如許，衷丹未抽，其何以立士民之上，而教世之爲人子者哉！難逢者人，易失者時。閣下許之，則某親之死猶生矣；拒之，則某親之死真死矣。雖然，以某二十七年之摧割，與四十四年之邂逅，抱夙心而遐慕，揮老淚而近懇，閣下其能忘情

乎？出春陽之膚寸，頃刻噓舞之，此天地榮其枯之術也。某俟命。不宜。《篋窗集》卷五。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書

某等生長台城，切見去秋水溢之變，亘古未有，其間委折，當已備徹鈞聽。大造矜憐，推視溺由己之念，蠲租弛禁，移粟散財，務使厚德深仁浹于存沒，誠不幸中之大幸矣。然自遭巨變以來，死于溺者既不可生，而生者復憂死，勢甚岌岌。臺郡愛民體國，必有以其實上聞者，今不敢贅。惟是城築一事，係闔城生靈之命，利害最重，敢不避煩瀆言之。某證得本州雖居萬山之間，而實瀕大海之角，每遇海潮大汛，與山水迎合，則城外之水，已常及街，或值淫霖，山水暴漲，則城中闐闐之水，便溢半壁，蓋不獨去秋極潦可畏，而常年固患苦之也。所以蔽其南北者，幸有兩山；而所以捍其東西者，幸有城爾。往歲慶曆之水，死者良衆，然視今日纔十之一。朝廷極力拯恤，尤以城爲重事。至命憲、漕、倉三使者，同司督察，而一郡之寮屬，與五邑之令佐，分隅受任者，凡十有七人。計度經營，井井有緒，蘇夢齡之記可覆也。次年秋水之至，太守元章簡公又增之。至至和之元年，守孫礪又增築之。嘉祐之六年，守徐億又增築之。淳熙之五年，守趙忠定公又增築之。夫前數公之城，皆得所聞；忠定公之城，或得之所見。皆言補築也，包砌甚厚且堅，邦民不勝按堵。至張弈所爲《至和城記》，亦有「驅人趨作，如赴敵陣」之語。可見其程工之嚴，而慮患之密矣。夫自慶曆至淳熙百三十年，其

間非無水災，特以城不徒修，修必可久，故水不爲病，民亦無自而告病也。自淳熙以後又幾年矣，求如前政數君子畢智盡力，固已寥寥莫見，然猶每歲檢舉修補，或遇雨水，則料撥兵卒，儲積土木，巡守諸門，以爲不虞之備。故其間小水，可以無患；大水縱入屋，不至沒屋。或能遷徙人，而不至殺人。也。獨自近歲，漫不加意，甚至常用之閘板，預備之泥土，亦皆缺焉。蓋非惟不能如淳熙以前之宏規，而淳熙以後之故事，亦不復舉矣。以故去年之水，自西門奔迸而入，其勢如河崩川決，而其聲甚於浙江之潮，澎湃滔天，猝然而至，人未及轉盼搖足，而身與數口爲魚矣。當要衝者，盡室墊溺，餘亦罕有生全者。至若室廬之飄蕩，筐篋之漂流，又皆不暇計也。今士大夫之家，稍富厚之家，徙寓墳庵莊舍者，所在相望次。而捨己地段，寄人籬落，或僦或假，略不敢以爲安。而雖稍自愛之細民，亦栖托城外，以希旦暮之活，全望有司監近禍之慘，亟修城壁，或可般挈來歸。而自冬及春，雨雪連綿，度皆難於興役。人心惶惑，未知所依。然以某等觀之，固亦有要領矣。蓋此周迴不十里，而北南踞山，自朝天門，直北轉東，至錢府，皆因山爲城；自錢府直巾子山之東北角，雖合修築，而東面乃下流，極易爲力。又自巾子山之東北角，迴環接興善門，亦因山爲城，非所當慮。獨自興善門越南門，至朝天門，乃當天台、仙居兩邑。山水瀾漫而下，徑搗城足之衝，水勢激湍，最爲可畏。去秋之患，蓋正坐此。若欲杜絕後患，須合就此一面，極力重築。所築基址，其高厚當加於舊城，而築之之力，當如海塘之狀。所用石板，必須厚一尺、長六尺、闊三四尺。先於其下直排平鋪一二層，用山土杵築，又側砌一層，又土杵築，務在以石壓石，愈久愈固。中間則用搏子木杵築，取令十分堅實，而

後以大磚包砌之。如此，則水勢縱高，可以障塞，而無摧圯墊沒之慮。此所謂要領處也。今聞郡中築塞兩門，已爲完具，但恐見修之處，止用徑尺小石甃砌，反不若三四尺徑石之固。又所修者，只去秋已潰之城，而未潰之城，置之不問焉。夫以百八十年之間，歷幾淫潦，更幾巨浸，簸撼衝突之後，不惟敝者不支，而堅者亦敝矣。是故近年以來，每遇汎濫，外水皆由城罅以入，東西南北，所在有之。今但見西城之當修，而不知餘城之不可恃。萬一水漲，切恐塞於此，而復決於彼。新城縱固，猶不足以支，而況未必固乎！是以邦人雖甚幸城之修，而復預疑城之壞。以爲前痛未定，後憂轉深，皆不能安定厥居，而惟轉徙以逃朝夕也。其役身化治，竊班著之粟，雖幸親脫厄會，而室廬生生之計，至有蕩析絲粟不存者。今族姻故舊，類多流亡來者，誦言其狀，且謂某等以鄉人而玷朝士，不能一言，實重有媿焉。用敢述所見聞，冒昧陳控。蓋如某等鄙見，城之依於南北兩山者，已不啻三之一；居下流當修，而可用者，亦居三之一；惟西門一面，正當水衝，合用石板平側壓砌者，亦僅三之一耳。倘區處有方，則成就亦易。如蒙鈞慈終始矜念，特割下本州，照所陳如海岸例築疊，併將未潰城壁，檢計鼎新用工，或恐所費增多，更乞優降錢粟，以爲之助。則是大丞相再造此邦，邦人永無昏墊之苦，陰功盛德，與日月相爲光明。倘謂不然，則新城既未必堅，而舊城復不可久，後患忽集，前功盡廢，闔城生靈之命，豈不甚可哀哉！某等怵於一邦利害之深，犯分塵瀆，惟與千萬戶稚耄屏息以俟，仰祈鈞

全宋文卷七三二三

陳耆卿 三

賀石察院啓

親奉詔除，進膺言責。宮庠典教，已觀時雨之零；憲府宣威，又見清霜之肅。得輿烜赫，賀厦紛綸。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共。可用不用者，既以無其時爲恨；欲言不言者，又以非其職爲辭。讜論所以無聞，治功終於不立。誰爲砥柱，障此頽波？恭惟察院，渠度清嚴，氣質凝粹。扶持正論，非堯、舜之道不陳；攘斥異端，豈管、晏之功可許！允爲師友漸摩之懿，實出父兄傳授之真。醞釀豐餘，發舒演迤。屬聖主厲精之旦，正哲人明目之秋。爰被褒遷，雅當排擊。惟今日之宿弊，比往年而未除。公私俱貧，上下胥慢。控邊之地，未識耕桑；字民之官，居多漁獵。凡此海內之庶務，決於臺中之一言。豈徒抨彈糾決以掃去客邪，亦欲優養調肅以復還元氣。佇觀遠業，不媿前修。某猥以孤生，近瞻大雅，誨掖有加於顏面，感戢莫既於形容。闊遠仞墻，稽違尺牘。屬除音之到耳，覺喜氣之

填膺。不事諛言，見此日敬公之至；僭陳愚慮，恃平時知己之深。《簞窗集》卷六。

代通宣城葉主簿啓

幸均簿領，貧家終藉於富鄰；豈乏交游，他人不如我同姓。宿春已戒，晨謁有期。恭惟主簿朝議天分自高，學力尤壯。滌襟懷於雪盃，可見清涼；誦騷雅於風簷，足占芳潔。盍備漢廷之蒐選，乃尋潘縣之勾稽。少抑何嫌，高飛可待。某族寒南阮，心尚諸任。謾踴躍以效顰，真欹歔而可笑。北胡南越，莫拘二邑之疆圍；伯埴仲篴，擬比一家之音韻。《簞窗集》卷六。

賀倪兵書啓

渙號宸廷，升華武部。十年去國，聲名標四水之清；一日還朝，步武接九霄之峻。吾道未嘗終否，公論其可厚誣？一讀除書，四馳慶牘。恭惟侍讀判部尚書，氣吞河漢，望壓岱嵩。早歲兩科，健筆聳聞於天下；晚年孤節，英猷遠震於人間。道大者合難，才高者忌衆。不肯附炙手之熱，其能爲繞指之柔？簸弄烟霞，摩娑泉石。俗子固尤其睨物，賢者則識其憂時。間以明日張膽之忠，見於流涕痛哭之疏。此時此意，孔武孔嘉。屬琴瑟之更新，首弓車而圖舊。惟昔之磨光鏹采，既非往而不返之

流；則今之舒翹揚英，當爲來者無窮之畫。時雖偃武，事豈具文。筆端巧敵於金湯，胸次綽踰於兵甲。識鄭公之履，姑暫依於論思；補山甫之衣，行大占於經濟。某自憐膚短，雅企清崇。雖神馳於書筴琴瑟之前，而分隔於洒掃應對之末。何其幸會，見此休明！因知嶽瀆之炳靈，當使乾坤之吐氣。字鴉霑濕，已傳聖主之恩濃；語燕徘徊，不嘆癯儒之命薄。《簣窗集》卷六。

賀董司諫啓

渙寵龍墀，升華騎省。雖規諫諷諭之職，視昔不殊；而獻納論思之聯，於今爲近。氣伸骨鯁，喜動髦英。竊以繩愆糾謬之官，古人所重；補闕拾遺之任，近世益尊。自垂拱之標名，至雍熙而易號。員析左右，權分重輕。匪資直諒之才，曷稱便蕃之選？得人若此，吾國庶幾。恭惟侍講司諫，氣毓青霄，業傳繁露。遵堯、舜、文王之正道，以覺斯民；爲稷、契、皋陶之良臣，力行所學。一言寤意，三接疏恩。森嚴白簡之陳，風銷羣枉；剴切青蒲之奏，日照孤忠。聲名占諸老之先，睠簡號一人之最。肆膺晉擢，允穆師虞。言行而道亦行，固可卜諫官之操；己正而物自正，又欲觀大臣之風。倚疇庸於七人，亟躋榮於四輔。拜麻有信，汗竹以書。某辱門下知，讀邸中報。喜不勝情，而折屐屢矣；賀必欲面，而朋簪闕如。顧區區無盡之懷，寓云云不腆之贄。摩挲松菊，雖細吟元亮之詞；模寫臺萊，尚擬詠周人之雅。《簣窗集》卷六。

代賀趙戶侍啓

一札宸廷，貳卿計省。往時疊組，名尚混於執珪；此日出綸，位正聯於鳴玉。俾膺渙渥，咸賀泰亨。竊以弼五服以至五千，職嚴民部；亞六官而屬六十，權重邦經。矧貨泉壅塞之秋，正君相焦勞之日。王衍清談，無以活國；弘羊心計，幾於病民。有闔有開，惟才惟德。肆疇咨於朝路，果無易於我公。恭惟判部侍郎，百世宗標，兩朝人傑。撥繁剗劇，解數千牛而刃有餘；騰茂蜚英，搏九萬里而風在下。旋由星使，入踐月卿。有嘉幹理之勳，併假論思之寄。俾之共一，雖堪儀羽於百官；視此無雙，非可淹翔於九列。爰頒異渥，特畀真除。鄭武公爲周司徒，前彝具在；李適之號唐賢相，舊事可期。佇攄久大之模，永翊升平之遇。某比聆鳳詔，嘗玃魚書。正共喜於得輿，乃重欣於賀厦。荷方佩紫，已觀君臣同德之歡；粟倚腐紅，寧復上下交征之患？永言舞手，莫竟濡毫。《簞窗集》卷六。

賀浙東倉程郎中啓

顯被絲言，榮將繡指。遡江而左，刺史之雨方霑；環浙以東，使者之星丕耀。易遠而近，有卑與尊。此聖君簡記之隆，亦賢者亨嘉之漸。恭惟提舉寺丞郎中，英猷照世，碩略傳家。游刃而了八荒，

擅庖丁解牛之妙；揮鞭而驚萬象，過王良御馬之工。醞釀豐餘，薰蒸傑特。乃若辭華之彪炳，發於翰墨之淋漓。結綬方新，褰裳更早。旋以青縑之直，俛爲皂蓋之游。春滿九華，風傳乙陛。偉矣報齊之政，喧然借寇之謠。其如攀轅卧轍之思，未若攬轡登車之寵。肆放紫渥，亟畀皇華。惟俗儒以趣辦爲工，而明主以拊摩爲悅。雖摘山煮海之富，國用所資；然焚林竭澤之窮，民生安賴。光華六轡，聳動七州。必有通融補助之方，以演輔贊彌縫之手。非賢不父，惟乃之休。某犬馬饑軀，江湖倒影，始是春間之桃李，今爲霜後之蒹葭。幸甚一塵，獲依大厦。託原隰舒長之蔭，誰其私布於腹心？迷閭閻纖悉之情，或者仰裨於毫髮。《簞窗集》卷六。

賀嘉興守喬編修啓

疇庸嚴陞，徙鎮輔藩。何武去見思，遺愛滿淮壖之左；叔度來何暮，先聲喧浙水之西。越在受塵，倍欣賀厦。恭惟判府編修校書，氣奪東陽之秀，學傳左淞之雄。富撐腸拄腹之書，笑空衿佩；獻流涕痛哭之策，驚寤冕旒。共推江夏之無雙，辱在杜牧之第五。深沉冊府，燃藜高蹈於前聞；密勿宥廷，執簡共推於妙手。久結知於諸老，肆惓懷於一人。收歛經綸，逡巡拊字。偉鴻鴈安集之政，空邊方窺伺之謀。白日桑麻，黃雲黍稌。念民俗欲均於遠邇，而帝意亦酌其重輕。易地懋功，自天疏渥。惟嘉禾之勝圉，號樵李之名區。地接股肱，旁通一水。勢同唇齒，密扈九重。開藩俶際於循良，匝境

陟新於燕宴。儒效已試，民庸益章。想不俟於突黔，已立攸於詔紫。某同朝臭味，並舍交游。去國翩然，極仰抽身之早；携家屬耳，自慙問影之遲。敢云甕牖之淒涼，辱隸鈴齋之赫奕。光我桑梓，施於松楸。雖燕鴻縱跡，尚有差池；而虎鼠機緣，本無限斷。我泉方渴，正思涓滴之功；君藥已靈，願乞刀圭之賜。《簣窗集》卷六。

賀張參政生朝啓

日逢弧矢，年迓松椿。有是君有是臣，亶謂千齡之盛旦；俾爾昌俾爾艾，式逢八月之清秋。樂事駢闐，驩聲環匝。恭惟觀使大資大參相公，儲精嵩嶽，毓秀苕川。碩畫元勛，久增光於政府；沉幾深識，獨軫念於邊庭。雖一時議論之靡諧，奈百世聲名之益壯。雲霾既掃，日月方明。爰誕告於治朝，以寵還於書殿。早符夢燕，入相袞龍。發舒未究之才猷，揚厲無前之勛業。某比聞褒渥，率玆慶緘，犯嚴宜掇於深辜，藏疾已欽於雅度。報章下逮，餽禮有加。坐令山房岑寂之區，如得洞府珍奇之玩。有懷銘刻，無語發揚。屬逢誕月之臨，敬致長年之祝。捧觴稱壽，雖不能陪賓客之塵；舐鼎得僊，猶足以解塵埃之縛。《簣窗集》卷六。

賀青田丁知縣啓

出綸鳳陞，結綬芝田。地擁羣山，正欠河陽之春色；天連一水，已聞卓茂之風聲。歛衽何多，摳衣甚近。恭惟知縣朝議，博衍無競，高明有融。吐秀名邦，燦文物詩書之會；象賢名閥，儼衣冠禮樂之儲。才高而宅之以和，識遠而韜之以晦。人方奔走，我獨笑談。故雖繁劇之屢更，未當扶搖之一息。謨猷星幕，蓋周家園府之遺；管鑰日畿，亦孔子乘田之謂。舉頭雲路，掉臂雷封。豈矯爲高世之蹤，殆不勝愛民之意。地雖斗大，事亦絲棼。彼神人之怒方瘳，旱魃之威復甚。近甫霽霈，猶多煎熬。想日連桑梓之陰，已手辦稻粱之種。只虞召駟，不待飛鳧。某戇且無他，窮頗自笑。汎濫於百家諸子，極悔少年；繪畫於三史六經，姑俟來哲。豈謂漢庭之科級，亦關陶徑之榛蕪。責以勾稽，非其講畫。聞慈君之戾止，覺短簿之欣然。豈惟竭筋力以奉教條，亦欲披腹心而效忠款。鑿匡衡之壁，儻容分一線之光；登單父之堂，或可飽七絃之韻。望塵慙慙，伏紙勤拳。《簞窗集》卷六。又見光緒《青田縣志》卷一三。

代賀應大諫啓

渙恩宸扆，晉長諫曹。凜然五院之綱維，突黔未久；藉甚七人之領袖，詔墨又新。人驚遷拜之

頻，天假治平之近。竊以箝口結舌之態，小人以爲智，而弗以爲欺；犯顏逆耳之風，君子謂之忠，而不謂之激。故魏徵以諄勤植譽，而陽城以濡滯見譏。矧桑林躬禱之年，又衢室大詢之日。苟提衡挈領之地，不畀髦英；則隨波逐流之餘，疇聞鯁亮？舉世共仰，惟公克當。恭惟侍講大諫，道備董醇，望隆汲直。溫然接物，如春風和氣之可親；勇以行仁，類烈日嚴霜之難犯。惟任重道遠之事，與謨明弼諧之功，往年素習於講明，今日飽覘於施設。自聞鴻漸，屢見鳳鳴。便蕃接晝之榮，揮霍橫秋之氣。故公論以爲司命，而善類於焉主盟。肆疇白簡之庸，首進青蒲之直。事權逾赫，威望增崇。惟一人之簡注既隆，故多士之傾瞻尤切。堂堂補袞，匪徒本數末度之間；諤諤引裾，夫豈巽入柔行之謂？某比馳慶牘，又覲除書。咸云近水之鄉，即是先春之處。胡能分竹，但知地靈人傑之雄；更擬面槐，及見天芘神休之盛。《簣窗集》卷六。

賀鄭大諫啓

疇庸橫榻，正位上坡。白簡含霜，稔著埋輪之望；青蒲映日，峻躋入閣之班。播頌揚庭，歌謠盈路。竊以國家之事，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紀綱之司，乃君子所恃，小人所畏。世道雲翳，人情日偷。靡聞諤諤之昌，競取容容之福。以依阿洎忍爲圓熟，以慷慨激發爲迂狂。不知名稱之謂何，乃忍波流而至是。誰一舉手，惟三折肱。恭惟侍讀大諫，學洞索丘，量涵海嶽。移治外之功以治內，粲然

經國之猷；推正心之學以正君，卓爾尊朝之望。橫飛直上，特立獨行。崢嶸五院之聲名，密勿九重之意。惟激濁揚清之際，與獻可替否之間。有重有輕，孰先孰後。爰輟才於排擊，俾壹意於論思。深惟古人蹇諒之風，不若後世煩苛之甚。韓愈之譏陽子，首陳時政之瘠肥；盧仝之歌鄭公，獨問民生之蘇息。蓋事以大原爲急，而言以切中爲奇。詎尚支離，以滋惶惑。雖大雅自有成畫，在宵人姑以效愚。某觀古多賢，疑今罕遇。何意讀開元之報，恍如歌慶曆之詩。喜在胸中，溢於言外。見明日達聰之日，已知天地之重開；想犯顏逆耳之風，彌覺雲雷之加壯。嗣聞褒制，別貢慶牋。《貧窗集》卷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五，《秘笈新書》卷三。

代賀台守俞寺丞啓

勇釋朝纓，甘紆郡綬。君子之教五，舊聞濟濟多士之依；諸侯之寶三，行快熙熙庶民之睹。獨慙下乘，猥占先驅。雖同千里之歡，彌積一身之媿。恭惟交代判府寺丞，日邊佳氣，雲表修名。筆下宮商，富錦瑟五十絃之奏；胸中斧藻，森牙籤三萬軸之儲。甫策足以居中，忽掉頭而請外。蓋古人進退之審，豈謂身謀；而賢者去就之明，誠關國俗。優詔四達，驩謠一新。懸知仁聞之大行，且使德音之普暢。笙歌隴畝，鼓舞江山。要看六合之經綸，視此一州之撫字。某老技已罄，歸心欲飛。惟餘秕政之存，以俟棠陰之覆。觀在昔交承之契，至於遺厥子孫；逮末世澆薄以還，不啻視如塗路。孰恢此

誼，允藉我公。續前召後杜之歌，寧免秕糠之誚；誦左禹右皋之事，尚圖藥石之求。《貧窗集》卷六。

通兩浙漕章郎中啓

瞻兩道光華之盛，爭欲駿奔；顧一階塵土之微，等容蟻附。最幸枯零之下走，偶逢傑特之良工。未慣馳驅，已酣鼓舞。恭惟都運寶謨郎中，浩氣充塞，神機昭回。寶鑑懸空，妍醜何逃於絲髮；黃鐘在簾，疾徐丕應於宮商。自甲辰題塔之初，迄嘉定改絃之後。巋然伯仲，籍甚聲名。合接武而登廟堂，乃掉頭而去江海。辰猶入告，天意爲開。方虛獻納之班，又屈諮諏之寄。永惟京畿之飛輓，獨高海宇之轉輸。足食然後足兵，信當世唇齒之論；富民乃能富國，蓋古人心腹之謀。因知前舳而後艫，不礙左餐而右粥。惟威名震遠，則豺狼之羣立空；惟精誠照微，則雀鼠之訟幾息。疇今十使，能此幾人？便當沛傅巖之雨，以沐浴江山；詎止張益部之星，而熒煌原隰。伏念某古心凋朽，世法迂疏。入眼光陰，半是艱虞之日月；隨身簡軸，粗知土苴之乾坤。使筍蕨以長肥，甘松篁之偕老。未能免俗，浪曰爲貧。深知塵埃筆楚之勞，亦助禮樂詩書之化。斯道何道，本元盡出於提身；能心其心，功利亦足以及物。獨念道塗之躑躅，預憂末路之矜嫵。幸有澄清，爲之覆冒。得蕭何而任轉漕，豈止爲子房、韓信之儔；遇劉晏之領度支，或可備裴腆、李衡之數。僭狂發論，跼蹐矢懷。《貧窗集》卷六。

通處州林判官啓

尋枳棘之棲，自嘆書生之分薄；睇芙蓉之幕，極知賓采之望尊。挈此塵埃，麗之風日。已溢我心之喜，未爲斯道之窮。恭惟僉判中大，南國名賢，東嘉甲族。植操孤整，澹無辱以無榮；受才閎通，歛有張而有弛。一官遊戲，萬口歡欣。勾稽嘗見於腐紅，步武今淹於泛綠。郭子儀之羅絡，雖六十人；烏大夫之招延，止一二輩。已振飄飄之氣，居多贊贊之思。拄笏棲遲，想笑昔人之誕放；著鞭騰蹕，宜乘今日之清明。某慙不偶時，窮惟好古。效《子虛》、《上林》之賦，少已自嗤；歌《生民》、《清廟》之詩，老其誰對。到頭一第，滿目百罹。豈諳下走之簿書，幸託元寮之芘覆。勿云異縣，難塵君子之齒牙；或遇同堂，願假小人之羽翼。寸丹欲露，尺素難周。《簞窗集》卷六。

代回南劍劉守謝特薦啓

八郡星羅，獨仰分魚之最；一章露奏，敢論薦鶚之功。咨諏蓋出於公言，披拂過形於私謝。珠躔奪目，圭復汗顏。恭惟判府寺簿，挺特吏師，環閤人傑。長才剗劇，發硎肯綮之間；精識造微，作炳眇綿之際。勇辭朝紱，自詭郡符。以拊循民瘼爲本心，視通衍貨源爲餘事。水騰雙劍，已喧借寇之

謠；雲望九閭，共徯徵黃之渥。某職叨使遠，心切貪賢。循良幸際於一夔，曠戾足寬於四牡。枝言贅矣，襟誼凜然。指有若以爲師，竊駭成蠅之誤；俟漢家之選俊，行修賀燕之恭。《簣窗集》卷六。

代賀婺守林侍郎啓

誕膺播告，洊屈蕃宣。輟申伯於南邦，方抱去思之恨；借袁宏於東郡，更騰來暮之謠。吾道固無戚欣，上意則有輕重。一敷綸綍，交慶簪紳。恭惟判府待制侍郎，識羅八荒，智括萬寓。撥繁剗劇，飛雷雹於掌中；摘遠鈎深，宿乾坤於胸次。入儀左戶，出餉長淮。荀氏居軻、雄之間，論明富國；劉晏爲管、蕭之亞，功在幹旋。盍趣召於論思，乃分勞於屏翰。睠言二浙，近說雙溪。嵯峨鮑令之巖，寒冽休文之井。久焉湮鬱，今也發揮。惟聖明曲軫於閭閻，雖僻遠亦關於堂陛。剥膚椎髓，下已極於啼號；出羽鑽皮，上正勞於欽恤。還之醇郁，屬我老成。佇看慈祥樂易之規，以試光明久大之業，民今幸會，國亦庶幾。某局促儒酸，紛拏吏壻。頃浪陪於朝蹟，旋竊詭於民庸。惟昔采芹，似信耳聞之易；於今剖竹，不知躬蹈之難。周章自憐，躑躅誰愬？幸早親於玉峙，今密邇於寶鄰。敬布腹心，擬同唇齒。仁聲載鼓，未應殊楚、越之觀；舊盟未寒，尚許法龔、黃之政。《簣窗集》卷六。

代回臨海元縣丞啓

坐堂而見諸生，甚慚非據；佐邑而有賢者，喜獲相親。雖政事文學之殊科，想臭味襟期之卒合。未酬覲面，已若論心。伏惟知丞朝奉，識度粹夷，才猷敏邵。往年發聞，已恪勵於操修；此日效官，咸飽觀於施設。暫隨芝檢，來贊花封。惟繁劇可以見人，惟勤勞可以及物。勿謂簿書期會之冗，有妨聲名事業之崇。但蓄此心，何憂不濟！某自憐白髮，強領青衿。蹉跎畫餅之才，積習素餐之媿。近聞至止，不覺欣然。方擬貢於慶緘，乃首貽於問牘。褒情何腆，絕知君子之謙；報語匪工，益重小人之過。《簞窗集》卷六。

代回仙居楊縣丞啓

早同州里，僅聞關西夫子之名；晚並官僚，始讀藍田縣丞之記。拂塵埃於坐席，洗忤懣於襟懷。伏惟知丞朝議，渠雋德仁，箕裘忠孝。功名外鑠，俗眼自有疾徐；道義中函，吾心初無愠喜。何其處也，止或尼之。自一拾於藍袍，凡兩參於油幕。屬更化瑟，俛佐鳴琴。非惟見難進易退之風，抑亦是小屈大伸之理。某浪言采藻，未遂及瓜。見鄉人如空谷之足音，瞻從者若旱苗之甘雨。緘題首及，已

得君於眉目之間；臭味儻投，幸索我於形骸之外。《簞窗集》卷六。又見光緒《仙居縣志》卷一。

回青田陳監稅啓

迢遙千里，邈焉同姓之追隨；左右一官，幸矣鄰封之遇合。飛文到手，布武歡顏。喜秣馬之有期，媿傳魚之已晚。伏惟監務舍人，性姿閑敏，術業疏通。潤物潤身，盍早厲搏鵬之氣；聞詩聞禮，乃暫從冠鵷之遊。屈此津衢，留之筦庫。永言山水之縣，亦號舟車之衝。急之則似析秋毫，緩之則匪徒天雨。孰明此誼？今得其人。毋嫌一閥之喧卑，實釀九遷之赫奕。某強脫書案，浪登宦塗。顧己責之未逃，豈他曹之敢問。期君奏最，俾我蒙成。勿學研桑。顓守富强之策；當師孔孟，溥行仁義之言。《簞窗集》卷六。

代通婺守孟侍郎啓

學拊字於偏州，偶玷台星之耀；接蕃宣於巨鎮，幸分婺宿之輝。雖地望迴隔於崇卑，然臭味寧分於彼此？息肩知幸，拜手投誠。恭惟判府待制侍郎，莊肅而閎深，疏通而簡諒，博學多識，富宇宙之瑰奇；廣納深藏，浩江河之膏潤。偉矣尊朝之望，卓然經國之姿。有弛有張，不吐不茹。踐郎闡而躡

卿寺，早到雲間；持使節而綰守符，幾半天下。旋馳驟乎六卿之貳，盍翱翔乎四輔之聯。勇謝褒遷，甘從拊字。公固不以自挫，人或疑其太淹。誰知致君澤民之方，本無居中在外之別。古人跡絕，俗吏肩摩。獨以平易寬博之心，而行慘怛愛利之政。龔、黃已試，誠聞疲俗之來蘇；嚴、樂未歸，恐緩嘉猷之入告。佇敷六卿三事之拜，以慰四海九州之瞻。某蹇武自憐，壯心空在。周行濫次，徒包玩愒之羞；近甸承流，偶遂迭更之請。在泮恍思於陳迹，于蕃何有於新功。幸邇高明，足寬罷懦。雛鶯出谷，定知律呂之未調；良驥過都，所喜鞭弭之在望。《簞窗集》卷六。

通青田李知縣啓

銀袍謾脫，誰憐短簿之塵埃？墨綬焉依，幸有長官之風鑑。仰高久矣，事大欣然。未爲人事之好乖，或者天憐其寡合。恭惟判縣朝議，故家文物，名閥典型。一洗而凡馬空，才豪無敵；四顧而全牛解，政妙有神。間以翰墨之淋漓，寫其胸襟之樂易。擬古詩伯，爲今吏師。桃李之種何如，蓬萊之頂可躡。一發已中，再鼓愈彊。故以王葉縣飛鳧之蹤，來尋丁令威化鶴之處。爲子民而髮白，公豈汗顏；論許國之心丹，人方斂衽。某孝未盡性，事惟信心。驅馳場屋之中，幾成退鷁；搖落江湖之上，每夢盟鷗。吾道未灰，斯文如日。或者窺斑於先哲，庶幾藉手於將來。悽其抗走之曹，誰是扶携之地？大厦在上，高風可憑。庶容婉委以匿瑕，抑可優游而全璧。仰瞻瓜戍，幸公旬月之留；只恐芝

函，奪我三年之芘。《貧窗集》卷六。又見光緒《青田縣志》卷一三。

代回長亭徐監場啓

遊前輩之門，熟闢家學；客諸侯之國，復玷官聯。契闊往年，遭逢此日。首辱朵雲之翰，如聞空谷之音。伏惟判院朝議，儒家者流，名父之子。教傳詩禮，蚤騰蹕於諸公；書擅賢能，偶蹉跎於一第。晚超京秩，暫典醴征。洪鐘雖咽於微撞，良玉亦占於始斲。勉行其志，勿鄙厥官。倚觀經畫之才，用作調和之信。某暮年薄宦，多病浸衰。藥裹纏綿，祇速馮唐之白；書囊岑寂，何心揚子之玄？無補友朋，私慙祿食。幸故人之將至，覺老眼之忽開。淨掃吾門，不是塵埃之客；亟驅君馬，來辱文字之盟。《貧窗集》卷六。

全宋文卷七三二四

陳耆卿 四

賀錢丞相加少保啓 嘉定元年

顯詔元臣，榮躋亞保。傳家而爲碩輔，信槐棘之罕聞；去國而有殊褒，又枌榆之創見。尊榮廟社，開闢江山。竊以知進知退者，所以爲名節之全；善始善終者，所以爲寵靈之備。歷觀往事，多愧此言。或朵頤鍾鼎，而不爲閑適之人；或掉臂山林，而無復便蕃之渥。臣既懷利，君亦少恩。但思締合於一時，遑恤譏評於千載。必聖賢之胥遇，能道德以相求。可去則去，既不較於升沉；當褒而褒，亦豈問其出處。爰有方來之綸綍，及乎告老之軒裳，自古無多，如今寡二。某官唐元凱之器度，漢韋平之勲庸。早步黃扉，誠欲扶於民命；晚投綠野，正不係於身謀。蓋陽和已播，則有收斂之時；而雷雨既行，則有蟄藏之日。天運猶爾，公心可知。方將蟬蛻囂塵，鴻冥寥邈，自適於逍遙之境，永游乎安利之淵。奈盛名愈抑而愈高，故聖主彌疏而彌睠。惟朝綱肅靜，則思更化之人；惟邊報安寧，則念

和戎之客。雖其既去，尚擬重來。亦何愛於褒恩，不少伸於別緒？願以九重之此意，與夫六合之具瞻，儲養神明，調娛氣序。使日月伴其不老，而乾坤與之俱閑。或再位於元台，抑亦公之餘事。某曩懷附鳳，比獲登龍。忽傳異詔之丁寧，切倍常情之呼舞。但忻寰海，見明良天合之情；肯爲鄉閭，草世俗雷同之賀！永惟虔頌，不在多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又見《淵鑑類函》卷六三。

代賀史丞相啓

嘉定元年十月

妙揀元勳，進持魁柄。雖黃麻同日，猶分左輔右弼之名；然青簡幾年，及見前作後述之盛。洋溢天人之喜，媿連家國之榮。竊以何世無才，落落罕調羹之手；自古有相，滔滔多覆餗之人。豈獨道乖，端由器小。乃若以三寸舌，定國中之是否，以七尺身，任海內之安危。當其論思獻納之時，已足震耀；假以輔相彌縫之日，自應恢餘。衆忻汗竹之新，猶恨登槐之晚。某官高明而莊重，肅括而洪深。定大事於胸中，九牛莫撼；挺成謀於物表，羣蟄未知。早儀紫禁之班聯，入預青宮之謀畫。密毗威斷，立去兇邪。掃四天之氛翳，而擎出太陽；捲百川之狂瀾，而斂還大海。蓋祿、產既殞，共知爲絳侯之功；而禹、山既除，宜首用弱翁之相。人方矜艷，我乃韜藏。迨翱翔乎四輔之聯，始奮揚乎百揆之命。深惟今日，固異往年。牛放野而馬歸山，兵革已寢；鳥逐風而魚衍壑，英豪方興。獨於衆人可喜之中，而有君子深憂之處。難保者和議，易玩者邊防。積儲已竭，則當明裕國之方；流離方殷，

豈可無足民之術？凡此數事，賴公三思。必不激以不隨，乃可久而可大。況昔日師垣之底蘊，望此時宰路之發明。天下歸心，吾君拱手。某身縻下壘，命寄中台。聞大雅之得時，知太平之有日。洪鈞之轉一氣，本正大以無私；廣廈之芘萬間，願恢洪於樂造。《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賀鄭參政啓

嘉定八年

顯奉制函，進參魁柄。差丞相之一等，未妨體貌之隆；預天子之萬機，實號股肱之近。海內幸甚，國勢巋然。竊以自古邦家，莫先疑弼。優游無爲之際，則庸人株守而有餘；振厲有爲之時，則大雅茹連而不足。維強敵久聞於奔迸，而吾民間苦於征營。欲預障於客邪，且精調於元氣。非得博曩光明之彥，孰爲深長久大之思？郵置一傳，衣冠胥慶。恭惟某官，鎮邦八寶，毓秀三山。非堯舜不敢陳，有孟子敬王之志；雖伊管未能過，負賈生通國之才。蚤繇神聖之知，徧歷清華之貫。於是非邪正之際，每謹其微；故治亂安危之間，所關者重。孤忠霜凜，羣枉晁消。旋疇上坡耳目之勳，進預右府腹心之托。樽俎從容，而下自爲之震聳；樞機周密，而外莫測其彌縫。遠俾渠酋，驚失匕筴。屬久虛於四輔，遂峻陟於二公。莫難得者，盛壯之風雲；最易失者，清明之日月。由列院累遷而至此，未越五年；自公朝更化以迄今，已踰十載。放遠俗儒之鼓吹，陶冶大雅之笙韶。宜疾其驅，以行所學。某縻身分竹，引脰翹材，敢僭序曲江之題？乃久累大鈞之播。屬聞詔綍，倍躍心旌。所恨無庸，愧漢室

循良之傳；猶能自力，聽虞朝喜起之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

賀章參政啓

嘉定六年

渙發冊書，晉陪國論。基命於夙夜宥密之地，久資制勝之籌；明政於國家閒暇之時，今倚同寅之助。精神胥契，體貌益隆。竊以陳泰階之六符，名獨崇於槐府；拱北極者四輔，實參扈於楓宸。惟道全德備，足以衡石萬幾；惟實大聲宏，足以笙鏞羣動。人方拱手，天亦開顏。篤生魁壘之英，丕輔昇平之治。恭惟某官，爽邦哲匠，間世真儒。挺繁霜大雪之嚴，襟懷浩蕩；挹霽月光風之勝，氣節崢嶸。垂視冰山，屹存砥柱。卒以安劉之略，助成誅霍之謀。化瑟既更，憲綱獨秉。旋預黃屋股肱之托，進陪紫樞心腹之謀。案邊瑣以科條，孜孜於護風寒之處；討軍實而申儆，汲汲於未陰雨之時。坐成道德之安強，端出規模之宏遠。肆疇庸於黼宸，亟參秉於鈞衡。稽武王之四人，官不必備；視漢庭之諸老，多奚以爲。便當架明堂之柱，以峙不拔之基；詎容卷大厦之材，而鬱未施之澤？時幾天與，事業雲興。坐恢三五六經載籍之傳，遠邁二十四考中書之懿。某嘗於比日，獲拜下風。甫安縛竹之居，忽聆拜麻之命。摩娑朽鈍，附麗休明。天實助其飛騰，人盡爲之鼓舞。鼠肝雖薄，亦追隨垓北之中；鵠尾方崇，但悵望雲霄之上。《翰苑新書》續集卷二。

通何樞密啓

布衣半世，無階光範之門；藍綬一朝，寄徑中台之重。雖大造本無遠邇，而微生自有戚休。矢心汗竹之辭，拜手翹材之敬。某官三朝元弼，百代真儒。盛德洪勛，鏤刻旂常而不盡；全名勁節，幹旋大華以有餘。偉乾道之標名，迄慶元之輔政。簡自烈祖，授之神孫。惟其特立於冰山未泮之時，是以勇退於玉鉉將登之日。內而紫樞黃閣，既不足爲公榮；外而畫戟碧幢，又安能究公業？一更琴瑟，四建弓旌。盡期大老之歸周，不數弱翁之相漢。牢辭驛召，甘老燕閒。蓋大雅之濟八荒，如大虛之鼓萬象。散爲霖雨，固無非被澤之夫；貯作雲煙，要亦有不知之潤。蒼坡晝永，綠野春深。居多謀國之區，未是忘君之處；數介簡穰之慶，用彰弼亮之功。恭惟某官，德協春溫，氣排冬凜。參贊陶鈞之化〔一〕，允釐百工；沈潛帷幄之謀，折衝千里。宜對青規之旦，亟登黃閣之榮。某一自西來，五逢朔易。吳蜀萬里，末由稱壽於椒觴；蕭曹同心，所願垂光於竹帛。《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又見《宋四六選》卷二〇。

〔一〕陶鈞之化：此下原注「曾云『樞機之柄』。」

賀樓內翰啓

孚號龍庭，躋榮鼇禁。天子不見賈誼，久勞宣室之思；內相今得敬輿，再觀興元之詔。儒宗吐氣，士類伸眉。某官道派羲皇，學源周孔。筆端精爽，噓元氣以翕三光；胸次冲融，渾大虛而涵萬象。昔居銓部，已邇政途。惟不辱於權臣，以敗吾圉；乃笑扶於壽母，早出都門。心同野水之清閒，聲撼半天之霹靂。蓋狐狸腥臊之際，始傷去鳳之孤鶩；惟鷹鷂刀俎之餘，始識冥鴻之高蹈。十年一坐，萬事皆還。吾何辱以何榮，彼自成而自毀。爰惟舊德，首畀新除。七寶林中，不覺踵謫僊之榮遇；八埒道上，豈徒揜學士之前聞。要令天下，悉誦於堯言；且使山東，皆泣於漢制。矧惟今日，不似往年。惟流民凋俗之荒涼，正期勞來；惟走卒征夫之憔悴，亦合拊存。上以宣前旒總攬之公，下以示左衽懷柔之政。悉資翰墨，以發光榮。坐收汗竹之奇勛，立迓登槐之偉業。某服膺茲久，引脰采深。空歎半世之讀書，未許片時之覲德。茲聆命綍，倍躍心旌。賢哲攀龍，已集周家之大老；治平有象，倚觀漢室之中興。《翰苑新書》續集卷四。又見《秘笈新書》卷三，《淵鑑類函》卷七一。

賀徐左史啓

烏府疇庸，螭螭正位。南司五院，方嚴執法於殿中；東極一星，復擅典書於柱下。俯仰盡吾皇之

睽，後先皆儒者之榮。越在觀瞻，孰非抃舞！某官聲傾左剡，文起東甌。心正意誠之功，夙講明於韋布；任重道遠之器，獨簡記於冕旒。頃由別院之聲名，徑主一臺之風憲。蓋孝廟掄材之意，至此復明；而熙朝更化之規，於斯爲盛。道洽政治，言聽諫行。坐令衆正之伸眉，具俾羣姦之褫魄。念排擊之效，有如此者；則經綸之望，人其舍諸？云胡出綸，暫使載筆。永惟四海理亂之本，實係九重言動之間。若弩有牙，如車斯輶。雖堯、舜居上，無明爭顯諫之勞；然佚、狐在前，有陰警潛規之助。鋪陳久大，繪畫升平。要令熒煌，垂汗簡之華；然後卓犖，紀面槐之業。某丹丘下士，泮水陳人，永言今時抗走之身，曾是往日奔趨之數。始容附鳳，何殊孔氏之鑄顏；終媿卧龍，有負徐公之舉葛。窮通有分，出沒何言！但因君子之得輿，切想古人之推轂。一拜一起，雖阻陪門闌賓客之遊；三沐三熏，猶及效道路歌謠之獻。《翰苑新書》續集卷四。又見《淵鑑類函》卷八六。

賀真右史啓

楓宸渙號，柱史升華。峻直北扉，嶠嶠麻頭之健筆；摘毫右陛，英英簡上之清風。疊組孔嘉，垂紳丕聳。竊以唐、虞雖遠，都兪具載於典謨；班、馬不生，筆削允資於記注。折旋螭首，咫尺龍顏。必有襲六爲七之功，足載登三咸五之治。某官名喧宇宙，氣壓岱嵩。玉質金相，允矣文章之正印；冰懸雪跨，凜然節義之大閑。以布韋寡二之姿，擅科目疊雙之選。闊步亨軌，橫飛隼躔。不俛首以隨

時，每抗顏而白事。賈生通達，氣少和平；仲舒淵源，言多迂闊。惟我公之謦欬，中有國之膏肓。以此猷爲，移而筆削，必能發揮神聖，有公是公非之權；判白奸回，無乍賢乍佞之惑。直聲九鼎，正氣千尋。上而國家宗社之榮，下而海寓生靈之慶。某懷人萬里，在天一方。僭評當今文物之豪，實爲近世班行之冠。雖云持橐，豈能酬逐日之威名；必也秉鈞，庶及見摩雲之功業。《翰苑新書》續集卷四。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九，《啓雋類函》卷三五，《古儷府》卷六。

賀工部戴尚書啓

渙寵宸庭，升華起部。望崇九寓，信可若於予工；位近三台，行進熙於帝載。吾黨後詩書之潤，斯民見仁義之勳。某官文起東嘉，名尊大戴。君子教若時雨，旁洽焦枯；學者仰如太山，坐鎮浮薄。退而傳道授業，進則尊主庇民。身有去來，心無得喪。晚際聖神之遇，備揚清切之班。寘彼周行，左右爪牙之助；納于儲案，煒煌羽翼之勳。天相斯文，公爲元氣。肆密頒於晝接，俾特進於冬卿。蓋聖主以下濟爲亨，而賢者以中行爲吉。往時講習，固非空言；今日發揮，尤觀實用。既不爲阨窮之孔孟，當慨慕烜赫之臯夔。側聽殊恩，以酬偉績。某羈於百拙，釀此一寒。絕嗟塵思之填膺，長憶清言之在耳。忽聆播告，不覺驩呼。但使有生，盡入霖雨甄陶之內；庶幾後死，亦歸春風鼓舞之中。矢心而陳，躋足以望。《翰苑新書》續集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八。

代賀刑部曾尚書啓

渙寵宸庭，升華憲部。十行題雁，誰能領袖於論思？一日爽鳩，自可噓呵於愁嘆。揚庭有喜，通國謂然。竊以舜命九官，莫重明刑而弼教；穆存三后，必先降典以折民。蓋陽舒陰慘之微差，則春殺秋生之迴判。慨俗吏煩苛之政，出羽鑽皮；聞真儒忠厚之風，信眉吐氣。恭惟庶子尚書文穿月脇，名埒斗魁。以賈生通達之才，夙負無雙之譽；誦董子高明之語，早收第一之科。亟開雲路之嵒嶢，徧歷冰銜之清切。蓋稽古之力，人共驚嗟；而濟時之心，公獨祇畏。惟上有蓼蕭及海之意，而下無茂草鞠靡之風。何擇非人，惟明克允。肆特疏於天寵，俾進總於秋卿。匪徒刊漢室之九章，抑欲副堯心之三宥。自古有德有才之士，每以無時無命爲憂。或棲遲老死，而志不少伸；或泯沒晚成，而業弗大振。洪惟間氣，亶曰罕儔。佇恢光明俊偉之圖，以迓博遠靈長之慶。某身縻小壘，神遡宗墉。命忽聆於褒遷，情倍深於抃躍。效劉氏蒲鞭之政，誠自愧於疏材；體周家肺石之仁，庶弘宣於德意。《翰苑新書》續集卷六。又見《秘笈新書》卷四，《啓雋類函》卷五六。

賀禮部黃尚書兼侍讀啓

簡自大君，升之常伯。儀曹清切，出先鴻碩之討論；經幄森嚴，入預燕閒之啓沃。熒煌疊組，鼓

舞垂紳。某竊以夷、夔不生，禮樂之事幾廢；褚、馬間出，講論之名始尊。作新四海之人文，緝熙九重之聖學。是爲妙選，豈屬凡才？俶觀大老之攀龍，已卜中興之有象。恭惟蓍龜先見，松柏後凋。輶轔懿文，鍾三光五岳之氣；本原正學，麾諸子百家之流。自其袞袞以登臺，謂可駸駸而托國。能於衆醉，保此獨醒。杖藜歸去之田園，咳唾倘來之冠冕。曲高寡和，道大難容。迨明聖而改弦，引耆英而入彀。甫陪獻納，又屈藩宣。雖共知試外之材，終不若居中之耀。惟公用國，如珠在淵。不矜其迹，而有無限之輝；不顯其庸，而有弗知之潤。公所樹立，世之表儀。佇培大用之規模，以究晚成之勛業。某問影林杪，舉頭雲間。不知鵲喜之何頻，盡說鴻飛之方健。三已三仕，豈足爲公意之重輕；一歲一圻，蓋亦係斯文之通塞。趨向雖晚，依禱惟深。《翰苑新書》續集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四六。

賀提點坑冶俞郎中啓

正朝渙號，圜府升華。舉刺史九路之天，全歸臨照；以君人四海之地，半入甄陶。弄印無以易堯，起家使之拜敞。亶云妙柬，大慰僉諧。某官德宇閎深，量陂汪洋。干將莫邪之氣，上衝斗牛；黃鍾大呂之音，中涵韶濩。久低徊於州縣，旋騰蹕於班行。輸寫瑰奇，發揮忠藎。自令干霄直上，贊中禁之謀猷；而獨貼水斜飛，試外臺之勲績。蓋由圜法，正輸上憂。散之易而斂之難，徒有日星之憲；積者寡而用者衆，誰憐天地之藏？田野已爲之顰眉，廟堂幾至於束手。欲辦乃事，其惟我公。昔王夷

甫恥而不言，自是清虛之論；而賈洛陽以此進諫，未妨通達之稱。惟徹上徹下，而不失之拘；則入細入粗，而各由其理。固知猥冗，不礙孤高。欲觀他年造劍之爐，是即今日鑄金之冶。某違離滋久，懷戀采深。霜雪欺頭，已阻攀於軌躅；塵埃撲面，又弗慣於書題。敢云守壘之微，叨隸使輶之下。雖蹈仁詠義之念，樂與人同；而薰和染教之思，無如我舊。願垂洪芘，以幸孤生。《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又見《啓雋類函》卷四四。

回西外趙知宗啓〔二〕

駕牡罔功，暫叨承攝。傳魚有爛，猥辱褒揚。味謙挹以難勝，拊疏庸而知愧。某官諸姬爲近，大雅不羣。左戚右賢，偉獨高於今世；文經武緯，殆遠過於古人。有嘉磐石之英，暫典維城之彥。地分南服，天簡中宸。旋錫寵於雁行，益增崇於麟趾。堯先睦族，久資糾正之才；周重強宗，即荷便蕃之渥。某一之已甚，二者何堪？森繁劇之滿前，凜憂危之填臆。胡能全璧，但屈指於言歸；尚藉斷金，式傾心於賜誨。《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一四，《秘笈新書》別集卷一。

〔二〕篇題：《秘笈新書別集》、《啓雋類函》作《回王府趙贊善》。

賀處州詹通判啓

十行楓陛，半刺括山。當聖君重外之時，誰屬佩刀之贈？屈賢者治中之任，行觀岸幘之吟。和氣先春，驩謠不夜。某官氣涵釣瀨，學派象山。鼻祖當年，成績具藏於勳府；耳孫此日，正傳丕號於名家。人方炫鬻以致身，我獨盤旋而却步。兩顙劇縣，惠利川流；一佐名城，聲華風動。僉期大用，合有衷言。屬逢黃霸之作州，又枉孔恂於監郡。馨香二妙，覆罩一同。甫傳授御之環臨，已覺旄倪之鼎沸。上方籲俊，公合舒翹。雖邇遐不係於戚休，然出入頗關於輕重。題輿閑暇，固共知逸思之長；推轂紛綸，行即聽褒音之渥。某家無長物，室有餘書。甚思菽水之怡愉，無奈木風之蕭瑟。少焉豪勇，眼邊僅脫於千愁；中也惰慵，意外方叨於一第。末哉行李，壞若負芒。蓋平時未慣於討論，則今日孰爲之憑藉？憂勞百日，幸會二天。精神未浹於春陽，肝膽已披於夜月。非四海習鑿齒，豈能引領於古風；遇百里龐士元，或可伸眉於此日。脫免於戾，敢昧所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九。

通廖提幹啓

棲足雷封，恐不慣勾稽之冗；舉頭星幕，尚能陪談笑之餘。雖疆圻未半於九州，想光采亦分於百

里。輒因行役，敬布悃忱。某官忠藎傳家，恢奇範俗。祥麟一角，經赤水以蜚英；威鳳九苞，向丹山而吐秀。妙年發聞，盛旦舒翹。哦松之韻何如，泛蓮之名籍甚。盍躋紫橐，屈佐皇華。有嘉分幙之榮，迴邁同堂之樂。佐鑄金之冶，已多鍛鍊之精。問造物之爐，必有陶鎔之妙。竚聞推轂，躡踐登畿。某末第強顏，卑官失志。從昔簡編之上，頗殫厥心；於今筆楚之間，敢負所學？平側千巖之寶，淒涼一水之濱。雖云甚窮，亦曰多幸。眼邊朱墨，固難蹤跡於崇臺；舌裏玄黃，尚足拄撐於矮屋。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七三二五

陳耆卿 五

賀台州高教授啓

顯奉塗芝，榮司采藻。越王山上，仰文星炳爛之光；劉郎洞邊，有教雨沈濃之潤。雖闢茸未諧於鳳睹，而掀昂已想於鳶飛。敬以寸忱，陳之尺剡。某官精神灝噩，咳唾春秋。疇昔飛鳴，在賈誼見稱之歲；是何濡滯，倍釋之不調之年。雖久屈而伸者，斯道之常；然以退爲進者，君子之學。有孤風特操，故能歲寒而柏後彫；有隆寬大和，故若水流而心不競。迨險阻艱難之歷盡，乃功名富貴之鼎來。勿謂冷官，猶勝俗吏。矧此邦號學者之冀北，而得師乃儒流之指南。喚起惰偷，挽回醇雅。佩衿晨入，青青亂和璵之雲；燈火夜陳，耿耿映棲樓之月。斯文有立，吾道自尊。只虞促召於老成，不使久安於恬適。某已疲文織，頗悟道耕。鞭志螢窗，甚欲尾前脩之故；縱程鵬海，則已爲餘子所先。命壓頭其奈何，笑視舌而徒在。幸昔日黃堂之獎予，乃累年絳帳之顧知。拔之布韋，畀以領袖。雖公論尚蒙於見錄，而私懷

祇極於自憐。幸有宗工，爲之真鏡。韓魏公之知永叔，或比以昌黎而無疑；陳後山之德南豐，雖更遇東坡而莫奪。永言祈嚮，不既編摩。《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九。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七。

回建陽葉主簿啓

判神京之袂，猛憶笑談；分德里之符，獨慳晤對。未辨棲鸞之問，遽貽烹鯉之書。敬用銘心，不能去手。某官鄧林老幹，崑嶠素珍。入耳聲名，邁唐室何蕃之傳；到頭梯級，遲漢廷董子之科。惟大器之晚成，雖不容其何病。毋謂一官之躑躅，實階萬里之扶搖。勉事勾稽，薄占經濟。某遠携陋學，游食此邦。半月客程，喜乍休於行役；十年郡俗，疑頓改於見聞。渴想警規，以寬曠戾。欲詣習主簿，奈何蹤跡之差池；回念鄭廣文，勿替襟期之傾倒。《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

六

回僊居石仙尉啓

霜雪欺頭，詎堪兵事；煙雲到眼，恍覲仙標。荷高誼之相先，媿短函之獨後。某官性天清昶，門第高華。挺秀虞庠，共偉青錢之萬選；揚英漢殿，少遲丹桂之一枝。契闊晚成，低徊小試。遂以稽山

之雋異，屈於安洲之淒涼。疊組方新，固若得魚而取掌；揚纓維舊，雅應附鳳以攀鱗。會見甄升，以酬蘊蓄。某蹉跎書劍，蹭蹬功名。惟安分以無華，亦強顏而有覲。渴想儒冠之矩度，以爲武弁之聲光。丁獲識於字書，毋貽姍笑；寅獲同於王事，共結綢繆。《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李都倉啓

同鄉擢第，嘗聯八士之中；內甸效官，又玷雙員之末。疊此多幸，光其一寒。正步武之有期，何飛文之首辱。某官經郭宏博，德寓邃深。胸中牙籤，三萬軸之儲；筆下錦瑟，五十絃之奏。出其小小科名，已如摘髭；辦彼多多功業，何啻唾手。胡爲煮海，輒礙通津。官由濁以見清，事即小以觀大。倚聞推轂，即迓飛騰。某一別何遙，重逢已暮。心如髮短，已不問於行藏；材與齒疏，更未諳於出納。幸逢雅故，爲作朋寮。驅其埃壒之惊，扇以清明之焰。歎一日機緣之寡，知己幾何？欲三千憂責之寬，因人而已。《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

代魏邸賀政府啓〔二〕

麟筆書元，繫萬化循環之本；義爻畫《泰》，屬三陽彙進之初。時維兩地之崇，翕受層霄之祉。

某官望隆碩輔，道備真儒。行夏之時，翊九重於密勿；班春之令，扇八表於冲融。屬三百六旬交會之初，正二十四考權輿之始。倚登玉鉉，永輔皞旒。某忝綴近宗，幸依閎覆。頌椒有喜，阻陪賀畢之爭先；削牘無文，惟祝化爐之不老。《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六。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啓雋類函》卷二二。

〔二〕篇題：《秘笈新書》、《啓雋類函》俱作《賀政府元正啓》。

代皇弟賀西府啓〔二〕

元日爲三朔，肇迎更始之辰；閏月定四時，俶正歸餘之候。哀是履端之殊祉，壽于宥密之耆英。某官格帝道尊，亮天業懋。風生帷幄，朋來借箸之籌；霧霽邊陲，一定止戈之略。屬臨穀旦，共紀椿齡。謂久居四輔之間，宜高致六符之上。首扶乾健，永迓泰亨。某夙玷近藩，切依洪化。栢椒惟舊，雖阻陪獻歲之儀；桃李方新，尚慨望逢春之渥。《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二。

〔二〕篇題：《啓雋類函》作《賀顧右相啓》，又同書卷一〇有《賀歐右相啓》，文字全同。

代吏部朱侍郎在謝政府啓

紹定中

參五材之訓飭，攝事無庸；陪四選之參裁，真除有耀。焜鴻材之下被，拊鶩質以增慚。伏念某才

術迂疏，器使羸薄。父書蚤讀，雖知激烈於古心；吏事晚更，未足躋攀於時用。獨以大鈞之曲播，遂令小器之先盈。凡所踐更，疇非躡越？自先帝改絃之旦，已玷班聯，至聖皇御極之辰，遂躋禁從。顛末爲地，恩意如天。俾徼福於前人，且增光於後裔。蓋風勵之道，則已至矣，而報稱之實，尚覺缺如。敢圖渙渥於大君，遂使升華於小宰。深惟三銓衡石之重，實擅九流刀尺之權。左稷契而右皋夔，正逢連茹之會；前馬裴而後盧李，始絕市瓜之嫌。愚實不靈，恍至茲極。恭惟某官，元勳不宰，妙造無垠。有一德而享天心，世濟周家之大老；總庶職以稱上意，身扶漢室之中興。念斯文之氣脉未灰，而吾道之支離如綫。眷言宿老，施及孤生。顧未黜而反升，實以榮而爲懼。某敢不體昔日傳家之訓，爲此時報國之恩？皮裏陽秋，敢自謂稱量之審；胸中冰鑑，當勉殫銓總之公。儻不愧於小心，庶仰酬於大造。《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二六，《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一。

登第謝漕臺主司啓

較藝星臺，猥玷白頭之菟擇；策名昕陞，遂陪衆羽之奮飛。脫半生坎壈之蹤，繫一日扶持之力。欲謝已晚，拊心而驚。雖有鄉大夫選舉之方，而無部使者賓興之法。末俗波蕩，多士雲奔。棄井邑而投異邦，匪惟失己；託姻婭而綴他族，且復欺君。迺如門客之一塗，實應朝家之三尺。嫌疑所在，釐別首加。故所得者若不勝其榮，而徐思之或反以爲累。如某者，秋風一介，夜雪百罹。窺牖外之乾

坤，幾於入夢；走籠中之日月，更覺驚魂。雖強踏於槐花，每枉書於柿葉。故郊逐北，腸已九回；上國圖南，肱仍三折。知窮通之有命，付得喪於無心。徒以青衿遠近之摩眉，濫師有若；皂蓋後先之接踵，謬舍蓋公。投其老矣之身，奪我歸與之興。矧養志已乖於將母，雖得祿不足以及親。分抱遺編，永棲幽谷。屬聖主下搜揚之詔，而賢侯多迫遺之言。強尋擊楫之盟，遠逐焚舟之戰。半途而悔，幾欲吾返於鄉粉；狹路可傷，未免旁分於圍棘。嗟窮鬼之爲祟，懼怪神之不靈。敢謂奎雷，忽紆巖電。貶屈哲人之尺度，權輿賤子之才名。染指南宮，信眉北闕。雖鈍遲寡偶，遠慙考叔之先登；然狂直見容，猶勝劉蕡之不第。致身及此，舉手爲誰。茲蓋伏遇某官，沂水正傳，閩山佳氣。思天寥邈，九霄之鳳橫翔；策勳聖明，十朋之龜前列。方其采芹思樂之日，已有拔茅征吉之風。文柄遠持，儒冠胥慶。簡拔蓋先於豪俊，激昂猥及於疏庸。傳伏生之《書》，信是源流之不誤；對丁寬之《易》，尚慙剖析之未真。積是叨逾，若何稱塞。某敢不磨礪晚節，扞拭古心。一命浮榮，敢效兒童之驕溢？百年正學，願追師友之淵源。歸侍云深，編摩抑末。《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送商義仲倅延平序

仕之門有品級，初掇第得簿若尉，已乃調丞若郡曹。歲會六受五大官薦，乃克改秩。秩改注邑，法也；邑滿得貳郡，亦法也。俗重內，往往以受邑爲不得已，既又以貳郡爲恥。賢而獲於上者不問，

反是，則亦縻日引月，聲哀當路，求所謂院若轄者。噫！院若轄，非尊也；貳郡，非卑也。栖栖然以一出入爲喜戚，奚其隘？惜乎，無以商君之事告者。初君之官定海也，有聲，賢而獲於上矣，咸謂合在朝廷，伸眉吐氣，君若不以爲意。其所調，則劍浦之治中也。自當時之惑者，不以爲疏，則以爲激。不知君之心，如行雲流水，遇物而不必於遇，吾知行吾志而已，內與外且無有，焉有所謂喜戚者哉！君無喜戚，而於劍浦之喜戚則大。人謂千里權在守，守行貳助之，則往往以不急視貳，是大不然。夫使千里之民得安於民者，守也；使守不得恣於守者，貳也。貳不治則守恣，守恣則民病，何謂不急？雖然，彼有頡頏作氣、相敵不相下者，誠不恣其守矣。然不恣守而自恣，則所以病民益甚。二者不同，則皆君之罪人也。吾聞廉於立位者，必能舉其職。君之行，吾知劍浦之民辟易改視，而千里之內薰如也。乃探其意而爲歌曰：劍浦之水兮深幽，君之愛兮，與水爭流；劍浦之山兮巖岌，君之節兮，與山角立。於君爲屈，於我爲伸。尚其歌之，以詔後之人。《篋窗集》卷三。

送應太丞赴闕序

貴溪應先生以淳熙丁未唱第，嘉定辛未登朝，繇棘丞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不拜，改刺處州。有問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載以默。凝香宴坐，未嘗疾聲躁色也，而千里之人皆親愛而師畏之。古所謂儒者政，真其人

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告。遠近稚耄，免縱理入口之相，非飽於稼，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寇故事，請于廟朝，然滿且召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年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今再入，已回翔矣，而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艷卉，無旬日長，而鉅栢之亭亭，參天不改，非雪霜畔常有陽春邪？久於外者，惠吾民也；以部使者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滿而後召者，不輕奪赤子之乳也；召之贊奉常者，有興禮樂致太平之具而以爲之兆也。耆卿下邑勾稽吏爾，樸拙根性，先生覆翼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念雖束縛千兔，未白此悃，矧一幅剡藤哉！觀唐人送李正字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序，意厚也，然觀退之諸序，有祝體，有規體，今將爲規乎，尚何規？盍亦不以規而以祝乎。秋浸疏梧，月酣新桂，祖帳溢衢，餞觴浮空。一祝曰：寒燠未齊，宜戶牖泰和，壽斯文脉。再祝曰：上方禮羅鴻碩，九鼎宗社。詔爾父老，先生去是邦，非忘之也，起而漸澤八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塗，望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爲先生也，再祝爲父老也，三祝自爲也。酒三行而祝辭備，古體也。嘉定戊寅八月望，門人天台陳耆卿序。《箕窗集》卷三。又見《文章類選》卷六。

送羅明仲序

予曩歲業於鄉校，里中子多從之遊，課其尤，得羅生。羅生文而好修，氣醇且恬，迴矣，其不類

里中子也！愛之甚，生亦樂於親余。兩載來，予多病，他稍辭去，生獨往來如故。予以爲久要之誼，在生無惑。一日來諗曰：「表叔父商公倅劍浦，將挾與俱。某有親在，不樂於遠，而又念夫此行之弗得辭也，先生意何如？」應之曰：「予生平好遊，每欲效司馬子長之周覽天下，挹奇撮爽，以礪吾胸。家無伯仲，尼焉而未獲遂也。劍浦千里道爾，生曷爲不去？且吾聞之，人之所惡於遠遊者，爲其蕩也。其蕩，以其汎焉而失所依也。依商公則得其所依矣，是必能飲生以和，陶生以靈，而使之磊磊也。生曷爲不去？雖然，生去宜也，予亦有望於生焉。凡學之道，患在於小有得而自功。自功之患，非徒不足以語大也，亦非所以固夫小也。今以生爲未有得，是爲誣生；以生爲大有得，恐生之走而避也。然則自功之患，生雖未必有是，余不得不慮及是。繼自今立志，不實不收，不遠不休，庶幾乎學增而趣新。以是而目劍浦之山川風物，其所得必大。生勉哉！予與生別，跡雖南北，而心則同堂若也。謹勿忘予之言。」《簞窗集》卷三。

送王抑之序

四明王君抑之，少以能賦貢禮部，白髮始入官，再轉而丞吾邑。其筆端橫放，泉迸矢激，牒訴未燭首尾，已娓娓數百言。人甚壯之，意其功名未艾也。踰年政成，忽有所不樂，賡陶潛詩，請於郡，解印綬去。去之日，士大夫左右顧，欲苛留之，卒噤無術而止。然君之去，甚非得已也。君自念身儒

生，不能敲擊振撼，腴膏血以媒寵，姑欲用平平策，書下下考，庶不媿父老云爾。會歲大侵，力役之征，没于吏蠹者久已不治，而蠲閣之令且下，旦暮弄朱墨，雖手瘳足冰無以塞責。君謂技止此爾，欲強征之民則不忍，欲傲視上官之期會則不敢。不惟不敢，將有罪。以故遂行。嗟乎！世見以特科入仕者，往往競狎易之，謂其苟祿活妻子爾。君身可老，志不可屈，且禍未及，褰裳而逃之。彼悠悠風塵，無君之年，而朵頤不休者，當爲之愧死矣。古人云：「可以止則止。」君非可以止者邪？又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君非不得其職者邪？抑余聞君固老矣，而且有母在，縱不爲妻子地，奈何乎庭闈？曰：仕以行道，卷道而安於家，雖啜菽飲水，樂也；枉道而不安於官，雖日用三牲，不樂也。即其子之所以養，知其母之所以教，尚庶幾乎！魚軒載塗，試爲余讀此序。余亦噤無術以留君者也。《篋窗集》卷三。

送葉孟我之官寧國序

嘉定元年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爲宣之寧國主簿。是行也，邦之大夫，樂而賀之。走獨以爲歎，宣言曰：邦人知公耶？公問學如禹治水，攷制度如周公畫井田制賦，落筆爲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石操斧。少已負聲望，入太學，名流異待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時，汨汨以老。諸凡友公研席者，或已爲公相；師公方冊者，多已爲卿大夫。公獨栖遲故山，僅僅妻子養，寒月半簾，

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坐何尤哉！寧國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爲公弔，奚其賀？雖然，吾爲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爲我平心而聽之。天靳才哲，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瞑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而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奈何？邑小則便閑，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朓之亭，前跡往事，豈無怪怪奇奇，爲公獻者邪？勾稽暇覽而歌之，其聲與天籟相宮商而不雜，則其視一主簿秩已爲浼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況三歲別乎？此則予之所以悲。《篋窗集》卷三。又見《赤城集》卷一八，《三台文獻錄》卷七。

代送學子之婺女序

嘉定元年

宋有天下，德厚而澤遐，施于金枝，繁暢滋殖。非徒富貴之，且稔於教，以故誦詩讀書，與韋布之士敵。盛莫盛於台黃巖，其別有二：曰江北，曰西橋。其父兄類以道德性命之學名家，子弟油油翼翼，奉家學惟謹，誦讀之勞，又有非韋布所及者。余非獨慶諸趙之昌，又以見聖朝之化訓本支者長也。獨自恨寡陋，生乎其里，而不接其人，私竊以爲愧。戊辰春，杜門家食，忽有以書幣來者，乃江北趙招余以館也。余欣然從之。入其塾，乃得親承其父兄，而熟交其子弟，所見過所聞。通之於子弟行爲最長，穎悟絕人，余所愛重也。與之處，相得驩甚。不數月，侍其父官婺女，且來告別，余因語

之曰：人之學不惟其地，惟其志。今夫爲人子弟，而不遇賢父兄，可嘆也。子父兄賢矣，遇賢父兄，而已無美質可至於學，可嘆也。子之質美而可至於學矣。夫有賢父兄，又有美質可至于學，能充其志焉，則何向不成？婺女多師友，往而參之，必有以啓發子。用是率仲及季，鞭策於久大，則爲不虛其美質者也，不愧其賢父兄者也，不負余之所愛重者也。修塗犯暑，願加護。《貧窗集》卷三。

送伯父歸餘杭序

歲在己酉，伯父有臨安之役，耆卿年甫十二，未知別味何若也。三十年間，耆卿以試如臨安，得見者三焉。伯父亦以事歸台，得見者四焉。初見時，伯父年未老，齒髮方盛，而神完氣澤，不以羈旅形於色。其後年向老矣，而齒髮不衰；又其後齒髮少衰，而獨其神氣炯炯自若也。以故一見則一喜，喜定復悲，念吾先君已不生，此其同產兄弟也，行年七十有四矣，不得與之同堂合席，而使飄泊於異鄉，吾何顏以上松楸邪？然伯父去台之久也，客于彼之安也，謂「吾手經足緯，習貫如鄉里也。吾身館焉，吾子贅焉，吾孫育焉，吾魂夢實依焉。」是故每一來歸，往往不數旬而返。有留止者，伯父拒弗聽也。嗚呼！其別日多而會日少如此！人生非金石，可不重爲浩嘆哉！今耆卿試吏青田，距臨安千里而遙，伯父蠶足至，曰：「吾來良苦，吾內之死十二年矣。吾營營衣食而已，葬未有銘，而且無其資，吾將奔告于世之有力而好義者，汝其籌之。」耆卿曰：噫！此小子責也，敢以累伯父？因念伯父

平生奇邁，其稍滿足時，棄千金猶敝屣。遇窮且困，一介不屑也。臨安，天子行都，貴人林立，伯父未嘗託足，而曰：「使吾曳長裾而生，不若服短褐而死。」其介如此。今乃迫於其內之葬，而役役遠遊，非有大不得已者而奪其情邪？耆卿既爲之銘，而力薄不足以助，書而聲之當路。又念磊砢之士，何世無之，伯父此行，當必有如范、郭故事者。追送之餘，恨身囚朱墨，不得隨鵠首以邁。儻僥倖滿秩，尚思迎奉華顛，歸老蛤嶺峰之下也。嘉定丁丑重五前一日，姪耆卿序。《貧窗集》卷三。

全宋文卷七三二六

陳耆卿 六

贈畫墨竹葉漢卿序

此君自王子猷即可膾炙百世，長子孫於巖穴者。月纍歲積，人既飫其真，則又欲圖其假以自近，漢卿其傑也。漢卿衣鶉衣，盃酒外，懶不收束，疑與竹反，而且旦摹畫之，抑其中偶有合邪？俾之試所習，初不經意，已乃奇態橫發，瞥眼百尺，風披雨灑，如在瀟湘，其可以傳無疑也。余嘗論世間繪事，宜得天然奇趣，若葉葉而較，節節而數，殆類刻楮，愈肖愈非。知是說者，可以慨然矣。世見蕭協律、文與可殘根墜籜，則起恨不同時之歎。至吾漢卿醉墨淋漓，縱橫滿屋，或不知寶愛之，可怪也哉！

《篋窗集》卷三。

贈劉神童序

童子科所以羅天才之早慧者，謂宜朝雋異而夕富貴也。劉君得此二十有三年，猶在短褐，雖舌本九經，聲出金石，不足以易一飽，況富貴邪？吁！此命也。然人視劉君，可以謂之命；劉君自視，則不可謂之命。歸故里，訪舊編，浚之使益深，鞭之使益遠，毋使人誇其早慧，而不見其晚成。此之謂自立。君勉哉！若以爲歸之具未治，當必有動心者。《簞窗集》卷三。

送徐山序

徐君山來自永嘉，示予諸公詩，詩言其談五星甚美，問之則予黃巖人也。不遇之同里，而遇之異鄉，予亦陋矣！君徵予詩，會予冗，謾筆此紙，未知重會在何處。貴者之難逢，未若賢者之不易值也。觸熱萬里，眼光挾電，或有賢而貴者，其告我也哉！《簞窗集》卷三。

送朱生序

曩歲評吾鄉術士，其精者曰朱君。朱君起書生，往來皆里社之俊，故其名奕奕在人上，不以其貌廢也。嘗過余，道禍福極款洽，余喜爲賦詩。自是十年不相聞，去歲竊末科，他術士紛來賀，又弗覲君面。意其頡頏不屈，否則諱其功，而厚自匿也。然聞其貧甚，自放於相如滌器之側，心甚憐之。抑豈徒能言人之命，而獨遺其身邪？春雨相過，理舊話，若一夢。其憔悴樸訥猶故，且曰：「有子矣，視君之子之命，果有立，則君之命未爲不過也。」因書此語，俾刻諸家塾。《篋窗集》卷三。

重贈陳良夫序

余曩爲陳君作序，序百餘言，言其術之驗於余者爾，其驗於人者未之悉也。試吏青田，君扁舟往還，尤熟，叩其術，精於前者更十倍。水心先生復次對，盧子高、葉季重預薦，陳漫翁得近祿，應、魏二太守拜罷，何元樞薨，杜晦之死，余弟良卿喪耦，皆明指日月不差。他若此甚衆，書其顯顯以告知者。嗚呼！術士東西南北，取人厭多矣，余於君不惟不厭，且日益敬愛之。離則愁，合則喜，以余之寡合，與君之不苟合，而其合如許，此未易與俗人言也。庚辰二月上澣，再書於篋窗。《篋窗集》卷

三

贈周生序

周生自言有母耄甚，倚其術以活。其營營四方，菽水外無他願也。術士滿天下，罕有知此論者。昔嚴君平卜筮成都，與人子言依於孝，周生豈徒言而已，其允蹈之者歟。陳耆卿。《簞窗集》卷三。

贈三衢葉生序

日者以金木水火土牽率附會，訂人之吉凶、死生，其中者十無二三，世率惑之。告以富且貴則喜，貧且賤則悲。由是日者揣顏色，進軟熟語，姑以攫利而止。世雖知其難信，復不能不信，問者常駢肩也。夫富貴貧賤，固有命，然君子罕言焉。今夫仁義禮智，得非天所以命人者邪？修其身，仁義禮智無歉焉，貧且賤不恥也。不修其身，仁義禮智缺焉，富且貴濫也。人不遠恥而師濫，以故聞命之不善則變乎色，其身之不善則安焉。吾固知其惑也。今天下恥不富貴者何限？葉君苟徒以富貴悅之，是誑也。繼自今，稍放於仁義禮智，則幾矣。君其行。《簞窗集》卷三。

論孟紀蒙序

嘉定四年

天下不知凡幾書也，而能盡天下之書者，則莫若《論》、《孟》。《論》、《孟》非能盡天下之書也，能盡天下之書之理也。夫誦說有限，而理無窮，獨不見夫萬斛之泉乎？汲者愈衆而來者愈不已也。學者之從事於斯也，苟不以身體之，以日用推之，而徒耳剽目掠、唇商齒推，欲以明理，理不明而反晦。譬之遠道，聞其遠者，未必真知遠也，至於足履之，則知遠矣。又譬之美味，聞其美者，未必真知美也，至以口試之，則知美矣。學者讀聖賢之言，而無體驗發明之益，則身自身，書自書，縱千萬言祇益爲贅，其何以修己治人，放之四海而準也？予少讀《論》、《孟》，未知其所以讀，逮長知所以讀，而未得其趣。憂患後，屏居杜門，乃始深玩而精索之。其初也懵懵然，其後也汨汨然，又其後也洋洋然，蓋所謂以身體之、以日用推之之驗也。大而天地、山河，細而一飲一食，無不往復省察，動靜思維，故其熟也，頗覺身與書非二物。目之在書也，書之味固不加多；其不在書也，書之味亦不加少。坐焉書也，立焉書也，凡百語默作止無非書也。嗚呼，予之從事於斯也久矣！其得於心者本不可以言語傳也，而或不免於言，亦姑以誌吾見之所至而已。乃錄而藏於巾篋，命曰《紀蒙》。俟予見或日進，蒙或日開，將刪續而是正之，非敢以是爲至當不可易之說也。或曰：《論》、《孟》之說，自魏晉以來，枝分蔓錯，亦浩汗已。迄于我朝，諸老先生然後論定。由今視之，至矣、盡矣，子之饒饒，

果有以甚異乎諸老先生之說耶？曰：予非有甚異乎諸老先生之說也，然取足於諸老先生之說而中無得焉，予亦不爲也。訂於諸老先生之說以會其歸，反於吾之心以求其實，如斯而已矣。程子曰：「解經不同處無害，只大體貴相似耳。」此諸老先生所以教也，敬以是謝子之問。嘉定辛未仲冬望日，天台陳耆卿序。《篋窗集》卷三。又見民國《台州府志》卷六六。

論孟紀蒙後序

予既作《論孟紀蒙序》，尚懼學者求之汎濫，而未識夫大旨也，又從而推明之。大旨謂何？仁義是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使仁義常明，則孔孟之言不必行矣。孔子罕言仁，而孟子兼言義，夫豈苟以爲異，亦各有攸當耳。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天地以仁爲生物之心，而人亦得之以爲心。所謂五常之本，大而無所不包者也。惟其大而無所不包也，故人罕能之，而孔子亦罕言之。觀當時學者之問，咸有輕夫仁之心矣，而孔子未嘗輕予也。問仲弓，則曰「不知其仁」，問由、求、赤，則曰「不知其仁」，問子文、文子，則曰「未知焉得仁」，極而至于顏子之好學，亦止曰「三月不違仁」而已。嗚呼，使當時學者知聖人不輕予之意，孜孜焉，矻矻焉，去人欲而還天理，則仁之道可以歷階升堂，而馴入於闕奧。是罕言者，所以深言之也。雖然，孔子未言仁之爲何物也，自孟子以仁爲人心，而仁之道明。夫明仁之道者，孟子也；洩仁之蘊者，亦孟子也。且何獨言仁，併與義而言之

矣。孔子不言義，以仁而包義也；孟子兼言義，以義而證仁也。孟子既言夫孔子之所罕言，而又言夫孔子之所不言，豈其得已哉？蓋以時人不知義故也。告子，孟子之高弟，而猶以義爲外，非惟不知義，且不知仁。故孟子兼言之。七篇之中，多正義之說也。義之說明，仁之說亦明矣。嗚呼，學者其可不求《論》、《孟》之大旨乎！知仁之一言，則足以悟《論語》之書，知義之一言，則足以悟《孟子》之書。又知仁可以該義，而義可以證仁，則可以兼悟《論》、《孟》之書。若夫舉一而廢一，通於此而不通於彼，奚其悟？學者詳之。臘月朔日，後序。《篋窗集》卷三。又見民國《台州府志》卷六六。

隘軒先生文集序

端平三年三月一日

於時隘軒年八十一，而五經始論；後三年五月，孫若水始袖畀予；又二月，始完領他述，蓋予郡補官需之明年也。初若水來，予問尊翁壽幾何？飲食起居若何？娛老以何？若水謂「年及耄，匙飯不滿掬；觀書每薄夜半，倦劇，引榻；天未雞，朗吟《五經論》一過；曙即起。外是無旁娛。」嗣予得《論》讀之，綿深婉澹，文有漢風，內宿聖賢氣象。《易》、《詩》、《書》尤迴透佚前輩，非真見到者不到也。若水又謂「《論》既成，他述隨以板。板二年，印帙甫三，一自畀，一大田，今一先生。我祖于此訛矣。」予觀《經論》數千言，十不集中一，隘軒自叙，獨此介介，他述冷莫掛語，疑不彼重，或不精。及層掀統玩，意弗痕，句無鏤，古腴天況，大略如江潭未波，而淵然之神固在，知非不重不

精，而精重有大彼者，聖人書，敬齋緒也。既大之，宜不老不著，不人不畀，訥著則訥畀矣。《論》如許，他述可徵也。隘軒，車氏，名似慶，表石卿；敬齋，其先人；大田，其友人王德父之里。端平丙申三月朔，貧窗陳耆卿序。《貧窗集》卷三。又見《三台文獻錄》卷七，《赤城後集》卷二七，光緒《黃巖縣志》卷二八。

赤城志序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踰萬里，縣不登萬戶，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爲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更數百守而闕亡以紹，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有守四人，嘗廛其力于斯矣。如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類鞅掌不克就。最後黃公留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焉，會黃去，匆匆僅就，未備也。束其稿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以命余。于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采益之。既具，余爲諗沿革，詰異同，劑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于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爲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于今也。或曰：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慨述吏道，以爲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謂之不急。夫豈

惟學哉！語以圖牒，非不急之尤者邪？然而莫奧于圖牒，莫渫于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今公之爲政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于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于君子所急者，尤惓惓焉。用能以半載之間，紉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厯。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牒爲然，天下事皆然。《篋窗集》卷三。又見《赤城集》卷一七，《三台文獻錄》卷七，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三，《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六，《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一，《皕宋樓藏書志》卷三〇。

篋窗集自序

予八九歲學屬文，十二入鄉校，先生長者以其粗工舉業，亟進之，他未知學也。已而杜門銜恤，去秋賦遠甚，始得肆其力於古今。如登崑崙，璆琳璫璜，爛目萬狀，欲與之敵，而應答不暇，於是知作文之難。詩咏性情，非有感觸不作；他文雖強作，亦不多見。四六之浮，至於家臯夔而人稷契，讀之欲嘖，予心病焉。會四五郡侯連以牋翰爲囑，辭不獲命，涉筆無休時，今數之不啻千百矣。予三十五竊末第，人視之未爲甚暮，然老態先白，卧病日十九。或謂予技癢，役其形而然，予思之誠是也。獨以疇昔勞瘁，不忍付之埃土，擇其粗可予懷者，錄藏之。今而後，當涵浸乎義理之學，詞章之習不惟不敢，亦不暇。姑志吾過，以諗來者。嘉定六年寒食節〔一〕，陳耆卿序。《篋窗集》卷首。又見《善本

書室藏書志》卷三一，《甬宋樓藏書志》卷九〇，民國《臨海縣志》卷四〇。

〔一〕嘉定六年：按文中自云「予三十五竊末第」，即嘉定七年登第，不應先一年有此序。疑「嘉定」乃「紹定」之誤。

何澹小山雜著序

昔蘇公洵論文，取象於《易》之《渙》，而曰：「非能爲文也，不能不爲文也。」又曰：「此爲天下之至文。」夫至生於能，不以能爲爲至，而以不能不爲爲至。則是以粗鹵爲妙，牽勉爲奇，幾於淺視文而教人以易矣。然天下之至顯者理，而鑿之者晦；至近者事，而隔之者遠；至和者情性，而撓之者不平。惟不平，故不正。於是以粹易明白爲陋，而以詰屈聱牙爲古焉。夫古非詰屈聱牙之謂也，而學古者持之不置，至鑄鍊琢削以求之。求益工，見益左。蓋彼自謂其能爲爾，詎識所謂不能不爲者哉？故觀文殿學士何公，少負軼才，落筆驚豪雋。自其試禮部，試秘府，辭駛若流水，義皦如揭日，蓋天下誦之矣。其後在禁路，在政途，在帥垣，在祠館，憂哀娛樂，靡不於文發之。其篇章曠而清，其銘碣典而潤，其記序婉而富，其箋翰妥而熟。蓋有能爲之實，而又有不能不爲之思，以故言文者紀焉。夫癯之中貴有腴，平之中貴有味，約之中貴有度，直之中貴有體。公之文雖號粹易明白，而非若

他人之謫帥膚露也。蓋囿巧於樸，而寄勇於閒暇。辭之所至，意亦隨之，其斯以爲賢歟？余記昔登公門，公七十餘矣，而片語不命客，短櫬手自書。間與余評文，余應曰：「掀波駭浪，不如安流。峭岸孤峰，不如平陸。」公首肯以爲至論。後十五載，始得公全稿於其季子嘉禾郡丞處信。啓誦悲嗟，知公已不見，而可見者止此。徵序，不敢辭也。公名澹，字自然。世謂公之文，稱其名與字云。端平改元五月日，朝議大夫、將作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考功郎官、兼魏惠憲王府教授、臨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陳耆卿謹序。《永樂大典》卷一四五四五。

題陳工部謝寺丞送魯君遠遊詩後

魯君秉禮氣豪，窮刺骨，每每以其高堂菽水厪肉食者之憂，觀陳、謝二公相與推拔振業之意，爛盈篇什，末後一轉語，咸知其有母在也。今母死無以葬，又將浮淮泛浙，指好義者以爲歸。夫以親累人，孝子也；以人之親爲己累，賢大夫也。彼回環征塗，叩人戶不厭止，於身之困，妻子之迫，人猶哀之。如君者，其有極邪？然則哀其親於生，孰與哀其親於死？持是以告今之君子，謂使二公專美，吾不信也。陳耆卿題。《簞窗集》卷七。

又題思濟兄詩軸

從事叔祖以文章道德伏一鄉，咳唾落紙，人寶之，踰連城壁。自恨生晚，不克請三昧，猶記童時，吾父挾以見，摩頭謂曰：「寥寥吾族，汝勉哉！」耆卿書紳不敢忘。叔祖歿，父且即世，小子益無以嗣，誦遺言面熱。環顧城南族譜，誰共奮哉！叔祖一子，死布衣，有孫三人，長字思濟，余兄也。每來自金鰲，必相訪相勞苦，余感且嘆，而未及一見其文，余心慊焉。暇日至止，言曰：「吾欲觀弟近作，何如？吾亦有一編，今藉手。」出諸袖中，光采陸離奪目，再拜，效白圭之復見。其紙有盡而波瀾無窮，然且穿穴理道，意態橫發，宛然叔祖不死也。人情狎晦而驚昭，見兄狀貌不踰中人，而語言若不出諸口，則遂以爲庸人者有之矣，孰識其胸中之浩浩者然也！夫不弛不張，不抑不揚，世而無君子也則已，世而有君子也，吾兄其庶幾乎！耆卿賀叔祖之有孫，而自賀其有兄，於是乎書。

《簞窗集》卷七。

又題葉子春詩

昔人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語未易道也。子春文不注思，但自襟府流出，其飄拔處如空中

火雲，如平坡上孤峰屹立。使句句皆然，人驚且走矣。昔人又曰「新詩如彈丸」，夫彈丸者，非以其圓且熟邪？文有根有條，有葩有實，釀而後發，瀦而後決，久之則縱筆所鄉圓且熟，莫加焉。蓋不求驚人而人自驚，此古人之要訣也。前年冬，子春請余題其畫，不果，今題其詩。《簞窗集》卷七。

代跋錢君韻補

龜圖鳥跡，漆書石鼓，其狀幽眇譎奇，人所罕見，亦人所難通也。乃若目於斯，耳於斯，習其畫而迷其讀，非陋歟？韓退之云：「凡爲文辭，當多識古字。」夫多識古字，未足爲文也，然不識則無以爲文。今六經之字，豈必盡古，學者例以監韻爲師，監韻所不載，不之味也。溪南錢君，味乎世之所不味，旁羅周挾，根括蔓引，足以鳩斲紉闕，與前人分功。甚矣，其志完而力富也！其老猶爾，而況其壯之日哉！余與君別三年，吏氛壓首，覽卷心目爲開，頗恨路遠，不能效漢人載酒之間，而徜徉其間也。《簞窗集》卷七。

又題雪巢贈林逢吉詩

雪巢詩芬薌一世，其故舊老蒼如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楊待制廷秀，洎一時名勝，皆拱手側

足立門庭，可謂高矣！晚友逢吉，顧莫逆驩甚，前修肝膽相投，冰泮水落，豈論夫輩行之先後、年齡之稚壯哉！余曩觀逢吉詩，如柳逗午風，花肥春雨，使人依依不舍。今讀此老所贈句，知根蒂有自來矣。因閱諸公跋語，隨喜讚歎。陳耆卿題。《篋窗集》卷七。

天台集別編跋

《天台集》，林君師點編也。先是，李侯刊之郡齋，今其子表民又會粹得百篇，搜奧抉奇，殆無遺恨，可謂能廣父志者。會齊侯好古如李，乃續刊焉。今而後遂成完書矣。陳耆卿題。《天台集別編》卷末。

全宋文卷七三二七

陳耆卿 七

策問一

問：公議，國之元氣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人共之。謂可言者止於公卿大夫，私也；止于士，亦私也。故古之世，不獨士傳言也，而工瞽有諫焉，庶人有謗焉，商旅有議焉，此世之盛也。而孔子乃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古之議非歟？夫議有兩端，顯白是非，冀以轉聞而藥時病者，議也；潛摘可否，藉以排擊而快己私者，亦議也。中古以降，庶人蓋不議矣。不議者，非不能議，不敢議也。豈惟庶人不敢，士亦莫之敢矣。雖然，庶人不敢議，猶可言也；士不敢議，不可言也。士者，公卿大夫之階也。士不敢議，則等而上之，豈獨士哉！漢集議，古意也，然亦下至博士、議郎而止，未嘗及士。至於鹽鐵一事，發言盈庭，而卒定於賢良文學之口。此非可爲漢家賀者歟！夫爲士者，不自鄙其卑，而能盡言以屈公卿；爲公卿者，不自抗其尊，而能虛懷以屈于士，是誠可賀

也。論者則曰：朝廷之事，決於公卿則順，決於士則逆。是則何異坎蛙之見，而亦豈識古聖賢公天下之慮哉！國家養士以太學，非徒養其文也，亦所以養其氣，而爲公卿大夫之階也。其氣直，則其言隨之。政和、宣和之交，慶元、開禧之際，其言不輟，其氣不沮，雖少晦於雲霾之侵蝕，而卒大明於日月之呈露。憂治世而危明主，其古意邪？其亦有所激而然邪？夫公議在學校，或以爲不若在朝廷也。然非朝廷之有公議，豈能來學校之公議乎？然則，學校之公議，即朝廷之公議也。求言如求醫，進言如進藥，特未知今日之事，病果安在而藥當何施？學校之言與朝廷之所施行者，同邪異邪？抑跡若相反，而實所以相成邪？昔鄭人議於鄉校，或欲毀之，而子產不可，且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一國猶爾，而況於四海之大乎！充子產之說，則說者益衆，所以爲吾師者益廣。患不言爾，不患其多言也。諸君其並考古今以對，亦欲因諸君之言，以占諸君之氣。

《簣窗集》卷七。

策問 二

問：士莫難於義理之學也，義理之學莫微於心與性。心與性，人之所有也，而以爲微，何也？《魯論》一編，萬理森列，而心性之說略焉。自言「從心」，而不言心之爲何物。子貢又謂「其言性不可得聞」，其果然乎否也？夫以其稟是理謂之性，以其攝是性謂之心。心與性，非二物也。而又非有

二道，曰「正心、治心」，曰「率性、盡性」，此皆判而言之也。合而言之，莫詳於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夫先盡而後存邪？存而後能盡邪？先知而後養邪？養而後能知邪？言心而至於言志、言氣，言性而至於言情、言才，竊謂其昭揭端倪，抉露關鍵，裨往聖而開來學〔二〕，天下萬世，莫強焉。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則是志與氣析爲二矣，而又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果二邪？曰「氣配義與道」，則是氣與義合爲一矣，而又曰「是集義所生」，果一邪？既曰「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則是情亦善矣。性與情果皆善，則何爲而有性情之別邪？《易》言利貞性情，《詩》言吟詠情性，古人固亦合而言之矣。析而言之，果昉於何時邪？既曰「情可爲善」，而又以不善爲非才之罪，則是才亦善矣。情與才果皆善，則又何爲而有情才之別邪？程子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夫氣有清濁，則才有善不善矣。而孟子顧以不善爲非才之罪者，何也？豈程子之所謂才，與孟子之所謂才，名似而實不同歟？夫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悠悠千載，先覺者幾人哉？志、氣、情、才之說不明，則於心性之學，亦必有差之絲忽，而失之丘山者，願相與評之。《篋窗集》卷七。

〔二〕往：原作「性」，據文意改。

策問三

問：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自昔聖賢，轉相授受，以標的萬世，非不能運奇於常智之外，而終不敢也。蓋以釐黍之過，即尋丈之誤。異端曲學，初亦學聖人，而其終每每冰炭者，未必皆不及之弊，亦多有過之者爾。堯舜禹曰「執中」，所謂「精一」者，執之之方也。湯亦執中，而不曰精一，湯果何道以執之邪？至於箕子，則不言「中」而言「極」；至於孔子，則既言「中」，而又言「庸」；至於子思，則既言「中庸」，又言「中和」。極與中固無異旨，言「中」而又言「庸」者，豈以「中」之一字爲未盡，而必繼之以「庸」邪？言「中庸」，而又言「中和」者，豈以「庸」之一字爲未備，而必易之以「和」邪？或曰以義理言之，則曰「中庸」；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果若是，則天下之義理，安有出於性情之外者，而必易「庸」爲「和」，何也？既而言「君子時中」，則非惟不言「和」，且不言「庸」矣。豈「中」足以該「庸」，「庸」不足以該「中」邪？「時」之一字，最善名狀，天地、聖人，同此而已。知執之說，而不知時之義，則有非所當執而執者。是故有以用鯨爲中，有以殛之而爲中；有以封管、蔡爲中，有以誅之而爲中，此時也。知所謂時，則雖有不盡執者，而亦無害其爲善執矣。不然，則子莫執中，宜足以上繼堯舜禹，而孟子非之，得非同其執，而不同其所以執邪？洪惟皇上聰明慈儉，淵懿冲默，凡所以根諸宮庭、枝葉諸海宇者，固未嘗有過不及之處。屬者

建議之臣，恭耳聖訓，而竊窺聖心，深以爲有得於精一之傳，執兩端而用中之旨。至論今日治效之未古，則終歸於力行之論。蓋中者，理也；力行者，誠也。固嘗反覆子思之書，實綱領於「誠」之一字。夫自形則著，衍而達之明動變化之詳；自不息則久，充而極之悠久博厚高明之盛。皆力行之功用也。故論其極，可與天地參，而何治效之足云哉！然則吾皇之心，非短於誠也，而廷臣猶以爲獻，其過計邪？抑所以運量而恢廣之者宜有良藥邪？諸君其併考堯舜禹以來執中之說，擇其切者以對。且言今日力行，其何所從始？有司將別白以聞焉。《貧窗集》卷七。

策問 四

問：仁，何物也，孔子罕言之，得不以其遠且大故歟？然以其遠且大而罕言之，無傷也。天下之人則曰：彼聖人猶不言仁，吾可以不言仁矣。舉天下不言仁，仁之道不已晦乎！嘗論仁之道猶元氣，元氣之運，生生職職萬物同此鑪錘也。信若是，則孔子之答仁，奚其異夫？異於諸子，猶可言也。樊遲一人，而三問則三其對，仁其若是煩碎乎！然此皆告之以仁之方也，許以仁，則未也。問仲弓則曰「不知其仁」；問由、求、赤，則曰「不知其仁」；問子文、文子，則曰「未知，焉得仁？」同耶，異耶？許顏子以「三月不違」，是三月之外，猶有違時也，是未實以仁許顏子也。而至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不以許顏而以許仲，何耶？謂管仲以功，則是以成敗論人，而未必孔子之意也。孔子

未嘗言仁之所以爲仁也。至孟子，乃詳言之曰：「仁，人心。」曰尊爵，曰安宅，所以狀仁者，惟恐其不白。是則與孔子異趣。豈其樂言乎孔子之所不言歟？抑孔子之所未言而正望孟子發之歟？不特此也，孔子罕言仁，而孟子兼言義，孔子顧不能言義耶？謂仁義一途，則孟子又何言仁義耶？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學之宗也，不言仁義，則何以學？願聞其說。《貧窗集》卷七。

顏子論

學貴實，心貴虛，不虛則不實矣。是故學者必有所不受，而後可以大受。鑑之明也，惟其不受塵也。惟其不受塵，故能受物之照，不然，則既染於物，若之何受物哉！學者之從聖人，亦欲受斯道也。游處并合，非道不親；請問辨說，非道不陳；探玩修爲，非道不思不行。夫豈不欲受斯道，而卒又莫之受，何也？其中先有所受故也。夫子，道之至也；顏子，受道之至者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是顏子能受道矣。夫諸子之在聖門，其問聖人者比肩，其受教於聖人者比肩，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辨、或愠、或譏，故雖以聖人加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顏子獨何爲而終日不違？又何爲而無所不悅耶？此非顏子之自異於諸子也，諸子之心不虛，而顏子之心虛也。夫心本至虛，而有欲則不虛。顏子之虛本於克，克則無欲，無欲則虛，虛則見天。故夫子以天授，顏子以天受，形神交映，骨脉俱融，宜其終日不違而無所不悅。

也。諸子非不欲悅也，不能也。顏子非有心於悅也，不期悅而自悅也。夫豈必言而後悅，未言之前固已悅矣。未言悅其道，既言悅其言，故顏子之於聖人，可以言而亦可以無言也。夫其所以至此者，皆自其心之虛者得之，不虛，則方寸之內皆私欲也。吾困於私欲不暇，而何暇於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爲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爲之，而不能不倚於偏，亦私而已矣。故爲惡之私易見，而爲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既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爲高，惟顏子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焉耳。夫必於行者，私也；必於藏者，亦私也。顏子之心無私，故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惟其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其藏也非隘，其行也非肆，此顏子所以幾於夫子，而閔子所以不若顏子也。夫其斂形抱影，於陋巷之間自樂，疑若無此世矣，爲邦之問，何勤如焉？然則陋巷之間，未嘗無高宮廣廈也。此顏子之所以幾於天也。天下之以陋巷觀顏子者多矣，不以陋巷觀顏子者，顏子之徒也。《篋窗集》卷一。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五。

曾子論

悟道者以真見，體道者以真力。力之至而見不與之俱，是有四肢而無目也；見之至而力爲之憊，是有目而無四肢也。雖然，人以目爲見，而不能見乎目之所不見；人以四肢爲力，而不能力乎四肢之

所不力。夫是以必貴於真見，而且貴於真力也。夫真力養於百年者也，真見發於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噓吸之間可也；豈惟百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道之不易，以其所謂得於一噓吸者爲妙，而於天地相終始之說則悶悶焉。夫是以崇見而黜力，力之不勝，而見亦錮矣。忠恕者，曾子之真見也；弘毅者，曾子之真力也。夫曾子以一唯而代萬夫之賸說，則其見亦卓矣，何懼乎學之不竟，而徒致其力哉！吁，此曾子之所以爲善學而獨得乎聖人之髓者也。曾子嘗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忠恕者，曾子之所知；而弘毅者，所以行之也。弘毅之不足，力之不至，則雖以曾子，能無憂乎？故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死而後已者，不死則不已也，非所謂與天地相終始者歟？蓋天下之大而難致者，莫如仁；而其近且易入者，莫如孝。曾子以孝行仁者也，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於是求之，可以爲近矣。而猶曰「遠」焉，猶曰「死而後已」焉，則學之不如曾子者，其可以已乎？見之未及乎曾子者，其可以已乎？嗚呼！使簣而未易，吾知其猶未已矣。使手足而未啓，吾知其猶未已矣。簣已易矣，手足已啓矣，從而已之無愧也。雖然，曾子可已也，曾子之道不可以已也。後曾子者，能爲曾子之孝，則曾子常在目矣。能爲曾子之弘毅，則曾子亦常在目矣。聖門諸子之末流，皆未免有弊，而惟曾子獨無弊，得不以真見、真力也哉！或曰：以曾子之力，較之顏子，則何如？曰：「既竭吾才」，則顏子亦嘗用力矣。然顏子之力，施之未見之初；曾子之力，則持之既有見之後也。是故未見卓爾，則顏子之力可施；既見卓爾，則顏子之力不可施。非不可施也，施之之至，而將造於不施之地也。若曾子，則無時而不施矣。其所以然，則

以見之未及顏子故也。此所以操之、執之，期於死而無斃歟？曾子始終用力者也，顏子始用力者也，孔子不假力者也。學者未能如孔，則學顏可也；未能如顏，則學曾可也。《篋窗集》卷一。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五。

朋黨論

昔讀《魯論》，至君子小人和同周比之際，未嘗不太息也。和近於同，然和有安輯之意焉，同則迎合而已爾。周近於比，然周有普遍之意焉，比則阿黨而已爾。果若是，《易》有《比》有《同人》，何也？曰：聖人非惡於同與比也，惡其苟也。夫均爲同與比，而所以爲同與比者不齊焉，是故同于門則無咎，同于郊則無悔，而同于宗則吝，比自內則正吉，外比之亦正吉，而比之无首則凶，然則同與比未可盡黜也。世或因《魯論》之語而盡黜之，繫《易》非孔子乎？昔九官相遜，而至於四岳薦鯀則弗成；三千臣惟一心，而至於周公與召公則不悅。天下不以四岳爲同且比，亦不以召公爲不能同且比。夫以岳比鯀誠不可也，以召公比周公，何不可者，而莫之比，何也？至後世而朋黨之事起，小則亡身，而甚則亡其國，其所謂同與比者，非復雜乎《大易》之所許而已，純乎《魯論》之所嫉矣。無望其爲周公、召公，而視四岳之與鯀，又大有逕庭矣。吾不知曰同、曰比、曰朋黨，是三者，其果異邪？抑名異而實相近邪？由後世觀之，朋黨非矣。而前輩又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但當去小

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此又何也？日者抗疏之臣，憫士大夫心術議論之偏，而預爲吾國之慮，亟聞宸宸，求風厲一新之，且曰仇隙既開，將成黨與。至哉，斯言！蓋欲折木於萌芽，而障隄於涓滴也。然吾有疑焉，所惡於黨與者，謂其各務立異以求勝也。然事難苟異，亦難苟同，今將絕其立異之私，則必流爲苟同之習。異，則一是一非，猶有擇焉；同，則無是無非，愈難執焉。夫至理如圓鏡，其不明者有以翳之也，去其翳則明矣。然則所以爲至理之翳者，非私乎？但絕其私，而毋較其異同，庶幾與古聖賢之言合矣。《篋窗集》卷一。

張耳陳餘論

君子重信義而輕利害，利害非可輕也，蓋以信義爲重，則必以利害爲輕。事君處友同此道耳。耳、餘之起，首從陳王，既從陳王，則終其身可也。未幾怨其不大用己，遂導武臣以自王於趙，則耳爲丞相，餘爲大將軍矣。自是而後，甘心於趙王可也，邯鄲之變，借曰無所措手，亦何愛一死，不以致臣節於王哉？乃以一時之計，僥倖免禍，復相趙歇。其相趙歇，猶夫武臣也，猶夫陳勝也，利之所在，雖一日而十易其主，不以爲怪，豈但三乎？觀二人初相結時，號刎頸交，自鉅鹿之後，則若與之不共戴天矣。趙王，餘之君也；耳、餘之同列也。鉅鹿之圍，燕、齊、楚之救兵至焉，餘獨高卧而不恤，可乎？借使力弱而死於兵，亦當然者，士君子之行事，固不計成敗也。此隙一開，更相仇惡，餘

一解印綬，耳遂從而收之。耳一爲常山王，餘遂結田榮以襲之。餘一爲代王，耳遂輔漢以擊死之。大抵一迫於利害，無所不至。疇昔刎頸之言，能復記否？韓退之誌柳子厚墓云：「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忍背負，真若可信。一但臨小利害，僅如毛髮許，反眼若不相識，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吁，其耳、餘之謂歟！雖然，泚水之斬，耳誠薄義，究其源流，則亦餘有以先之。二子又不爲無辨。《簞窗集》卷一。

韓信論

鷙鳥百，不如一鶚。高帝諸將固多，其所與取天下者，實一韓信耳。大才不可小使，漢之連敖、都尉，與楚之郎中，相去幾何哉？此蕭何之薦韓信，非大將不止；而信之見用於漢，非大將不就也。大凡料事在識，處事在謀。信之識，見於登壇與帝答問之時；而其謀，見於請兵三萬人之日。夫信嘗事羽，事羽非不欲佐羽也，顧羽非可佐者耳。其言匹夫勇、婦人仁、怙威背約等事，及高帝所以寬仁得人心之大略，真如老吏鞫囚，彼曲此直，較然如日，不待垓下之戰，而勝負已判矣。此信之所以捨楚歸漢也。從信之策，定三秦矣，自高帝彭城置酒之驕，而其事幾敗。蓋是時欣、翳已降楚，而齊、趙、魏亦皆與楚和矣。非信發兵與帝破楚京、索，而以身下諸國，亦曰殆哉！夫滎陽、京、索，乃漢與羽相持之地，而諸國之下，專藉信力。前輩謂韓信將兵，惜不與項羽一戰，不知信以不戰戰羽，而

帝以不用用信。夫欲拔大木，不先去其枝葉，則根本亦未易搖。楚者根本，諸國者枝葉也。故信專爲帝一意下諸國，以孤羽之援，而帝獨與羽相持於滎陽、成臯，以扼羽之衝，然後羽可圖。蓋非信無以下諸國，有信而不使之下諸國，帝雖與羽相持，其氣索矣。是信之所以有功於帝者，正在於不與羽戰，見得有區畫處，未可以爲疑也。然按《史記·帝紀》，垓下之戰，信未嘗不與，其云「淮陰侯將三十萬，皇帝在後。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則信之在戰明矣。其所以在戰不利者，非必誠不利也。信之兵用奇，疑兵下魏，拔幟下趙，水囊下齊之類是也。其所謂不利者，安知其不陽敗陰誘，而因以權破之哉！是信未嘗不與羽戰也。夫前此不與之戰，而今與之戰，何也？曰：已下諸國也。諸國未下，則一力於諸國，而未暇及楚。諸國既下，則可以併力於楚矣。要皆有深意也。雖然，信之智，能謀天下，而不能謀身，又何歟？帝之取天下，雖不可一日無信，亦不能一日不疑信，惟其不可一日無，故不能一日不疑也。人謂帝之疑信，始於齊王之封，而終於固陵之會。以予觀之，奚特此時哉！自其請兵三萬，籌筴了了，帝見其處天下事若几上肉，心雖喜之，亦甚畏之矣。一下魏、代，即收其精兵，詣滎陽，惟恐其兵之多，此一疑也。下趙、燕，則晨自稱漢使，即其卧奪之印符，惟恐其權之固耳，此二疑也。至於請爲假王，而繼以真王之命，則其疑遂成。至於固陵不會，則其疑遂深。前二事，帝猶能制信；後二事，則帝不能制信，而反爲信所制。封齊割地之時，帝之心已勃勃乎不可遏矣，特勢未可耳。故項羽一死，即奪齊而與之楚；變告一上，即奪楚而侯之淮陰。蓋將以奔走之、馳逐之，使不得一日無事以嬉。當是時，帝既疑信，

而信亦不堪其困，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雖欲不誅，亦不可得也。嗚呼！信不反帝於羣雄角逐之時，而反帝於天下既定之日，壯關蒯通，老從陳豨，固可罪，亦可哀矣。向使帝也稍錄舊恩，略鋤新忿，推誠而復王之，未至有末年無聊之舉也。蓋惟疑之甚，故去之亟。信不去，帝不得高枕而卧。嘻，其甚哉！《簣窗集》卷一。

全宋文卷七三一八

陳耆卿 八

酈食其論

論天下之事易，識天下之勢難。陳留、敖倉，地要粟多，蓋漢初緊切之處，不先據此，則本散而易潰。酈食其力爲帝言之，就二者論，則陳留爲小，而敖倉爲大。入陳留，所以謀秦；據敖倉，所以謀楚。秦易破，故陳留之入，不旋踵而至霸上。楚難搖，故敖倉之守，必至於屢歲而不決焉。然當是時，楚兵甚強，漢勢尚弱，漢之得以制楚，而楚之猶有所忌於漢者，敖倉之力也。不然，則楚固得以氣喝力恐，直擣其虛矣。其後彭城之敗，韓信既收兵來會，則亟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成皋之挑戰，大司馬咎、長史欣一自剄，則復取成皋、軍廣武，取敖倉食。是知敖倉，漢之命，一日無敖倉，則一日無漢。高帝智不及此，食其實有以發之。下齊之策，尤爲雄偉。其剖判楚、漢曲直，理亦甚明，宜田廣之俛首順聽。然不免使韓信之襲齊，而至於受烹者，明於謀漢，闇於謀己也。夫信於是

時，虜魏豹，下趙、代，斬陳餘，降燕王，威靈所加，易於破竹。所未下者，獨齊爾。蓋以其國大勢強，謹之重之，而未容輕發也。食其一旦以片語下之，己之所躊躇而不足者，人乃神速而有餘，則信亦無以取重於漢。雖欲不襲齊，蓋不可得。食其亦惟知己之辯可以折齊，而不知信之詐足以賣己，是以就烹。嗚呼！先下齊者，食其也；後襲齊者，信也。使食其之言未入，則齊之備固未懈，而信之兵固未可向。發蹤指示者烹，而因人成事者王，事之有幸不幸如此哉！然則食其固可念，而信亦可恥甚矣。《簞窗集》卷二。

陳平周勃王陵論

誅諸呂事，是王陵者非平、勃，是平、勃者復非王陵，要皆一偏之見。大凡人才固要相濟，高帝遺命，必欲以平助陵，而又以平制勃，則平、勃之不可無陵，猶陵之不可無平、勃也。夫明大義當有正論，定大難當有沉幾。諸呂之王，高后未敢專決，而以問三子，其心猶有所忌也。使三子者括囊陰拱，無一語略攻其非，則是吕后忌三子，而三子乃以無可忌示之，一決藩籬，封王者豈特四人而已？故陵奮不顧身以爭之。高皇帝之神靈皦如天日，而吕后則竊者之夜行爾。陵死不恨，奪之相，何足道哉！然陵之術可用於陵，而不可盡用於平、勃。夫樊噲之憾，吕嬃之譖，吕氏磨牙於平、勃久矣，特未有以發爾。若又效王陵之爭，則以舊郅糴新忿，寧免於誅？縱不顯於此事誅，豈不能旁撫他故以誅

之邪？夫二子誅不辭也，爲漢惜也。或謂舉事計是非，不計成敗，使王陵以死爭，平、勃復以死爭，呂氏一日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天下之義士將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不知夫能死非難，處死實難。三子非不能死也，顧其時未可爾。蓋君子之死，有以有益於國而死，有以智力已竭無可奈何而死。諸呂雖王，猶有可圖；漢氏雖危，猶有可續。未畫一計，未施一術，而俛首以死，是適以激變稔禍爾，安在其爲能死哉！借使呂后未誅三子，而姑奪之權，今日陵謝病免，明日平謝病免，又明日勃謝病免。一人去位，則以呂氏一人居之，回環四顧，盡在掌握，漢之事去矣。且陵爭諸呂之後，退處十年，自杜門不朝請之外，有何巧哉！若二子效之，又可知矣。然則王陵未可非，而平、勃亦未爲不是也。平、勃雖均爲誅諸呂，而勃又與平不同。平性狡詐，故多避禍求全；勃性剛直，故多犯難不顧。文帝錢穀之問，平對勃不對；王陵背約之問，平對勃不對。對者未優，不對者未劣也。蓋平未當難時，善於自解，有急則委之他人。勃未當難時，辯不如平，有急則自任甚確。辯不如平者，少文也；自任甚確者，重厚也。故誅諸呂時，平嘗安徐，勃嘗急迫。平不入北軍，而勃入北軍，使北軍有變，則勃先及矣。平不論謁者，而勃論謁者，若不受，則勃先及矣。平專以難者遺勃，而自處以易。後來相位之遜，雖欲不遜，亦不可得也。勃知己之位在平上者，以功大爾。豈知所以犯帝之忌，而取捕逮之辱者，亦以此哉！然勃亦有以自取之也。遠權退勢出於己則善，出於君上之迫促，則已非矣。陳丞相卒，上復用勃爲相，亦以資歷功勞無以易勃故爾。要亦有不得已焉者也。十餘月而遣歸，則本心見矣。夫爲丞相不自抽身，而待其君之遣，則已可哂矣。爲勃之計，惟有深藏遠蹈，而被甲以

見守尉，果何爲者邪？借使漢家欲戮一退休之相，甲胡足以禦之？然則勃非能反者，特不學而愚爾。使文帝諒其愚，則自可以保其不反，逮治之事，何待薄太后提絮詰責而後止哉！故嘗謂文帝平生寬厚，惟誅薄昭、逮周勃二事最忍。然就二者較之，薄昭罪已著，則誅之猶有說；周勃反未明，則治之無名。世謂文帝能保全周勃，而宣帝不能保全霍光，以是爲優劣。不知諸霍之災，真有危漢之理，以勃之重厚無能，而又已謝事就國，氣象衰落，自危不暇，而何暇危漢？使帝無捕治一事，是真保全勃矣。既捕治之，則何保全之有哉！惜也，以帝之寬厚，而猶少恩若是也！《簞窗集》卷二。

樊噲論

漢初，勇士無如噲。噲之勇，無大於持盾入楚營，及排闥入禁中之事，戰伐不足道也。然持盾事足以脫帝之難，而重帝之信；排闥事雖足以解帝之惑，而亦足以招帝之疑。譬如家有悍僕，以之禦侮他人則可，若主有過直入其帷而諫之，縱曰朴忠，其主亦已畏之矣。高帝笑而起，其中以爲如何哉！此固疾時之譖所由入也。然則帝之欲殺噲，其豪壯強直，自可忌爾。《簞窗集》卷二。

盧綰論

人主之報舊恩，當厚以賜予，不當假以封爵。綰之與帝，不過曰生同日，居同里，及壯而學書相愛爾，初非有運籌帷幄之助，攻城野戰之勇也。以信、越之徒，勲績如許，僅得一王封，而猶關鑰隄防若寇盜，綰獨何爲而王？綰王，則凡帝布衣之交，其可王者多矣。白馬之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夫不可以無功而侯，況可以無功王乎！高祖善於律後人，而不善於律其身。異時四呂之王，安知其不以是藉口也！《篋窗集》卷二。

周亞夫申屠嘉論

讀《周亞夫傳》，見文帝所以重將之權；讀《申屠嘉傳》，見文帝所以重相之權。將相之尊次天子，將相不重則天子亦輕，此投鼠忌器之說也。夫以堂堂天子之尊，一入軍門，而使之按轡徐行，無異臣僕。寵一私昵，誰敢與君抗？而摧拉困挫，瀕於死而後釋之。人皆以爲二子之難，蓋不知文帝之所以爲難爾。有文帝則足以容二子，無文帝則二子雖欲爲二子而不能。夫文帝非不能自尊而卑將相也，顧其所以尊將相者，乃所以尊己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惟其謙，故有尊而

光之理；惟其卑，故有不可踰之理。世謂文帝之治尚寬，不知其振舉朝綱，尊強國體，精采凜然，銷姦褫惡，蓋有合於乾德之剛，而非懈怠縱弛以爲寬者也。景帝見識不明，故疑心一開，大臣不得展手伸足。文帝任亞夫，則景帝殺亞夫；文帝任嘉，則景帝亦殺嘉。二子在文帝時，如在天池；在景帝時，如在樊罟。非二子前後相反，時使然也。景帝之待二子誠失矣，而二子亦有以致之。大凡氣強無學，慮直少謀，未必不爲身患。宰相職業，以格心爲主，不以矯激亢訐爲功。以景帝之忌刻，二子無以化導融液之，而與力爭於事爲之末，則亦宜其扞格而不終也。況夫取箸之傲，未免以私情而虧公禮；悔不先斬錯之說，又未免以小忿而忘大敬。嗚呼，已伸者難屈，已亢者難下。景帝之不能容，亦文帝之能容有以致之耳。蓋惟二子得容於文帝，而遂以其事文帝者事景帝，其氣益張，不可收斂，則其死宜矣。觀此，不獨見文、景二君體貌大臣之輕重，而亞夫、嘉之相業，可以夷考矣。《篋窗集》卷二。

劉向論

劉向學術未醇，而心事甚正。其學見於事宣帝，其心見於事元、成。夫神僊黃金，乃秦皇、漢武之所以亂亡者。向以通達能文，應名儒俊材之選，召見之初，疑有正論裨益，而所獻者，淮南鴻寶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而已。名儒俊才果如是乎！推是以往，則所謂講論五經者，亦糠粃土苴爾。雖

然，不遇疾風，無以知勁草；不遇恭、顯、王鳳，無以知劉向。漢家宗室固多，其朴實爲漢者，特一向爾。惜乎其無沉幾深略也。何者？去小人之法，不在淺躁。方望之、堪、向等，同心輔政，其力强，其年富，可以有爲矣。是時恭、顯所以疑數子者，亦未甚也。使有沉幾深略以圖之，未必無成。奈何未白語泄，先受下獄免官之禍。其啓恭、顯之疑，一也。後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而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事體方有可回之漸，正宜緩以待之，奈何使外親上變事，復以此敗。其啓恭、顯之疑，二也。二疑之餘，更相仇敵，向等之忿恭、顯日力，而恭、顯之防向等日深。觀向之所以攻恭、顯者，專以災異，而恭、顯之所以攻堪、猛者，亦以災異。地動殆爲恭、顯，此向攻恭、顯之言也；以夏寒日青無光爲堪、猛用事之咎，此恭攻堪、猛之言也。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指正人爲邪，正不勝邪，則向等不能害恭、顯，而反爲恭、顯所害。望之死於獄，則失一援矣。堪死於瘖，則失二援矣。蓋望之、堪尚存，向猶得扳連以成事；望之、堪既死，則向雖獨抱忠腸，俛俛然何所依哉！探本窮源，則實向等始焉之輕發有以召之也。或曰：向之攻王鳳，非有所謂語泄之過，與外親上變事之非也，胡爲向之計終不行，而鳳之姦終不去？曰：不然。恭、顯雖擅權，未至如王氏之盛；而向之攻王氏，又無望之、堪、猛之助也。恭、顯之姦，本亦可去，向不能審其所以去；王鳳之姦，既難於去，向亦終不可得而去。此理之必然者也。大抵去姦之事，出於上則易，出於下則難。以元、成之蔽於恭、顯、王鳳，如彼其極，向等欲以口伐代斧鉞，難哉！鳳之用事既甚於恭、顯，而成帝之孱弱，復甚於元帝。熟復向傳，觀元帝因地震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是猶能

侯望之而徵堪、向也。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爲光祿勳，堪弟子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是猶能擢堪、猛而大信任之也。因楊興、諸葛豐之言，左遷堪、猛，暨廟災、日蝕，乃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是猶能察諸臣之非而責問之也。責問之後，徵堪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是猶能再徵而以爲光祿大夫、大中大夫也。特帝知之之心，不勝於恭、顯讒之之口，遂以不終。至於成帝，則異是矣。向奏《洪範五行傳論》，則曰「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其上諫延陵疏，則曰「上雖不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而不能從其計」。其奏《新序》、《說苑》及上疏陳法戒，則曰「上雖不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至於上封事，極言王氏，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夫曰「休」者，其真情；曰「思」者，其矯辭也。縱帝能思，與不思一爾。嗚呼，唐德宗不以盧杞爲姦邪，而以姜公輔爲賣直。德宗之愚惑，未足責也；成帝知恭、顯之爲專擅而惡之矣，知向等之爲精忠而喜之矣，乃齷齪牽制，略不得一引手，何哉！譬如家有幼主，而強奴悍婢操竊其權，主固知其受制，有至親良友告以驅除之說，亦已覺其言之善，而乃因循苟且，不能早爲之計。其不終敝於強奴悍婢之手者幾希。《簞窗集》卷二。

劉歆論

歆、向之異同有二：有談經之異同，有用心之異同。夫專門名家，正是漢儒之癖，歆、向雖父

子，其不肯相襲亦明矣。一以《穀梁》，一以《左氏》。其解《春秋》之辭雖異，其欲明《春秋》之意，亦豈得異哉。奈何向以《春秋》排王氏，歆乃以《春秋》附王氏。向所上封事，指陳《春秋》災異，及於弑君亡國之語，是知篡逆之爲大罪矣。而歆獨輔莽以篡逆，豈《左氏》教之耶？大凡亂臣賊子之作於世，非重有所倚毗，則事不成。故必有苟賤無恥之士，羽而翼之，教之以黼藻太平，興建禮樂，塗天下之耳目，而簧鼓其視聽，乃克有濟。蓋所謂孔光、張禹之徒，皆是也。終之者，劉歆焉。其罪可勝誅哉！故嘗謂焚六藝者不在秦始皇，而在漢末之數子。秦始皇焚之而不亡，漢末數子用之而亡。《篋窗集》卷二。

吳王濞論

養惡如養癰疽，養之而不治，則將至于不可治。逮其不可治，而欲以刃去之，未有不潰裂爲身害者。吳王濞之惡，自高帝而已萌，至文帝而成，至景帝而已固。當是時，謀所以去之，當有深沉審重之術，豈容遽以刃爲哉。鼂錯號曰「智囊」，其愚極矣。夫高帝善知人，其臨終告呂后區處參、陵、平、勃輩，如神醫料疾，半語不爽。濞有反相，宜不勞於目擊矣。以之告濞，而又戒以毋反者，蓋將逞己之明特，而驚摧濞志也。然是語一出，濞知帝之疑己矣。知帝疑己，濞亦安得而不自疑乎？觀帝告以天下同姓一家，而吳太子之死，濞即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則拊背之言，濞已橫

在胸中，一旦有郤，則激爲此論爾。文帝之時，固當陽厚其禮，而陰爲之所，乃自賜几、賜杖之外，寂無聞焉。夫几杖之賜，謂文帝善優容則可，謂文帝善措置則不可。何者？是時漚已有邪謀，帝不審圖之，而徒曰「尚恩」，縱能釋其謀於一時，烏能釋其謀於異日？蓋恩漚者，適所以誤漚，而誤漚者適所以自誤也。至景帝時，欲一舉而去之，則不可矣。夫非七國之強不可去也，所以去之者非其道也。夫憂七國之變，豈特鼂錯哉！在文帝時，賈誼固已憂之矣。其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患諸侯之強且大也。故欲割地定制，分齊、楚、趙、燕、梁爲若干國，而廣封諸王之子孫，其地衆而子孫少者，則空其國以待其子弟之生，天子無所利焉。至於欲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使之禁吳、楚，割淮陽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而使之扞齊、趙，計慮周微，往往切中，不若錯之直且疏也。其後帝思誼言，復分齊爲六，分淮南爲三，以至七國反時，吳、楚、趙與四齊王舉兵西鄉，而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誼之智有以使之也。使錯能深思熟慮，如賈誼之策，則七國之反，亦豈若是亟哉！雖然，錯之罪不在於削吳，而在於削膠西、楚、趙。夫膠西、楚、趙，初未有反謀之可言也，未有反謀而削之，錯之意固欲因膠西、楚、趙以令吳，而明削地之出於公爾。不知膠西、楚、趙之削，既有以離膠西、楚、趙之心，而漚又得挾之以號召諸國，諸國之從漚宜也。蓋漚不連諸國，漚亦不能以自反。漚之欲反久矣，顧無援，且無名耳。今既得膠西、楚、趙之削以爲名，則可以激怒諸國，諸國既皆畏削，則亦不得不皆爲漚之援。名著、援強，遂爲漢憂。幸城守有梁，而主兵有周亞夫，不然殆矣。錯一死，胡足道哉！

《貧窗集》卷二。

廉論

廉者，吏之元氣也；他能，肢榦也。肢榦強而元氣弱，則所謂強者，不足以樹福，適所以賈患。今之人，固有夷常齷齪，無赫赫名，而得免於謗藪者，以其廉也。亦有吏事魁梧，機慧捷出，而爲君子之所不恕者，以其貪也。貪之不如廉，信矣！然廉者吏之常也。設若饕餮嗜利如漁獵，然則何吏之爲？然則廉，固未足深異也。乃今天下見能吏，不其掛口；見廉吏，則景星也，鳳凰也，競喜幸歆艷之。其異之若是，豈常者足爲異邪？夫異，蓋生於少也。天下皆廉，則貪者異；天下皆貪，則廉者異。嗚呼！爲天下而至於使廉者異，亦重可歎矣！惟其然也，故爲小人者則曰當貪之世，吾可以飽貪之利，浚吾溪，洞吾壑，務得而已矣，於是乎益貪。其中人者曰：吾與彼姻黨也，故等夷也，彼皆然，吾奚爲不可夫？亦與世同波而已矣，於是乎益貪。其中人以上者，則曰：彼爲彼，我爲我，彼雖濁而我清焉，彼雖污而我潔焉。逮夫清不勝濁，則見忌於濁；潔不勝污，則見嫉於污。忌嫉之心生，則胥譟張爲怨；怨不已，則罵且攻隨之。以一二而受千百之罵且攻，則亦有不堪焉者矣夫。是以心雖不貪，而亦不得以安行於廉。嗟夫！小人不足責，中人難深責，中人以上，固可喜者也，而亦不得以安行焉，廉吏之難得也如此哉！曰：天下固有忌之而不沮，嫉之而不困，罵且攻之而不挫、不回者，豈以不得安行而遂輟於行哉！特不多見爾。然吾有說焉。當廉而不廉，貪也；不當廉而廉，亦貪也。

當廉而不廉者，貪於利；不當廉而廉者，貪於名。其所以爲貪者不同，而皆不免於議也。世之君子，固有枯槁自命，皓不緇俗，以弗愛祿養爲高，以屏絕人事爲介，斯廉也，亦非所以爲天下訓也。然則，將奈何？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吾聞諸孟子者如此，作《論廉》。《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二四。又見《文章類選》卷一一，《古文集成》卷三四。

漢世良吏爲盛論

論曰：吏治之有餘，吏道之所以不足也。夫古之爲吏者，不以治而以道。道之所在，吏忘於民，而民忘於吏。不惟民忘之，而吏亦自忘其所以爲吏矣。當是時，吏無不良也，而安有「良」之名？本非衰也，而安有盛之名？嗚呼！爲吏而使人名之以「良」，而且以爲盛，是古道之可傷，君子之所甚不樂也。夫其不樂乎此，而乃侈言乎此，矜詡誇大，似若真以爲盛者，君子豈真以爲盛者哉！至是而後，知言外之意，而喜之中有於邑也。高、惠、文、景無循吏，至宣帝則有循吏，以有爲盛，則無者其衰乎？然吾未見高、惠、文、景之所以衰者。高、惠、文、景未得爲衰，則宣帝未得爲盛。而班固猶以爲盛焉，固之意其微哉！漢世良吏爲盛，請論之：自唐虞以來，不能以身爲天下，而必以吏爲天下。以吏爲天下，則吏欲其盛宜矣，而或惡其盛，何也？然求之古人，未聞有「良吏」之名迹班班著見者，然則古無良吏歟？曰：天下皆良吏故也。天下皆良吏，則雖十典謨、百雅頌，若之何盡之？此

古之盛，而非後世之所謂盛也。蓋古之吏如春，古之民如萬物之得春也。物之得春，不以爲恩；春之蕩物，不以爲德。不恩不德，名安從生？是有慘刻然後有忠厚，有貪垢然後有廉潔。名者，常人之所驚，君子之所不忍。天下殘，我得寬名，不若天下寬，我無所用其寬也。天下汙，我得清名，不若天下清，我無所用其清也。即是而觀，後世吏之盛者，乃吏之衰也。秦人以威毒天下，如熏如炙，爲吏者可想矣！漢之治，變秦者也，治變秦則吏當反秦，然漢之吏，其可指者誰也？班固豈没人善者，《循吏傳》之立，所載者六，而宣帝已居其五。前此者何如也？夫豈高、惠、文、景爬搔拊摩以福天下者，無一人能承其休德邪？衣食殖而刑措，風俗易而民厚，謂數君一手足之所致，不惟誣吏，是並誣數君者。然而有由也。勞來膠東，此王成也，吾意前乎此而能愛民者，非止一王成也。教化潁川，此黃霸也，吾意前乎此而能正俗者，非止一黃霸也。朱邑之廉潔，龔遂之富實，召信臣之興利，吾意前乎而能此者，又非止二三子也。漢以休息生養爲家法，高、惠濬其源，文、景洪其流，亦云盛矣！自武帝湮塞之，而爲吏者無復舊觀矣。宣帝綜核信必，所以起仆陶窳，與天下更始者也。故吏治至是而盛，亦至是而衰，有不若高、惠、文、景之時。六合一和氣也，是故高、惠、文、景則不載，至宣帝則備載。備載者，不得不載也；不載者，不勝載也。吾亦何以知固之不載？曰：以吳公事知之。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是可謂之「良」也。固特附於《賈誼傳》，《循吏傳》則無名焉。大者尚爾，他所遺落者多矣。由是言之，謂高、惠、文、景之循吏止於文翁者非也，謂固於高、惠、文、景之循吏，獨取於文翁者，亦非也。然其獨載文翁者，何也？曰：翁之治，主於興學，五人之治，主於愛民。載

一文翁，所以見高、惠、文、景之循吏，非宣帝比也。且帝獨不見王成事乎？名爲循吏而因列之傳者，王成也；僞增戶口以欺帝者，亦王成也。一人之身，瑕瑜已不相掩，況其他乎？帝之綜核信必，至是窮矣。固之所爲深嗟而甚不滿也。以其深嗟甚不滿之心，而爲善談樂道之言，固之意微而顯也。范曄傳循吏，視固特倍，君子知其名盛於西漢，而其實愈衰於西漢也。宣帝，中興主也，固言宣帝循吏之盛，足稱中興；曄言光武，則譏其吏事之深刻，而於中興之美有所未盡。曄之貶帝是也，然曄以貶爲貶，孰若固以褒爲貶哉！以貶而寓於褒也，則旨不迫；以貶爲貶，則迹太露。是又足以訂二子之優劣，觀史者當有權度。謹論。《論學繩尺》卷六。

竹居說

瑞安趙正父植竹其舍，命曰「竹居」。居者君之所寄也，竹者君之所以寄所寄也。人莫不有所寄，至寄於竹，則寄之清者也。或曰：人非竹則不清乎？曰：不然。竹之清，外也；人，內也。以內合外則清，無其內而強附其外則濁。郊原堤塹間，竹常滿眼，豈獨君能植竹哉！然而左棘右葦，雀叢鳥聚，而埃壒常盈盈焉，若是者，居雖竹，人不竹也。君宗室子，擢第二十二年，卑縮如寒士，悲吟喜詠，如琅玕磨戛，而琴瑟搏拊也。其清似矣，而曰：「吾邑漁鹽之藪，人相鬩成市，子故借竹而逃焉。」噫！斯其可逃也邪！豈惟不可逃，亦不必逃也。以君之胸次，已無待乎竹之清，而豈其漁鹽所

能濁哉！然則以竹自名，寄所寄也，以內合外者也。余懼覽者不察，故爲之說，俾刻之柱間。《簣窗集》卷七。又見《南宋文範》卷五八，民國《瑞安縣志》卷七。

蔣上甫字說

吾友蔣君易其名曰「滢」，問「滢」之義，曰：「其字從水，日者謂吾命不足於水，故借此以足之也。」余曰：「嘻，異哉！子之名三易矣，今可以已夫！抑余不知子之有取於水者，其止如日者之言歟？抑亦取夫水之德以自命歟？如前之說，吾不聞，請爲子申後之說。夫水起於天一之毫芒，而能注大海而不溢，其爲體則清而靜。夫固有時而濁且動矣，清而靜者常在也。嘗試反諸一真未破之初，無盡水也。自夫賊之而不養，則漂山決石，無所往而不爲害。夫水非害人者也，自害者害之也。能順其初，則不爲害而利焉。水由地中行，舜由仁義行。地不與水期，而水與地合；舜不與仁義期，而仁義與舜合。充是術也，無所往而不相似也。然則，水蓋在子之身，而不在命也。昧於裏而驚於表，可哉？吾聞古之言水者，莫若老子，蓋以「上善」譬之。今以「上甫」配子名，賊而不養，斯爲下矣。吾上甫懋戒哉！《簣窗集》卷七。

全宋文卷七三一九

陳耆卿 九

思愛庵記

嘉定十三年七月

思愛庵在北山滕侯廟左十步。台之人感懷侯德，故立廟；既廟，復庵其旁者，侯德無窮，而感且懷之者，轉不已也。侯以郡下末曹抗海內鉅寇，事具《守台錄》及朱文公《語錄》中〔一〕，世已傳，故弗著。間嘗論自古有寇難，寇未至先恐，皆是也。其上寇至不恐，急則遁；又其上寇至不恐，急不遁，繼以死。夫繼以死，豈不難哉！侯則不繼以死，繼以生。侯生而一城之老穉皆得生，百餘年間涵孕孳育，婆娑嬉遊，以織以耕，以仕以學。不知者自謂太平幸民，坦腹卧歌；而知者，流涕也。知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願見其家人，如侯在。乃命侯孫仲宜，迎趙夫人於武陽，夫人庵居，侯廟食，官斥廢田半頃，俾仲宜主祠事。仲宜死，子昞主之。田歲凶，庵且日圯，昞泣曰：「若是，則非台人之所以命我也。」會秋中熟，乃以田之入供修費，先廟後庵，訖功，徵記於予。予惟侯天與血誠，視

戡難解險如飲食，功成而遜賞，濃薄不計，庵與廟有無，何足道哉？台人念忠，眈知孝，故眷眷於庵與廟，而庵與廟得不廢。雖然，庵與廟，台人責也，而乃以累眈，眈疏水僅給，又齧之於匠石，將奈何？愛根則護枝，繼自今庵與廟圯，當修，田不足，當附益。予以田之逸，而後責以庵與廟之勞。庵與廟當益不廢。侯死不可作，使侯世世主侯祠不絕，即所謂感懷侯德不已者也。予記曩年陪廟祭，尊簋橫陳，簫鼓撼木末。祭罷，昨飲庵中，而常恨庵小不足容也。今既新是庵，春猿秋鶴，喜動顏色。士大夫將雲闐霧塞，醺酒張樂〔二〕，以詠歌侯之德之賜。夫必念其爲台人之責，而毋以累眈，其殆庶幾乎！嘉定十三年七月日記。《貧窗集》卷四。又見《赤城集》卷一二，《三台文獻錄》卷三。

〔一〕朱文公語錄：《三台文獻錄》作「文公記」，是，即文公集中《義寧廟碑》也。

〔二〕醺酒張樂：右引作「釀酒張肉」。

寄庵記

嘉定七年十一月

金華邵大猷有高世趣，取晉人語榜其居曰「寄庵」，求記於余，至六七不厭。問之，則「老且至，世念益薄，吾將虛舟吾心，逆旅吾身，蘧廬吾家，以盡吾年，而忘吾憂」，此寄庵之所以命也。余應之曰：今之人蠅營蟻鬪，認物爲己，擊搏呶呶，之死弗休，聞子之言，得無瘳乎！雖然，未足以盡其

概也。晉人之語，多曠蕩而少根，然其言曰「如寄」，未嘗以爲真寄也。泛觀兩間，其榮華赫耀者，能幾人耶？其初謂若泰山也，轉盼之間，爲抹電，爲逝川，爲空虛，爲塵埃，向所倚藉者，剝落銷鑠，不留一髮。寄之說匪虛也。雖然，若此者，其形也；形不可恃，所恃者理也。理無窮，形有盡，是故以爲真寄，則雖千歲猶旦暮也，雖天地亦寄也。以爲非寄，則一室之細，有君臣，有父子，有仁義禮樂，毫釐差，千里謬也。是以君子矻矻若思，孜孜若持，日未暝，心已疲。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以理不以形也。有笑於側者曰：「異哉，子之言晉人不如！」嘉定甲戌仲冬朔，天台陳耆卿記。《篋窗集》卷四。

青田縣尉題名記

嘉定十三年九月

青田縣官舍，令依山，丞蔽其前，主簿翼其右，皆近市。惟尉臨溪澚，山空水癯，欸乃之歌與櫓聲交於枕上。或值風雨晦明之變，星斗出沒，煙靄吞吐，態度萬千。過者羨其清，而居者不覺也。然月廩而緡三十，隸卒五十有二，大半消散，存者無所得食。則旁緣符檄，走鄉井，以閔以攫，明冒禁網不恤。爲尉者嚙莫之問，但兀處空舍。舍又低老摧蝕，凜凜欲壓。坐未定，聞梁楹剝剝聲。余記昔爲寮其間，每謁入，則庭無椅子，斷椽敗柱，間供薪爨，蓋無論官舍，雖齊民之居不若焉。夫以其地如彼之清，而其居卑辱如此，地之辱其人邪？人之辱其地邪？錢塘朱起祖始至，議改築，余疑其誕，

不兩月，競傳尉舍就，勝吾廬矣。蓋不糜公財，不藉民力，劃然天設，煥然霞湧，人既洞心駭目，而晶采注射，可使山青水綠之益助其勝。若風雨晦明之變，橫奮捷起，益清絕可愛也。余以誕疑君，君非誕，余實不靈。余以是知論事論人，不可拘繩墨。夫總一尉舍爾，均是人爾，或不能有其有，或無而能有其有。不同如此，而或者欲比而同之，是使賢愚齊遁，而苦窳併休。既乃罪其俗，曰難治難治，是猶混荃蕕於一室，而反咎其不芳，豈理也哉！君既新其居，復掇前人次第，礱之石，求題名記。夫列姓氏，標歲月，平視善惡，陰存勸懲，此其意固非淺淺。要之一石之鑄，視官舍之築，難易蓋不類。余故用序載變體，後其易，先其難。嘉定十三年九月日，從事郎、新慶元府府學教授陳耆卿記。《篋窗集》卷四。又見光緒《處州府志》卷二七，光緒《青田縣志》卷二。

處州平政橋記

嘉定十一年二月十六日

剡木爲舟，防水險也；架木爲橋，防舟險也。人有千歲之思，人無百年之壽。風雨之，波濤之，橋雖人力成，不能以人力無敗也。雖然，果盡人力，則其成也堅好，其敗也遲。是又在人力，不在橋矣。處州橋始端拱，凡幾興壞，事班班見於石。大理丞應公元衮易鎮之明年，迺議修橋。橋完未匝月，水怒，橋基廩廩；越三日，水再怒，橋壞。乃議重建橋，起仲夏，迄孟秋，公無一息不在橋也。昔之爲是役者，參伍新舊，華多於質，崇目前之喜，弛意外之憂。公獨撤故材，受成規，下令曰：

「吾官滿即去，橋宜終修。」衆聞，奔走僝工，閔壯加倍，偃若龍卧，蜷若虹飲。郭内外，人憧憧往來，又若縱步席上，散影澗中，巒麓迎前，而魚蝦出沒其左右，一一皆奇觀也。豈曰利涉也哉！民倍逸，公倍勞矣；力倍勞，財倍費矣。衆曰：「今天子以儉爲寶，侯國景隨。公之治，不輕以錙銖自怡悅也，而獨重費於橋，儉於己，不儉於民也。」又曰：「郡廳創於天禧，屋老，岌欲仆，坐於上而麾指吏民，宜不當徐徐也。然橋成然後及廳事，謂之何哉？急於民不急於己也。」夫視民之無橋以渡，甚於己之無宮室以處，若是者，可觀政矣。觀之未既也，公之政以愷悌爲堂屋，以安靜爲輿梁，千里之內，皆夏屋通衢也。此豈待土木哉！待土木者橋與廳二事耳，人之所知也；其所不知，當求諸此記之外。嘉定十一年二月既望，迪功郎、處州府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記。《篋窗集》卷四。又見光緒《處州府志》卷二八。

習齋記

愈材叔以唯名齋，請記於予。予曰：甚矣，子之慕曾子也！慕曾子則可，遽欲爲曾子之唯，則不可。因更曰「習」。「習」亦曾子語也。夫口耳之學，聖賢賤之，然未有不出口耳而能心詣者也。有聞則有傳，有傳則有習，有習則有悟，「唯」者悟之極也，而起於習。未習而學唯，猶未步而學走，蹶且殆矣。夫曾子之所謂習者，莫得聞矣，吾爲子遐想而言之。溜能穿石，一暴不勝十寒，是非學之說

也，學之理在是也。有斷有續，雖智不足；無久無初，雖拙有餘。子而有志於斯，則當吐吞乎理義之淵，耕鋤乎忠信之圃。得於耳，習於心；得於心，習於事；得於旦暮，習於歲月。不獨對聖賢之書而習，雖起居飲食亦習也。不獨對父兄而習，雖對臧獲語亦習也。習熟則理順，理順則心明，豁然大通，八荒在牖。其視聖人之言，雪消冰泮，何假問難？人謂曾子一唯，超出學者畦逕，不知其自習中來也。子誦《魯論》二十篇，其首語云何？《篋窗集》卷四。又見民國《臨海縣志》卷三三。

畏齋記

畏齋者，錢沆少初讀書之室也。少初讀書自《論語》始，得「三畏」之說，欲終身焉，且以名其齋。名齋匪難也，求無愧此名難哉！夫畏，入德之戶也。人無所畏，則何事不可爲？「三畏」，畏之大者也，其中又有大者焉。大莫大于天命，天命，天所賦之正理也。天以是理賦人，人以得是理而爲人。一息不存，則障其天，闕其性。名雖爲人，而實無以遠於禽獸。故君子畏之。且天理不在遠，四端五常之道，其大者也。縷而計之，則一語默，必有天；一動作，必有天。知其爲天，則人慾無時而得肆矣。不知其爲天，則人慾無時而不肆矣。故人知有轟然之雷霆，而不知其有隱然者焉。隱然者，理；而轟然者，特形聲爾。夫小人之無忌憚者，雖雷霆未必畏也。知畏者，雖無雷霆，亦畏也。大學之道，貴於謹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則少初之畏，不必衣冠佩玉，坐此齋然後

見。一出焉，一入焉，藏修而游息焉，澄其心君，靜其志帥，避欲如避仇，去邪如去囚，是心常若天之臨乎其前而旋乎其側，則語默動作，咸有軌度。積之而久，則清明在躬，左右逢原，泮免優游，無入而不自得。蓋天理本非強人之物，所謂畏者，亦非終於焦勞惴縮而已也。少初公台子，脫略富貴，而欲從事於斯，可謂有志也已！能充其志，則聖賢可以馴致；不然，則不免爲鄉人。少初勉之。《貧窗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浩齋記

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得失成敗，是非榮辱，如魚鱗，如蝟毛，相摩相激，不知其息。卒然遇之，則足以使人喜，使人悲，使人疑愕而驚悸。有能壁立不動，而高視物表者，茲不謂之氣乎！氣之所在，不三事而貴，不九鼎而富，不松柏而壽，不花卉而榮。蓋惟己大物小，而天下莫之能入也。然是氣也，不可以強索，不可以僞假，強索者朽，僞假者敗。故莫若求其所以氣。夫氣非能求之爲難，乃得其所求之爲難。人莫不有是浩然者也，而或至於忮然憤然者，求之於外而非內也。求之於外而非內，則必至於客搏主、子賊母，終日求其浩然而不能浩然也。夫有義理之氣，有血氣之氣，義理之氣不怒而威，血氣之氣怒而不威。怒而不威者，氣益縱益小；不怒而威者，氣益平益大。今欲求其所以大，毋欲速，毋搏虛，主敬以爲根，立義以爲的。羹牆焉，參衡焉，日周流乎是理之中，而罔敢逾

越。迨其久也，完粹純熟，正大高明，如養桐梓，日化月長，而植者不知。則所謂浩然者，於是乎在。夫然後可以達，可以窮，可以樂，可以憂，可以諛譽，可以讒毀。蓋物之戈戟相向者千萬，而我不二。物勝我邪？我勝物邪？郡博士姚君以「浩」名齋，而徵記於予。予役役酬世，未知操存之訣，自謀不暇，而胡能有益於博士？姑誦所聞，求發藥云爾。以博士之氣，而又求其所以氣，行於天下，其爲浩也孰禦？《簣窗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植松記

嘉定四年春

木之無芬香艷美而無益於人之觀者，莫松若也。然有三異焉，其心可以獨立，其色可以受變，其氣幹可以延年，是則木之可以益乎人之觀者，其有過於松乎？嗟乎！世以芬香艷美取人者多矣！予於觀松，得觀人之法焉。辛未春，得二本於圃人，植諸堂下。予謹記且頌曰：伊松之心，匪鐵而堅。一日獨夫，千年比干。伊松之色，可霜可雪。汲黯立朝，聳慄在列。伊松之幹，終古弗畔。夷齊卧山，呼之不返。夫松之有是三者，初不假乎藻飾之功。人之不能然者，寧不有愧於此松？《簣窗集》卷四。

又見《文章類選》卷四，《古文集成》卷八。

拙養齋記

嘉定八年

寧川土厚俗龐，士大夫淬禮義而厲名節，其民貧者力穡，富者勤嗇而不爭。予家郡城，相望不遠。每見吾鄉邢子崇道其賢主人胡君不離口，其言曰：是所謂勤嗇不爭者也。家故以貲雄，守其身若處女。昏嫁畢，闢其廬之東，曰「拙養」，以終此生焉。拙養者，胡君所以自名，而胡君非拙者也。胡君少業儒，出入文史，亦欲以一二行世。既不售，謀休形息影之所，而曰：「吾惟恐不拙也。願子記之。」予曰：子不見夫天地之動物乎？凡所謂巧者，要多拙者也。當其盛也，所謂奮爪距以角者，幾於振撼陰陽，衝突日月。已而童子操一戈，得唾洟而笑嚮之，反不若友澤之龜鼃，囚山之麋鹿，悠然得此生也。予聞拙養之事，問所養云何？齋之前後，其所有云何？則曰：松以養吾心，竹以養吾節，花以養吾性情，山水以養吾仁知。夫是五物者，人知其五物而已。或能有之，而未必能有其有也。君顧斂之於躬，不以爲游觀，而以爲踐修之則，雖舉今天下之巧者，爲君謀，無以易此。又果拙邪？吾聞君所居鄉士未有顯者，君能鞭其子，孜孜問學，擇師而教之，欲以是起其家，洗其鄉之羞。果若是，君愈非拙者。子崇之教其子，不徒文藝，當使德成行尊，規摹前哲，俾其鄉沐浴於善，是謂知本。科第利祿，抑末也。入其塾，請書濂溪《拙賦》，以代提耳，毋多談。嘉定乙亥良月既望，臨海陳耆卿記。《簞窗集》卷四。

暗室記

陳子之居，卑且隘，其東有塾方丈，潔而幽，完而不華，陳子愛之，乃朝夕於斯焉。然牖外則垣，垣外則塗，塗去垣咫尺，垣與牖亦如之，故局塞黥蔽，不足以照日，因遂榜曰「暗室」。客有過而笑者，曰：「陋哉，子乎！小人有居，必依高明，子獨爲暗之託邪？」陳子曰：「不然。夫暗之名一，而予與子之見不同。如子所見，暗可忽也；如予所見，暗可畏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夫屋漏之愧，未流於里巷；不睹不聞之非慝，未白於人之耳目。而古人憂之，正以易矯者明，而難克者暗也。暗之禍人亦巧矣。君子居暗而懼，小人居暗而肆。予之於此室也，不學肆而學懼也。果學懼，則無惡於暗。是故愈暗則愈懼，愈懼則愈思，愈思則愈修。以是閉門而訟過，深居而味道，焚香而友古人，萬有一獲，則暗之功也。子乃以爲可忽也哉！雖然，室無明暗，明暗在心。心之明邪，室暗不暗；心之暗邪，室明不明。此又一說，子其擇之。客退，陳子次答問語，書於壁，以爲之記。《篋窗集》卷四。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五，《宋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三賢，上蔡、龍泉兩先生，八行徐先生也。初，周、程氏倡明絕學，欲續孔、孟氏。其徒有四，上蔡與焉。學具在書，後百年，學幾絕。朱、張、呂氏再倡，又欲續周、程氏也。龍泉稍後出，與之上下議論，洎其歿，獨自爲宗。兩先生，天下師之，非一鄉所得私也。師之始一鄉者，黃巖推八行。八行從安定胡公學，爲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遯德丘園，著行里閭，嘗兩以應詔，卧不起。故黃巖之稱前輩者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改元十月，趙令汝駟始祠于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因上蔡之歿，其子嘗廬于此，諸孫育於此，龍泉之生，身嘗遊於此，其友朋又多出於此，遂合以祠焉。或曰：「世殊也，地隔也，宗派異而名位邈也。」夫勢地古今不齊，位與名有幸不幸，皆不足辯也。獨宗派不可不辯，而極有易辯者焉。亘古窮今，所以贊天地者，人也；所以爲人者，道也。手道而發揮之之謂文，身道而踐修之之謂行。故文者道之華采，而因其文足以知其道也；行者文之根幹，而因其行足以知其文也。上蔡之學，蓋宗孔孟氏；龍泉之學，亦宗孔孟氏；八行之學，出安定，亦宗孔孟氏。能宗之，則能續之矣。故其道續之也，其文與行亦續之也。大續而小有未續，而亦續也；遠續而近有不續，而亦續也。或渙焉同入，或迴焉獨出，人也；或爆焉外震，或斂焉內入，時也。要其歸而已矣。江、河、淮、濟，皆歸海。夫責其不歸海，可也；必欲使江

爲河，淮爲濟，則不可也。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蓋同歸矣。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心與書一也。故兩先生信天下之師矣，而八行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而祠之，自一鄉推之。上蔡謝氏，名良佐；龍泉葉氏，名適；八行名中行。子廷筠，亦以孝著，號二高士。來孫曰升，世其學，董其祠之役。且奉令之命〔二〕，求予文者也。《三台文獻錄》卷三。又見《赤城集》卷八，光緒《黃巖縣志》卷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二〕奉：原作「奏」，據《赤城集》改。

神秀樓記

天下事，有暫而忘，有久而不置，有大而故閤，有細而新，蓋繫其人爾。淳熙二載，丞相趙公忠定，自太史守台。台城堞素完，中更鬱攸，半不治，樓亦隨之。公至，緩繕修，急撫養。未幾，里安其政，而城之役始興。城九門，各有樓，鼎新者四，而神秀獨南峙，更雄麗焉。乃集僚佐落成，且詩其事。余記齒未齟，見人人誦公詩，以爲公去幸詩存，詩存樓亦存也。然詩存無盡，而樓存有壞矣，蓋近一甲子。公之孫必愿，以綸邸行侯事。其政寔似公，遂新公樓而賡公詩。落成之日，人曰：「侯之詩又似公矣，而樓更雄麗於公。侯去，幸詩存，詩可無盡，而樓又可無壞也。噫，盛哉！」按「神

秀」語本興公，獨指言山爾。然有山之神秀，有人物之神秀。山之神秀，一州之潤也；人物之神秀，四海之潤也。公去台二十稔，實秉大政，定大策，勳在宗社，德在堪輿。雖竟逐烟瘴以冥，而終隨日月而耀，蓋四海共之矣。夫一州固四海之細，一樓又一州之細。細而久可忘矣，而民誦之不置焉；又久宜故闇矣，而侯治之復新焉。非繫其人歟？則登今樓，想昔景，侯固百年不老，公亦千古如在。德侯愈甚，則思侯愈深。誦公詩未休，而誦侯詩又繼之矣。是使此樓常新也，誦之者愈不置也，不論其細與久也，信繫其人也。否則，崇臺傑閣，穹亭危榭，屋角拄河漢，簷牙掛星斗，非無雄麗過此樓者，而存則嗟怨，去則詆譏，見其子孫則憤激。若是者，豈猶不可，而況可久邪？其能使誦之不置，而與之常新邪？予爲此文，非獨以書有功，抑以風世之惰而無立志者。《三台文獻錄》卷三。又見《赤城集》卷一一。

安養院記

寶慶二年八月

安養院在州鈴廳後，舊曰醫院，寶慶中改今名。安養院，尚書郎林介之使浙右也，決而和，威而愛，罪自死以下，周慮熟讞，不得其情，不上焉。既而曰：「死於刑，吾不忍也；而有死於病者，若之何忍之？」於是安養院成，郡、府院四獄之以病告者而治其醫之政令，大槩屋百礎，田三頃。飲食、卧籍、薰燎之物，靡不具；護視典領督之人，靡不力。貯藏頒給激犒之法，靡不將。簡良才，萃

名刃以授大小醫，而精煉治之。囚氣略不紓，識之曆，曆至囚亦至。既至，醫拯療如法。洎愈，因與曆歸。爭喜曰：「吾病憂死爾，今遇公，得不死。果死，可無憾，況生乎！且吾昔之病，未若今之病之愈之速也。果死，信無憾也。」或曰：「囚有罪者也，果死，死有罪者也。醫有罪，使不死，豈過歟。」余曰：不然。均是民也，均是耳目、肢體也。其罪至死者，法也。縱不可生，當死於法，而不當死於病也。或罪不至死，而亦死於病，官實死之也。夫不能生其所可死，而至於死其可生，是假獄以寘也。如公之心，惟見其可生，不見其可死，視其有罪也，猶其有疾也。則視其有疾而欲生之，尤甚於有罪而欲生之之亟也。洪惟聖朝天覆春育，尤拳拳岸獄事，乃四月制下，飭監司郡守以審克，縷縷二百言。公未讀訓詞〔一〕，蚤知德意。院之成，今已一歲。成而不墜，可百世。蓋好生之君與宅生之刺史脂相合如此。今而後，囚固無憾，公亦無憾也哉！公名介，紹熙名御史之子。御史按行東浙，有異績，先後輝映，克其清謹庶獄，有自來云。寶慶二年八月，天台陳耆卿記。正德《姑蘇志》卷二二。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吳都文粹》續集卷八，《江蘇金石志》卷一五。

〔一〕未：原作「本」，據《江蘇金石志》改。

台州補軍額記

國曰軍國，州曰軍州，非先軍而後國與州也。室暴亂，夷厲階，微軍則國與州潰不治，雖先軍可也。相州之小大，而爲兵之衆寡，舊蓋有額焉。多則贅，少則缺。缺額之弗補，匪惟一朝，而亦不止一州矣。諉曰省廩食者，縮於財也。至以餌市人販子，取籍具，勿用藝，云何桴鼓鳴，望風迎自遁，若是者，不誤其事哉！嘉定十四年，毗陵齊侯守台州，優其粟與衣，而精較其材與力，故甚嚴於春秋二閱，尤嚴於月按。士歡且勵，樂而歌之。然未足以盡侯德也。其最可紀者，士不幸死，則以其子弟之有材力者補焉；無子弟，則婣黨，而後許凡民而補焉。蓋爲彼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養；爲吾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用。以故無不補之額，亦無不練之卒。樂而歌之者，又日以衆矣。於是相與請於路分林君訾，而林君復請於余，願礪石以報焉。余惟自昔頌美邦侯，止紀民政，未有紀兵政者。雖然，民馴，易感也；兵伉，難齊也。以伉而難齊之兵，過於馴而易感之民，至於樂而歌之，請於林君如此，請於余如此，其兵政可知也。因其兵政，而民政又可知也。民政不勝紀，紀兵政，自今始可也。補額雄節四十有八人，威果三十有五人，崇節一百一十七人，壯城三十有二人，外寨八十有七人。今而後，又不知其幾人矣！詔之曰：礪石以報，詎若礪汝心以報哉！《赤城集》卷七。

全宋文卷七三二〇

陳耆卿 一〇

增學田記

古之善爲政者，以養士爲先。善養士者，以尊禮校官爲急。校官無簿書期會，可以賈知而沐尊禮也，然所職乃教化，則有出於簿書期會之上者焉。教化所以養士之心，徒曰養其心而不養其口體，亦偏也。要自口體以上，充而進之爾。然則士無田而校官無宅，毋乃不可乎？按州經田，自三舍法罷，留不能及頃。南渡後，凡幾增廩，而其入止一千八百石有奇。以故月俸日餐，豐且病，歉宜赤立。士最盛而養最薄，類亡具甚。太守邢侯近至，則曰：「吾非不能急此，而又有急於此者。吾聞己丑之水，校官舍寸壁不守，而僦民屋以棲，諸生知之乎？」謹曰：「然。」乃先以楮四百五十緡爲學廳費，而後以没入田八十八畝爲贍學費。又光孝寺私塗田千畝，訟宿競未已，復丐以其半爲學需。意懇懇矣「二」。夫重於教化而輕於簿書期會，知本也。先於師之居，而後於士之食，知序也。然以義理之

論，則爲師者，豈以居爲免美？爲士者，豈以食而屬厭哉！爲政者，自宜然爾。宜然而不然者多矣，侯迺能然，則幾矣。吾學固多良士，又遇賢師帥。戴君盤岷隱，端明之猶子也。問學既有源，且能不言而躬，匪怒以教，所謂合尊禮者，於是乎在。特所謂尊禮之道，不止於新其居爾。求余記，久未涉筆。泊侯去，益急，曰：「吾不以其在否爲塵惰也。」賢也。記合釐爲二，遜謝曰：「願以田爲目，而宅附見焉。」不以己先衆也，又賢也。端平二年七月日記。《三台文獻錄》卷三。又見《赤城集》卷六。

〔二〕懇懇：原脫一「懇」字，據《赤城集》補。

台州支鹽廳壁記

州縣官，例有廳壁記，獨支鹽廳缺，豈其病在官卑邪？鹽課至近代愈饒，設職亦衆，倉官主出納，鹽場官主辦集，辦集難爲力，而出納易爲功，官雖卑，不足病也。台州之倉官有二所，隸監三。後以二隸四明，其存者一，以故倉官亦省。一監之額，以袋計者，昔爲五千有奇，而今爲三千有奇。夫官既易，額減又益易，遇客鈔至，鱗排櫛附，隨先後給之，寶可塞，賞可得。爽敏之士，噤無所用其力，則往往求以自見於其職之外。上而臺與郡，亦曰：「是有以自見，吾不敢束於其職之內焉。」蓋今耿君悅是也。然則，官雖卑，不卑者人爾；非惟不足病，又足喜也。耿君曰：「吾不以爲喜，而

以爲憂，憂其無以視後人，而又憂其無以繼前人也。」錄其姓氏，自楊爌以上分員者二十四人，王栻以下單員者六人。求余記兩年，及是，始筆授。《三台文獻錄》卷三。又見《赤城集》卷七。

延慶院免科折記

戲龍山在靈江西十里，上有澄潭，其旁鉅木槎牙，拏雲擁日，土人謂龍掛其末，蜿蜒若戲狀，故號「戲龍」。然其潔且嚴，不可褻，近慢者斧斤及木，溪輒改流。其靈怪若此。而能赴誠如響，吐慈若幻，往往莫筭未墜，傾盆以集，大略見宋進士夏文莊碑。然則其靈怪宜若此哉！雖然，龍固靈物也，必有人之靈，而後可語龍之靈。靈雖有殊，而靈於爲民則一爾。延慶院址山下，職潭事，供郡邑凡禱之百須，其廛與勞，得非欲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者哉！然則非爲民而然哉！先是，香積法安以龍故，得免科折，此院獨否。太守邢俊近曰：「不可使我有二三於釋氏。」廼亟免焉。然則侯爲誰？亦爲民爾。夫因龍以捐薄少之賦，纖損也；依龍以治衆多之命，鉅益也。故他寺觀不得免，惟三刹得免焉。豈私之？蓋公之爾。嗟夫！世謂緇流不耕而食，徒蠹民甚，不知其徒逐上下，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也，使旱魃逝而雨師降也。豐年而多黍多稌也，是雖不耕而食，能使吾民耕而食也。果蠹民乎哉？子規，蓋主僧宿練精勇，喜院之沐優假，而欲以著不忘也，刊州移于石，而請予爲之辭。《三台文

松山林壑記

松山林壑者，丁君少雲幽棲之所也。余聞丁園名素著，又以趾其園者多偉人，遂益著。按其所昉於少雲者，二十有五；衍於子植者，三十有三。大較松山其主名也，而東際海，西接仙源。水自西南數十折而至東北，其橫樹側出，如一步武，而神工隨也。其倏竊忽爛，如一頃刻而物候換也；其遞涼燠，雜幽麗，如一拱揖而四序之變交吾前也。蓋好境天吐，佳趣人涉。俯瞰而仰答，遠矚而近觀，萬象橫陳，迴不可狀，其以爲幽棲則宜。雖然，古所謂幽棲者，未必具是也，今必具是哉！夫具是心，未必具是景也。迺若是景具，則是心益具矣。心具，無景不清；否則，無景不俗。君之於此景也，寄此清也。其清非錮於幽棲者也。自其善積於身，孝熟於親，義洽於人，充其心，可以達也。或不得充，而可充者在，則雖窮無磷，況復有不窮者邪！故大而天地之周流，細而魚鳶之飛躍，攬吾目，慨吾心，景隨心生，而心不隨景以逝，是真幽棲者也，非錮焉者也。夫出處之義亦大矣！幽棲者，處而不出者也。故少雲不及仕，而子植既仕矣，非可以處而不出也。然則知所以處而後知所以出，蓋處而不出，固未礙於行義；出而暫處，又所以精於求志而章明之也。故子植之歸也，而於此尤倦倦焉。蓋君兄弟所從游，如葉水心、陳龍川，正偉人之尤者，皆嘗與之婆娑偃仰，詠歌講誦於其間。其筇影屐聲，龜鷺猶能認憶也。今二公已逝，而清薌館方築，當有名勝豪特，袂連簪盍，與之共籌此心者。而

予以官守，未能隨也。子植又言：山之阿，幽阻面勢者尚衆，規而未成者亦衆。然則子植心固無盡，而其景得有盡哉！其心少雲之心也，非錮於幽栖者也〔一〕。《赤城集》卷一五。又見嘉慶《太平縣志》卷一五下。

〔二〕「其心」至「者也」：《太平縣志》作：「其承少雲之業而增成之，豈錮於幽棲而爲景滯者哉！」

仙居縣重修學記

道無存亡也，而教有廢起。起之於未起，與起之於既廢，其功同也。僊居縣舊無學，古靈陳先生爲令，即廟建焉。又爲文爲詩，歲歲訓而民大勸，始盛，有儒雅、有科目，至今論所起，曰先生云。其後士浸多，居浸隘，養浸薄，或加田而不屋，尉余閔也；或增屋而不田，令徐相也。甚矣！居與養之難備，而起者之易於廢也！丞劉君屋至，歎曰：「廢不可起耶？」乃遵約勸相，治屋百楹，營田五頃，居養備而廢者復起矣。其言曰：「吾之學，文公之學也；文公之學，即古靈之學也。昔公奉使浙東，嘗訪其祠，而行拜起之禮也。吾今祠古靈，且以公配。蓋將以公之教我者教人，而又以古靈之望昔人者望今人也。」余曰：「善哉！」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此言居與養，外也，而非內也。其內，孟子言之矣，曰「居廣居」，曰「養大體」是也。蓋居莫隘於宮室，莫廣于道；養莫小於

口體，莫大於心。道之妙難持，而心之靈易逝，不養則肆力，養則摠，而其要在去私欲。譬之養木，去其荆榛，可也；譬之養苗，去其稂莠，可也。夫吾何以知其荆榛、稂莠而去之？曰：窮理也。窮之至，則見之明；見之明，則能判公與私，辯道與欲。故其爲荆榛稂莠者可知，而其不爲荆榛稂莠者可養也。是養其大也，養之大，則居之廣矣。文公之教出於孔孟，不教之以外，則後之教者，可徒以其外哉！自其外而導之內者，劉君之志也；因其外而進之內者，邑人之責也。蓋古靈起之於未起，而劉君起之於既廢。起雖不同，而功同者與！康熙《仙居縣志》卷二二，康熙十九年刻本。又見光緒《仙居縣志》卷六，《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五。

吳學復田記

紹定三年八月一日

按吳郡圖刻，建學昉文正范公，主學昉安定胡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爲宮，又擇沃壤爲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炯如也。不幸漁於豪民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縣，爲田千六百九十畝，而租之入者僅千畝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汪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爲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憾者，司馬公爲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深直其事，遂得直，盡歸

其冒沒六百二十畝，又歸其開羨四百餘畝。士類起舞矣，廼並祠三公於學，而請記於予。予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官不待興，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乃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公光氣覆蓋八表，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墜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力，而不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蓋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汪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遡其所以養，如見文正焉；因其教，而遡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己，已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煒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公與汪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紹定三年八月朔日，天台陳耆卿記。《吳都文粹》卷一。

又見《吳郡志》卷四，《江蘇金石記》卷一五，道光《蘇州府志》卷二四。

時齋銘

銖根寸莖，中涵天機。或遲而茂，或蚤而萎。方其未苞，千畧莫汲。及其既萼，萬戶莫蟄。寧爲

故柏，毋爲新蘖。委順知化，溶溶太虛。《簣窗集》卷九。又見《古文集成》卷五二，《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九。

簣窗自贊

以爲似我我不欣，以爲非我我不嗔，以爲窮我我不屈，以爲達我我不伸。我鬚我眉，我冠我巾，惟寄於天地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是之謂神。若然者，不可得而見，亦不可得而聞。《簣窗集》卷九。

蕭仲實行狀

君諱仁傑，字仲實，其先四明人。曾祖克誠，客游臨海，誅茅巾子山之下，懷璞以死。祖機繼之。父浩，迪功郎，曠遠有塵外趣。經乾道火，益拓落不事事，日飲。亡何，自命曰：「吾與其蓬首治田與廬，寧婆娑以待吾子焉。」蓋謂君也。君蚤有大志，欲以儒書壯門戶。漁獵今古，窮日夜不厭，學毛、鄭《詩》。後從鄉先生李民載學《易》，時李館於侍郎吳公芾之門，戶履充滿，君一詣輒脫穎出。吳駭且歎，口矻矻道其文。其文明白造理，不爲枝蔓。泊乎遊鄉校，課試常躐異等，郡博士累累器重之。領袖諸生，進止不失尺寸，願摳衣者相望。請問退，如客得歸，貧而勇於學者，君亦嘉與封

殖，不底於成不止。以故人人爭自奮，礪刮矯揉，懼弗稱，貽君羞，卒業成名，爲賢大夫士者，聯翩出焉。中年不得志場屋，寄家政細君，而自佚於書。口不掛人物否臧、時事可否，案上爐煙一縷，圖史簇簇如新，竹風蕉雨，顧影自答。客至則講畫義理，纚纚若河傾川決。或漏下三鼓，僮僕低迷思寢，視君肩筆立無欹斜，衆歎不能，君處之安然。歲晚，悟死生，嘗曰：「人命如槿花，不腐者，惟吾此心爾。」暇則按《禮經》，紉深衣一襲，曰：「此所以周吾身也。」尋屬疾，迺豫戒棺斂，旦起盥頰如常時，意若有所吐。氣暴絕，亟蘇，命諸子遷於正寢，詔之曰：「吾命直盡，謹毋號泣亂我。」乃卒。嘉定辛未七月朔日也。享年六十七。君七歲喪母，事後母逾謹，每讀書，一語及親，則聲淚俱下，人以爲有顧景怡之風焉。弟若妹雖異出，相煦甚恩，必誠必莊，終其身不識談笑狎侮。少負氣，犖犖出肝膽，赴人急，浮觴舉白，瞪視八極，類古所謂豪士者。已乃摧去牙角，如羞如藏。久之趣益平，德益進，行虛步獨，毛髮中繩。而不鬻己要名，人之即之，惟見其和氣津津可挹，而不知其有難干者。《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君之謂歟！君之配鄭氏，子秀穎、秀發，以其卒之明年臘月甲申，窆於太平鄉梅浦之原，距祖塋可十步。以行述求諡。君，耆卿之先友也。先君子無恙時，君往還吾家，先君子必語耆卿曰：「是公言有典型，汝其識之。」不幸而先君子沒，沒五六年，乃與君爲婚姻。又十年，君乃下世。後一年，秀穎、秀發且從予游，於其請，敢卒辭乎？君教子有本末，嘗曰：「華而偷，不若質而厚也。」諸子皆恂恂力學，庶幾不負君者。爰撫其父事大較，書以遺之，俾告於立言君子。謹狀。《貧窗集》卷七。

文林郎樂清縣丞吳君行狀

代

君諱貫林，字元用，世家常之宜興。曾大父襄，大父冲，皆晦弗耀。父開，有文行，刻意教子，捐貲爲師友費，家用是貧。君方少時，強記而篤學，閉戶一榻，家人罕識其面。夜誦之聲，撼動四壁。鄉先生沈公文，見而奇之，授以關鑰，日涵月漬，遂以文聲一鄉。君家富，往往真身仕版，否亦登天府，籍帝學。君早薦於鄉，氣銳力强，謂可躡取科第，卒不利；該免解，試南宮，亦不利；就乙未恩科。三十年間，無幾微見於顏面，其過人已遠矣。調迪功郎，歷台、明二州戶部贍軍酒庫。在明時，酤令急，人人自危，君帥同僚訴諸郡曰：「公知推酒之利，未知擾民之害。朝家委公字民，意不在酒也。」聞者謂君言過當，君不以爲忌，守亦不怒，卒弛禁，時人兩高之。轉温州樂清縣丞，職素閒，君談笑有餘地，郡牒移委，剖決盡公。縣吏有恣爲姦利而稂莠一邑者，聲毒乳虎，長官懦，莫敢誰何。君曰：「是可忍邪？」特詣郡言狀而流之，百里驩呼，咸謂有孟賁之勇焉。蓋君才不盡施，時出一二，已如此。終考，脫簪竟歸。或勸請諸朝，乞休致秩服，以華其老，輒拒不應。其家枕東湖，有風月藻柳之適。春夏交，游子憧憧如織，望君睨然坐於堂，孤哦獨酌，藐若無所聞。不知者以爲忘世，而君不顧也。意有所觸，時發於詩，閑澹舒平，得晉、宋風格，如是者幾十年。視聽步履不衰，食生飲寒，人曰真壽考者耶。尋得腹疾，謝醫，以嘉定癸亥重九日卒，年八十。治命不用浮屠法。娶

茅氏。二子：宗尹、宗堯；二女：長許嫁進士陳某。孫男女六人。君之性老不廢書，窮不苟祿，簡交而親仁，寡言而心有尺度。率其志以行，至老且死，視世毀譽愠喜如蚊虻然。嗚呼，賢矣！君以淳熙八年官於台，已而樂其風土，家焉。後三年而茅氏卒，葬於城東雙井之側，距所居無二里。君卒次年，宗尹等乃以九月庚申祔，且泣告於昌言曰：「台實異鄉，罕有能知父者。子契且鄰，而又適官於斯。不自揆，願有述焉。」昌言自念，別君十年，音塵曠絕。竭來訪舊，已隔死生，非文字無以紓吾哀。拭淚落筆，抑重有愧云。謹狀。《簞窗集》卷七。

竹邨居士林君墓碑

君名師葳，字詠道，其先曲阜人，五世祖廣之卒天台縣稅官，依郡城以處。彬，曾祖也，沿江制司差使；黻，祖也，修職郎；信，父也。君孝友孚達，廣學而苦成。少所從，多有道師儒；壯所交，多有道未遇卿相。跨郡所接識，多海內名勝；居家所振瞻，多境外旅窮。好客如饑，耽士如醉。而尤嗜書傳，抉奇斷眇，近購遠求，家已卷數千，猶典衣鈔傳恐晚。丹鉛勘點，蠅頭蟄然。至遇古帖秘文、斷刻墜簡，不啻虞簫振耳，商彝奪目，積之久，亦餘千卷焉。篆隸尤留心，以張謙中、虞仲房爲法。虞號君嫡，授簡俾代己書，每扁榜熒熒，必君也。夫士剽盜漁獵，以聚書爲贅疣，弗之好矣。或心好而力不能聚，諉曰「窮」，至字書，不待達以工，而聽其委落，曰「淺」。事淺事拙，何病？然則

鄴侯永逝，而陽冰輩真不起矣！如君聚人所難聚，而工人所不工，非愛古博雅，能然哉！金夫人行實
媿君，空嫁奩助之，奉親餘則以觴客。姑久疾，舅幾喪明，親煮藥膾食以供，不解衣三載。舅姑曰：
「活我無以報，願汝生好兒，長壽爾。」表民自幼即鄉學，受父母督程，其愛古、博雅、信好，老而所
儲書益富，獨費用愈盡。又以水，多散亡，併失富，故寥寥也。君死以甲戌七月十八日，金夫人死以
戊子二月十七日。至乙未臘月八日，始克合於浮岡祖壠之側。蓋君七十五，金又加五焉，其長壽信
夫。孫曰錫疇。銘曰：

吾觀近世藏書之家，多燬於火，而君復圯於水也。或曰至寶難久聚，有是哉！雖然，其外可
圯也，其中不可滓也。《赤城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七三二一

陳耆卿 二

朝散郎秘書丞錢公撫墓誌銘

公，吳越錢氏，諱撫，字子立。曾祖皞，提舉河東路常平，贈太中大夫。祖諷，博古，隱山中，鄉人所謂回谿先生者也。父敷，游太學，不第，贈奉議郎。錢氏自武肅王而下，距太中五世，太中宦西北，始去錢塘寓洛；更南渡，去洛寓嘉禾。嘉禾之錢，百年矣。公生，回谿尚亡恙，見其眉宇聳異，謂奉議曰：「亢吾宗者，此兒乎。」未幾，奉議亡，母陳夫人誓不更嫁，長泣曰：「妾賴天未死，儻弗教吾兒，死無以見吾夫也。」公泣曰：「兒儻弗受教，死無以見吾父也。」後卒入太學，登丙辰進士科。調僊居縣簿、尉，用薦者三人，陞從政郎，教授饒州。轉儒林郎，用薦者五人，改通直郎、知太平縣，磨勘，轉奉議郎。用薦者八人，監登聞鼓院，遷宗正寺主簿，兼宗學諭。尋充金國生辰使，假工部尚書行。勞還，轉承議郎，遷樞密院編修官。磨勘，轉朝奉郎，兼檢詳。遷秘書丞，十日，

卒。公政存大體，事識先務。僊居，故陳公襄所治縣，祠荒，遺文散逸，亟白長繕治刊布之。間攝事學宮，士驩趨言曰：「自尉來吾鄉，夜開戶睡矣。旦起，又循循誘我，我何面目負尉？」饒號多士，廩食薄，乞增田千斛，而後教從之，士驩趨益衆。以其餘力攝倖事，杞姦苴漏，過於正官在時。常曰：「吾豈以久暫分勞逸者邪？」予之俸不取也。太平，又孫公莘老所治縣，崇敬視古靈。縣土堦民貧，多豪右，有官者之孫子，尤叫呼抵突，氣力張王，官府無如何，公鎮以果毅。民訟之滯於官者，常剖斷無餘；官賦之滯於民者，常寬假無不足也。會敵兵息古汴，復通好，時已罷賀正使，則議賀生辰，因俾覘敵，擇其人，咸曰：「錢某可。」是以有工書之命。公慷慨別妻子，辟弟穰與俱。陛辭，上優勞曰：「行萬里不易，然使事有體，屈則國辱。且彼非曩時比，卿其廉問底裏，歸以所見聞告朕。」公拜而出。洎抵北，北人見公貌英偉，詫曰：「奇士！奇士！」就館讌酒，僞使有姓完顏者，名故犯濮邸諱，及是，自易以避公。公間見敵調法紛紛，知盟好必敗，乃鈎引他故，撼庀事者，庀事者具言狀，且曰：「歲幣安在？吾國將留使者而問焉。聞之乎？」公曰：「吾知奉命來聘爾，他非使臣之所得聞也。即若是，吾請以死對。」敵知公不可奪，議遂寢。回，次都梁，敵兵踐淮甸矣。對便殿，言「臣將命無狀，幸身脫歸見日月。」因言：「臣將爲陛下畫自強之策。何謂自強之策？曰：以制使總萬里，權當重，不重則不威；以邊守治一州，任當久，不久則不服。軍食當增恃，不恃則不給。土兵當廣募，不募則不繼。城築審其當緩急，師屯審其當聚分，將士情當誅，卒伍勞當賞，忠義人當獎，民當收。凡此，皆自強之策也。夫自強者制人，自弱者制於人。不亟改圖，而或以敵盛衰爲

候，敵去則偃腹，來則搏手，非計也。臣誠愚，不足裨廟謨，惟陛下裁察。」再歲兩輪對，首言：「天下有大憂二：遠憂兵，近憂旱。此人所自見也，而口常諱言。將帥言勝不言負，守令言熟不言歉，臣恐雷同波靡，浸成壅隔。宜風示臺閫，摘其尤者坐之罪。」又言：「汰邊兵以省國費，補內兵以強國勢。方其時邊報正急，羽書四面至，公左右樞筦，辛瘁忘寢食，病，彊起視事。遷中秘，欲乞外，病遂不愈。年止五十二。詔賻錢百萬，轉朝散郎。公器宇粹凝，局量夷厚，中有好惡，外無愠喜。接物露誠款，御下寬瑕疵。蓋用心主於仁，而行事合於義。家居，嘗欲峙高廩，振宗黨乏絕。至居官，苟可嘉惠百姓，勇往疾馳，風雨不避也。於文無所不學，亦無所不工。玉纈珠輝，霞敷綺會，敏而緻，麗而則。而尤長於四六，半函片簡，字字雋穎，使人口之不置，手之不釋也。其略如是。娶姚氏、莊氏、王氏。贈封皆安人。子曰源，女嫁進士俞梓，今沿海制置建之子也。公死於嘉定己卯五月二十三日，源以其年十一月十日葬湖州武康縣龍塢。既窆，來速銘。余觀治世人材，其顯融有四：曰操行，曰器識，曰政業，曰文華，此四者功名之券，富貴之的也。一有之固難，衆具之尤不易矣。若公者，文華拙歟？政業疏歟？器識褊歟？操行薄歟？衆具之而尤不顯融，吾不知其何說也。蓋公之未用也，人莫不以爲賢；其用也，人莫不以爲稱；其不大用而死也，人莫不以爲不幸。是宜銘。銘曰：

扶忠信之華轂兮，駕貞潔之飛鯢。攬清風以爲衣兮，襲明月而爲裳。髮五十而未白兮，刷余羽於周行。歌《皇華》之五闋兮，履穹廬而康莊。儼閭風之雲立兮，足未闖而身殃。謂松柏之合短天兮，夫何異於春楊？嗚呼！天不可訊兮，地不可量。挹君袂而不返兮，何時歸乎故鄉！《貧

黃君墓誌銘

麗水有賢令，曰黃君沐之，未滿歲死。死滿歲，其子傳奉監州詹公父民之命，自長溪來速銘。君賢，宜銘也。能使上官思其賢，經紀之，振耀之，愈宜銘也。君字澤民。唐昭宗時，有校書郎名璞者，著書號「霧居子」，生說。自說至允章，三世咸有祿位。五世至大中，封迪功郎。大中子十萬，封承奉郎。十萬子楫，中第不覓舉，以通直郎老於家。君，其仲子也。君讀書務通大意，耻爲章句師。既冠，薦第三。明年奏名，調義烏尉。邑多土豪，與鼠輩相出沒，見君尚少年，薄易之。君與其屬約曰：「必剿是，吾始貰汝。」賊有鐵彈子者，負險格敵，君躬擣其穴，縛以歸。自是，義烏不苦盜。州歲歉，檄君覈視，君語其輔行者曰：「吾敢忤太守邪？然不忤太守，則忤民矣。民不可忤也。」幕府疑其釣名，君爭之，卒減賦十六七。常平使者又檄君賑濟，已而出不意行部，見在在積粟，不類歉歲，深駭異之。故事，尉巡行，必使里正饋食，每觴客，胥卒供煩費，旋以追逮文移，暗酬其直。君謂此假手受賕，寧餓死不敢。太守聞，爲增俸。去之日，不持一錢以歸。尋令上杭，嚴吏而寬民，緩財而不留獄。雖休澣若暮夜，亦許投牒，即理未可，賁育莫奪也。大家鄭其姓者，持邑事短長，連齧數令。君疏之郡，論如律。縣至鬻鹽，運丁稍失期，則上供負殿，君通融有術，課倍登。改秩，知

麗水，大較如上杭。胥吏弄財賦，不問輸未輸，混爲一籍，賄至，籍立改，以上戶產移下戶，下戶冤不堪命。君蒐獵見底裏，重寘吏於法，賦始平。方將脉縷源流，爬梳隱瘼，立程式以惠來者，意懇懇特甚。予嘗行其野，民誦君一舌，泊入謁，見君竟日據案。問：「有暇乎？」曰：「無」。「能彊飯乎？」曰：「不能也。」嗚呼！予因疑君甚矣！視其貌，則魁而腴，竟不數月死矣。家人問所欲言，曰：「善教吾子。」乃瞑。年四十四。娶徽州判官楊及申女，子長傳、次觀。予每慨才與志，人所難也，而兼之者尤難，兼之而發早者，倍難也。如君兼之而發且早矣。矢激石裂，雲飛川達，可以至而不至，命邪？發之早者，固不若晚而成邪？然則彼有無才與志，而洩汨以壽，偃蹇以貴，名謂之成，而實則非也。君兄名清之，少相磨以學，凡同學諸老生，咸謂君久且大。君仕竟夭。兄未官，扶通直哭失聲，無幾何通直亦死，家事惟清之。凡予所掇拾以銘君者，清之筆也。詹公拊傳首曰：「汝無父，有伯父，爾其事伯父如父。」嗚呼！世有上官之賢，憫其寮之死，而眷眷其家若此哉！君死以嘉定十二年三月某日，葬以其次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銘曰。

鸞停鶴矯森羽翰，跬視層雲莽無邊。逆風吹汝繫弗騫，豈獨汝泣人共憐。自古有死誰百年，壽跖不博夭回賢。嗟哉澤民卧幽阡，光氣不沒珠藏淵。《簣窗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六五〇，

童府君墓誌銘

去台城可四十里，其地曰七孺，丘谷逶迤，民土著而重犯。中有隱君子焉，童姓而隸名，以德行表其鄉，足不識官府，雪顛渥頰，得其正以歿。蓋予祖妣之愛弟也。祖妣之歸陳氏，不二年而哭其雙親，歲時往來，惟君最昵。嘗指以語吾先君曰：「我在其團欒者，惟弟；我亡，汝善事之。」予總角聞此語，今三十年矣。祖妣既謝，先君亦棄其孤，君巋然獨存，予感昔輒泣涕。嗟乎！君又死且葬矣，尚忍執筆學爲此銘哉！君之曾祖曰有方，生衮，衮生百材，嘗名其堂曰「琢玉」，羅明師，聚子姪而誨之。君沉酣其間，思有以自拔，既試歸，不售，浩然得龐德公之趣。栽花蒔竹，水流其門，客至，棋酒徜徉，竟日忘去。間謂所親曰：「吾得臭味相如足矣，利交能幾何？」以故兄弟議析財，有遜無校。里以緩急告，解衣推食盡歡。凶年計當食之粟而儲之，餘率以貸，曰：「吾非獨飽者也。」蓋君性沉厚，語呐呐不出口，而所趨迺爾，信所謂質直而好義者邪！夫人陳氏，太和承綰之女兄。齊眉倡隨，之死弗忒，君之善得行於鄉者，夫人之助爲多。夫人卒於慶元五年六月壬申，年七十六。後十四年，當嘉定四年七月戊午君卒。年八十二。六年十一月丙申，合葬南溪。子曰偉、曰仰，婿曰陳偲。孫男女六人。君之長子孝友而知學，勇修其父之業，而潤澤過人。歲在甲子，試於州，歸而屬疾，以重九日不起。時君尚無恙，衆環泣曰：「天不使人種德邪？如君之用力之勤，幸見此子，而不

幸哭此子也。」偉之葬且同日，仰帥其猶子負土甚哀，聞者尤哀之。銘曰：

厥初生民，其道如砥。迨德下衰，營營以死。吁嗟若人，澹弗干名。有濯其蘭，過者曰馨。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豈偶然邪，胡爲乎茲？《篋窗集》卷八。

程伯修墓誌銘

程姓起周司馬喬伯，至本朝益大。自河南先生以道倡，支派星析。有家遂寧之長舉者，伯修其一也。伯修之曾祖曰極，卒官承奉郎。承奉生綿州司戶潛，司戶生處士仲任。伯修諱立誠，處士之中子。七歲能詩，比壯，遇李若無於眉山，棄其學而學焉。若無，隱者也。居有頃，親朋誚讓，謂伯修年盛，有母，不能媒斗祿，非孝。伯修幡然起試於有司，九歲凡三薦。文聲涌出，將屢試，喪母，泣幾喪明。服除，再入眉山，辭其所往來者曰：「昔之出，以爲親也。親亡，吾從此逝矣。」獨喜蓄善藥，手自櫛爬，赴人急，不避寒暑。深山窮谷，望如盧扁再生。即意所可，雖樵夫與抗禮；即不可，雖貴盛，戒門以絕。或曰：「伯修，喬亢人也。」或曰伯修遯世而不障物，卷道弗售，泄其土苴於醫，惡苟合爾。伯修既無求於俗，俗亦罕知伯修，及病且革，更作歌，怡然而逝。年八十三矣。嘉定七年十二月丙子，葬雲巖。是歲之夏，其族弟叔光會京師，道其顛末惟悉，且請銘。夫余固亦哭其母者，不能如伯修之高蹈，日索長安米，可愧也哉！銘曰：

出也匪舒，遯也匪拘。維君維親，同乎厥初。雲巖之雲，或暎或雨。之人已矣，令聞不死。

《篋窗集》卷八。

蔣知縣夫人墓誌銘

故知象山縣蔣公鸚之夫人郭氏，台臨海鉅姓。父諱筠，母趙，以濮安懿王孫之女，法得任其夫，終修武郎。夫人生紈繡中，淑莊罕絃飾，修武曰：「吾不能隨族黨湛浮，歸富人，必以予名士家，其蔣攸叔乎？」或謝曰：「貧。」修武曰：「攸叔，其長貧者邪？」卒予象山。攸叔，象山字也。象山胸有萬卷書，頡頏今古，語脫口膾炙，傾一州，當世賢公卿競禮下之，豈特爲名士？自辛巳授室，癸未入太學，己丑登進士科，已而仕于婺、于明，夫人與之俱，齧苦吞辛，無絲粟見顏色。象山自喜晚得婦，既滿還里舍，病作，數月卒。先是，仲子死一年矣，長子後兩月亦死。夫人忍淚自力，如象山在時。既而館婿于庭，教孫于塾，詔之曰：「梱以外，惟女主之。未亡人風露無多，彊活爾。」自是坐不改榻，行不跨戶，不詈不朴，不笑語，而事事繩墨，如手自爬搔然。蓋外冲夷，中高明，雖油然可親，亦隱然不可侮。非若世上女子，嚴則鷙暴，寬則魚潰也。是之謂正性常德，襲休祥而胚壽嘏之道，豈偶然者哉！嘉定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微疾卒，年八十四。子曰復，曰永，婿沈拱、趙師囂。師囂監績溪縣稅，偕其室亡矣。孫武仲，曾孫森、嘉、轟。女二人。夫人之孫，余之姑之夫也，衰且經，

將以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祔于大田，告之曰：「夫人一生，莫重于道德，而千金爲輕；莫貴于仁義，而三事爲賤。士之所自厚，在此不在彼也。烏得以一命服之有無而長短夫人哉！」然則彼有鸞書雲疊，象服星爛，俗駭而羨之者，其於夫人賢不肖何如也！銘曰：

簷鵲兮朝朝，梁燕兮宵宵，乃如之人兮誰與逍遙？冰爲佩兮雪爲鑣，盡我日月兮淒其回飈，從夫子於下地兮山愁水號。《貧窗集》卷八。

祝夫人壙誌

代季父

君祝姓，台之臨海人。曾祖寧、祖穎、父興宗，皆婆娑丘園，無顯者。君在童年，以柔靖愛于父母。入于門，不逮事舅，獨喜有姑在，蚤莫迎順，不以一髮傷其懷。衆謂陳氏有婦矣。予家故貧，惟以詩書自命。君臭味實協，唱隨無間言。性仁且怡，不爲窘聲躁也。閩內事，咸有條理，此族姻親見也。蚤歲疾客於脾，醫不治，轉劇，蒼顏白髮，見于盛年，卒以是困且死。死之日，爲嘉定己巳二月庚午。子良卿、成卿、壽卿，女長適蔡端本，次字包輝，未行。予聞生而多艱者必壽，此乘除法也，于予室獨不然。哀哉！予日薄西山，婚嫁事如逋之積。念君在時，雖十日九病，猶能商確焉。今亡，尚疇依乎？此又予所自哀者也。陳氏世葬縣之義城鄉戲龍山，山之南可以附卜，乃以十二月庚申，舉其柩藏焉。辛岡巽水，覆土植松，妯娌若魚貫然，而距郡城可十里。嗚呼！泉可移，石可隳，後千年

有人，尚克念之。潁川陳某誌。《貧窗集》卷八。

提舉崇禧觀知郡陳公墓誌銘

淳熙中，尤尚書袞守台，選郡之前輩有道德風節、里所宗慕者祠於學，得三人焉，曰羅提刑正之、陳侍郎國佐、詹事邦彥。然三人者，不獨里所宗慕，而薄海固尊尚之也。有陳檢正時中繼出，其賢實相亞，未在選中。余嘗以語黃守螢，欲併祠，會去弗果，然固往來余心不忘也。檢正，名庸。其生時，人望爲卿相，歿始贈特進，人曰：「賢不貴，宜有後矣。」而生子崇禧公，人曰：「信有後哉。」崇禧公名章，字子雲。自其祖翼以來，經學傳三世。公父子相繼擢第，而公第最蚤，其宦達亦宜蚤也。然自同安主簿、安福尉，歷分司坑冶始改官〔一〕。自知彭澤縣、通判建康府，得提轄榷貨務及雜買務、雜賣場。又以無罪去，主仙都觀。尋通判溫州，知建昌軍、信州。洎改寶慶府，不行，終提舉崇禧觀而已。五十餘年之間，號回翔淹挫，而夷淡冲特，迄不變所守，有檢正之遺風焉。其爲政，主拊摩，先勸率。在彭澤，總逋戶爲一籍，戶散一由，俾投所輸櫃中，而自署其目，率不過吏手。坊場亦十戶一甲，循環而輸，竟即釋之。衆感泣。競先輸。甚至役戶未當承，自願承役，閔而曰：「官清費約，此時不可失也。」建昌初至，號赤立，或謂邑長咸在，盍俾認所通。公言州縣本一家，若是不可。給紫袋往返，俾有事，直書以告，不便者立去之。山多土稀，歲所入不足於饟〔二〕，

而豪民黠吏煽爲蠹。公廉其甚者薄懲之，而痛絕苛擾。米遂堅好，八十艘同日以濟。信當孔道，耕少食多，遇上熟，堇堇無乏。令下和糴，如約者遷其階。公曰：「數萬斛留此未有餘，去此即匱。吾何忍以爲己利？」卒辭之。安福有盜就招，帥守欲奏改秩。公謂：「招以信，復坐以誅，吾寧爲選人，勿誤盜。」亦辭之。蓋其意不知有身，惟知有百姓，而行之裕，處之安，不貪榮，不掠美，自底於實而已矣。史稱吳公、文翁謹身率下，居以廉平，故不嚴而民化。又言何武名無赫赫，去後見思。世道衰，黷暴亘野。蓋身不望謹，民惟困嚴。方仇之於未去之時，而能思之於去後哉？如公之賢，應史法矣。夫赫赫有二：政善而赫赫者，令名也；政暴而赫赫者，橫名也。公固不肯爲彼，且不忍爲此。豈以戢之於昧昧，則雖欲露之於赫赫，而反不可邪？方盜起安福時，一禾山小醜爾，因鬪鬪至掩殺，收以兩州巡尉，懼不敵。公馳至山下，散帖鏐曉，不費一矢，而七主首戴頭來，境內以平。建昌有寨曰秩巴，卒與鹽子相出没，暴甚。會衣糧微，殿挾以狂^三。公度無調遣之資，走一介，諭以禍福，又散帖鏐曉，俘其首無遺。此其應變解紛，常先事不後事也。夫後事者名常顯，先事者名常隱也。然則不爲赫赫，而有過於赫赫者焉。他所奏陳，如假散卒耕資，復義倉輸日，捐平糴度牒，給黎民官產，及預貌契、急催科等弊，咸懇實中民病。至欲於汀、贛、邵、武等處，擇衝塞，創寨柵，以爲之防。其後閩寇陸梁，蹀血波數郡，衆始悟公先見^四，不特先事矣。素寡欲，老益耽書。歷仕許年，先疇不加黍髮，而常赴人之急。晚自號東澗。客至，畦蔬林核，相與遨嬉。雖心無留藏，而語有根據，約而富，和而莊。蓋上自鄉端里朋，下至村豎野老，其生也門款戶洽，其歿也道哭巷祭，如昔喪檢正

云。甫病，即屏鑿，神觀猶炯炯。午漏上，忽言我死者三，不瞬息而逝。蓋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而以臘月十五日，合於飛瀑山葉碩人之阡。於是邕走書介其事一通以至，言治命止五月，比則前兩月手緘授我，俾求予文者也。邕，長子也，今監温州支鹽倉。菟，蚤夭。嵩，常山縣主簿。綺，鄂州司理。訐，監揚州大軍倉。綺、訐繼觀文驛家。三女，既嫁而逝。孫男二，女六。嗚呼！以檢正之賢如是，既有後矣，而公之賢又如是，宜益有後也哉！銘曰：

巖巖特進廊廟姿，有渥霖雨屯莫施。公流其膏灑厥罪，甫及兩郡風掣之。其行冰潔玉無疵，自然天韻非人爲。吁嗟材不與命隨，七十三稔同一炊。我思古人可泣縻，再傳循良今有誰。本未死者元不衰，下映飛瀑千流垂。《永樂大典》卷三一五六。

〔一〕坑冶：原作「坑治」，據文意改。

〔二〕饒：原作「讓」，據文意改。

〔三〕殿挾以狂：疑有誤。

〔四〕先見：原作「光見」，據文意改。

祭商義仲郎中文

嗚呼！夭壽死生，得失窮通，不繫巧愚，繫其所逢。貴榮賤枯，崇泰黜否，細人之私，君子反

是。君之筆舌，一瀉三江，古木倒影，中涵宮商。文字之官，鳳池鑾殿，君不翱翔，祇落州縣。乃其政事，有介有通，有雨有暘，有雷有風。晚鎮于西，趣尚平易，收斂鋒鏑，率真祛僞。而或謂君，違俗背時，不能俯仰，揚波歡醑。其進也徐，其退也亟，衆妬蛾眉，變亂白黑。歸卧於室，見者慮焉，誰知其病，芽蘖有年。蹇吃語言，趑趄步履，使其未瘳，猶愈於死。人不可恃，所恃者天，天復握之，何辜而然？嗟世之愚，顛迷昏晝，簡默爲險，剛方爲傲。猶有公論，如日照衢，浮雲去來，不礙太虛。頗聞去思，聲滿樵李，彼蚩者氓，亦有臧否。風恬浪靜，豈無還期，櫝此一棺，已而已而。鄴侯之籤，子雲之宅，清夜如冰，其人何若？三商不作，今失典刑，吾鄉之思，匪徒友朋。《簣窗集》卷八。

祭祝縣尉文

嗚呼！君官于南，我家于北，未及握手，論心已熟。六月徂暑，訪我簣窗，劇談過午，清風一牀。我亦疑君，老態先白，扶出戶限，幾不能屐。君曰自愛，秋當復來，時我解組，一笑歸哉。旦旦望君，而君不至，問何以然，曰既長逝。嗚呼！聚散離合，如機之旋，以正而終，一息百年。我不悲君，憐其有母，霜雪九旬，而更哭子。迢迢故鄉，君魂疇依？寄聲江水，恨不奮飛。《簣窗集》卷八。

代叔祭蔡基仲夫婦文

哀哉基仲，竟止此耶？人孰不死，子何酷耶？子以孑然遺孤，尸一門嗣續之寄，家之興亡，惟子是視。而幼克自立，以至於成人，既勞厥生，且勉於學，可以爲子矣。吾女歸子，樂其臭味之相茹也。蓋與子共苦食淡者七年，而不敢怨，可以爲婦矣。是豈獨汝家之幸，亦我家之幸也。吾女歸告我曰：「我不能終事厥母，願有以事父。」自是而後，凡吾家微末之事，惟吾女之問。子亦朝暮往來，一盃相屬，好洽如家人也。嗚呼！吾今六十有四矣，齒髮搖白，來日幾何？兒女之託，亦惟子夫婦之望。何辜於天，乃使其相繼以沒地也！同時屬疾，吾以爲常事耳。越數日而弗瘳，又數日而浸劇，子卒以是死，而吾女則生。吾意其猶足以拊子之嬰兒，而俟其長也，不十日，又以訃聞。人邪天邪！嗟子夫婦，受難受之艱辛，而得所不當得之凶禍。游魂悽悽，今也何在？其升騰飄忽而歸於天乎？其沈寥澌盡而流爲泉乎？其與化俱往而入於無有乎？其怨憤凝結而猶在世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所最痛者，瑩瑩稚子，娟娟弱女，生事滿前，誰爲之主？在生無伸眉之日，死未有歸骨之所。此雖行道之人猶爲齎咨，而況於內外姻黨之間哉！吾自哭汝以來，生意幾落，兀兀飲食，常如醉夢。既爲汝悲，亦以自傷。其不幸而壯者，其難保若此，衰墜者可望其長久邪？一慟之餘，雲悽月惻，言不能文，姑叙以臆。嗚呼哀哉！《簣窗集》卷八。

五世祖墓祭文

維江南鍾崗阜之秀，陳之先域，實根幹焉。往歲鄰孽宣驕，水齧其趾，爐香之奠，十步九跌者屢矣，是子孫之罪也。一二年來，始克披竹斬藿，稍還隴隧，五世之嗣，亦得以天子命服拜焉。夫科名祿仕，非以賁其先也。仁義道德，所以燾其後也。如鏡印形，如谷答聲，其綿聯接續，勢之常爾，而豈有他哉？百年之間，冥漠久矣，而神靈固不昧也。百年之後，松楸茂鬱，毋或不淑，爲山靈之辱。

《簞窗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先妣文

維嘉定三年歲次庚午五月戊子朔十有八日乙巳，耆卿謹以家饌，致于亡母孺人姚氏之靈。嗚呼！吾母其真死邪？蓋棺七日，無容無聲，吾母其真死矣！吾家世儒，薄生理，母歸，田無三十畝，老屋數間，不任風雨。吾母一力經紀之，左手嬰孩，右手績織，下至米鹽靡密之事，亦牽頓忘食。蓋吾先人性耽書，口不道家有無，其所以至今僅給，則實惟母力，姻黨盡能言之也。丁巳秋，先人即世，母寡居。於時女兄年已及笄，長妹亦駸駸，次則病瘡，其季猶少也。藐然一子，則又病，濱於死。過者

見之，知其百無以堪。吾母含淚摩娑，卒得活我，且漸謀婚嫁事。中間多故，又有莫之勝說者。吾母雅無病苦，自是亦抱氣疾，二年而不平。人曰「男女債未償而然」，母亦曰「誠然也」。經之營之，亦盡出母心力。其後二婿拜於堂上，婦亦入門，人謂可以漸閑，然勞猶昔也。嗚呼，吾尚忍言之邪！自惟不孝，無以榮其親，然有區區烏鳥之情，不能忘去。私謂生苟不達，儻得與母蔬飯而嬉，少酬其平昔之勞，則志願畢矣，雖母之所以自期者亦然也。嗚呼吾母，孰謂其至是邪！天不佑善邪？豈造物者以子不孝，而降此毒戾邪？抑母所以役其神者過，而脆弱之質，自不能久於世邪？繼自今，吾疇依邪？家道誰治邪？手澤滿前，種種皆血，吾亦何以生爲邪？未病之四旬，得孫，津津甚喜，中夜隆寒，起視之，至再三焉。告母少休，勿聽也。嗚呼！繼自今，孫雖啼號，吾母其聞之邪？惟我母子，相與爲命三十有一年，子不敢一日捨母而遠遊，母不肯一日不見子而食。母病八月，吾八月在牀。亦謂母勿藥而康，庸詎知晨出暮歸，則母已不能語也邪？嗚呼痛哉！未病時，意嘗不滿，間或指瘡者曰：「汝有分，則先我死也。」或又指其季曰：「吾安得亟嫁汝也。」或謂母年未六十，何介介若此？由今觀之，似若知其死而然。嗚呼痛哉！深惟此責，母在在母，母死在子。誓當拊字裝遣，如母未瞑目之時，母可無憾；其所以爲母憾者，有終身之勞，而無一息之樂。治家有奇男子之所不能，而不及享庸婦之壽。如永夜入荆棘，遲天明而坦途，則車軸折矣。此耆卿之所以冤天叫地，欲與母俱死而未可也！決九河不足以爲吾之淚，汗千竹不足以書吾之恨。哀哀我母，今安適矣！皇天后土，忍於是矣！藉使不死，無見母之日矣。一酹而號，肝腸縷絕。嗚呼痛哉！《簣窗集》卷八。

祭妹文

嗚呼！兄弟之愛，如四體之於身，爾其死矣，吾何愛其生？先子早世，兄弟孤惻。爾年最幼，尤鍾愛於母兄。棲遲窮居，十有餘年，惡衣糲食，同茹艱辛。兄既得仕，爾德修明。學禮與詩，習以繁蘋。後又十年，爾乃從人。事夫柔嘉，琴瑟鏘鳴。生雖孔艱，克配賢仁。孰謂不遐，福祉臻臻。聞爾訃音，哀不勝情！哭不憑棺，不見容聲。酌酒以文，尚感精神。死生永訣，長想無因。嗚呼哀哉！

《簞窗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全宋文卷七三三二

陳耆卿 一二

祭伯父文

嗟乎！士之離桑梓，蛻松楸，而客於千里之遠者，名與利餌之也。其貧刻骨，而迄恬於利；其毫滿腹，而終遜於名。逐逐他土，之死弗醒。雖然，此不足評也。伯父之生也，不以豐悴爲工拙，則其死也，豈以遠近爲圓缺？臨命泚毫，笑指秋月。此時此意，其與留連妾婦者影相絕矣。伯父無憾也，而耆卿則有憾焉。始而往，不得已也；中而歸，可以處也。可以處而不欲，伯父之志也；欲與處而不能，耆卿之媿也。前歲之春，辱枉其車；今歲之秋，止枉其書。以爲安邪，則已告病；以爲病耶，言則炯炯。嗚呼！豈謂耆卿身未及前，而伯父之目已先瞑也？仲兄之來，告我菴窆。所重憾者，力如蟬翼。嗚呼！伯父遠矣！耆卿之憾，無從釋矣！紛紛多言，祇益爲贅。天實爲之，奈之何哉！嗚呼尚饗。《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路祭王知縣文

嗚呼！葉縣之政，發源君家。鳧舄不朝，奄落暮霞。峨峨青山，等是死爾。觴以送之，不如我同里。《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陳監所生母文

嗚呼！不腆敝邑，山空水深，令子云來，實獲我心〔一〕。旬日所聞，萱花不樹，其果然耶，當食失箸。我觀世締，蒲葉槿花，枯者匪夭，榮者匪遐。惟其家聲，洎厥闔範，煦煦常春〔二〕，皦皦長日。千六百里，在漢之湄，長風柏船，魂其蚤歸。《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一〕獲：原作「護」，據文意改。

〔二〕煦煦：原脫一「煦」字，據文意補。

祭董子順母文

嗚呼！人事好乖，從古而然。倚伏乘除，尸此者天。淑哉夫人，勇往教子，簪珥千金，擲如敝屣。天毒降戾，伯也不年，淚眼關山，堂幾不萱。仲也起家，藍袍歸覲，賀罍橫陳，足洗前恨。而復不竟，隕霜於春，既哭其女，仍摧其身。嗚呼！種果道邊，豈不風雨，迨其實兮，弗使染指。變化起滅，固理之常，乃如夫人，尤可惻傷。身後千鍾，生前盃酒，靖言思之，誰薄誰厚？《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考妣墓祭文

今歲夏五月乙酉，集英殿賜進士第，不肖孤辱在選中，退而泣下霑襟曰：「匪孤之能，父母之德也。」惟父種學澡行，躋於名途，又不得怡愉以老，獨畀付在耆卿。曰：「而雪吾耻，吾其不死。」吾母與聞此言，手持厥家，而縱耆卿於學。震凌風雨，間關幾慟，然不敢一日捨學以嬉。願母迄壽且康，庶萬有一，可共斗祿也。嗚呼！母又死矣，榮念灰矣。去秋一檄，實惟邦君之意之塵。黽勉行邁，卒以捷告，春官復染指焉。昔也勞而弗收，今也惰而穫。雖一第瑣尾，不足以耀，然戶門之責微

塞，泉壤之志略伸。識與不識，咸口誦二親之賢，而謂天理不終泯也。耆卿何力之有焉？繼自今願永無怠，以答揚二親之遺訓。若曰豢於祿，而不知義，不肖孤實耻之。矯首青山，尚克臨鑑。《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先祖墓祭文

士有足不出戶，而鄉鄰染其善，彼嗣被其福者，吾祖是也。譬諸碩果，已則不食，而胚胎潤澤，來者甘之。故吾祖之衰，太半秋葉，而獨吾父昆弟，克儒厥家，克保厥田廬而無失也。此非吾祖沉樸，不較波流所暨然耶？今耆卿忝慈恩之題，歸拜墓下。視松楸禿幹，猶有生氣，吾祖之在京，當亦笑粲歆此酒也。吾祖更陰相之，俾世守不墜，則祖之令名益章。敬再拜以祈。《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王存道總幹文

嗚呼存道！手足以揮萬字兮，不能取一京秩；舌足以瀉三江兮，不能愬其窮於造物。伊少日之爽邁兮，可以橫飛於空闊。誰牽其翼使下垂兮，乃欲達而不達。屹賢書之兩登兮，且遲遲乎一枝之折。

稔之以太學之齏鹽兮，始升名於解褐。人意其平昔之抱負兮，可以勇行而不艱。奈之何入眼之青衫兮，已不禁乎垂脰之白髮。沃教雨於洪都兮，慰儒生之枵渴。屈俎豆而裨軍餉兮，疑其不足以有發。或曰梯遠而級大兮，固無嫌於猥屑。胡稟命之不融兮，屢百年於飛雪。慨吾黨於膠庠兮，早相從而甚悅。耳驚聞於不祥兮，初甚疑其浪說。恍二千里之銘旌兮，自湖湘而歸浙。乃知君之果死兮，欲叫天而孰爲之徹。嗚呼！萬事無端兮前途如漆，一生英概兮今丘今穴。氣有聚散兮豈問賢哲，文以爲醇兮千秋此別！《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陳俊卿運判文

昔在高廟，朝多史魚，時惟獻肅，氣拉萬夫。我學有祠，所以尚德，過者見之，凜姦震慙。言言遺直，篤生我公，重厚端莊，吐霓照虹。娟娟童年，有赫載譽，脫略綺紈，頡頏韋布。迨其筮仕，守正不回，得失榮辱，付之浮埃。三入棘廷，兩登蘭省，出使于西，績用又炳。旋升樞屬，其勞孔多，克裨借箸，以定止戈。帝曰嘉哉，可煩可劇，其漕神臯，以究汝力。長安日近，使者星高，紫荷白筆，平步匪遙。豈理無常？豈數有竟？兼旬之間，不起於病。惟昔之學，藉公主張，一日斧斤，百年棟梁。惟今之學，歸公提攝，官徯教條，士資檢押。誰謂愉悅，轉以悲傷，粉榆失色，芹藻無光。公已翩然，排風馭氣，其如吾徒，思之不置。泣引丹旄，奔奠素幃，公其有知，尚聽此辭。《永樂大典》

卷三一五一。

祭王架閣文

世失東萊，士模不模，不見其人，思見其徒。公受心印，不激不迂，摘實落華，剝嚙解膚。鏗然名家，俗學可奴，人曰東萊，其生如初。昔我郡序，廢不支吾，自公至止，堯行舜趨。不巧爲穴，不峻爲機，身帥以正，頑勅風祛。二年故里，一日中都，諸老改顏，爭挽薦車。翼翼故府，英良之區，信臂一鞭，金馬石渠。大化茫茫，朝榮夕枯，公踣中道，人歟天歟？載念往昔，總角趨隅，不鄙謂我，千里之駒。別日已遠，居然故愚，誦公之言，既媿且吁。亦謂暇日，載馳載驅，意熟公誨，而哭公殂。炯炯此懷，疇復鑑余。憶公兮清癯，問公兮今安歸。一酌兮公來徐徐，秋風兮爲我歔歔。《永

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

代台州祈年祝文

寶曆方新，喜兆和於青皞；銅符惟舊，願徼福於黎元。即人日以精祈，覬靈穹之昭格。伏念臣字民有志，報政亡庸。凌兢鼠技之窮，頂踵鴻私之覆。年書大有，游收穰稔之勳；月肇嘉平，屢見繽紛

之瑞。川后欲波而隨止，祝融幾煽以旋收。積逋吏愆，疇非帝力？顧彊弩之將末，凜深淵而不遑。雖飭躬靡間於去來，然厚下盍圖於終始。遙瞻紫極，僭列丹棕。伏願淵鑑下臨，真心廣佑。全家飽暖，豈徒私荷於恩慈；闔境安寧，或者公依於塊圯。身雖歸止，心曷忘之！《簣窗集》卷九。

社稷神祝文

縣令八品官爾，有社稷焉。讀《詩》至《載芟》，則知祈年古矣。祈之春，固將報之秋也。青陽氤氲，千耦如雲。神其主之，食我農人。《簣窗集》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二五。

雷師祝文

孰鼓大造？隱隱絃絃。我陽聿宣，抽芽振萌。百里之封，於焉取則。恐懼修省，何敢不力？嘉牲旨酒，食且飲之。歲大叶和，愉愉熙熙。《簣窗集》卷九。

風師祝文

妙矣一元，神橐籥之；衆矣萬竅，神簫勺之。其象維何？巽以申之。其應維何？亶云時之。我爲我民，觴之俎之。神其格思，永言保之。《簣窗集》卷九。

代諸廟祈雨祝文 一

嗟嗟百穀，命懸於雨。或調其初，猶有後慮。而況今日，穡事方起。夫豈旱時？驕陽一炬。已針之苗，如子奪乳。待布之秧，如老處女。胚胎未成，牙蘗未舉。有秋之望，今在何許？惟神靈長，血食茲土。豈有民勞，神獨容與？宜矜宜哀，爲之宗主。駕風鞭霆，一洗原隴。其子既飽，敢忘厥父？誓與邦人，答神之祐。《簣窗集》卷九。

代諸廟祈雨祝文 二

臨海之田高而塉，十日不雨，則以旱告，其來舊矣。某窮冬假守，中春劭農，晝餐夜寢，惟田之

爲憂。有苗勃興，望雨滋灌。天嗇厥施，農人鶴立。其何以占歲事？我用是懼，款謁明神。神之廟食於此方，憂猶某也。其霈甘澤，以活此土。吏責得寬，神祀不匱。夫豈獨吾民之賜！《貧窗集》卷九。

代諸廟謝雨祝文

維五月甲戌，某以邦域之旱，請命于神。神賜之雨，苗淳然其興矣。迄茲夏季，恩嗇不繼。吏實恐懼，卜以今日，再禱祠庭。酒肴未共，惠澤先霈。豈以吏之秕政，敢如取携？神實念民，故其速有如此者。既謝其始，復祈其終。繼自今時其雨暘，毋使吏之名瀆于聽聞。《貧窗集》卷九。

代靈康謝雨祝文

王以威德靈異，戶牖一邦，凡祈禱祭禴之事，於王必焉。歲將秋矣，而屢以旱聞。非王尚誰望者？涓日沂江，蓋將請事，環瞻四野，忽已滿盈。夫神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時厥飲食，豈待號呼？故某身未及前，而神已先接，是非偶然之故也。然仁以不倦爲功，事以克終爲難，神其有以惠顧之，常如今日。維吏與民，不敢忘賜。《貧窗集》卷九。

大比靈康祝文

神爲此方靈祠之冠，言神之靈者，但曰去菑保歲，而弗思其大者焉。夫士短長在己，尺度在有司，而利達之衆且寡，亦足以爲神之榮媿。神既廟於多士之邦矣，而不爲多士謀，無是理也。尚惟左之右之，俾人人奮張，而不虛其多士之號。神之靈，於是爲大，其賢於去菑保歲也遠矣。《簣窗集》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

鎮安祝文

歲大比，諸生奉酒醴告于廟祀，曰乞靈也。夫人保於城，城依於神，故雖境內毫髮之務，惟神之爲聽，況於賓興多士，事大體重者哉！夫田可力耕，而歲之豐儉不能自必，必之者神爾。願言陰相，俾獲見功名之秋，庶幾不負菑畲，且償厥志。敢不夙夜思所以答神之賜！《簣窗集》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

代澤民廟生日祝文

惟王之德，郭郭千里；惟王之食，牲牢千祀。百爾祈禴，如鼓應桴。神電繞樞，來者塞途。吏實亡庸，隨喜歸敬。有穀斯馨，爲民請命。自今陰隲，不禱而孚。永俾有依，血食不孤。《貧窗集》卷九。

城隍加封祝文

神之爲靈，昭昭也。盜賊，神驅之；水旱、疾疫，神夷之。影響十同，牲幣旁午，亦已屢聞于朝而班公侯之貴矣。今王爵疏封，是爲極典，人皆以爲神榮，守獨不然。夫施厚者報必遐，人之報神至矣，抑所以爲人報者，宜如何哉！繼自今，疾疫、水旱、盜賊之事，夷而驅之，不懈益虔，則爲不負斯人，且不負國。然則榮神者所以憂勞神也，惟神其鑑之。《貧窗集》卷九。

代祈雪祝文

黃雲覆野，尚虧大有之年；皓雪停空，未應嘉平之月。敬列寸丹之懇，冒祈三白之祥。伏願大道

垂慈，真心從欲，乘層雲之四合，紛剪水之交飛。噓呵一彈指之間，增華瓊闕；慰滿諸有情之衆，兆瑞金穰。《簞窗集》卷九。

謝雪祝文

六出愆時，預虞災鑿；三熏卜日，冒控懇祈。香霧朝濟，凍雲暮合。側聽連宵之集霰，幻成平旦之飛鹽。曾謂愚忱，獲通聖造。不但來牟之呈瑞，預占多稼之肇豐。稽首知恩，銘心歸敬。更祈惠澤，曲軫困窮。臘瑞繽紛，幸陽驕之已滌；清暉澄宴，庶陰沴之掃空。坐俾耄倪，同深悅懌。《簞窗集》卷九。

代謝晴祝文

千里瀾漫，罔測蛟龍之怒；萬家奔迸，幾爲魚鼈之鄰。如疾痛疴癢之在身，瀝心腹腎腸而請命。爲民拔難，賴佛興悲。雖罹墊者未免噬臍，而瀕危者旋欣托足。挽回赫日，掃盡油雲。自非曲假於護持，將恐倍勞於爬櫛。投誠以謝，歸德敢忘？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誠傷心於已往；介我稷黍，穀我士女，猶妄意於方來。倘遂小心，終依大覺。《簞窗集》卷九。

代台州祈晴祝文

八月之間而旱，初懷焦槁之憂；三日以往爲霖，旋軫漂搖之慮。民之棘矣，天維顯思。伏念臣德昧感通，職叨拊字。郡不斗大，介於長江；雨若盆傾，莽然一壑。上棟下宇，西陌東阡。皇皇萍梗之轉移，在在黍禾之滅沒。頻年積潦，顧豈全無？今日洪疇，僉云大驟。遠邇莫知其赴愬，公私交集於號呼。亟款真游，虔修菲供。伏願屏翳收陰，翔陽返照。吏如不德，葬魚腹以何辭；民則非辜，矢蟻忱而有請。《簣窗集》卷九。

代詣大中寺再祈晴祝文

寅賓暘谷，凡兩拜於佛慈；水出平原，迄三伸於吏愀。禾疇遠邇，編戶東西。奔衝已負於力耕，遷徙相望而如織。浸淫不已，昏墊奈何？蠲心三寶之前，請命十同之衆。伏願慧光照耀，覺力護持。海若回瀾，無復百川之汎溢；雲師清陸，亟還九土之清明。休迫投誠，凌兢望賜。《簣窗集》卷九。

又謝晴祝文

愁霖冒野，孰回川后之瀾；杲日騰空，訖正炎官之候。敢謂愚誠之上達，遽蒙聰聽之下移。天無一塵，轉清於溽；田有百穀，似醉而醒。偉用力之何神，顧歸心之敢後？害粢盛而作淫雨，已消魯史之災；多稔黍而歌豐年，倚輯周詩之慶。《貧窗集》卷九。（以上舒大剛校點）

全宋文卷七三三

黃義明

黃義明，字景亮，號傲齋，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師事黃榦，著有詩文講義。見所撰《臨川縣學勉齋祠記》，《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三。

臨川縣學勉齋祠記

淳祐元年七月

聖人之道原於太極，具於人心，而散見於日用常行之間。達而在上其化行，窮而在下其教明。儒者相繼闡明，以扶植斯世。去聖逾遠，學術分裂，異端之教興焉。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老氏者乃指窈冥昏默以爲道。天命之性，理而已矣，而佛氏者乃認靈明知覺以爲性。高明之士，樂其虛曠，便其簡捷，靡然從之。由是躡下學上達之序，而謂聖域可一蹴而至；昧危微精一之旨，而謂人心即道心。憑虛駕誕，反以正學爲支離繳繞，不自省其心與事物了不相關涉也。而吾所謂學問之士，往往體認之不精，植立之不强，發揮之不善，遂使世之人亦謂聖賢之學爲無用之器。嗚呼，不有真見實踐之

士，隨試輒效，亦孰知吾道之有實用耶！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嘗宰臨川，距今三十餘載，士民猶懷思而樂道之「二」。果何施而得於斯人哉？竊嘗謂學問，政事之本也。吾夫子嘗語門弟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涵養未充，則行己多徇；講習未至，則應機易窮。精粗本末，洞然粲然，則由體達用，隨所施而皆實矣。文公子朱子接孔、孟、周、程之正統，其設教也，俾學者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功用之著，尤於及人驗之。游其門者衆矣，而志堅思苦，吾道有託，文公獨以是許先生。蓋嘗聞先生之始從文公學也，夜不就枕，倦則隱几少寐而已。知心爲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求也，則於《丹書》「敬勝怠」之語，《洪範》「恭作肅」之言，《中庸》戒懼之規，《孟子》操存之訓，深致意焉。謂學問無窮，不可以輕躁浮淺得也，則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盈虛消息之機，古今興亡成敗之故「三」，悉致察焉。斂神宇之精明，毓性天之純粹，存養猶恐其未熟也。幽入於淵泉，細入於毫芒，探索猶恐其未精也。迨夫真積力久，動循天理之安，雖空乏拂亂交至乎其前，而動心忍性，曾無幾微出於顏面，望之使人意消，不待考其行而知其爲君子人也。此豈規規文字言語以爲學者哉！故其爲政，遵守法度，而無世儒牽制之病；通達事變，而無俗吏簡便之私。姑即臨川之政言之，戊辰、己巳間，歲丁大侵，趨利者爭洩米於下流，先生多方以遏之。或曰：「伯者猶以是爲禁，儒者當如是乎？」先生曰：「爲民父母，邑人饑而死，則令之職何在？夫渾融而無間者仁也，裁制而有辨者義也。濟仁以義，仁所以行。欲一概施之，必爲墨氏之兼愛然後可，而可乎？」已而分可得勸也，糴可得平也，富者不敢私其有，而貧者給矣。先是有女巫出

入宮禁，所至弄威福，魏壇觀道嫗善交結，挾之以軒輊臺府。借魏夫人三冢爲辭，傍近居民墳隴欲悉之。臺部既施行矣。先生破其簧鼓之奸，建言者獲免，竟亦莫能撓。於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使爲政者畏義理不畏強禦，未必爲己病也。所見不明，所守不堅，而黑白遂以變亂，可嘆也矣！先生嘗曰：「邑民猶雞雛也，令，其母也。得食，則呼而哺之；烏鳶之來，則張翅以擊之。」愛人之切如此，宜乎剛毅果敢，不屈於權勢之所臨；哀矜惻怛，常及於匹夫匹婦之無告者。獄犴繫囚，吏卒視貨爲輕重，先生不時往視〔三〕，人得自言，無有冤濫。剖決分爭，有非他官所能者。躬行阡陌，不憚寒暑，陳義懇到，爭者愧悔，或至感泣。政事少暇，開誨後學，亹亹不倦。道義之交，多聞識之士，訪問講切，不徒以通下情，抑亦爲進德地也。始至視事，以雞初鳴丙夜乃息，人謂暫焉而已，終三年如一日，始歎服焉。仁明暢而獄訟稀，信令孚而催科辦，一邑之事，處之沛然。臺府牒訴之疑，與有所憚而不敢決者，一以委之。凡所剿裁，犁然當乎人心。聲望益著，名公文薦，至有未曾識面者。厥後守漢陽、守安慶，四方想望風采爲幸。雖知其賢且才，以苞苴竿牘不一至，憾之莫濟，實學竟不盡展。於乎，先生之不遇！先生何其以如是之人物，使之奔走州縣焉，獨可爲世所歎耳！豐城李君義山從師友講學，誦先生之言而悅之。來尹茲邑，是則是效，剗蠹植僵，精采焕然。既新夫子廟，乃闢室西序像先生而祠焉。夫盛德之好，秉彝所同，矧於邑人遺愛猶在，奉之以示儀刑，教化之先務也。令凡幾易，殆今始克爲之，將其數然歟？令尹以義明於先生親炙日久，俾爲之記。後之學於斯、長於斯者，能自得師焉，是又令尹拳拳之意也。淳祐初元秋七月既望，門人盱江黃義明記。弘治《撫州府志》卷二

五，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續編本。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乾隆《臨川縣志》卷二四，同治《臨川縣志》卷一六。（劉琳校點）

〔一〕猶：原作「尤」，據雍正《江西通志》改。

〔二〕敗：原作「收」，據右引改。

〔三〕時：原作「測」，據右引改。

呂昭亮

呂昭亮，頤浩孫，嘉定末爲朝散郎、行司農寺丞。

刻高宗與呂頤浩手札題記

嘉定十四年五月

臣大父忠穆公先臣頤浩，曩叨思陵殊遇，協濟艱難，奏報宣示，宸奎絢爛，寵被股肱，君臣相與之深，伏讀感泣。權臣追仇，舉族遷謫，散逸之餘，數紙僅存。謹模勒堅珉，垂諸不朽。於戲，豈比賜履分璜，世守舊物而已？勉思厥紹，懼遏佚前人光，子子孫孫，尚其念茲，永寶勿墜。嘉定十四年五月既望，朝散郎、行司農寺丞臣呂昭亮拜手稽首恭書。《越中金石記》卷四。（曾棗莊校點）

費 洸

費洸，嘉定末爲潼川府學教授。見《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四四。

舉子程文犯諱事奏

嘉定十五年二月

竊見學校課試士人程文，內有犯桃廟諱字，先準嘉定十年指揮，祖宗桃廟之諱，試闈多用命題，甚知恭事祖宗之意〔一〕。乞降旨，凡試官出題並不許犯。若舉子程文，只依舊法。已行遵守外，照得桃廟諱字收入《韻略》，公私行用日久，朝廷用之制誥，臣僚用之章奏，士大夫用之名字，考官用之題目，舉人用之程文，相承已孰。今來上項指揮止是不得出題，若舉子程文只依舊法，舉人爲見不得出題，故亦私相避忌，亦有更不迴避。考官往往過於謹畏，以爲不可出題，故亦不敢取放。或捨長取短，不稱朝廷取士之意。乞意乞備坐舊法及新頒指揮行下本學〔二〕，曉諭士人，得以遵守。科舉在近，仍備牒試院，分明曉諭，庶免疑惑。《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四五（第五冊第四三五頁）。（曾棗莊校點）

〔一〕知：疑當作「非」。

〔二〕「乞意」句疑有誤。

費伯矩

費伯矩，潼川（今四川三台）人，嘉定中在漢中幕府。

富樂寺題記

嘉定十五年正月十三日

潼川費伯矩回漢中幕，過左綿，拜後溪先生。郡太守劉思莊偕弟思齋、簡池趙季遠、賈子重、資中李晉明，載酒餞別於此。通泉王子達、太城張子壽以同年友從太守來。雨餘晴開，物意與山色皆春。太守喜，命客紀行。子達之父紹之同遊，太守之子幼房侍。嘉定壬午正月十三日。《金石苑》。又見民國《綿陽志》卷九。（曾棗莊校點）

鄭 俟

鄭俟，嘉定間宦官，任右武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見《宋會要輯稿》禮四三之四。

乞支賜安葬皇太子費用奏

嘉定十三年八月

皇太子薨，差都大主管敕葬，隨宜參酌比附，條具申請。數內官吏、諸色祇應人等，合用孝贈及節次支賜，并日支食錢，及應干支費，乞依昨來敕葬莊文太子體例，於左藏庫取錢二萬貫、文銀五千兩、絹五千匹，仍免三分減一，全支本色。《宋會要輯稿》禮四三之四（第二冊第一四一八頁）。（王曉波校點）

高熙績

高熙績，溫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開禧元年登進士第。嘉定間爲文林郎、國子正。後歷知和、永、潮三州。見《至元嘉禾志》卷一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府學新創小學記

嘉定十七年

古者學有等序，教不陵節，自書計誦舞以往，所謂流水盈科，草木區別，截然不可徑詣，闕黨速成，申戒明甚，小學之設爲是歟？後世仕進階文藝，且經傳子史浸多，必於始學培其基本，故訓子姪

者有戒以黃潦無根，勉以月閱一箱等語，雖姿賦有利鈍，惟釋齒易精通，督授以時，孰量所到？然富窶不齊，範師植學，力有弗逮，則以公庠代私塾，其庶幾乎。浙右密拱行都，在在有小學，禾興獨缺，前後郡博士有志大息，良由郡學褊隘，創置無所，糧儲之贏莫可資焉。嘉定庚辰，鄉同年吳君杜分教初筵，亟請于郡，廣學宮而新之。明年學成，規圖宏壯，乃即東後廡之屋五楹葺爲小學，几席用器略具。其秋，開補生員，遴選職事二人，俾主訓導，同給于郡。前駕部鄭侯定始之，今戶部朱侯煥在樂繼焉。學田舊爲豪民及浮屠冒占殆數百畝，君極力歸復，用膳朝暮。課程詳于私塾，規式倣于上庠。於是邦人翕然願以子弟入學，誦絃洋洋，一改羣聽，君之加意士子，誠小大畢舉矣。噫，創學以淑童卯，師儒之功也；遣子以就教養，父兄之賢也。循蹈規程，進修業履，以無負於父兄師儒之訓，其責獨不在爾子弟乎？若乃掛名籍以尚觀美，聚嬉戲而虧全功，齒日以長，後將噬臍，是豈先生所望于爾者！因書以爲戒云。又明年甲申，文林郎、國子正高熙績記。《至元嘉禾志》卷一六。又見光緒《嘉興府志》卷八。（黃錦君校點）

伍 珪

伍珪，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以醫爲業。嘉定間在世。

故伍母蘇氏孺人壙記

嘉定十五年正月

先妣姓蘇氏，世居臨江之新喻。諱□，諱□，諱□，是爲先三世。妣在室之日，孝事父母，敬友兄弟，女功勤。暨歸我先考伍氏，諱應和，字朝英，事翁姑尤謹，教育兒女，不寬不嚴，待媼御亦如之，婦德備。考世醫，活人多矣。妣猶勉以勿受貧者藥金。考好客，妣主饋如響應聲。考先先妣三年卒，妣亦被重膑疾。嘗自釋曰：「此疾養身，亦可養壽。」雖身處藥物間，不過隨宜服餌調理，□□家事如常。見珪醫道、家道兩優前時，甚喜，一日痼疾稍□，□□方□，試諸藥不效。妣乃呼聚兒女來前，謂：「非吾□不明□至此，吾壽當終，奈何！但願吾兒活人多於汝父，吾女婦德過於汝母，則吾死之日，猶生之年。」語既即逝。妣生於壬申正月初九日，沒於辛巳年二月十三日，享年七十。男二：長璋，娶丁氏，生子三日而卒。所生依祖母以生。期年，璋繼卒，計卒之日，先先妣十年。次珪，娶洪氏，繼歐陽氏。女三：適進士胡桂孫、宗亨祖、孫益宗。孫二：徇弟、順孫，年相上下，自幼至長，皆同齋從學。茲以壬午正月癸酉日，奉柩葬分宜縣振藻鄉四都南新里上里保，地名南新大壠園。祔先考之塋，同坐辛向乙。謹述大略，鐫石而納諸壙。孤哀子珪泣血拜手謹書。蜀人前進士趙揆之填諱。江西新余市博物館藏誌石。（陳柏泉校點）

蘇 丙

蘇丙，溫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嘗應進士科，嘉定間在世。

有宋處士蘇公夫人孔氏壙記

嘉定十五年九月

先君諱景行，字伯山，溫平陽人。生於建炎戊申之二月四日，歿於嘉泰癸亥之九月二十三日，葬於嘉定乙亥之八月十九日。太夫人諱守真，鄉先生孔公習周女，生於紹興乙丑之七月二十日，歿於嘉定庚辰之九月十二日，葬於壬午之九月二十八日，享年皆七十有六。子二人，女適鄉之氏族；男丙，應進士科。始先君□太夫人買山於邑之白石里雅山原，爲二壙，詔二子以「吾死當□□此」，至是不敢違也。遂祔。蘇氏之先，自閩徙溫，至先君□□世。曾祖矧，祖憲，父桴，皆潛德不仕。從父武功先生權以□□□學有重名成均，先君實學焉。性行篤淳，容止端嚴，爲文□尤□古有法度。紹興間遊京師，多交渡江諸名人，聲益起。諸□弟分財，自予□□弗問，曰：「吾當自奮耳！」科舉學方盛，以不作慙筆，每試輒工，留滯滋久。故丙之生也，太夫人自鞠育之。及稍長，又自爲擇師。□燈寒夜，載縫載紉，則坐丙於旁，使誦書，必極倦，然後與俱止。如是者幾十年。他日先君歸，曰：「吾

有子可教矣。」□□不復遊，榜所居室曰「得軒」，聚書數千卷，晝披夜吟，左指右授，自爲師生。家雖貧，不移素守，不屑與俗者語。事有拂亂吾意□□□古人慷慨悲壯之辭，以自慰解，或閒見於詩。邑之士敬□□□于州若縣，以主學校，曰：「此長者也。」太夫人清勤介直，家事□悉皆自理，□有無，謹不以累先君。事舅姑惟孝，生養死祭，必極誠至。性惡侈，篋笥中多藏爲女時衣，若未嘗掛體。□□吾不忍敝之也，其克約如此。嗚呼！此吾父母先德之大略也。□將出涕，咽不自勝，其能盡述！姑合求銘於當代之主言者矣。然念曩時客京師，聞先君訃，奔而歸。其附於身者，皆不及親，其悔也多矣。太夫人平生畏登舟車，聞人言入京之路川嶺峻險，輒震駭。晚以丙固請，不獲已，而從居二年，視京華殊不當意，曰：「吾老矣，合以我歸，毋使他日載靈輦行脩路也。」今而蹈所忌矣。夫此二者人生大不幸，而丙於父母皆有焉，其恨奚窮！謹泣血記。民國《平陽縣志》卷六七。（尹波校點）

汪之疆

汪之疆，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開禧元年登進士第，嘉定間爲從政郎、連州州學教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同治《連州志》卷一〇。

司法題名記

嘉定十四年

法者，古人之所甚重，法重則官尊。今法曹乃眇然郡僚之殿，與法意齟齬，嘗疑之而未得其義。嗚呼，用法豈得已哉！不得已而用法，孰若無所用乎法也！麗法傳刑，垂法觀象，有法之體，無法之用。俗吏筆則筆，削則削，高下其手，三尺安在？法不負人，而人負法，則有之矣。我朝以仁厚家法、金科玉條寶之萬世，藏之令甲，散之列郡之司法掾。其事簡，其任專，非已試吏者，不得處是職，可謂重矣。建安李君華負一世材氣，寄軫於此，能大其所居官，精神風采，響感一郡。至於用法，悉本之仁厚，不奪於上官意嚮，官雖卑而權則尊矣。廳壁舊無姓氏，將石而刊之，命予記。予謂今朝廷清明，浸浸乎刑措之風，固已無事於法，而李君天材俊逸，真渠觀中人物，安能弄刀筆、染朱墨，與俗吏輩居下僚末耶？後之人毋自卑其官，而併與法輕之也。若思所以大之，則請以李君爲法。嘉定辛巳中和節，從政郎、連州州學教授四明汪之疆記〔一〕。同治《連州志》卷一〇，同治九年刻本。（尹波校點）

〔一〕教：原作「校」，據文意改。

許

□

許□，嘉定間錢塘（今浙江杭州）士人。

爲黃朴叩功名託爲沙門光遠降乩詞

嘉定十五年

伸脚自由，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條大戒。醉後高歌，無障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它枷鎖杻械。

無疑無疑，自有東西。目前行檢，眼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來菩提。提取金毛獅子，任教烏兔如飛。

黃子黃子，文魁多士。醞藉胸中十萬兵，縱橫筆下三千字。無垢爲朋，汪公相似。若得火土相逢，一躍禹門浪裏。《游宦紀聞》卷三。（黃錦君校點）

李仲熊

李仲熊，資州（治今四川資中）人。嘉定四年進士及第，授普州學官。歷典州郡，官郎省，淳祐間爲湖北轉運判官。見《棣堊集》卷七，《吳都文粹》續集卷一五，嘉慶《四川通志》卷七八。

普州州學進士題名碑記

進士曲江題名，唐舊典也。唐取士最多途，而進士獨貴，故有頂戴《登科記》。自李德裕媚嫉惡之，其集遂廢。所謂鴈塔，特詩人逸士、公卿子弟遊觀紀行，名進士固不由此重輕也。國朝鉅公磊落雄偉，疊見層出，而科目奮起居多，故所在郡縣學皆有題名。普爲東蜀偉郡，士貧而不苟，質而有文，其山林畎畝、懷道藏器，質諸耆老所稱道，往往有之。獨以科目隨時著聞者，舉輒數十人，下者七八人，或五六人，或三四人。其竝於西眉者以是，而題名僅勒片石於講堂之兩楹。紹興間，學官何耆仲使爲之，形制褊陋弗稱，且舊刻告盈矣。今欲倣唐人遺意增創之，請於郡太守虞使方簡。侯嘉納焉，亟捐緡錢，命工役，植二巨石於中庭左右，培而址之，覆以層屋。居數月，巍然翼然，與書樓鼎峙。乃列前人姓氏，自端拱丙戌及嘉定甲戌，凡二百二十有八年，合二百二十有一人，次第書之，不盈一方，虛其左以俟來者。始告成於侯，曰：「偉哉！宜叙之。」乃召諸生而進之曰：二三子皆縫掖其

衣者也。夙夜強學以待舉，其志於得乎！其不志於得者僞也。然先王崇學校，教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蓋尊德性、道問學，然後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本末有序，體用一原。後世所謂教與學者，既不能不出於科舉詞章，然學問思辨，當先義理，大本既立，舉而措諸事業，斯有久大可觀者。不然，科目之榮誘於外，苟得之念襲於中，罷精神，費日月，工剽竊浮靡之文，以倖萬一於場屋求售，則是碑之刻，毋乃誘人以利祿之爲，豈侯所以私淑吾徒之意哉！嘉慶《四川通志》卷七八。（楊世文校點）

鄭 準

鄭準，字器先，其先開封人，南渡居崑山（今江蘇崑山）。由蔭補魁銓闈，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歷知袁州，終中奉大夫。準輕財好士，嘗買田以贍姻族，人以是稱之。見至正《崑山郡志》卷四。

崑山縣學租田記

紹定五年

縣有學，學有廩，教而養之，上之加惠於士者厚矣。故學校不修則春誦夏絃之習廢，廩粟不繼則朝齏暮鹽之嘆興，二者常相須而不可以闕一也。吾鄉之學，安於庠陋者垂百年。嘉定辛巳，知縣事巫

君似修始撤而新之，閎麗雄深，十倍疇昔。瑞守陳公寺丞嘗欲涉筆登載而弗果。然是舉也，役鉅而用繁，故於學田未暇增溢，經費之外，所餘亡幾何。繇是食鼓聲沉，書燈焰熄，朔旦則見大夫率凡有職掌之士再拜于庭，一揖于堂而退。養既不贍，教安所施？若是又十有餘年矣。紹定辛卯，戶部郎、直秘閣鄒公被君相見知，來牧吳郡。公，醇儒也。其爲政似陽城，其好善似樂克，其興起學校似文翁。粵自下車，未遑他務，事關教養，知無不爲。始於類宮，均逮屬邑，捐金殖產，高下有差。明年秋，以二百萬錢俾邑士陳九皋經理其事，得積善等鄉良田六十九畝二角十四步，歲租八十九石九斗有奇，視故額幾稱。晝以裨簞豆之費，夜以給膏油之需。公之推廣上恩，作成士類，抑何詳且悉也！公之言曰：「吾之田，非以不義而得也。蓋欲學得有義之租，而人得有義之供也。」公於一政事、一念慮之間，舉不違乎義，義之爲用何如哉！嗚呼！一介不取諸人，伊尹之義也；萬鍾何加於我，孟軻之義也。伊尹、孟軻，出處雖異，而所以爲義則同。士能充此，不以窮達得喪亂其所爲，則亦何往而非義乎？此公之盛心，士之所當拳拳服膺者也。一日，學賓何旦、直學陸震持郡符踵門而告曰：「新租之增，爲賜侈矣，是宜刻石以壽其傳。盍爲我記之？」嗟夫！道古今，譽盛德，文士之職也。顧衰遲廢學，詎能著文？獨念丙辰叨末第，實爲父兄尚書公榜下士，又安敢以不文爲辭？抑聞之，化民成俗，學之所繇設也；理財正辭，義之所從出也。是故養士而無其財，則非所以爲學；取民而無其制，則非所以爲義。今之所與共理者，惟要途是趨，惟捷徑是圖，知己而已，於學乎何有？呈鞭朴之威，急征歛之期，知利而已，於義乎何有？飽鮮醉醲，笑與秩終，知自奉而已，於養士乎何有？其間崇儒向道，畏清議而

恤遊談，號稱留意學校者，不爲無人，要亦不過哀科罰之貲，括簿錄之產，僅僅爲一州計，則已有德色，於屬邑乎何有？公則不然，寬以愛民，而無纖芥之過取也；儉以足用，而無秋毫之妄費也。好清淨而游觀之弗事也，薄滋味而厨傳之弗飾也，故能因常賦益常產^(一)，以培養士之基。內而一州，外而六邑，廩無不義之粟，學無不養之士，峨冠博帶，日涵泳於恩波教雨之中。公之有功於學校，其可淺近論哉！雖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聖門之所深戒。厥既養之矣，則教之固不容緩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茲不曰養乎？「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茲不曰教乎？既飲食之，又載教之，而使人有士君子之器，斯可矣。夫豈徒鋪啜哉！昔昌黎韓愈有言：「莫爲之先，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今賢侯置有義之租，爲有義之供，以養屬邑之士，而屬邑之士不能日望下風，奉承色笑，則所謂教，非賢宰之事歟？宰家世三魁，以儒術飾吏事，必能招名師而爲之訓導，旌秀士而爲之表率，藏修遊息，金鑄而玉成之。美之彰於先者無窮，而盛之傳於後者亦無窮矣。它日公坐廟堂，庇天下之士而究其所施，士由庠序覲天子之光，以行其所學，則教養之功，作成之效，豈直一州六邑而已哉！士乎士乎，可不知所以自勉乎？若夫名遂身榮，志得意滿，陳食前方丈而弗念齏鹽之憂，棄墻角之短檠而遽忘絃誦之樂，是之謂徇利而違義，非公之所望於士者也。尚相與戒之！嘉靖《崑山縣志》卷一四，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康熙《崑山縣志》卷七（康熙抄本），道光《蘇州府志》卷二六，道光《崑新兩縣志》卷四。（王曉波校點）

〔一〕賦：原作「富」，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七三三四

李 韶

李韶（一一七七——一二五一），字元善，號竹湖，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彌遜曾孫。登嘉定四年進士第，歷官州縣。端平中拜右正言，遷殿中侍御史。嘉熙中累官禮部侍郎，淳祐間擢翰林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謚忠清。見《宋史》卷四二三本傳，《宋元學案補遺》卷一二。

乞駁放江西豪民陳聞詩功名奏

端平三年六月

江西憲司奏，吉州太和縣豪民陳聞詩脇取鄉民田產，殞死者數人；冒越省試，假□奏名。有司勘究，具符其實，事上于朝，尼而未行。官弱民強，漸不可長，乞將聞詩同進士出身駁放，仍照條坐罪。《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一。

論納言奏

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獨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乞召還魏了翁奏

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爲了翁罪。樞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乞寢召命疏

嘉熙二年

端平以來，天下之患，莫大於敵兵歲至，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無可爲。臣竊論以爲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惡食，卧薪嘗膽，使上下改慮易聽，然後可圖。今二患益深，雖欲效忠，他莫有以爲說。此其不敢進者一。史宅之，故相子，予郡，外議皆謂扳援之徒將自是復用，故嘗論列至再。今聖斷赫然，用舍由己，人才一變矣。環視前日在廷之臣，流落擯棄，臣雖欲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此其不敢進者二。始臣爲郎，蜀受兵方亟，廟堂已遣小使至，特起嵩之於家，而言者攻擊不已。臣妄論以爲講和固非策，而首兵亦豈能無罪。故居言路，首乞出高論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敵情者嘗試其說於閫外。不知事勢推移，遂竟罷廢，而款敵無功者，白麻揚廷矣。或者將議臣前日有所附會。此臣重不敢進者三。又臣昨彈內侍女冠，不行，退惟聖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然未幾首相去位，臣亦出臺，傳聞其人謂臣受廟堂風旨，故決意丐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貪君命，竊恐或者譏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此臣重不敢進者四。《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上時事疏

嘉熙五年

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度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論大臣疏

淳祐二年

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論君子小人疏

淳祐五年

陛下改畀正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論嬪妃近習疏

淳祐五年

陛下所謀者嬪妃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按《政和令》：「諸國戚、命婦若女冠、尼，不因大禮等輒求入內者，許臺諫覺察彈奏。」乞申嚴禁廷之籍，以絕天下之謗。世臣貴戚，牽聯並進，何示人以不廣也。借曰以才選，他時萬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進，將何以抑之耶！《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論治亂安危疏

淳祐五年

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剝州縣，腴削里閭。

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之名。況議論紛然，賢者不過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論國儲疏

淳祐五年

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枯槁。威斷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嫗。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豫定。《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言人主論相疏

淳祐五年

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爲，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去之矣。《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乞以春秋之義正姦臣之罪疏

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宋史》卷四二二《李韶傳》。

陞辭疏

淳祐七年

彼此相視，莫行其志，而剗裁庶政，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書之手可束，而臺諫之口可鈐，朝廷之事所當力爲，不可枚舉，皆莫有任其責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宋史》卷四二二《李韶傳》。

南雄州學教授題名序

大君，天地宗子也。孰非人之子，而入使孝于其親，出使恭順于其長，是其教習屬於天地之宗子，故設官教人，皇極大德。自鄉庠遂序之制不見於後世，薄海內外，皆爲建學立師，未有如我宋之盛者，其於宗子之責塞矣。然則分大君之憂，而任夫人父兄之託，可不知所務乎！郡縣吏有獄訟財賦之責，簿書期會之事，一或不辦，而責隨之。爲大君養士，漫不思人之我託，而偷曰「是職閑無事也」，與不省己之未修，而諉曰「是俗陋不易化也」，是使其責將安歸耶？南雄自僞漢始爲郡，置學官以來，居是者不知其幾人，而名氏缺莫得詳，姑取近而可考者鑱諸石，因書所聞，以諗來者，俾懋厥職。若夫博文而約禮，切問而近思，所以教人爲學之序，則有聖門垂訓在。嘉定十年春二月戊申朔，迪功郎、南雄州州學教授李韶記。《永樂大典》卷六六五。

南溪書院記

嘉熙改元冬，尤溪縣新創二先生祠。祠成，縣令李修以書抵韶曰：「按朱氏祖居新安，自韋齋尉政和始入閩，後再爲是邑尉，罷官，館於鄭氏。建炎庚戌秋實生文公。今文公歿三十八年矣，凡疇昔

游歷之所，縉紳之士誦其書，想其人，鮮不像而祠之。是邑韋齋宦遊之鄉，文公誕育之地，祠宇獨闕，修竊惡焉。於是訪寓館之故址，而韋齋遺墨尚存，乃捐金贖之，作屋三楹，中設二先生祠位，翼以兩齋，曰景行，曰傳心，將延邑士相與讀文公之書。敞前楹，跨池爲梁，中植蒲荷，左右竹松，背山面溪，景物自勝。部使者郡守丞暨學士大夫先後捐助，自夏迄冬，役以告成，願記其事。」韶惟老且不文，何足以語此？竊考《記禮》有春秋釋菜先師之文。釋者謂如高堂、伏生之類，是古者專門名家之師，有功於經者，皆得祠也。矧秦漢已來，士少知經，習章句者淪於淺近，談義理者溺於虛無，未免人自人、書自書之病。自我朝周、程倡明絕學，士始知以率性爲道，明德爲學，而支離識見互異，卑者言事不及理，高者談體不及用，復有道自道、器自器之累。及文公發揮下學上達之旨，辨格物致知之序，然後學者知尊德性必道於問學，致廣大必盡於精微，極高明必道於中庸，精粗不遺，本末具舉，聖賢立言之要始大彰明，流行於天下，視專門名家者，殆不可同日語。沿流溯源，公之父事籍溪、草堂、屏山三先生，實稟之先訓，而師事延平先生，亦得之過庭所亟稱者，爰配韋齋而祀，寧非先河後海之義？雖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風氣之靈也。齊魯文學，猶其天性，聖賢之化也。非風氣所聚，不足以篤生聖賢，非聖賢所居，不足以轉移俗化。延平山川之秀，自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三先生特出於數十年間，山輝川媚，復鍾爲文公，蓋風氣之極盛。然是祠未建，新學小生知公之名，而不知公之生於斯土者多矣。及是祠之既建，小夫賤隸皆知韋齋仕於斯，文公生於斯，自其實覃實訐，至於陳俎豆以爲戲，風采儀刑皆可想見。況平生惠顧是邦，心聲心畫，爲邑之人士作

者不一，則歿而祠於其鄉，尚可覬也。爲士者苟知慨想企慕，如恐不及，則山川之秀，豈遽衰歇！修於韶爲從父弟，幼同家塾，已久知其志尚。從父分闔江右，勉齋黃公時爲臨川令，修得從之遊，篤信力行，故尤溪之政，邑人安之。既建義廩，又新學宮，至是訪遺蹟，舉闕典，其於尊道敬學、美化成俗，亦庶幾知所務者。用不敢以兄弟爲辭，敬志其實。是役也，邑尉三山趙昂夫相之，友人黃景暘實總其規畫焉。雍正《福建通志》卷七六。又見嘉靖《尤溪縣志》卷二，乾隆《延平府志》卷三八，《南溪書院志》卷四。

重修儒學記

韶自少時，側聞元使君頌江華山水過于九疑。去年冬，始來守州，邑令許君洄時示韶以濂溪先生講授及後進課試之文，觀其論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懿，與夫陰陽、動靜、仁義、中正之理，未嘗不慨然太息，曰：「是近元公之居，固宜流風遺韻如此。」蓋人物日改月化，幾二百年矣。居無何，許君圖示先聖廟學，謁韶記之。按其圖，則正殿巍然，兩廡翼然，傑閣東西齋轟然，儒先有祠，職掌有位。其後又爲閣以謹御書之藏，其下則講肄之堂，又後則齋宿之舍，周立垣墻，臺門之外爲更衣所，規制宏麗。經始于元年之春，而成于今也。其費併力于七鄉之士，而倡于邑中士也。不寧惟是，又廣置腴田，以豐稍食。韶喜之甚，因謂許君曰：夫學者之學，非前日相示以先生之所講授與

後進之所課試者乎！學不徒言語而已。見之于行，則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是也。比年以來，斯道不明，雖庠序徧郡邑，往往驟興忽廢，設學官以董之，猶不能必其興起。蓋士有溫飽之圖久矣，然幸此邑無可利，而士之謀身者亦微，亦幸邑無可利，而士之有志于道者益衆，聖人之道益以不孤。韶老矣，異時歸以閩山之下，聞楚南學者有能明《大學》之旨，嗣元公之續，復修先聖之業者，必江華士也。本學舍之興，尚于斯言有考云。同治《永州府志》卷四下。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六三。（以上楊世文校點）

黃夢高

黃夢高，字崇甫，福州永福（今福建永泰）人。嘉定四年進士。紹定二年爲嘉興府學教授。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至元嘉禾志》卷一六。

重建觀頤堂記

紹定二年十月

凡學校養士，各就食于位。觀頤有堂，獨携李爲然，合異而同，不相淆亂，此意善矣。然地本鹺廩，常苦濕蒸，屋老而欹，勢且覆壓，移食外齋，衆不謂宜。余視事數月，亟請于郡侯莫叔益，得錢

五十萬，撤而新之。工徒既畢，舊觀復還。填然鼓聲，少長咸集，升降坐起，禮儀莊肅。乃歌曰：厦屋崇成，昔陋今盈。匪伊我居，言依于仁。齋厨有食，昔枵今實。匪飽我粒，言飽于德。余聞而進之曰：侯之養士厚矣，士亦知所以自養乎？觀頤則易，自求口實則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二三子勉之。紹定二年己丑歲十月，郡文學黃夢高記。《兩浙金石志》卷一二。又見《至元嘉禾志》卷一六，光緒《嘉興府志》卷八。（劉琳校點）

李知孝

李知孝，字孝章，紹興府上虞（今浙江上虞東南）人，李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爲丞相府主管文字，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歷官監察御史、右正言、侍御史、右司諫、諫議大夫。在言職多秉承史彌遠旨意，詆毀魏了翁、真德秀諸儒，排斥異己，世人指爲「三凶」之一。紹定五年遷工部尚書，進兵部。理宗親政，令提舉宮觀。繼罷祠，送婺州居住，再徙瑞州。後死于貶所。見《宋史》卷四二二《李知孝傳》，《宋史新編》卷一五八。

論士大夫好名之弊疏

寶慶元年八月

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宋史》卷四二二《李知孝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一〇三。

乞令士人各務靖共疏

寶慶元年〔一〕

近年以來，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倡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爲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宋史》卷四二二《李知孝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一〇三。

〔一〕《宋元通鑑》署于「十一月」。

乞留神無逸之書奏

寶慶三年八月

《無逸》之書，周公戒成王，其辭確切，其義精深。上自天命之昭明，下及細民之勤苦，體察小人依倚之地，深察閭里怨詛之情，推用心逸勤之殊，驗享國久近之應。其立言之大旨，最切于人主之身者，曰集大命、結人心、保壽齡而已。惟陛下留神。《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一。

乞令諸路郡縣椿積義倉奏

寶慶三年

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東總領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糴米五萬石，椿留江東九郡，以時濟糴，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忭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即有贏羨。若立之規繩，加以黜陟，所糴至萬石者旌擢，若不收糴與擾民及不實者鑄罰，庶幾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實爲經久之利。《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

劾真德秀奏

德秀節改聖語，繆謄牒示，導信邪說，簧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宋史》卷四二二《李知孝傳》。

乞令趣召之人限時造朝奏

趣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爲高致，以共命爲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稱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風，欲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親上之義。願將趣召之人計其程途，限以時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宋史》卷四二二《李知孝傳》。

劾洪咨夔胡昱疏

寶慶元年九月三日

臣仰惟皇帝陛下受上天之景命，膺列聖之丕圖，履位之初，肇舉禋祀，雲物開霽，天宇清明，祥風景星，昭映披拂。此陛下之得天心，而天心之眷陛下也。號令初敷，雲行雨施，輝光所被，聲應氣

求，聖主作興，萬物咸覩。此陛下之得人心，而人心之歸陛下也。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人受之。堯舜所以得天下，不過如此。近年以來，學術不明，義理不講，士風頹靡，背正而適邪，違道而干譽，親文墨者不識典故，習法令者不知憲章。身爲王臣而有嫉視君上之意，職居朝列而有陰黨叛逆之心，大爲反道敗德之意，肆騰挾邪醜正之語，脅制上下，誣蔑典常，猶使在廷，臣實疑懼。臣伏見考功郎中洪咨夔，迂潛晚出，粗亦能文；大理評事胡夢昱，江西鄙人，試法偶中。遭遇聖主，置身周行，不思勉勵以報君德，乃以詭怪而惑羣聽。近者臣等相率奏請款謁廟宮，此乃援真宗、哲宗朝故事，考先臣司馬光之言，所以隆陛下尊祖敬宗之心，副萬姓尊君親上之意，其所關係蓋爲甚大。咨夔則曰臺諫相率勇往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矣。考詳典故，以肅宮廟，以安人心，此豈細故？而乃爲譏誚之語如此，其視君上爲何如，其視宗廟爲何所耶？蓋其憤給舍之駁濟王，故誚陛下之謁宮廟，原其心術，允謂回邪。夢昱素不能文，且無所見，突然上書言濟王事，狂紆繆戾，字字傾邪，朝列切齒，以爲怪異。如曰「沈伯括等所供，就使有之，合在赦宥之域」。夫伯括所供事實，所索案卷，皆大逆不道之事，身爲法官，豈不曉法，安有惡逆而可以赦原乎？觀其下語，詳其用意，考其引援，皆其憤詈咒詛之語。此必藩賊餘黨，僭伏出入，共成此書。二人者同於黨惡，而黨惡之辭則有輕重；同爲狂謬，而狂謬之語亦有淺深。臣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咨夔鑄罷，夢昱追官落籍，竄之海外州軍，庶幾中外悚動，知有君臣上下之分，觀聽肅穆，國勢尊安，天下大幸。伏候勅旨。《象臺首末》卷一。（以上向以鮮校點）

李 駿

李駿，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慶元五年進士。嘉定間歷知盱眙軍、泰、池州。十六年，以戶部郎任江東轉運使。寶慶元年除司農少卿。紹定二年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端平中以直龍圖閣爲四川都大茶馬。見《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平齋集》卷一九，《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一四，嘉靖《池州府志》卷六，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南宋制撫年表》卷下。

方洲記

嘉定十四年十二月

駿被命海陵郡，若有天幸，初至小稔，明年中熟，最後大有年，人情和，集事良易。郡有城，城有樓櫓，戍有兵，兵有食與器。惟市之河舊貫南北，數十年來居民枝柱閣架其上，折蒿膠舵，脫有警，外舟奚歸？欲浚而深之，岸摧棟傾，闐闐千家，弗寧闕居。與常平使者徐公議其宜，各殫厥費，疏西南地千丈，蜿蜒委蛇，架天寧、經武二橋，舟馱車馳，居者行者交以爲便。河成，民面河爲廬，以防異時納污湮塞。水次爲營壘，爲庫廩，爲芻薪場，爲校牧地，以便出入。祭莫嚴於社稷，而莽茜壤穢，祈報弗肅，則又倣古制，築壇爲壇。于是癡兒之事，僅無缺遺矣。雖然，淨塵襟，曠幽懷，樂

民之樂而民亦欲從太守遊而樂者，未有其地也。郡地平如席，惟泰山巋然爲嶽神之居，新舊河交流其下，旁有水一泊，形肖大瓠，號葫蘆河，昔隱君子廬焉。宏而爲池，植芙蕖二十畝，有洲正方，宛在水中央，跂而四矚，心與景會。迺堂其上曰醒翁，以蓋其日飲士何之愆也。日出没于堂東西，正東曰朝暉，西曰夕照。又堂其後，下瞰清泚，中通畫舸，曰小有洞天。兩堂之內，渺然一壑，跨壑爲屋五楹，如藏龍驤萬解於寂寞之濱，曰水雲鄉。後有室，委窗明淨，實具竹樓之所宜，曰六宜。右培塿出水中，橢其形，高尋，長不踰丈，椒四本，曰椒嶼。旁有汊，藤蔓翳翳，僅通一葉，窈而深。中有入，聞雞犬聲，曰桃源。桃源之南、醒翁之西，鉅竹千箇，蒙密可玩，目一日不可無。堂之前楹爲臺，可百客，甃以堅甃，周以欄楯，風露未下，水光接月。下而右，楊柳雲矗，蘆蓼叢生，有垂綸地，曰葦間。易鄉而南，過小橋不十步，亭曰盟鷗。與知魚東西直，一曰隱几堂，上若有告者，曰二友。至余踉蹌越長堤訪之，疏華的皪，凝睇竹間，相對忘言，久而後去。過所謂公來遊者，有客幅巾大袖，貌甚古，前揖余曰：「走鄰邑鄙人也，常游此。舊爲蓬蒿藜莠地，狐狸所嗥，昏鼓動輒無人跡。今萬瓦鱗差，戶挹清波，酒帘戲鼓，在在誼囂。舍舟步經武橋，少前，突兀閎麗，雙扉洞開，若王公貴人居，視其扁隸若飛動。余不能禁余足，聞人亦莫余訶，不知此爲何地，子爲何人？」余揖之坐，不坐，巡簷而馳，若狂若癡，且額且指，曰：「鰲背鼉，負崇臺複于水中者，非子所謂方洲耶？余聞海中三神山，曰方丈、瀛洲者，非此耶？」余曰：「不然，請與子游。」客辭曰：「走先觀其外。」于是偕行，至一春佳處，凍木僵立，而色香華萼，生意可尋。東有柴扃、烟蓑、風網，知其

爲漁村也。循曲徑而北，茂林修竹，崇山峻嶺，雖出入人事，見謂天成。三百年後，安知不指爲永和修楔處也？又北登高橋，一碧蕩漾，玲瓏縹緲，倒影清波，鶴有田，雁有澤，拍手而雙飛，啓闥而羣游。二道民揖柳陰下，相與入瓢庵，啜茶已，談修丹還轉法，使人頓忘世慮。出河湑柿林，屋三間，號青龍莊。過小有洞天，揖客入。客趨而右，掬七一泉，清泠入毛髮。折旋而南，憩簷蔔林中，釀客大白。客頽然心醉而去，若不可以留。問其故，曰：「此神仙之居，我骨凡，我跡塵土。」趨而出，常所乘舟登岸處，門適啓，所艤舟又適在岸下，鼓枻去，莫知所之。余亦愴然，因記客語，爲《方洲詩記》。時嘉定辛巳臈月也。嗚呼！前乎此，歲在辛巳，羣胡以此爲餌斃佛狸，佛狸雖斃，而海陵受禍亦良慘。十月十二日子數，窮六十歲復在此，而乃以園池之盛稱于兩淮，是天時耶，抑人事耶？嗣而葺者，其懋之哉！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四，嘉慶十五年刻本。又見道光《泰州志》卷三。（向以鮮校點）

徐文卿

徐文卿，字斯遠，號樟丘，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人，人傑子，朱熹弟子。嘉定四年第進士，未授官而死。斯遠工詩文，與趙蕃、韓淲齊名，有文集。見葉適《徐斯遠文集序》（《水心文集》卷一二），《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瀛奎律髓》卷二三，《考亭淵源錄初稿》卷一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九。

王有道先生墓碣

出永豐縣西門之外，田間小塚纍然，上有石刊曰：「唐校書王有道先生之墓」，過者式焉。問校書之所爲，里中人雖不能有所稱說，而所謂《靈溪集》者，故多有之。及觀其詩與其所自叙，然後知先生名貞白，有道其字也。爲唐僖宗時人，登進士第，以世亂隱而不仕，與懵昧苟進以辱其身者，固有間矣。其詩平淡粹美，與司空圖、鄭谷相上下。而此數人者，皆其友焉。夫自唐末至今踰二百載，當時之將相大臣，富貴利達，意得志滿者，何啻如九牛毛。雖其名字僅見史牒，亦已不爲世人之所稱道。若其磨滅無聞，與草木俱盡者，又可勝數哉！而況山夷谷堙，摧圯於風霜，壞毀於兵火之餘，雖有高垣巨塚，已不可復識。校書一抔之土，獨巍然至今。嗚呼，是豈偶然者哉！《靈溪集》近已刊之學宮，而墓碣無碑。邑主簿歷陽魏泌，好古之士也，出俸錢買石來請文，將手書而表諸墓。余不得辭也，爲叙校書之賢，且賦詩以詠歌之。其詞曰：

若有人兮喬木陰，按鳴琴兮倚聲以吟。披明月兮佩寶璐，世莫知兮反其故。千秋萬祀兮邑之人，式此抔土兮以節秋春。擷蘭芷兮紛盈俎，酌寒泉兮彷彿來顧。水之清兮山有輝，興秀艾兮匪神疇依？同治《廣豐縣志》卷九之十一，同治十一年刻本。（吳洪澤校點）

薛 洪

薛洪，嘉定中爲揚州學正。見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一五，道光《儀真縣志》卷一。

增築儀真兩翼城記

嘉定十四年

儀真依江爲郡，談者以比內地。然考其地里，自安周取天長、六合之間，距淮二百四十里而近，蓋名若與內地比，而實則蔽京口、護維揚，東淮之襟喉也。紹興辛巳，敵寇儀真，直至城下。越開禧丙寅再至，是時偃武既久，壁壘頽廢，民不知戰，惴惴遁匿，若墜若覆。於是講備禦之策，飭守臣因舊址築而新之。增卑而崇，易圯而固，環之千九百有五丈，是爲內城。顧自城至江，曠不相屬，而闌闐駢比，實爲內城之南籬，此翼城之議所由起，而潘公友文、李公道傳、豐公有俊、洪公偲、方公信孺五公一心，是究是圖。然始惑於八不可之說，中沮於一箭莫能及之議，發言盈庭，迄靡定嚮。至袁公申儒，議始決，募巨室出粟，助縣官築西翼城。役雖就而去江尚遠，東翼城未築者且半，而袁公適去。上益念茲役之大，苟繼其後者搖於異議，則無所恃賴猶日前也，刑印擇才，疇咨在廷，於是寺丞吳公兼麾節而鎮臨之。公始至，周視形勢，謂僚屬曰：「儀真以水爲國，凡備禦之固吾圉、利吾民

者，其敢不力？矧翼城之役土功方半，而陶人、梓人之未備者猶十九，其敢不續？」度緩急，視先後，畢東城之未築，接西城之不屬於江，鑿河貫之，而營壘其土於河之左，如河之數，以爲障，枕江甃曲臺，衛波濤之下上，俾勿壞。又於西城之外鑿重濠，與舊濠爲二。其長視翼城之數，壓以弩臺，繚以周垣，逶迤遮蔽，莫測其內。因舊圖新，爲壩十有一，以渚諸濠之外。兩翼相望，築之登登，削之繩繩，甃之鱗鱗，睥睨列焉，樓棚設焉，堞雉環矗，瓴甃布覆，人有恃心，而其居始固。於是經畫兩翼之所不周，自東迤北，循內城而西，折而南嚮，入於潮河，鑿巨濠，廣二百丈，長一萬四百丈，如蛟蟠虹卧。兩濠之間，積土爲襄城，長與巨濠等，高減內城三之一，如虎據熊伏。而東淮襟喉之地，於是險踰金湯，屹然京口、維揚之屏障矣。合前後費，爲緡錢百萬有奇，爲石米六千有奇。問財焉取，於朝不知。問工焉取，於民不知。蓋公自下車，搏冗費，塞倖門，刮磨奸欺，如水導源，計所入以賦功，不亟不徐，如泉之流。公嘗曰：「知日計、月計、歲計之說，而財裕矣。」此公阜財之本也。先是，袁公以翼城之役請於朝，給降緡錢五萬，俾郡權其贏以取給，然所入僅如縷。由今觀之，厥費倍蓰，設使屑屑關於朝，其能有成如今所覩哉！郡之耄倪樂其成，而荷公之生全我也，相與歌曰：「葺吾廬，毋爲籓籐以永其居；耕吾野，毋爲苟且以儲其稼。淵淵其泉，崇崇其墉，伊誰之功？時惟吳公！」洪生長是邦，肄業鄉校，今而後知安居樂業之可冀也，不敢以固陋辭，輒書其語爲之記。公名機〔二〕，字子發，居天台，今爲朝議大夫、淮南路轉運判官、兼知真州、節制屯戍兵馬云。嘉定十四年記。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一五。又見道光《儀真縣志》卷一。（楊世文校點）

〔二〕「公名機」至文末凡三十九字，原脫，據道光《儀真縣志》補。

虞 舜 徒

虞舜徒，號木石居士，嘉定時人。見《善誘文》卷首陳鍊序。

善誘文跋

丹穴老人授余《善誘文》一卷，喜不自勝，翫味無已。嘗怪乎童稚見果餌則喜，見書卷則惡，又怪乎羝羊見草則悅，見豹則戰。今之不樂爲善者，有如童稚之惡書卷也，一旦見閻王，又如羊之畏豹也，可不懼哉。吾儕在今日，要當窒嗜慾之好，節規利之私，則善在其中矣。東坡嘗以爲善悟空之語告魯直，其言曰：「雞鳴起爲善，蝶化夢歸空。」孟子言爲善，必與爲利並稱以垂誡。東坡言爲善，乃與歸空聯句以自警。未必孳孳爲善，東坡猶以爲空耳，況敢爲利爲惡乎。願假軻、軾之言警乎世，少助丹穴編施之萬一也。木石居士虞舜徒跋。《善誘文》卷末，百川學海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郭齊校點）

毛基

毛基，號澹然居士，賀州富川（今廣西鍾山）人。登進士第。嘉定中於所居建江東書院。見雍正《廣西通志》卷三七、七〇。

富川縣江東書院記

嘉定十四年五月

余所居湫隘，每讀書，則機紡之聲盈耳，絕不靜。思得灑然空曠一宇，爲寄適之地，除耳目俗譁，以自放於道德之場，以養吾心焉，乃度地於江之東。江東限以溪山，地勢不廣，且聚落店肆比比皆是。惟於靈山之側四顧環視，喬木修竹，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幅巾逍遙，挾冊其間，頗爲勝槩，遂決意而築室焉。經之營之，將周歲而始克就緒。堂之前治一小圃，畹蔬蹊菓，花木雜植。中鑿一池，其圓如月。復疏一溝於其右，以泄其水，委蛇以達於江而注之海。東籬之下有叢菊焉，西有隙地，種竹數枝，望之蒼翠而森秀。又有梅數本，叅立乎前後。四時之中，物之生意皆無盡藏，真讀書樂地也。於是合而名之曰「江東書院」，區而別之，中曰「來薰」，滌塵襟也；西曰「拂雲」，聳清操也；東曰「待月」，遣逸興也；北曰「履齋」，即退而省其私之所也。客有過余

曰：「前輩有爲雙槐堂，有爲桂山堂，皆托物以命名也。子之堂有奇花異木，凡士之有志於功名者，莫不藉此以寓意，子何不以是名之？」余謝之曰：「昭昭者易晦，隱隱者必新。苟不隆其實而欲慕其名，君子恥之。若子所喻，非余之所敢知也。來阜物之薰風，堅拂雲之勁節，賞月中之僊桂，坐對聖賢，欣然若有所得，浩乎如有所充。退而修省其操履，仰不愧，俯不忤，視履考祥，天爵既修，人爵從之矣，斯堂之名，當因人而愈顯，物豈能名之哉！」客曰唯唯。既退，余輒記其大略，以告來者。

嘉定十四年辛巳夏五月上澣記。《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四二八。又見光緒《富州縣志》卷一一。（郭齊校點）

崔起之

崔起之，太平州蕪湖（今安徽蕪湖）人，嘉定四年進士。見光緒《安徽通志》卷一五五。

旌德縣社壇記

有民人者，以社稷爲本。社以土祭，稷以穀祭，勾龍、后稷實爲配享，載在祀典，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旌邑舊立社在縣治西，歲引月長，榛蕪弗治，垣頽屋壞，迹址僅存。每春秋薦事，無所蓋

障，裸獻興俯，儀式闕略，吏滋弗恭，神顧不享，甚非所以交神明、重祈報意也。歷陽方侯以明經取世科，出宰是邑，爰舉祀事，祇見于社。顧瞻咨嗟，謂祀典攸係，政化所生，盍撤而新之。或告以社據縣之虎山，前此屢欲興葺，恐于公私弗利，以故曠廢。侯喟然歎曰：「吾儒正大之論，烏可泥此哉！然人情向背，似不可拂。」於是改卜於徽水門東北偏，鼎新規畫，命尉趙必法董其事。爲堂三間，南設陞級，二壇對峙，立石以主，悉倣元符之式。布以輶，固以繚紲，翼以西廡，屬於大門之右，以寓止息，視舊地爲稱。歲時薦享，壇壝嚴整，降登有數，樽爵淨潔，精誠交通，協氣薰鬯，年穀順成。黃童白叟歌咏維新，可謂盡善盡美矣。自侯下車，廣學宮以養士，創羅廩以惠民，下至廨驛園池，祠廟觀刹，凡有荒墮，悉加營繕，百廢俱舉，而社稷一新，尤爲先務。異時臺郡例有科買，侯一切革去，價從官給。於是凡有工役，盡出縣計而歛不及民，此尤爲難能。今政成造朝，行有日矣。以宰邑之所爲推而廣之，其爲可觀，當必有大是者，愚故喜而筆之。嘉慶《旌德縣志》卷九，嘉慶十三年刻本。（郭齊校點）

丁宗魏

丁宗魏，字景舒，鎮江府金壇（今江蘇金壇）人。嘉定四年登進士第，知揚子縣，兼義武民兵軍政。時金人犯儀真，人情汹汹，欲渡江以避兵，宗魏終不爲遷。累官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卒。見《至順鎮江

志》卷一八，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四三。

嘉定真州志序

《真州志》者，宗魏等稟府命即舊志而增修者也。舊爲卷七，今演爲三十有二，列圖八於其首，蓋略備矣。顧自頃再厄於兵，簡策散失，記錄不詳。今所增者姑以紀耳目之所及，其不及者不可得而徧考也。竊惟圖志之作，所以辨邦國都鄙、人民財用之數，而郡有內外，則保鄣繭絲，先後緩急之序，要不可以概求。真爲郡表裏江淮，自建炎南渡，蔽遮行闕，號爲護風寒之地。凡城池備禦之目，宜加詳焉，故於紀載雖纖不遺。至財計歲入，蓋不足以當江南之十一，始志其稅額之新舊，以見國家所以綏厚淮民，寬賦固本之意。雖然，方君相規恢中興，興圖寢復，今之所謂護風寒之地，即他日畿輔之奧區也。則宜詳而略，宜略而詳，當又有一新觀聽者，企予望之。道光《重修儀徵縣志》卷四八，光緒十六年刻本。

吳知州生祠記

嘉定己卯冬，大農丞吳先生被命守儀真。甫視印，有旨攝漕事。明年秋，以漕節兼領郡符。時女真將寇，北邊宿師，凡郡于淮者務固吾圉，日討國人而訓之于備禦之不易，他未暇問也。公既至，築土山

峙，醴流支分，陶甓具而城高，畚鍤奮而池深，核軍實，備器用，建營寨，補卒乘。厥費鉅萬十數而未已也，仰不關於朝，俯不取于民，人憂之不足，公用之有餘。一日，謂教官永嘉陳君臨曰：「凡此蓋不容已者，抑吾敢忘所本哉！」於是捐金錢三百萬于泮宮，拯其傾危，納之端方，抉其漫漶，易以潔新。陳君于是貿挺堦，儲竹木，市堊黝，更創外門，增設內垣，殿堂廡欹者正之，缺者全之，圯者固之。飾以藻繪，耀以金碧，像貌峨峨，璀璨焜煌。執經之生、觀禮之士，入門而肅如也，升堂而齊如也。君子于是而美吳先生之知本，而喜陳君之善其職也。先是，陳君繪先生德容作壽祠，未及龕置而陳君適去。宗魏試邑附城，暫焉攝事。因諸生請成陳君之志，遂立于講堂之左，而書其所欲言于石。吳先生名機，字子發，天台人也。隆慶《儀真縣志》卷一四。又見道光《儀徵縣志》卷二〇。（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子謙

王子謙，嘉定間人。

平濟橋記

道潼江而來，山石犖确，愈陟愈峻。或遇溪澗，夏秋漲潦，不容大舟，傳遽刻期，適旅趨市，負

載往來，苦無以濟。隆慶府十里許有溪曰石臼，益以支流，面經百尺，水尤湍悍。舊以石爲梁，工不精密，雨集暴盈，梁輒漂壞，行路病之。治平寺僧法珪一日發大願力，鄉之好事者鳩工而新之。因百尺之規，分其間爲五，當水道者三。石之厚踰三尺，梁之橫九尺。用財之緡三千有奇，匠以工計者二千五百，牛車丁壯以夫計者一萬。經始于辛巳之春，迄秋而落成，榜曰「平濟」。道光《保寧府志》卷一四，道光元年刻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九。（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七三二五

王 霆

王霆，字定叟，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科，授承節郎，從軍于鄂。理宗即位，充浙西副都監，復知應州。措置防邊，戰守有功，職事修舉。入對，論恢復之說，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尋知安豐軍。入爲閣門舍人，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游擊軍副都統制。徙知高郵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撰《沿江籌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交薦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于任內建學舍，祠忠臣。著有《玉溪集》行于世。見《宋史》卷四〇八本傳及《宋史新編》卷一五八，《金華先民傳》卷三。

論恢復之說疏

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弊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選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

公，微官易以忤意而連譴「二」。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苞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貽患，輕敵開邊，以肉餒虎。夫以規撫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豈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宋史》卷四〇八《王霆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〇，《金華先民傳》卷三。（李文澤校點）

「二」連：《金華先民傳》作「遭」。

王 □

王□，襄陽（今湖北襄樊）人，嘉定間在世。

跋曾鞏諸帖

嘉定十四年五月

陳后山謂「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幼誦是詩，暨讀先生《元豐類稿》，其言必止乎仁義，誠一代之儒宗。是知當時學者起慕起敬，后山獨發之吟咏也。先生手澤散佚族屬居多，族孫道夫講書撫

其所有，寶藏之惟謹。合諸祖翰墨，刊成大軸。一日過訪，盡出以見示，再拜敬觀。家學之淵源端有自來矣。道夫之尊府艇齋先生早遊韓呂之門，旋謁名公大老，琢磨講貫，學成行尊，曾不求於聞達。偉哉！區區幸窺先哲之典型，更識名門之文獻，歛衽爲之三歎。道夫篤志切問，卓然自立於鄉曲，咸謂克世其家云。嘉定辛巳五月上澣，襄陽王□謹書。《趙氏鐵網珊瑚》卷三。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二，〈《六藝之一錄》卷三五二〉。（李文澤校點）

葉提刑

葉提刑，其名未詳，嘉定中爲江南西路提刑。

州學所塑陸文安公服色判

以德詔爵，爲之等列，本爲生者設。近世固亦有死後追封之制，然與謚法自不相關。謚法起於周人，以諱事神，生名之，死諱之，必有以易其所稱，故節以一德，取其行之大者而爲之謚耳，於爵無干也。今據彭學諭繳到簡子，大紙乃謂得謚者皆稱公^{（二）}，即是公爵，欲用冕服加之文安之塑像。若爾，則當皦九旒，服九章。今朝廷賜謚，不賜爵也，生六品服，死而以是加之，使文安有知，其肯當

否？且所稱公者，如溫國文正公、荊國文公之類，有公爵而稱公者也；如胡文定、朱文公之類，無公爵而亦稱公者，蓋尊稱之耳。公者，男子之尊稱；子者，男子之通稱。如古之大夫文子、武子、正惠文子之類，豈皆子爵邪？今所塑文安像，宜有銀緋，如羅主簿之議，最爲愜當。切不可用冕旒，如彭學諭所云，深恐貽笑識者，他日像成，難改也。帖報主簿，仍請備榜祠堂。《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三。

〔二〕紙：疑當作「抵」。

不許差兵卒下鄉及禁獄羅織判

縣尉所有獄具略備，問何所用之，則本州委之驅催官物，專用以羅織欠戶者也。國家憲用保長催稅苗，其出違省限，亦自有此比較之法，未聞使巡、尉差兵卒下鄉追捕，而佐官輒置枷杖、繩索等，以威劫之也。據縣民黃澄等數狀，且有未嘗充攬戶而妄指作攬戶，追納官物之詞，此尤無狀。今時民力亦已困矣，催科雖是州縣急務，其忍復於法外肆其虐邪？在法：非州縣而輒置獄，若縣令容縱捕盜官置者，各杖一百，縣尉且罰俸兩月。催承吏來牒諸州，今後管照條比較，若出違省限，只令委官一員驅催，不許輒委巡、尉用兵卒下鄉，及禁獄羅織。爲國家愛養根本，誠非小補。《名公書判清明集》

已減放租不應抄估吏人貲產以償其數判

贛州嘉定十四年旱歉，比諸州最甚，而減放分數最少。臺臣論列，有旨施行，今有減放未盡去處，優加寬恤。漕、倉兩司節節行下，而本州竟不肯實減本年苗數，僅以十二、十三年十縣殘苗塞責，已非從實減放矣。其事既申朝廷，徧報諸司，榜示民戶，乃復於守臣將離任之際，再責諸縣舉催，急於星火，此何理也？諸縣催剥如故，惟信豐寧知縣以撫字爲心，不敢奉命。本州遂將縣吏李仲等一十四家抄估貲產，以償其數。本州適遇歲惡，視民秦越，略無救災恤患之意，已失長民之職，其所施行，又自相背戾，上不有朝廷，下不有諸司，率意肆行，使吏民皆受其禍，虐政有甚於此者乎？且吏人犯枉法贓，或侵盜官物，則有估籍之條，未聞不催已蠲之租而可以抄籍者也。況數家非皆當行吏人，尤爲濫及無辜。近制：抄估合申本司審覆。本州亦無一字關白，是國家法度行於天下，而獨不行於贛一郡矣。但當時書擬、判行等官各已替去，不欲案劾。承吏劉輝、游文質各脊杖十五，配鄰州，都吏程佾勘杖一百，勒罷。牒縣將所估賣到家業錢，限一日發下原估官，給還買業之人，以原業歸其主。其已估未賣者，並與給還。所有已蠲之租，諸縣並不得再催。申朝廷，牒轉運司，報諸縣並照會，仍榜縣市。《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三。（以上楊世文校點）

鄧巽揚

鄧巽揚，江安（今四川江安）人，生活于寧宗、理宗間。

江安南門樓記

縣治背大江向南山，諸峰橫陳于前，如拱如揖。自縣譙望南城樓，直如引繩。樓歲久頽壓，過者病之。嘉定十四年，遂寧府長江縣主簿閻君來贊帥幕，治檄攝邑事。始至，崇獎善類，政令求以便民。念壤地接邊，即營葺東、西、北城樓，而離明之方，因陋就簡，恐無以感民和，通旺氣，遂拓開南城，增土爲基，疊石二尋，立木十六楹，以屋其上，廣五尋，其崇如疊石之數，而加二尺。費出於覈實吏欺、撙節浮蠹之餘，期月落成，製作高明，面勢宏敞。太傅曹公又捐米四十斛佐之，又爲命名，扁題城門，南曰嘉靖，東曰來遠，西曰迎安，北曰鎮流，墨妙大書，人謂偉嚴。《瀘州志》卷一，

民國間成都鉛印永樂大典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三。

瀘州北園記

園在北巖之上，有堂曰北定，取孔明《出師表》中語，仍大書其表於屏，范公子長爲之記，堂後有堂曰卧龍，堂上揭榜曰英高，取楊戲《孔明贊》中語。堂後有徑通桃源。自桃源之前，梯山而上曰橘洲，過橘洲曰道山。過道山而上，得一峰如瓠，榜其頂曰圓嶠。自橘洲而西，有特丘，葺小亭其上，名曰蓬丘。又當厓屨作小亭，曰無盡藏，尤清邃。是圃也，雖無花木之秀，然兩江橫陳，羣岫環列，奇形異態，在在相同，則又非東、西園所能及，皆帥守尚書楊公汝明昉爲之，寺簿應公鏞爲之記。善乎！柳州《退山茅亭之記》曰〔二〕：「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而成化？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視其細，知其大，足爲來者之楷法，余於是園得之。《瀘州志》卷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三。

〔二〕按所引見柳宗元《永州韋使君新堂記》，不出於《馬退山茅亭記》。

江安縣安濟廟記

吾邑城北外大江東流，涓溪匯其左，溪上陰巖峭峙，草木芴蔚，下臨深潭，蒼黯寒碧，有神宅焉，號曰五龍。凡水旱疫癘，人有急難，丐休於神，隨禱輒應，形於夢卜，惟姓氏末由可考。成文周召，卜洛作誥，自昔而然。廟舊有碑碣二，元豐孔君駐泊及嘉泰間縣令趙君邁所述，皆神之威德。然神之所以爲神，未及講究，是以理未明，義未精，觀者怵於恍惚誕妄，未知所在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子思子亦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關洛大儒亦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聖賢所言，曰情狀、曰德、曰迹、曰能，皆指其實言，非恍惚誕妄之謂。世之言鬼神者，捨理而求，必出於淫巫瞽史，其可乎？夫鬼神者，屈伸往來者也。神也者，陽之伸而來也，陽之靈也；鬼也者，陰之屈而往也，陰之靈也。要皆出於陰陽二氣往來屈伸，而鬼神之理爲得矣。舊無廟號，端平二年詔錫名安濟。淳祐壬寅，渝制置使安公提王師遏截道吾邑，熏香祈禱而行。逆寇兵於馬湖，與我步騎舟師交戰，凡王官財賦庫藏及人民之驚奔，舟楫千有餘艘，得安流而下，寇隨退遁，識者歸美於神，謂非陰祐，曷濟登茲？夫神之英精忠烈，助順鋤凶，豈私庇邑人哉？戢戰馬於方張，紓蜀難於俄頃，《禮經》謂能捍大患則祀之。州邑轉運有請於朝，冀頒徽封。我國家禮亦宜之，俞音夙莫矣。由是言之，鬼神之所以感通，無他焉，止此誠耳。誠萃聚焉，鬼神則

形則著；誠苟渙散，則彼亦漠然與我不相關繫，況望其感而應乎？昔司馬遷作《史記》，紀黃帝有子五人，號五龍氏。按《帝王統紀》，由黃帝迄今三千五百有餘年，宜無可證。今憶司馬氏，漢人也，去古雖遠，父子號爲良史，秉筆信以傳信。是神也，安知非史遷所載黃帝五龍之裔？而況神之於世，如水行土中，無往不在，又如人之有臟腑，特隔皮膚，不可窺而見爾，謂之神無，可乎？故推明陰陽屈伸往來之理，以著鬼神之實，用破世俗之凡陋，俾知所謂鬼神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神之格思，矧可射思，請歌是詩。視石刻之蕪詞，又何足爲不朽！嘉靖《四川通志》卷三七。又見民國《江安縣志》卷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三。（以上祝尚書校點）

趙立夫

趙立夫，字德成，宗室彥譯子，寓居温州樂清（今浙江樂清）。登開禧元年進士第，任龍泉簿。再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進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嚴州。遷太府少卿，知臨安府。奉祠去，起爲浙江提刑兼知平江府。除戶部侍郎，再知臨安府。進刑部尚書，以言事去職。起知婺州，進寶章閣學士卒。見《宋史》卷二三八《宗室世系表》二四，紹定《吳郡志》卷一一，《咸淳臨安志》卷四九，永樂《樂清縣志》卷七，乾隆《浙江通志》卷一六二，《南宋制撫年表》卷上。

書訓守臣十二條後

理宗時

臣仰惟皇帝陛下總攬權綱，慮周萬務，發舒典訓，董治羣工。乃端月十有九日，命臣再行內史事。越九日辛酉，躬御奎畫，煥著乾文，詔臣以當謹守者十有二條。臣省循庸繆，已試罔功，時異事殊，政慚端緒。宸聰四達，洞燭厥理，雲章下錫，至教具該，昭然若發矇矣。爰自中興駐蹕，殆越百年，輦下服勤，不知其幾。龍光蒙被，俶見於今。臣何人斯，獲茲榮異？凜對天威，大懼亡以稱明詔。竊惟天啓神聖，猶垂法象；君迪臣工，可無誨言？是以堯有羲和之命，舜有羣牧之咨。暨於成周，以君陳尹正則有命，以畢公保釐則有冊。申申其訓，前後一轍。在昔帝王，曷茲多誥？蓋不戒視成，非君師之所安也。皇上祖堯述舜，遵周軌而重商邑。不以臣不肖，既復使之，又丁寧之，右疏其目，左提厥綱。若曰：「律己治人，必務忠實。」夫不欺之謂忠，無妄之謂實，真奉行十二條之綱領也。臣雖不敏，惟既厥心。又曰「毋急近功，日謹一日」。雖銜勒不弛，而鞭箠用寬，若慮其以迫促害忠實者。聖度涵洪，與天同宇如此，顧猶有一毫不忠不實，以隳大猷，以干大戾，則臣豈敢！拜手稽首，欽承明命，日監在茲，永矢弗渝。《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是賜也，森嚴簡重，文儷六經，飛動騰驤，書參八法，抑非微臣所敢私，敬刻之琬琰，布之天下，用永寶於萬世。《咸淳臨安

仙都山磨崖題名

紹定四年四月

樂清趙立夫奉祠東歸，訪仙都，登初暘谷，颺舟小蓬萊下。憩流盤礴，回視二十年間縛纓王朝，抗塵京兆，得此閒迹，豈不頓快！時紹定辛卯立夏後二日也。子時詰侍行，友人宋正禮同遊。《括蒼金石志》卷七。

龍井原新祠祝文

惟公生長寶婺，姿稟英奇。奮身疏逖，自結主知。真宗、仁宗，比德堯、舜。公事兩朝，逢時籲俊。入爲法從，出典方州。兩牧於杭，杭人挽留。從而家焉，西湖之上。因築佳城，委蛻而葬。非獨杭人，拳拳去思。婺有七邑，在建祠。咸曰我公，能福我里。水旱無虞，寇災必弭。越二百載，愈赫爲靈。崇牙大旆，笙鼓歡迎。廟號薦加，隆於祀典。塋域在杭，莫知推本。龍井之陽，蜿蜒其岡。一逕深窈，翁仲在旁。勿職樵蘇，歲久無圯。爰翦荆棘，載加葺理。就彼梵宇，重建祠堂。繪飾像肖，夜燈曉香。庶幾盛德，必百世紀。神遊婺、杭，無間彼此。惟昔錢氏，賴清獻公。整其墟墓，碑銘表忠。立夫無似，曷企前哲。敢禮此意，用加昭揭。新祠告成，肴潔酒馨。躬謁以酬，神其鑑誠。

《龍井顯應胡公墓錄》。（以上祝尚書校點）

鄧運管

鄧運管，名未詳，紹定間爲福建都運司主管文字，與姚瑤爲同事。

嫂訟其叔用意立繼奪業判〔二〕

甌寧縣寡婦張氏論叔范遇爭立繼奪業事。看詳諸處斷由，見得范通一有子四人，長曰熙甫，次二曰子敬，即監稅。次三曰遇，即達甫。次四曰述。即善甫。熙甫已娶妻生子，未幾，夫妻與子俱亡，以理言之，當爲立繼。在法，立繼由族長，爲其皆無親人也。若父母存，當由父母之命。當熙甫死時，其父母俱存，皆無立繼之意，非不愛其子也，蓋謂蕞爾田業，分與見存三子，則其力均，立一孫爲熙甫後，則一房獨分之業已割其半矣，割其一半，使二子分受之，則三子中立有厚薄之分，此通一之本意也。故寧均與三子，而以熙甫私置之田爲烝嘗田，使三房輪收，以奉其祭祀。三房之子皆其猶子，雖不立嗣，而祭祀不絕矣。故紹定二年十月，立砧基簿，簿首言長男熙甫既亡，不願分產，其存日將妻粧奩置到田業等，撥充烝嘗。簿尾係通一、母陳氏着押，兄弟同簽，是有父命明矣。砧基文書，皆已印押訖。熙甫死已一十五年，而春秋祭祀無缺者，以所立范熙甫十五年烝嘗田在故也。爲三子者，

遵父之命，輪年時祀，則范氏之鬼不餒矣。夫何范遇者，獨於父母亡，分業八年之後，兄子敬亦亡，遂抑逼其弟善甫、姪餘慶簽押立繼文字，以己子文孫爲熙甫後，此豈誠念其兄之未立後哉，不過欲奪其一兄一弟已分之業爾。提舉司判，送縣結絕申上，謂若立文孫，則已分之業，又釐而爲四，一則不出父母之命，二則難以強兄弟之從，辭理明甚。簽廳忽略不看，乃謂無父母之命，今照范善甫、范餘慶等約，以文孫爲熙甫後。謂烝嘗田不以與文孫，恐違背父母之美意，則割削兄弟之產，以與文孫，獨不傷父母之本意乎？此於理不通，特眩惑於繼絕之美名耳。今參考斷由，范遇係曾經徒斷之人，不孝於其父與母，不敬於其姊與兄，又不友其弟，每操刃趕殺，持杖毆打，傍人救者，至遭其折齒。又其甚者，乘其兄子敬之死，突入其室，將嫂拖打，趕散工作人，不許入殮，勒取錢三百貫，米數百石。又抑逼其弟與姪，爲此私約。於嫂張氏既論之後，旋計會縣吏，印押除附公據，又經丞廳改正戶帳。此文約不正，何可照用。況其用意甚惡，僉廳官合用誅心之法。逼脅而盟，謂之要盟，要盡與釐正則可，乃謂既已墮其計中，雖悔何及。容姦若此，則弱之肉，強之食，人之類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矣！愚見謂熙甫既有烝嘗田，自不乏祀，若於產業已分之後，驟立一人爲嗣，則從前父母所立砧基支書，皆不足爲據，必將盡取田業分過。八年之久，田業豈無變易，一兄一弟豈肯俛首聽從割產，以益文孫，必將擾亂一家，愈增仇怨，詞訴紛然，何由了絕。非惟遂兇人吞併之謀，抑且無益死者，反有害於生者矣。不若各照砧基支書管業，追毀文約公據，庶幾一家得以安跡。如必欲立繼，則范遇設計吞併，其子文孫亦不當立。欲帖縣照應。

奉都運檢詳姚立齋判：照所擬行。欲立繼，難動其已分之業，只當就烝嘗田內，於無礙房分中推立。范遇既如此兇暴，用意吞謀，其子却不可立。帖縣照應。《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八。（祝尚書校點）

〔二〕題下原署「鄧運管擬，姚立齋判」。按姚瑤號立齋。

張震發

張震發，字元龍，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嘉定七年登進士第。見《吳郡志》卷二八，《吳中舊事》。

刻三賢詩跋

嘉定十四年

李、杜、蘇、黃詩冠今古，尋陽天慶獨擅三絕，亦奇觀矣。然兩謫仙所詠，皆在北廡，山谷謂其便齋曲房，松竹薈蔚，位置氣象，蓋可髣髴。顧乃易地西廡，窒塞弗稱。名勝舊游，浸爲缺典。中庵李君實主斯觀，好文多藝，宜可勉進，尚像三賢，尸而社之，豈非紫極舊宮所獨有乎？李君媿謝請從，因爲考訂歲月以盟之。詞成，尚語我來。《永樂大典》卷六七〇〇。（祝尚書校點）

胡清獻

胡清獻，南劍州沙縣（今福建沙縣）人。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淳祐四年除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鄭寀奏劾，镌秩罷祠。見《宋史》卷四三《理宗紀》、卷四二〇《鄭寀傳》，嘉靖《延平府志》卷一四。

沙縣傳心閣記

廣漢段震午尹劍之沙邑踰年，教敷民和。因念學舍乃風化所係，直舍之壞久矣，旁風側雨，殆不可居。於是撤而新之，建閣於上，命工繪濂溪、二程、龜山、豫章、延平、晦翁諸先生遺像，扁其閣曰「傳心」。尹之意遠矣，書來諏清獻以傳心之旨。顧余庸學，何足辱命？然嘗從縉紳諸老游，願述所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於人，其所以傳之者，以人爲粹然天地之心，而實備萬物之理。信此而安焉者，聖也；復此而執焉者，賢也。聖賢與凡民初豈有二心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是數聖賢者，或同堂接席，或相去數百載，而一道之傳，若合符節，蓋所以傳之者同是心。洙泗之後，寥寥無聞。秦漢以來，諸儒能守聖賢之說，而不能師聖賢之心。異端知認身中之心，而不能明心中之理。遺本憑虛，胥失之矣。宋興，儒風寢微，濂溪周先生獨得鄒魯不傳之秘，著書畫圖，

默契道體。二程夫子培根濬源，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心傳之無窮。千數百載，斯道之緒絕而復續，猗歟休哉！龜山楊文靖公載道而南，豫章、延平、晦翁相繼而出，俱得周、程心法。奎壁之耀，聚于劍邦，遂號爲四賢傳道之地。然則尹以傳心名閣，豈非心體身檢、志定疑釋，實知即心傳道，即道傳心，一脉貫通，本無間斷耶？士之居是邦者，盍知其所勉，必持敬以立此心之體，必集義以廣此心之用，朝斯夕斯，拳拳然佩服張南軒之銘，所謂「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庶幾無負於段震午名閣之意。同志者勉旃！嘉靖《延平府志》卷一九。又見同治

《沙縣志》卷六。（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七三二六

方汝勉

方汝勉，淳祐初官朝奉郎、通判福州。

宋定城令君方氏夫人墓誌銘

淳祐二年二月

夫人方氏，諱靜真，世出苕溪。皇曾祖朝散大夫渭，皇祖朝奉大夫、通判紹興府棗，皇考迪功郎、丹徒縣主簿燠。後占姑蘇故從事郎、定城令君趙公用。夫人生於乾道庚寅三月二日，終於淳祐辛丑三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二，以子勞遇明慶霈封太孺人。子三人：長勳，疾癰。次勞，承直郎、淮東總領所準備差遣，皆先夫人亡。次鵬舉，業儒。女二人，長適迪功郎、江州司戶楊澤，次適進士張復震。孫男七人，出繼者一，女四人。明年壬寅二月庚申，鵬舉護夫人柩葬于姑蘇長洲縣彭華鄉虎嘯之原，合定城公之兆也。夫人性婉而識明，氣剛而志正，言動皆典刑，趙氏內外五千指，咸取則焉。治家以樸儉爲先，初笄之衣，莫年翼如也。然財不求豐，僅足而已。姻親貧者賙之恐後。每歎曰：「吾

少時屯棘更嘗至矣，今粗得清適。」於是鑪熏貝葉，自課忘倦，淺斟無筭，竟日熙熙。忽嬰微疾，卒然而逝，得道者莫能過也。卜葬有日，鵬舉書來求銘。汝勉於夫人爲內表，而夫人之在盛氏也，以女娶焉，期待尉薦，最爲深厚，且知夫人行實甚熟也，其敢以不文辭？銘曰：

苕溪之淑，嬪于姑蘇。趙族蕃熾，間言一無。定城公沒，撫其諸孤。不愧三遷，賢譽翕如。儉以禮制，嚴以恕扶。內典遊心，能味其腴。鬱哉佳城，虎嘯之墟。勒銘堅石，萬世與俱。

表弟朝奉郎、通判福建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汝勉撰，從弟從事郎、新建康學教授逢辰書，文林郎、差充淮東制置大夫準備差遣王榮題蓋〔一〕。《泚墅關志》卷一六。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八。（黃錦君校點）

〔一〕制置大夫：似當作「制置大使司」。

商 碩

商碩，嘉定中歷知天長縣，知真州，淮南運判，太府寺丞、兼權戶部郎官。十二年除淮西江東總領。十四年授戶部郎中。見《景定建康志》卷二六、三一，隆慶《儀真縣志》卷四。

鄭介祠上梁文

抗疏安上門，天下共高其直節；讀書清涼寺，主人首訪於遺蹤。凜生氣之猶存，慨故家之無幾，乃即寒齋之舊，聿嚴繪像之祠。恭惟西塘先生介公學道欲如孔顏，事君必惟堯舜。官爵非所望，豈法科書局之能招；清儉終其身，視美食華衣而若浼。幾歎旁觀之好著，要因所見以爲圖。留英十年，在泉三任，雖困死流離之相繼，獨剛方勁正之不回。嘿予龍期，曾止朱塘之水；寧憂蛇伏，自安寶梵之居。貫通神明，始終真實，再貶於元符而復官于崇寧之後，追贈于紹興而賜謚於嘉定之初。時自爲之屈伸，我何有于榮辱。鄭公坊裏，已表門閭；瑞像閣前，尚餘屐齒。尋書卷酒瓶之地，薦寒泉秋菊之盤。堂上德容，聳萬竹清風之勁；橐中奏稿，奪列星秋夜之光。何妨半山老子之卜鄰，更許鐵冠道人之入夢。奉使總領郎中挺然風韻，同此襟期。當飛芻輓粟之時，豈專足食；思立懦廉貪之士，示不忘君。壯一拂之清高，起百年之文獻。不特發此邦之秘，亦可占斯道之興。爰舉修梁，載形善頌。

拋梁東，石頭城插翠微中。先生萬卷高吟處，尚憶寒齋雪袞風。

拋梁西，書堂新傍五雲低。想像當年忠義氣，碧霄秋日貫晴蜺。

拋梁南，天外三山翠入簷。法眼禪師休說法，漏殘書卷酒微酣。

拋梁北，坐挹空江烟水綠。高風千古照人寒，清涼何用瀟瀟竹。

拋梁上，舊閣無人思瑞像。使星家近鄭公坊，獨立西風懷卓行。

拋梁下，日照朱欄凝碧瓦。只將一拂振頽波，定有同心來賀厦。

伏願上梁之後，上知所學，家有其書。抱關勿卑于小官，考槃當明於大義。秋風涼殿，徒懷江山草樹之悲；晝日禪關，共作亭檻松篁之想。《景定建康志》卷三一。又見《宋鄭一拂先生祠錄》。（黃錦君校點）

齊 碩

齊碩，青州（治今山東益都）人。嘉定十四年知台州，十七年爲奉議郎、浙東提舉、兼知慶元府。寶慶元年除金部郎官。累遷大理寺卿。見《寶慶會稽續志》卷二，《寶慶四明志》卷一，《嘉定赤城志》卷九，袁甫《蒙齋集》卷八。

乞移臨海管界寨於海門奏

嘉定十五年

管界、亭場兩寨皆防托海道，亭場既處海門之北，而管界乃入裏港之中，甚亡謂也。乞以管界徙海門南，與亭場對峙。《赤城志》卷一八。

請營白塔寨於蒼嶺奏

嘉定十五年

曩以宣和呂寇嘯聚於此，因而置寨。今承平日久，已爲聚落，而縣有蒼嶺當衢、處、婺三州，崗阜深阻，行者窮日而後度，人煙迴絕，寇攘所憑，徙彼而就此爲便。《赤城志》卷一八。

赤城志後序

今天下郡縣皆有紀錄，台獨爲闕典，問之故府，則知前乎此者蓋嘗會粹而疏略未備也。碩承乏之初，固竊有志，而事方有所未暇。越明年，歲以稔告，郡家粗可支吾，於是命郡博姜君延集人士，相與討論，而屬筆於篋窗陳君，閱數月而後成書。吾州在浙左爲佳郡，讀孫興公一賦，則知山川之美實甲東南。況自晉、唐至今，前後曳組于此多一時名勝士，至于騷人墨客，搜奇挾秀，皆班班可考。然則是書之作，豈特可以補職方氏之闕，雖山川人物亦將由是而發揚呈露於天壤間，其爲益於台也深矣。嘉定十六年，郡守青社齊碩書。《赤城志》卷末。

蘭亭考跋

嘉定辛巳冬，碩蒙恩守台。行山陰道上，壑流巖秀，洞心駭目，想像入東晉諸賢高風逸韻，邈乎其不可挹也。至郡，有以桑君《蘭亭考》見示者，其稽稕訂證靡有遺恨。豈惟歎其識見之該洽，暇日開卷，往往令人神遊茂林修竹之下。癸未，司庾入越，間得一至山中，雖永和陳迹已不復見，而高林崇阿正自無恙。矧思陵所臨《楔帖》有光燭天，倉司郡齋咸有舊刻，嘗經前輩品題，俱在考中，真足以慰懷古之意。然則是編可謂有功於《蘭亭》，當行於越，無可疑者。內相高公曩嘗叙其編首，今吏部復刪潤之，豈非是編之幸！碩得附名其末，抑又幸也。甲申季冬十日，青社齊碩謹書。《蘭亭考》卷末。

薛公井記

薛公井者，故寧海知縣毗陵薛公抗之所鑿也。隆興甲申，公來長斯邑，利興害除，衆以便安。初，市去水遠，汲者頗艱於挈携。公浚大井於縣治之東北廣度坊，泉源寒冽，惠利博甚。厥後渫治弗以時，殆泥不可食。嘉定癸未，郡守齊碩訪得其處，而溝渠湮塞，甃甃崩圯，非復舊規。乃捐緡錢，

命縣丞張修董其事。既加浚治，復作亭覆之，庶無負前人開創之意。且勾名翰墨手大書其扁，揭之亭上，并銘而列之石，於以永邑人甘棠無窮之思云。其源也深，其澤也永，流祉不窮，如酌此井。《赤城集》卷一四。（以上黃錦君校點）

趙與袞

趙與袞，宗室，嘉定中官蘄州司理，權通判事。十四年，金兵圍蘄州，偕郡守李誠之拒守，全家遇難，僅以身免。作《辛巳泣血錄》，詳述被兵始末。見《辛巳泣血錄》，《宋史》卷四四九《李誠之傳》。

招降金人檄

嘉定十四年三月

洪惟我朝，每以兼愛南北爲意；凡待鄰境，惟有不殺生靈之心。祖宗畀付，第第相承，社稷靈長，往往賴此。在今日之對壘，實彼國之造端。汝主不自省愆，肆爲不道。外則困於韃靼，而懷遷怒於我之恨；內則失其臣民，而起歸罪於我之私。雖竊據於汴京，尚有稽於天討。蓋逆順曲直，在我有定論；而存亡成敗，聽彼之自爲。何期反肆於侵陵，是用載嚴於備守。城壁素堅，而糗糧素具；士卒素練，而器械素積。援兵蟻聚而來，義士蜂屯而集。各揚威武，盡奮精忠。我師既運於戈矛，彼衆必

爲之齏粉。是用仰承厚德，撫示招安。投降歸順，則旌賞之必加；潛遁竊逃，即追擊之勿襲。苟執迷而莫悟，定剿戮以無餘。幸思去就之宜，毋蹈翦除之悔。故茲檄諭，想宜昭悉。《辛巳泣血錄》，叢書集成初編本。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六四，光緒《漳州府志》卷四三。（曾棗莊校點）

汪 繹

汪繹，字仲成，徽州黟縣（今安徽黟縣）人，義端之子。以父任補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鎮，分司建康糧料院。歷蕭山丞，除軍器監簿，寶慶間守儀真，陞漕兼郡，直秘閣、知寧國府。見弘治《徽州府志》卷八，隆慶《儀真縣志》卷四。

譙樓晷漏銘 并序

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寅，九月庚辰朔，寧國重修晷漏成。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帥沈傳師命團練判官杜牧以梅爲秤，製作精密，應驗不差。中更變故，首尾斷缺，惟存六纛神，烏帽褐服，從以虞吏，民爲吹角，猶唐舊物。秤垂之北壁下，別作刻漏，不合于古。至是命長樂林可大新作晷漏，以杜牧秤丸重置壺箭，吸水減水悉如故智。麗譙中，鼓角十二，青陽、朱明、白藏、

玄英旗以時張之。設土圭，春視其面，秋視其背，以二分爲斷，蓋一行遺法。因爲銘壺下曰：昔在放勳，曆象日星。至唐杜牧，察驗惟精。權與水鈞，而衡始生。水落焉浮，銅乃發聲。二十門籌，晝夜踐更。以此無息，制彼錯行。椎輪大中，既壞于成。淳祐之二，爰始經營。土圭測景，以覺昏明。我爲此銘，永有法程。

鼓樓刻漏銘：體妙璿璣，蹟探化工。爰遵敬授，政合適中。精金百煉，良冶是從。式存古則，以傳無窮。

日晷銘：霜刀割雲根，分明一面鏡。不獨傾太陽，亦以定斜正。光緒《宣城縣志》卷三一，光緒十四年活字本。又見嘉慶《寧國府志》卷二一。（尹波校點）

江宋符

江宋符，字景章，號主敬，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致一孫。鄉貢兩魁，授本府學正。見弘治《徽州府志》卷八，《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略》上。

史權序〔二〕

史胡爲而作？曰權是非也。孰權之？曰心。心，天也，至公之舍也，亘古今而一者也。古者人極常建，人心弗斲，權之所至，是非定焉，《尚書》之軌範、《春秋》之褒貶是已。後世心失其養，人而不天，然其所以爲天者，固不泯也。故是非或定於一時，或定於後世，左氏、班、馬以下論贊是已。嗚呼！秦漢以來，簡策絮繁甚矣。一言而當，萬世不能易；一言而謬，後世獨無公論乎？六經仁義不爲遷損，正直守節不爲固輕，儀廩名存，亮瞻實著，松璞相博，幾兢難誣，慨其汨，糾其謬，蓋自有真是非焉。此無他，權之以心而已。今夫衡之所爲信於天下者，平也；衡之所爲平者，權也。世有持一衡者，或能軒輊以爲輕重；及其定也，則固不可欺也。諉曰可欺，持而較之西鄰則敗矣。史乎史乎，其可以爲權乎？吾友趙幾賦性雋茂，好學博觀，紬繹繙閱之餘，擷古今是非之定論，以爲一編，問名於予。予以《史權》目之，而併序所爲作之意。太史公謂知《春秋》者，爲君爲臣，隨所處而得其當，則是權也，豈徒以定古今之是非哉！《新安文獻志》卷一八。（尹波校點）

〔二〕題下撰人原作「汪宋符」，「汪」應爲「江」之誤。

吳英雋

吳英雋，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慶元中監登聞檢院。歷知台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

乞禁將養老不釐務使臣混同釐務差使奏

慶元六年三月

諸路州軍多以諸軍揀汰養老不釐務使臣差管發賣酒醋、監門河度之類，其間多有曾立戰功之人，無力待次，率就養老，以贍其家。朝廷立此窠闕，以優其老。今州郡不能體察，多與釐務使臣混同差使。兼其平日捨金鼓之外素所不習，既不善委曲於人，又不能規爲措置，多爲吏輩肆欺。或有折欠，悉以俸資陪備，捫心飲恨，無路自明。由是觀之，所謂優之者，乃害之也。乞下諸路州軍，今後不得差養老不釐務使臣管賣酒醋及監門河渡之類，如或違戾，當職官吏重寘典憲，專委提點刑獄司、總領所覺察奏聞。《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四一（第四冊第三五二六頁）。（刁忠民校點）

林永中

林永中，嘉定中爲吉州永豐縣學官。

永豐縣令尉熊陳二公祔祠記

嘉定十三年

事有歷久而彌彰、異世而相感者，惟忠節然也。我宋建炎之初，鑾輿南渡，國步多艱，叛將逆賊，乘釁竊發。楊皋之變，吉之永豐令趙公訓之偕尉陳公自仁提兵捍禦，俱死於賊。迨紹興三年，謝小鬼、唐小鬼嘯聚，先破撫之崇仁，倚勢來侵邑之遇源。熊公彥明爲宰，有仁愛忠憤之心，聞其來，慨然領兵，出境迎敵，遇於興平鄉打禾場，力戰而死，賊遁去，民賴安全。其後有以皋事聞於朝，趙公累封至忠果公，陳公亦自初品官贈通直郎。久之，復爲奏請，賜額旌忠，大丞相周益公記之詳矣。陳公雖立位與享，像則未有也。惟熊公死後，當路者不能白於上，褒封之典尚缺。人思其恩，立像附於城隍之祠，歲時薦享，至今不忘。嘉定丁丑，延安韓君來爲邑丞，才力有餘，識趣超卓，剖疑析滯，易於決流。視事之明年，百廢具舉，吏民敬畏。又明年，政成閒暇，復修旌忠廟。一日謂永中曰：「陳公與趙公獲並祠於旌忠，而可獨無象乎？熊公死節與二公相頡頏，而不得附祠，於理安

乎？」永中對曰：「茲事關風教，然爲吏者困簿書，束繩墨，鮮克介意，宜亟圖之。」明日，公復進耆老而諮其首末，陳公容貌尚有能記憶之者，於是命工肖其形而望之，熊公舊像亦新彩繪，乃涓吉日，並迎於廟。既至，則帥同寮祀以少牢，酒行三獻。永中以儒官小職攝行終獻，事竟，與耆老嘆息而言曰：捐軀死國，非節操與秋霜爭嚴者孰克祀？表賢勸後，非草木同臭味者孰能爲？國家自紹聖後，元祐忠義之黨流落斥死殆盡，奸臣相結，顓執國柄，勢焰薰灼。極而至於宣、政，士大夫以諛佞成習，名節盡喪，釀成金人之禍。敵馬南牧，長驅直入，如涉無人之境，內外之臣貪生失守者不可勝紀。三公特令、尉耳，所立如此，是誠一代之偉人也。今韓君距其後僅百載，乃能立其像而并祠之，豈非事有歷久而彌彰、異代而相感者乎！韓君旃，武當軍節度使之孫，忠武蘄王其叔祖也。二公中興名將，忠義大節，君蓋生長見聞者，其人可知已。嘉定庚辰某月日。同治《永豐縣志》卷三三，同治十三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李從周

李從周，字肩吾，一云名育吾，字子我，號蟻州，彭山（今四川彭山）人，一云眉山（今四川眉山）人。魏了翁門人。精六書之學，著有《字通》二卷（存）。見魏了翁《字通序》（《字通》卷首），《書史會要》卷六，《道園學古錄》卷四〇。

字通序

字而有隸，蓋已降矣。每降而輒下，不可不推本之也。此編依世俗筆勢，質之以《說文解字》，作楷隸者於此而推之，思過半矣。名之曰《字通》。《字通》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楊世文校點）

成立

成立，嘉定中爲慶元府慈谿縣令領主簿事。

花嶼湖記

國之利害民爲重，民之利害農爲重，農之利害水爲重。求治者能此三重先之，其天下之達利乎！嗚呼，井法既廢，民到於今，數困水旱之患者，溝洫川澮之制亡也。至觀秦之鄭國，魏之史起，漢之邵父，未有不先訓農穿渠築壅，以時閉洩，水利爲尚，流美方冊。獨奈何方今之世，以利農均水爲非急務，而高言不事哉！予任是邑，領主簿事，未旬日，按古圖，既見邑有陂湖數所，皆唐刺史任侗、

縣令房琯所營廣之也。治之今日，藉爲沃壤，其爲利固博也。然一至歲旱，則瀕湖之田或不免焦病者何？詢於吏，則曰非湖之不利也，長民者閉洩不時爾。嘉穀不登，歲入有常，而農民爲之重困，此豈天子勸農恤民之本心歟！予任是三年，高堤防，謹約束，以時省視，溉沃民產，靡有遺缺，得以承先賢之遺利而及於民，斯其幸也。何彼貪饕而往，會郡邑之士，交章疊狀，射湖爲田者衆，而乘利之民輟食而相會，約以死拒，曰寧致吾身，不可奪吾子孫之利。予於是相與完美，籌慮後人不知今日有不可變之利也，因具條其事以勒石，庶爲記之永遠圖。湖之久長之利，可指諸掌，得以永永邑民之利云耳。時嘉祐十有三年九月十五日記〔一〕。雍正《慈谿縣志》卷一四，雍正九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一〕按嘉祐僅八年，「祐」當爲「定」之誤。

羅 相

羅相，嘉定中爲監察御史。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二五，《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

劾徐澄張擢奏

嘉定十三年四月

澄筮仕以來，俱無善狀。擢動形怨望，公肆譸張。《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二五（第五冊第四〇八六頁）。

劾鄭肅吳駟奏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

肅守郡貪婪，祠廩將滿，出入修門，期遂所求。駟倍其鹽直，抑配編民，館客鄉人，交通關節。《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二七（第五冊第四〇八七頁）。

乞討論吳澤新曆奏

嘉定十三年

太史局推測七月朔太陽交食，至是不食。願令與吳澤新曆精加討論。《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

劾唐慤李仁方奏

嘉定十四年正月

慤生平黷貨，老益貪婪，在鄉專肆把持，恣爲不法。仁方飲宴天子苑囿，打傷園吏，試邑分寧，貪殘不卹。《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二八（第五冊第四〇八八頁）。（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七三二七

鄭逢辰

鄭逢辰（？——一二四八），字伯昌，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昭先子。師事楊復。端平初，除將作監簿，繼除司農丞、大宗正丞、金部郎官。淳祐初知衢州，有廉能聲，旋爲言者所劾去官。起爲江西常平使者，以討寇有功改刑使，召爲吏部郎，改浙東提刑。八年卒。逢辰立朝，遇事敢言，奮發不避，時論偉之。見趙汝騰《提刑鄭吏部墓誌銘》（《庸齋集》卷六）。

祭禮儀禮圖進書表

上闕。既嘗肄業於朱熹，又親受稿於黃榦。謂郊天祀地，國家之重事；而尊祖敬宗，聖明之本心。慨鉅典之放紛，恐舊聞之失墜。臣雖蒙陋，親獲師承。延致于尊經之樓，徧閱萬卷；暨至乎絕筆之日，迨逾十期。羅絡百氏之異同，訂正諸家之訛舛，搜討磔裂而各從其類，品量裁正而畢得其中。維纂輯之深功，實關係于大典。向遺編已上於冊府，今全帙宜備於容臺。念中天再造以來，符積德百年

之運。禮樂自天子出，願賜燕閑之觀，籩豆則有司存，庶補駿奔之列。斯爲盛矣，夫豈偶然！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聖集大成，道全衆美。類禋望徧，虞帝主祭而享百神，夙夜祇勤，周王愍祀而稱殷禮。□□六以爲七，宜咸五以登三。遂使名儒所修，悉爲聖時而出。人文丕闡，古典大明。儀禮考文，式表一王之制作；詔今傳後，永爲萬世之據依。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先師臣楊復《祭禮》書八十一門共十四卷，謹繕寫爲二十帙，并《儀禮圖》十四帙，分爲三疊，內各用黃綾夾複封全，隨表上進以聞。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冊宋樓藏書志》卷七。

乞紹巴陵之後疏

妖由人興，變不虛發，推原其故，陛下掇天怒者，其失有四：一曰天倫未篤，二曰朝綱未振，三曰近習之勢寢張，四曰後宮之寵寢盛。何謂天倫未篤？兄弟，人之大倫也。巴陵之死，幽魂藁葬，敗冢荒邱，天陰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見者隕涕。太子申生之死，猶能請命於帝，巴陵亦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也，雪川之變，竄身水竇，襟裾霑濡，兇徒迫脅，情實可憐。今乃烝嘗乏祀，嫠婦無歸，豈不掇天怒邪？《齊東野語》卷一四。

續儀禮經傳通解序

逢辰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祭又禮之所以報本反始也。百王之禮，至周而備，三百三千之儀，皆文王、周公精神心術之所寓。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莫盛於周也。不幸厄於秦火。漢興，高堂生所傳僅十七篇，祭禮則惟特性、少牢、有司徹而已。然皆大夫士之禮，大夫以上無傳焉。厥後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非獨竟無全書，況又雜以讖緯之學，寥寥千載間，承訛襲舛，大經大法，幾於壞爛而不收，良可歎也！奎躔瑞下缺宋，文運有開，列聖相承，於禮尤謹。初基則有開寶之通禮，其後則有慶曆之太常禮，而《儀禮》之疏亦汲汲是正，真斯文之大幸也。奈何王氏新學廢黜《禮經》，使後之學者無所尋究，至有老死而莫知其說者。於是太師徽國朱文公起而條理之，挈《儀禮》正經以提其綱，輯《周禮》、《禮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爲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於庶人之禮，總爲成書，所謂《儀禮經傳通解》是也。下缺師事之，朝夕侍側，誨誘不倦，且謂逢辰曰：「欲學者共成此書者，朱文公之心也。以《祭禮》稿本付復者，黃先生之心也。自南康張侯處併刻于郡齋，故今四方朋友所藏皆《祭禮》稿本，未有取而修定者。竊自惟念齒髮浸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於是研精覃思，蒐經摭傳，凡日湖所藏之書，繙閱殆徧，蓋積十餘年而始成書。正經則以特性、少牢、有司徹

爲先，所以尊聖經也。補篇則自通禮而下，凡天神、地示、宗廟、百神以至因事而祭，如建國省方、師田行役等，與夫樂舞器服，無不備焉。而必首之以天神者，所以明大分也。其間大綱目、大議論，如南郊，如明堂，如北郊，如古今廟制，如四時禘祫之類，皆歷世聚訟而未能決，嘗經文公折衷而論定者，則以類相從，而各歸其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龐雜不經者咸歸於至當，由是《儀禮經傳通解》始爲全書，而文肅公之志遂矣。」噫！此非特二公之志，亦文王、周公、孔子之志也。夫自秦人絕滅典籍之後，禮學更千載而無傳，朱文公奮然以興墜起廢爲任。禮書更再傳而未就，而《祭禮》卒結裹於信齋之手，是豈偶然之故哉？近世真文忠公德秀移書信齋，謂此書乃千載不刊之典。其間援諸老先生之說，破諸儒之繆，極爲有功，當藏之奉常，以爲議禮之據，非他著述比也，且欲繳進而未果。端平初，禮寺聞之，嘗行下福州，就其家抄錄而藏之矣。第其私家無力可以自進，日遷月改，今十餘年。逢辰重惟此書關係甚大，且嘗親睹先師用心之勤，不忍其束棄高閣，而不大彰闡於世。又念先師編述之始，嘗取《儀禮》十七篇悉爲圖，列之每章之下。凡先王制度名物之要，以圖攷書，燦然如指掌。有志於《禮》者，尤不可以不知。蓋有《祭禮》，則《通解》之書始全；有《儀禮圖》，則《通解》之書始爲大備。先師平生精力盡萃於此，謹以《祭禮》下缺。《甯宋樓藏書志》卷七。

喪禮序

《喪禮》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稱《喪服圖式》、《祭禮遺稿》，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憾，則別卷之意固在此。民國《福建通志》卷二五《藝文志》卷六。

續祭禮自序

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慮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稿本併刊而存之。竊不自揆，遂據稿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復所重修，合前《經傳通解》及《集傳》、《集注》總六十有六卷。雖編纂不出一手，而端緒相因，規模不異，古禮之梗概節目，亦略備於是矣。民國《福建通志》卷二五《藝文志》卷六。（以上王曉波校點）

劉筠

劉筠，嘉定中爲江西提刑。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五〇。

乞贛州南安軍見任知縣兼兵馬監押繫銜奏

嘉定十三年

南安軍南康縣當林峒之衝，本司昨來申創古城一寨，所以控扼要害，彈壓未萌。贛州瑞金縣接臨汀、石城之交，鹽子出沒其間，則有狗脚巡檢以任警徼追捕之責。然古城一寨，錯居井邑，群勇悍之夫，日與百姓爲市，既於本縣無所繫屬，特來循習，豈無繁擾之慮？瑞金去州爲遠，或有盜賊之警，全籍巡尉爲之奔走。而狗脚諸卒，素無紀律，視縣道之文移，恬若無有，甚至頡頏驕橫，敢於犯上，漸不可長。此二寨者，若使其於縣道有所統隸，則禁令自行，階級自肅。緩急之際，乃可使令。竊見南安軍南安縣、建昌軍廣昌縣近旨知縣兼兵馬監押，欲望朝廷劄下贛州南安軍，見任知縣並以兼兵馬監押繫銜者，永爲定制，庶幾軍兵在其境內者，得以鈐束而整齊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五〇（第四冊第三四八〇頁）。（王曉波校點）

丁 黼

丁黼（？——一二三九），字文伯，號延溪，故徐州人，遷居池州石埭（今安徽青陽南）。泰亨之子。從徐誼學，爲真德秀、魏了翁稱重。嘉定七年幹辦諸司審計司，九年任太府寺簿。寶慶元年累官軍器監。

知信州、吉州，皆有治績。真德秀薦之，詔遷江西提刑。尋除夔州路安撫使兼知夔州，移廣西制置副使、知靜江府，復以四川制置副使守成都。爲政寬大，蜀人戴之。嘉熙三年，元兵侵成都，黼率兵夜出城南，力戰死之，賜謚節愍（或作恭愍）。著有《延溪集》、《六經辯正疑問》等。見《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一〇八、選舉二一之一四，《宋史》卷四五四本傳，嘉靖《池州府志》卷七，《宋史翼》卷一七。

題崔豹古今注後

嘉定十三年四月

左史李公守銅梁日，刻崔豹《古今注》，是正已備。予在上饒得郡學本，再三參訂，於第四篇以下頗多增改，故又刻之夔門云。嘉定庚辰四月望日，東徐丁黼書。《古今注》卷末，四部叢刊三編本。

校刻風俗通義序

嘉定十三年七月

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于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抄錄藏之。携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攷，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嘉定十三年秋七月庚子，東徐丁黼書。《風俗通義》卷末，元大德無錫學刻本。又見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一，《韶宋樓藏書志》卷五七。

校刻越絕書跋

嘉定十三年七月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爲據。予紹熙壬子游吳中〔一〕，得許氏本，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以三本互相參考，擇其通者從之，乃粗可讀，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真，不板行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各私其所藏，莫克是正，遂刻之夔門，以俟來者。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黼書。《越絕書》卷末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標點本。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一，《愛日精廬藏書志》續卷二，《詒宋樓藏書志》卷二八。

〔一〕紹熙：原作「紹興」。按紹興壬子爲紹興二年（一一三三年），距此跋所作之嘉定十三年（一二二〇年）已近九十年，不應若是之遙。此「紹興」必爲「紹熙」之誤，紹熙壬子即紹熙三年（一一九二年）也。

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文正范公以勁節大志、盛德壯烈，卓然爲宋名臣。凡宦游人懷其惠，莫不有祠。池陽雖非公所仕

之地，而亦祠之學宮，蓋以其少長於長山朱氏也。國史本傳及歐陽公撰神道碑，俱云公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然人漫不知長山爲何地，朱氏爲何人，而公之屬於其家幾何時也。天台丁君木宰池之青陽，政成，暇日討究先賢遺事，慨然慕之。長山去縣僅十五里，朱之族故在，遂訪求其家，得公之續譜遺墨及公與母謝夫人之畫像。又從好古博雅之士，根據其本末源流，既畢，委故人程君燭過黼而言曰：「將爲祠堂，願有述焉。」黼謝不敢，其請益堅，有不得辭。凡公之立言立功，具載方冊，不必贅叙，獨以其在長山之事言之。謹稽諸記錄，公之父墉，從吳越錢氏入朝，歷成德、成信、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元配陳氏，繼室以謝氏。其卒于徐也，歸葬於吳中之天平山，陳氏祔焉。謝氏無以爲生，改適朱君文翰。公生于端拱二年，猶在襁褓而鞠於母。朱氏云：族有在應天府者，故公以及冠辭母，絕江逾淮，學於應天，蓋景德之末、祥符之初也。閱五六歲，登進士第，則在祥符之八年。欲便親養，授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以往。攝集慶軍節度推官，辟泰州西溪鹽稅，再辟興化縣令，徙楚州糧料院，母終于楚。天聖五年，公復如應天府，晏元獻公知之，表掌府學。服除，乃歸宗易名。越明年，晏公再薦，召試爲秘閣校理，始克請于朝，追贈父母，遷奉母喪葬于河南尹樊里萬安山下。參考歲月，公之從朱姓幾四十年，登科記用今氏名，後人改之耳。朱氏之譜，則文翰以景德初嘗任淄州長史，後以公贈典得太常博士。公之手帖與博士之孫延之，在明道二年，乃改郡至丹陽，時猶稱延之爲秀才，而待以子姪禮。又一帖，在慶曆五年者，則稱之爲官人，蓋已受公奏補，而帖中頗及延之兄之子求異姓恩澤事。由此觀之，公留止往來長山，歷時最久，其親愛顧念朱氏情義最篤，皆

以母故也。公之宦游遠者三四歲，近者一二歲，猶皆立祠，長山獨無祠，可乎？此丁令君所以拳拳不能已也。考禮諷經，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所宜祀。公於數者殆無愧焉。其神氣精爽如五行麗天，芒寒色正不可晦蝕，中國夷狄所共瞻仰。豈特其平生經歷之處宜奉祠事，而猶區區於是邑之長山者。蓋祀國之大節，邦政之所成，可以興起人心，可以扶持教化，此不特爲公設也。祠堂擇地之爽塏，且與朱氏附近，爲屋十楹，有室以奉遺像，有堂以嚴祭享，有東西廂以居守祠者、憩待祠者。固以門扃，繚以周垣，夾道以松杉，而直達于通衢。規模邃潔，不侈不陋，費從官給，役不民勞。委學職王震董其成，朱氏近族守其祀，是亦可矣。令君又云：「去長山數里有滕子京待制墓，公與滕爲同年進士，生嘗薦諸朝，死嘗銘其竈，欲以配祀。」黼嘗聞公之守嚴，脩子陵祠而以唐隱士方干配，況滕既奇才，而公與之同時共事，情好款密，以配公祠爲宜。遂并書以贊其決，且諗來者勿廢云。紹定二年九月二十有二日，朝請大夫丁黼記。《范文正公褒賢集》卷三，宣統刊本。又見《范文正公褒賢祠錄》卷七，康熙《池州志》卷三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俞 武

俞武，嘉定中爲徽州學正。見光緒《遂安縣志》卷一〇。

宗正寺丞駕部郎中詹公祠記

大宗正寺丞、駕部郎中詹公以嘉定八年秋剖符新安，上以新安旱既太甚，將一意撫摩，非公莫可遣也。公控辭，弗許。提舉常平李公道傳聞而賢之，曰：「詹子南奇人，新安吾無憂矣。」公入境，究心荒政，食息不遑。疲瘵少瘳，廼興庠序，以隆風化。自宮廊、殿廡、齋室、堂奧，表裏崇飾，煥然一新，功亦竣矣。而公志方銳，將營棟閣以儲經史，制禮服以嚴丁祀，具冠帶以肅威儀，正經傳以備觀覽。其爲庠序謀者，惟日不足，使假以歲月，則所以惠此邦者，未易一二數也。乃未及期，遽領祠祿。公不以去留累其心而改厥度，比謁辭先聖，獨揖諸生前，堂上講經，容與移日。詰朝，衿佩跪辭旌□，復手取《亡易》一編，以寓其拳拳之意。公之教人，雖造次之頃，無所不用其誠。諸生繪公像，而祠之朱文公祠之右。方礪石以需記述，而公訃至。在泮之士，無不欷歔流涕，悼公於祠下。或陳簠簋，春秋以祭。惜乎□州之祀，不見狄公之配顏，而峴首之碑，不見襄人之墮淚，可勝悲夫！昔人謂賢大夫沒，宜崇禮以祀於其祠，其斯人歟！其斯人歟！公諱阜民，子南其字云。光緒《遂安縣志》

卷一〇。又見乾隆《嚴州府志》卷三一。（王曉波校點）

杜仲午

杜仲午，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定中由迪功郎、梓潼縣主簿差資陽縣令。

廟山新開三伯佛記

嘉定十三年五月

凡天下名山洞府、聖跡所在，沿路必爲佛像，所以示聖境也。惟七曲洞天未有。仲午到官，即欲爲之。父老云：「去廟南不里許，有懸崖揭道旁，其高如闕，其方如切，俗傳謂之神印。往年有匠欲鑿之，斧鑿纔動，雷雨即至，如是者數四矣。」仲午曰：「嘻，有是哉！此殆帝君之意，欲留以爲今日用，試以之爲佛，帝意可占矣。」遂命工鑿爲巨像者三，小像者十有一，雷亦不動，雨亦不作，衆然後信。因命沿道五六里內，凡懸崖所在，皆鑿爲佛，得三伯尊，自是道路鳴指聲不絕，豈非視聽之間，有以起其善心使之然耶？繼自今，吾蜀士夫謁七曲者，入是境先睹雙松佐神之威嚴，繼睹沿路松官之森列，繼睹夾道諸佛之顯見，雖未見帝君，起敬起畏之心已肅然萌于中，跬步不敢懈矣。此尚區區今日鑄佛之意也，其可不書！嘉定庚辰五月日，迪功郎、隆慶府梓潼縣主簿、提振廟事、新奏差資州資陽縣令、主管勸農公事眉山杜仲午記。《金石苑》卷六。又見咸豐《重修梓潼志》卷四，《宋代蜀文輯存》

卷九二。（楊世文校點）

徐 开

徐开，嘗舉進士，嘉定中爲婺源縣尉。

重建婺源縣丞廳記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

天地之大，莫逃乎數。故儒以世言，釋以劫言，道以塵言。昔漢嘗鑿昆明池，見灰墨無復土，曰：「此天地劫燒之餘也。」然則數之說，可不信乎！婺源在新安實爲望邑，自令長以下，丞簿尉監。丞廳居縣治之東偏，地形湫隘，大門西向，歲寢久，前後孰能新之者？嘉定十四年，東嘉陳公邁再轉而丞斯邑，適值偃室久虛，郡委公兼權邑事，簿書期會，急於星火，縣帑枵然，焦熬萬狀。公方撫字專勤，催科不擾，邑民翕然安其政。越明年八月二十有八夜，城南鬱攸爲災，民居沿燬，縣治所可容力者，廳與堂而已。獨丞廳與居民連甍接榱，弗可撲滅，片瓦不存，豈非數歟？公即發廩賑恤，惟恐或後。諸司散給錢米，公奉行尤虔。老幼均被，曾無愁歎。居無何，倉使史公定之申請於朝，是年冬獲旨，於本州交承錢內支撥三千緡下縣，起造官舍。公以居民尚未興復，若遽命工役，則土石材葺，

公私交取，必致妨民，雖挈家居陋室不辭。又明年，民居廬舍漸有次序，曰：「可以即事矣。」始召匠計直。公材猷周於世用，事業襲於家傳，政弗擾於民，蠹每防於吏。經營於姑洗之初，落成於林鍾之盈。凡縣治所宜有者，曰更樓，曰兩廊，曰縣獄，曰酒務，悉立成規。嘗與同僚曰：「縣治固所當急，丞爲邑之貳，亦不可緩。」丞廳舊規，松庭居左，與廳相連比，僅能容竹數箇。今易其址於廳之外東隅，吟哦於其地，廳與門廡輪奐一新。廳後闢一堂，扁曰貳政，極爽塏。堂增爲五間，護以泊水，寢室有處，庖湍有所，內外幾及百楹，恢拓有加焉。某聞之，職思其憂，則事不辭難。今公涉筆崔庭，蔚爲潘縣，事業責委，乃能於煨燼之餘，悉力營建。雖物之成壞不逃乎數，公則未嘗委之於數而不圖之以人事也。猶可委者，公解組在即，常情處此，必苟簡滅裂。公不然，規模必求其廣大，木植必求其雄偉，瓦竹必求其堅凝，去之日如始至，此又見公崇篤交承之誼，非止爲一時計。公推此而廣之，事業豈易量哉！开晚竊末第，淒涼一尉，於公有同寅之幸，日繫其事，可不述其顛末？故并書之。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四日，縣尉徐开記。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六五，民國十四年刻本。（吳洪澤校點）

聞 韶

聞韶，嘉定中爲定海令，建敬簡齋。見光緒《定海廳志》卷二六。

敬簡齋記

嘉定十三年

令於民爲最親，撫字惠養，職也，而或有以病民，其故何哉？是殆未知臨民之道也。道烏乎在？傳曰：「君子敬而無失。」《繫辭》曰：「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蓋敬則不欺，不欺則意誠；簡則不擾，不擾則民安。斯二者，於從政乎何有！可使南面，吾夫子嘗以許仲弓，果何修而得此哉？居敬而行簡，庸非其臨民之要旨耶？有慨於心曰：「今之從政者不然，顧以挾智用術爲己能，發姦摘伏爲可以使人懼，惡在其爲民師也？」廳事後西偏，有小室二，東欹西圮，將就覆壓。古人一日必葺，宜不如此。乃因舊材而新焉，斲之削之，損之益之，演而爲三。中廣丈有四尺，西增二楹，廣如之，翼乎旁者半其廣。不費於官，不勞於民，成之不日。左爲奉先之所，右扁曰敬簡。嗚呼，敬簡之義大矣哉！此心之存，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少有懈焉。紛紛膠轕，是非易位，奚其政？退食自公，端在此室，治己治人，念茲在茲，庶幾無愧命名之意云。光緒《定海廳志》卷二六，光緒十一年刻本。（吳洪澤校點）

朱邁

朱邁，寧宗時人。

重修上高縣治門廊記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

上高縣治之公宇，創設已有年矣，但規模粗具。嘉定甲戌，侍講正言張公之爲宰也，更新縣樓，輪奐翬飛，始爲壯觀。然一樓之外，大抵歲月寢久，日就敝陋，門廡吏舍，又其尤者，竹椽蠹腐，瓦礫飄墮，傾欹岌嶮，若將壓焉。前人豈視爲傳舍而恬不加意哉，蓋以錢用煎熬，期會逼迫，僅能支傾補罅，苟且目前，語及革故鼎新則口呿然而置對。嘉定戊寅孟陬，長官趙公交篆視事，即慨然有意於此，歎曰：「縣令乃親民之官，縣宇乃近民之地。今門廡傾壓如此，何以聳觀瞻，重官府？」於是度其材，量其用，窒塞蠹源，樽節浮費，瓦石竹木，日積月累，期年而西廡成，再期而東廡備，三年而門觀巍峨，煥然一新。帑不加費，民不加役，是舉也不甚偉歟！落成有日，召余記之。公玉牒也，名汝笈，字景師，寓居四明，登丙辰進士第，今爲奉議郎。嘉定庚辰臘月記〔一〕。嘉慶《上高縣志》卷一

三，嘉慶本。（郭齊校點）

〔二〕庚辰：原作「丙辰」，按嘉定無丙辰年，此當是承上文「登丙辰進士第」句而誤。又按本文所述推之，必爲「庚辰」無疑，因改。

朱舜庸

朱舜庸，江寧（今江蘇南京）人，免解進士。嘗辟爲建康府校正書籍、學正，好古博雅，編金陵遺事積二十年，自里巷口傳仙佛之書，無不綜研。慶元中吳琚爲之銓次，目曰《建康續志》，十卷。見所撰《方山上定林寺之記》，《直齋書錄解題》卷八，《景定建康志》卷四九，《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三下，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五。

方山上定林寺之記

嘉定十三年正月

古者四民各有所居，故居士於學，居農於田，居工於肆，居商於市。是時釋老二氏未興，其奚居？此王政之所必無也。逮漢之東，始居僧于寺，歷代相因。訖于今，釋教之盛極矣。凡城郭山林，寺之占勝者多，而其徒之居山尤爲人所重。豈不以是道之妙，非求於寂寞之濱則不可得？苟其徒不以精勤枯淡爲心，亦必不能久安於此，其取重以是乎？方山上定林寺，蓋即山而居者也。當乾道末年，

有秦高僧善鑑始來是山，結廬行道。未幾，遠近慕施者踵至，于是率其徒疏泉蒔松，徙石闢塗，土木之工，次第而舉。無何，有殿以奉佛，有堂以會法，有室以安衆，以至門廡庖湢，莫不畢具。方其事之權輿也，即詣府，請移鍾山梁朝廢寺「上定林」額于此。其地故有山川登臨之美，爲荆榛所蔽，爲狐狸所嗥，爲樵夫牧子所過而不睨，不知幾年。一旦雪脊朱甍隱然出於煙霏空翠間，號清淨伽藍，信其地有待歟。鑑尋示滅，其弟子義瓊主之，已而今義城代焉。繇薦得人，閱三十稔，隄瀕河之田而歲有計，建轉輪之藏而日有資，此其師疇昔之志，卒待瓊、城而後成，其勤至矣。泊城領事，猶以身先人，蓋思備其所闕，壯其所居，以稱其山之高且大也，駸駸乎與諸雄刹亢。一日，踵僕門告曰：「寺之成已久，曾無紀述。惟累世經營之難，恐寢就曖昧，子與我善，且習知其詳，盍記之。」僕固辭不獲，則爲叙其本末，又從而爲之說。釋氏以寂滅爲宗，以苦空爲行，以慈悲爲願，以遠去塵囂爲高。從上諸祖師，以是道密相付屬。故其建立，往往在巖谷荒寒之境，疑若過清難居，而必棲其徒于此者，蓋使其朝夕所接不見異物，無害於心，惟佛法是求。如此則於一切經行坐卧去處，覺水鳥風林無非宣揚第一義諦，惟恐山之不深，林之不密，此所以爲真實堅固，不可退轉也歟。今定林爲寺誠得其所，而鑑之遺範，所謂向饗頭邊取人者耶。嘉定庚辰正月望，免解進士建康府校正書籍朱舜庸記。迪功郎、新平江府錄事參軍秦鑄書。從政郎、辟差充江南東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危和篆額。住山義城立。

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志》一五。又見《金陵梵刹志》卷一〇，《江寧金石記》卷五。（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七三二八

包 恢一

包恢（一一八二——一二六八），字宏父，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揚子。嘉定十三年舉進士，歷仕州縣，爲諸路監司。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權刑部侍郎，出知平江、紹興府。度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咸淳四年卒，年八十七，諡文肅。著有《敝帚稿略》。見《宋史》卷四二二本傳，《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七。

恢原集久佚，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釐爲八卷，含文七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另輯得佚文十篇，仍編爲八卷。

奏平荻浦寇劄子

浙西提刑

臣昨蒙聖恩，除臣浙右司臬，付以平寇之責。重念臣既愚且老，懼至誤事，已嘗控辭，而又懼疑若避事，故不敢固辭，輒行冒昧而前，日夜思所以仰稱陛下聖意者。顧非木石，安敢不竭盡其愚！臣

竊惟此寇橫行王畿之內，與竊發於遠方者不同；深爲腹心之患，與流毒於四肢者大異。其繫國家之休戚，至不輕也。且安吉去天咫尺，而長興縣之嘉會、長興兩鄉，十有七村。如荻浦、環沉等處，使止於私販鹽茶賣酒，則其罪猶小。若有田不必納租，則非王民；殺人不必償命，則無王法。一出動是船數十隻、衆數百人、軍器數百件，出沒太湖，往來鎮市，劫人財物，掠人婦女，剖人心腹，折人肌體，有一人而曾殺數人者，慘莫甚焉。其見於大賊首陳超、陳洧、沈文海、沈文煥等之所供，具有實迹實證，其爲非王民、無王法，至此極矣。臣始者到司，惟欲仰體陛下寬大之德意，未敢遽以大刑甲兵加之。凡以再三化誘者，惟欲變强悍爲善良爾。故嘗諭以榜文者凡二，密遣將士以招之者凡五，糾率土豪以說誘之者，又不知其幾。自謂曲盡恩意，無所不及其至矣。奈何歷四旬有餘，其大頭首如二陳、二沈，恃其強獷，負固不伏，凶頑猖獗，鍛戈礪刃，逆謀叵測，凶焰愈張。於是知其決不可以善誘，遂密爲規畫，潛行調遣，以許浦二千人屯於陸，澈浦一千人屯於湖，又以吳長、平望、香蘭、馬跡、皋塘等寨兵五百餘人爲之鄉導。顧逕統制劉師勇將一軍，澈浦統領袁發將一軍，以許浦都統劉達有謀有勇，用以總制諸軍，水陸並進。臣又懼其奔突四出，貽禍鄰境，乃於諸處汊港及山徑可走之處，在陸路則如皋塘、水口鎮、吳城步等處，在水路則如荻浦港、陳潰港及太湖諸汊港等處，並多分兵守把；及委安吉州調兵防遏大錢諸港，牒廣德軍差兵防禦過界。且先是惟以建寨多屯爲名，潛機不露，一旦水陸之兵四集，賊黨褫魄，無一漏網。當是之時，雖一洗而盡空之可也。但臣素立成畫，誓不以殺戮爲威，但臨之以兵，絕其奔迸，使之窮蹙，悉就生俘而已。故諸賊始雖欲拒，及兵威既振，

則欲拒不能；始雖不走，及把截周密，則欲走無路。其賊首素有姓名，既束手就縛；其賊黨未知姓名者，則鄉之平民皆指出而就擒。無非平日稔惡之徒，未嘗及一無辜。雖有逃于幽僻之野、高險之山、窩藏之家者，亦搜捉無遺。陳超、陳洧、沈文海、沈文煥四兇之外，凡生獲三百八十餘人，軍前招刺爲軍者又二百餘人。其自知罪犯難逃而投於水、縊於山者，又不知其數。獲到軍器一千九百餘件，船二百餘隻。兵不血刃，百姓安堵，幸無玉石俱焚之患。已擒到者，恐其間不無枉濫，又就安吉州置都勘院，多差官吏分勘，盡得實情。凡正典刑者一百二十餘人，其餘俱刺爲旗軍，分籍江淮。幸無妄殺之過，始終持重，欲圖萬全，幸協初謀，不致敗事。外有賊之謀主邵宗煥，及團結始禍人洪福、何正鄉亦例實典。惡類除根，良民吐氣，境內爲之肅清，實由陛下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王者有征無戰之盛舉也。臣不過欽承威命，實無寸功之可言。抑臣深有感於中者，臣以才薄望輕，冒當重任，真不自量。中間飛語流言，捷出可畏，自非陛下淵然深默，超然遠覽，堅定一意，確然不移，盡排羣議，卓然不惑，則臣之陷於罪戾所不足惜，而事之不集，豈不重貽宵旰之憂哉！今微倖底定，所有始末大略，謹錄奏聞，伏乞睿照。《敝帚稿略》卷一。

防海寇申省狀

福建提刑

照得某昨准省劄備臣寮奏請，令福建安撫司、提刑司及泉州各任，責令措置，多設方略，勦捕海

寇。再准密劄備臣寮奏請，行下帥司、提刑司，令多設方略，以爲捕盜之策。某契勘得海道日下雖暫肅清，然秋深冬初，其去者必將復來，其散者必將復合，敢不凜遵，頒行措置！蓋海寇雖未嘗無之，然未見如近年之猖獗。近年雖無歲無之，然未見如今年之兇橫。前乎此但聞就海劫船，後則敢登海岸而放火劫殺矣；前乎此猶聞舟小人寡，今則衆至數千，而巨艘千數矣。措置剿捕，委不可緩，但有剿捕之具。今若未能別有奇策，且未能盡備其具，而欲遂一旦掃清，豈易言哉！且昔時海道之得捷，惟有李寶膠西之一功，雖勝敵，非勝賊也。然事體亦有大不同者，姑借李寶之事以爲喻。寶曰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止有一策可出萬全，而其策則惟欲乘其未離巢穴，掩出人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其後用此策而適當其可，適逢其會，適中其機，適得其地，而其策不一酬，卒以成功。今此賊固非彼敵之比也，然亦必剿捕之有其策，固當多設方略也。然亦在隨時出奇，隨機應變，難以刻舟而求劍也。況兵家之策，所密者用間也，李寶則有其子潛入敵境，伺動靜，驗虛實，以無誤其成績。海道之具，所急者舟船也，寶則有堅好可涉風濤者百有二十；所用者軍兵也，寶則有三千人，乃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所仗者兵器也，寶則有旗幟、器械、弓刀、戈甲，莫不具備；所仰者軍實也，寶則有銀絹萬數以爲軍實；所妙者火攻也，寶則有火箭環射，烟焰隨發，不一時間延燒數百者。是六者，乃其策其具，亦兵家之常事，非詭異也，豈容缺一哉？今時異事殊，自難例論，固不敢望如李寶當時之整辦，然量勢度力，隨宜斟酌而旋行措置，又豈容不盡哉！其纖悉亦難備述，姑條具大略如後，須至申聞者。

一、今欲略倣用間，則官司動靜，賊未嘗不知其詳，賊船動息，官司反邏不得其實。所合措置精選善爲察探之人，要盡得其衆寡強弱之狀。且多設機謀，多遣游說，密誘其頭目，以散其徒衆，挺身出降；又密誘其徒衆以擒其頭目，或斬其首級，率衆歸附，諭以禍福，許以重賞，亦庶幾用間之術。

一、今欲略備舟船，則福州僅有延祥、荻蘆，所謂赤馬、白鷁者隻數甚少。且近以賊船比之，彼皆高大，此反低小。其他諸寨，用亦各不多，此外則惟泉州左翼猶有大船可濟困者。爲舟師之計，只得團結民船以助官船，但並是小樣，未必可以制敵。且百姓亦未必樂爲吾用，又只得委曲區處，反覆勸諭，以示其自衛鄉井、自保室家之計。因公及私，同舟共濟，且求以多爲貴，以張聲勢，亦庶幾可得舟船之用。

一、今欲略增軍兵，則如福州，又僅有延祥、荻蘆兩寨之兵稍識海道，曾諳水戰。若其他諸尉諸寨，非深諳習者，但可爲助耳。除左翼軍可以調遣策應外，爲足兵之計，亦只得募集民兵以助官軍。彼其在海岸，素知地理，素諳水勢，總以各澳長以備緩急犄角，庶幾可足軍兵之用。

一、欲略備軍器，則舟師水戰弓弩爲先，須先多備，次則槍杈刀劍等亦須色色精利。此乃官兵將佐常用之器，自當多多益辦，不容少有欠缺。外此，則當多招善於投水之人，多辦鑿船截舵等器具，併行下總首民兵各自措辦，庶幾可濟軍器之用。

一、今欲略備軍實，則本司自無分文粒米可應軍需。昨來已蒙朝廷行下運司應辦矣，但爲費浩大，

爲數宜多，兵非難用，特錢糧難辦耳。得遣愈多，調度愈廣，有限而不繼，稽違而不逮，一或乏興，立致誤事。非惟不足以使人，不足以持久而已。須預先辦集，以備不測受給，差官專一應副。又須乞朝廷不惜重費。欲奏大捷，除大患，成大功，全藉軍實之裕。

一、今欲少倣火攻，則所在軍中自有火礮之法，左統領自有見成可用之礮。近延祥寨官亦見依法倣造，但恐不能多耳。今當計其費用給之錢本，責其多造。舟師取捷，尤更神速。外此，則多括善水民船，多載乾燥火草藏之密處，以伺便乘機而發，以備火攻之法。

一、擒捕此賊，本只海澳土豪隅總等之所能辦也。蓋此賊雖在海中，而日用飲食之物無非取之海岸之上，苟海上之人若能同心協力，處處嚴行禁止，痛加拒絕，使不得上海岸，則非饑死亦渴死矣，將欲何爲哉！唯海上之民多有所取，利其珍寶，動千萬計，則富者爲之停藏，貧者爲之役使，甚至多起酒樓，多設妓館以誘之，惟恐其不來。其小小魚船以捕魚爲名者，又多爲賊之耳目嚮導，是賊徒猖獗凶橫，皆吾民之通同而至此也。今須於各海澳去處，團結保伍，統以澳長，如有一家停藏賊徒，引接賊者，保伍並加連坐。遇有賊船者，保伍、民兵、澳長爲將，深防固守，使不得近岸，近則聚衆擒捕，隨以官軍擊之，彼將有送死而已。此項見欲措置施行。

一、海各有澳，可加防守；澳各有長，可爲總首。百姓各居海鄉，可習水戰。今廣擇有物力之家，且素有幹略、爲衆所推者，貼補總首，俾之專管結集保伍，以充民兵。其總首等須假以名目，候其有功，與之正補官資，而保伍民兵候有勞績，亦當等第推賞，庶幾樂爲官司之用。此項須聽自

朝廷指揮施行。

一、賊人頭首不過一二人，多或三五人，此外人雖衆多，皆是隨從，或是脇從，未必人人樂爲賊用。其頭首者，豈不知世間未嘗有不敗之賊？未必全不識利害禍福者也。今除密遣用間外，合又公行榜示，顯示重賞，使爲首者日下散衆投降，則當賞以某官某職、錢幾千貫文，又使爲從者或擒其首、或斬其首以來歸，則亦當賞以上項官資、錢會，非惟不加罪而已。其首與其從聞之，必兩相猜疑，亦足以間其心而離其黨，必有一應者。此項要得明立賞格，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賊不難捕，在不吝重賞耳。既須明立賞格，今如承信郎等以至進武、進勇校尉、副尉告命綾紙，若得朝廷多行頒降以待行賞，上而兵將，下而隅總，必有希慕歆羨而勇往直前者。如或有違節制、有違軍令、逗遛阻撓、畏避退縮、即不用命、反致敗事者，定行軍法。賞罰須是信必，斷不可亂。此亦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唐人謂羣盜如麻，不可尋逐，無關可守，無要可防，正爲海寇言也。海道洋洋無際，以一州之境已自不可窮極。若舟師屯聚一處，則無常山蛇之勢，首尾固不足以相應。若散屯諸處，則又恐勢分力輕，不足以吞併。今合令各縣各寨總首民兵互相察探，互相報應，的知賊船所在，會合夾攻，庶幾有濟。此項見欲措置施行。

一、姑以福州之境言之，賊船自北而來者，則自温州界分銅盤山、半洋碓等處而入；自南而來者，則自興化界分南嶺山、南匿寨等處而入。既入此，則涵頭、迎仙、江口巖、潯商嶼、波浪澳、小

練等處，乃行劫商船之所也。中間西之小練山，東之荻蘆頭，乃南北出入之關，若於此把斷，使南不得以過北，北不得以過南，必可成擒。此處尚有可以增損守禦之處，此外則海勢闊遠，事體重大，未敢輕言。大槩北而浙東諸郡，南而廣東，須一體嚴行措置，乃常山蛇之勢也。蓋以三路而論，則廣東首也，浙東尾也，福建中也。以福建而論，而福州尾也，漳、泉首也，福州、興化之間中也。本路既將行下諸州諸縣例行措置，要取其首尾中相應。若浙東、廣東欲如首尾中之相應，則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向來賊船在海，其不知虛實者，例皆望洋戰懼而已。如寨尉等力小勢輕，固若不足以敵，至有諸司調到戰船水軍，非勢力不足者，則又多不肯向前，東西向背，大類彼此兩相回避者。即未嘗見官軍與賊人決戰一合，是致在海之賊洋洋得意，聲勢愈張，驕橫益甚，若無如我何者，而不知其初無能爲也。如今年之夏，福州延祥寨官李安國獨敢力與之戰，便能生擒殺死其衆，莫計數目，而彼即狼狽，進退無路，乃自此散去，是一決戰之功也。今若三路合謀，併力夾攻合戰，爲滅此然後朝食之計，則彼將何爲哉？若是各守界分，幸其出境，即爲無虞，縱之使去，不逐不殺，則未知肅清之日。合三路爲一家，措置如一體，兵以殄滅爲期，此項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敝帚稿略》卷一。

禁銅錢申省狀

廣東運使

使臣某伏準省劄行下本司，責令體訪，條其漏泄銅錢利病。某竊於此事久爲國家寒心，第事大體重，非惟未有萬全禁絕，亦緣人微望輕，未敢出鴻毛輕率之言。今既準指揮，豈容自默？竊惟倭船一項，其偷漏幾年，彰彰明甚，已不待贅陳。但漏泄之地，非特在慶元抽解之處。如沿海溫、台等處境界，其數千里之間，漏泄非一。蓋倭船自離其國，渡海而來，或未到慶元之前，預先過溫、台之境，擺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與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銅錢，而止海上，居戶所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貫文者，止可十貫文得之；凡值千貫文者，止可百貫文得之。似此之類，奸民安得而不樂與之爲市？及倭船離四明之後，又或未即歸其本國，博易尚有餘貨，又復回旋於溫、台之境，低價賤賣，交易如故。所以今年之春，台城一日之間，忽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乃知本郡奸民奸弊至此之極，不知前後輾轉漏泄幾多，不可以數計矣。今欲遏絕慶元漏泄之弊，恐別亦無新奇之策，惟復祖宗舊制，仍舊就華亭置司抽解，則雖未必能全革舊弊，而比在慶元則似大相遼絕。然又嘗竊有疑焉。倭船之主，抽解之場，初不過板木、螺頭等潑物耳，而使之得以博易吾銅錢而歸，是猶以土而博吾之真金，以石而博吾之美玉，利害本非難見。螺頭僅可以供燕飲之需，雖無之，未至如五穀之養生；板木不知濟何等急切之用，雖無之，未至如無棺木之送死，豈不可禁絕其來乎？惟硫黃可供軍需者，許其

博易抽解，則舶之來者必少，而錢之泄者亦少。聞之每歲往來不下四五十舟，乃無非木板、螺頭等物，而坐聽其空竭吾國家之重寶，豈不悞哉！雖曰其歸也，差官檢空，然後通放，然此亦一具文耳。蓋非特官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從實檢放也，亦以倭船高大深廣，人以百計，歸船視來時尤重。蓋船底莫非錢也，檢空官一過其上，一望而退，豈嘗知其內之所藏爲數浩瀚。況又其計奸詭，先是逐時積得現錢，或寄之海中人家，或埋之海山險處，或預以小舟搬載，前去州岸已五七十里，候檢空訖，然後到前洋各處逐旋搬入船內，安然而去。又或者其歸船撐去隔二三十里所，差官檢空不及，亦只得應故事，姑聽其元來嘗檢者有之。此漏泄之所以不可得而禁也。倭人固非其他戎狄之比，然異氣殊形，醜徒惡類，與吾民交易，以至慶元城下，相與集處，竊恐事久情遷，非特吾民將化而爲倭，而變生禍作，有出於不測者，非但泄錢而已。尚可坐視而不爲變通之計乎？雖然，此爲慶元漏泄而論，止漏泄一處耳。若某所慮，實有數處，敢因言之。蓋向之所聞，惟倭好銅錢，今則聞海外東南諸番國，無一國不貪好，而凡係抽解之司，無一處不漏泄。慶元之外，若福建泉州與廣東廣州之市舶兩處，無以異於慶元，而又或過之。蓋諸番國各以其國貨來博易抽解，並是漏泄一色現錢而歸，尤不可以計其數矣。福建之錢聚而泄於泉之番舶，廣東之錢聚而泄於廣之番舶，兩路之錢非如海水之無窮，其將盡入於尾閭，豈不至枯渴者？次則此土販海之商，無非豪富之民，江淮、閩浙處處有之，亦多有假作屯駐之所，營運軍需爲名者，雖曰他有雜貨，其實以高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以是爲常也。此則北自慶元，中至

福建，南至廣州，沿海一帶數千里，一歲不知其幾舟也。此又海商漏泄之大者也。又其次，海上人戶之中下者雖不能大有所泄，而亦有帶泄之患，而人多有不察者。蓋因有海商或是鄉人，或是知識海上之民，無不與之相熟。所謂帶泄者，乃以錢附搭其船，轉相結託，以買番貨而歸。少或十貫，多或百貫，常獲數倍之貨。愚民但知貪利，何憚而不爲者？又有一等，每伺番舶之來，如泉、廣等處，則所帶者多銀，乃競賚現錢買銀。凡一兩止一貫文以上，得之可出息兩貫文。此乃沿海浙東、福建、廣東海岸之民無一家一人不泄者。此一項，乃漏泄之多者也。雖然，已上二者，猶是番國人與吾國人爲弊至此極也，若在官司，則有明明與之漏泄而曾不知禁者，水軍之漏洩是也。蓋屯駐水軍去處，每月多是現錢支給。此錢一出，固是不可復入，散在外州可也。今乃未嘗到寨，軍兵未嘗得使，自本州支出，則城下大舟徑載入番國矣。此亦以爲常而恬不知怪也。廣東水軍尤純支現錢，漏泄尤甚焉。一年每月若干，一月一次漏泄，不知何爲不略慮及此者？此錢係各州通判廳所辦也，極其艱苦，措置不及，一月僅了，又慮後月，動是多方兌借以應急，時刻不可緩也。是此錢非以支吾軍，乃以送番人耳。自有水軍以來，不啻當以千萬億兆矣，此又漏泄之最大者也。曩時沿邊尚有鐵錢，防漏泄也。今隔海即是異國，一舟可以直到，而不慮及此，某竊惑焉。然此一項，乃軍國大計，須是朝廷急作變通之計，非某小官所敢與知也。其他如泉州、廣州之抽解去處，須與慶元一體別立規模，痛革前弊。或者各州市舶司別與置一官司，專一稽察關防，重立賞罰，於舊條法及賞格中更增加嚴密施行。至販海之商，沿海之民，犯漏泄之罪者，在法雖有明條，然不過遠配而止。在今日則爲情重法輕，人不知

懼，又未嘗見嚴切舉行，所以愚民多不知法，知者亦敢玩法，無所忌憚。今須詳酌舊法，更與加嚴，犯者斷無容貸，責之各州知郡，各縣知縣，協心任責，申嚴督責巡尉不住巡捕。如獲到漏泄之錢，照條法中賞格一一推賞。不然州縣既不任責，巡尉亦不巡捕，名曰巡捕，又不獲實錢，官員罷黜，吏卒遠配，情理重者又別重作施行。外此，則所有中下民戶，惟有三路十數郡，沿海數千里，並與行下逐州逐縣，嚴結保伍，每十家爲一甲，遞相糾察。如一家漏泄，則九家舉覺，或配或殺，隨多少科罪。舉覺者特與免罪，數之多者又當推賞。若一家漏泄，九家沉匿，不行舉覺，定相連坐，一甲內並無容恕。十甲又爲一大甲，十甲之內，如有一甲漏泄，則九甲舉覺，其法盡如一甲之法。甲內斷不使有引領牙儉等奸人容留其間，如有此等，並以正漏泄人論罪。其甲戶又當各統之以隅總，而隅總又多通同，反爲漏泄之主。此又全在責之州縣，選擇公忠爲衆所服、可爲隅總之人，方許差充。州縣各特置一局，差官專主此一事。上下相承，持之以久，庶幾積年之弊可革也。然此其大略耳，其詳則乞朝廷特爲敷奏，乞聖旨行下三路十數郡一體施行，又庶幾仰藉威靈，乃克有濟。若但行下本司，使徧責之郡縣，則推轉，未必能使之不應，此非可以常事論也。外此，則又鈺銷一項法令，雖昭如日星，而所在郡縣之民未始一日無鈺銷，其銷耗又非特沿海而已。此又在朝廷別作施行。今治司一年所鑄不過一十五萬貫，而費近二十文之本，方得成一文之利。至於漏泄，一年不知其幾千百萬也。舉世但慮官楮之折兌，而錢皆置之不問，故錢已漏泄欲無矣。使一旦用錢，殆將無錢之可用，豈不大可爲寒心哉！姑據某之愚見，條具大概如常。是非可否，不敢專決，乞賜指揮行下，須至申聞者。《敝帚稿略》卷一。

答傅當可論詩

某昨承不外，以佳句一帙見教，開警爲多。蓋始終皆欲追晉、宋之風，而絕不效晚唐之體，此其過於人遠矣。某素不能詩，何能知詩？但嘗得於所聞，大概以爲詩家者流，以汪洋澹泊爲高，其體有似造化之未發者，有似造化之已發者，而皆歸於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謂造化之未發者，則沖漠有際，冥會無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著曾不可得，而自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焉。所謂造化之已發者，真景見前，生意呈露。混然天成，無補天之縫罅；物各傳物，無刻楮之痕迹。蓋自有純真而非影全是而非似者焉。故觀之雖若天下之至質而實天下之至華，雖若天下之至枯而實天下之至腴。如彭澤一派，來自天稷者，尚庶幾焉，而亦豈能全合哉！然此惟天才生知，不假作爲可以與此，其餘皆須以學而入。學則須習，恐未易逕造也。所以前輩嘗有學詩渾似學參禪之語。彼參禪固有頓悟，亦須有漸修始得。頓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成；漸修如長養成人，歲久而志氣方立。此雖是異端語，亦有理可施之於詩也。半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某謂尋常容易，須從事奇崛艱辛而入。又妄意以爲《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不外是詩法；況造物氣象，須自大化混浩中沙汰陶鎔出來，方見精彩也。唐稱韋、柳有晉、宋高風，而柳實學陶者。山谷嘗寫柳詩，與學者云：「能如此，學陶乃能近似耳。一此語有味。《敝帚稿略》卷二。」

答曾子華論詩

承近多作詩賦等，欲以示拙者一觀，雖未及觀，然以子華平日之才華，決知其有可觀者。《宏齋》一詩，亦足以窺一斑矣。但竊嘗以爲此等文不可輕易嘗試爲之，蓋古人於詩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詩之出，必極天下之至精。狀理則理趣渾然，狀事則事情昭然，狀物則物態宛然，有窮智極力之所不能到者，猶造化自然之聲也。蓋天機自動，天籟自鳴，鼓以雷霆，豫順以動，發自中節，聲自成文。此詩之至也，孰發揮是？帝出乎《震》，非虞之歌、周之正風、雅、頌，作樂殷薦上帝之盛，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次則所謂未嘗爲詩而不能不爲詩，亦顧其所遇如何耳。或遇感觸，或遇扣擊，而後詩出焉。如詩之變風、變雅與後世詩之高者是矣。此蓋如草木本無聲，因有所觸而後鳴，金石本無聲，因有所擊而後鳴，無非自鳴也。如草木無所觸而自發聲，則爲草木之妖矣；金石無所擊而自發聲，則爲金石之妖矣。聞者或疑其爲鬼物，而掩耳奔避之不暇矣。世之爲詩者，鮮不類此。蓋本無情而牽強以起其情，本無意而妄想以立其意，初非彼有所觸而此乘之、彼有所擊而此應之者，故言愈多而愈浮，詞愈工而愈拙，無以異於草木金石之妖聲矣。況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今人只容易看過，多不經思。詩自志出者也，不反求於志而徒外求於詩，猶表邪而求其影之正也，奚可得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豈苟作者哉！後世詩之高者，若陶與李、杜者難矣。陶之冲澹閑靜，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其志

也。「種豆南山」之詩，其用志深矣；「羲農去我久」一篇，又直嘆孔子之學不傳而竊有志焉。惟其志如此，故其詩亦如之。今人讀其詩，不知何如而讀之哉！如李如杜，同此其選也。李之「宴坐寂不動，湛然冥真心」，杜之「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雖未免雜於異端，而其亦高於人幾等矣，宜其詩至於能泣鬼神，驅瘧癘，非他人之所敢望也。今之言詩者，不知其果何如哉？近世名公嘗有言曰：「人心惟危，天命不易。學者於日用之間，如排浮萍，畫流水，隨止合，則見於紙上山小水淺，無足疑者。」此可以言志與詩矣。子華之詩，謂因居閒處獨，岑寂無聊而作，則亦不可謂無所擊觸而自鳴者。此亦後世騷人文士之常也。然揆之以志，則有未然者。居閒處獨，不妨顏子陋巷之樂，何爲岑寂而無聊？若如曾子之七日不火食，果能歌聲若出金石乎？陶淵明少學琴書，性愛閒靜，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曰「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世冥」。彼方以居閒處獨爲樂，若有秋毫岑寂無聊之態，其能道此等語、作此等詩乎？曰「心遠地自偏」，曰「此中有真意」，曰「聞禽鳥變聲，復欣然忘食」，此其志高矣美矣。好詩者如進於此也，詩當自別矣。太白常有超世之志，固非世態之所得而籠絡。子美一生窮餓，固不掩於詩，而其志浩然，未始一日少變，故其詩之光焰不可磨滅，不可不考也。宏齋之銘，來諭之見自是。所惠佳句，大旨雖正，未能無病。大概宏有二用：有大道本體之宏，有學者功用之宏。以宇宙爲己分內事，謂之本體之宏可也；若曾子弘毅，則學者功用之宏也。今既未免混然而無分別，曰宇宙乃活計，自己既是宇宙，則又豈別是活計？擇精仁守之意，類例未合，血脉未接。勤小於細之說，意在該括，反成牽合而實非一貫。大抵真箇到宏處，說出來又別不假粧點而自合；若未

免億度料想，則程先生所謂略見髣髴，未能如開目睹萬也。却幸於在心爲志上加功，不然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誠欲假此爲講明之機，故因及之。《敝帚稿略》卷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五。

全宋文卷七三二九

包 恢 二

答項司戶書

某昨兩蒙臨顧於山間，此意甚厚，感當如何！且辱長箋，論學甚高，非淺淺者所能及矣。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尊兄固無愧於曾子之友矣，而某以空空鄙夫，何以爲答？愧又當如何哉！然豈容不隨其愚見而發一二哉。某謂人雖貴於天地，靈於萬物，然其初也未有名稱，往往止例指之曰靈蟲，却不知其所以靈者何物，後世聖人始立名曰心。當其未有此名，但見此靈之運用，初未始有所欠；及其已有此名，是即無名之前，運用之靈亦未始有所增。學者若能於此自知自明，則亦猶身之元有手足耳目而自用其視聽行動耳。若更於心上說心，贅爲形容，多爲名狀，則是已自爲支離矣，又不知所以爲是形容，爲是名狀，誰實爲之。以吾一心說吾一心，以吾一心形容名狀吾一心，則心又別似一物，與我愈離而爲二矣。如此輾轉不已，正恐愈不識心耳。孔子四語，只是說心無形體，不可把

捉，無時節，不可拘係，無鄉方，不可尋逐。孟子舉此，不過以心是活物，不可忘，不可助，貴善養而已。如果自見得分明，只消如此養去，養得純熟，至於無間，則全體大用，神明不測，總不出此。某前此所謂全體大用與舉朱文公所謂神明不測者，雖是盡心地位，而與夫子四言似差不同。然畢竟心無二心，除了操舍出入，無時無鄉之心，不應又別有箇神明不測、全體大用之心。總不過一心耳，特操舍出入之際此心未純，或未到全體大用無欠之地，苟知所養則純矣。若無時無鄉，則體用神明亦自如是，不可謂到此則有時有鄉矣。不寧惟是，操舍出入只是言心無形體，到體用神明之地，又豈有形體而操不存、舍不亡哉？先儒所以謂昔賢有不待操而存者，是豈聖人之言不是？今且未須深說，亦未須淺說，且只當於養上用功來，較之所辯亦多合矣。但謂此乃心之情狀，亦似未穩。孔子一言以蔽之曰：「惟心之謂歟？」更不說是情狀。若論真箇情狀，則孟子之所發四端是已，不知以爲然否？其間如曰「心之本體只是虛靈湛靜」，則全是老莊之見；曰「體中有用，用中有體」，則又似體用爲二物；曰「貴其能存，不容任其竟亡」，曰「雖存易亡」，則又全與夫子之說大相反；曰「因其情狀求其本體」，則情狀之外又別有本體，不知如何而求？曰「心只是一物，方寸大耳，爲五藏之君」。若果方寸之大，如何能參天地、贊化育？此全是局於形器，恐非心也。《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知天地有何心藏而爲五藏之君哉？如天之聰明，何嘗有耳目？人之聰明見於耳目者，止是一竅之發見耳。若以聰明止於耳目，誤矣。以心爲一藏，豈不大誤哉！如曰「自然而然，不假思議，無不該包」，則又豈特爲五藏之君？無乃自相背馳！而來教無非思議，似又不能酬其言矣。又如曰：「心有精，精

有光。」則猶前說之病也。惟有總歸之於養，則正孟子之意也。大概夫子所以抑子貢之多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正爲言之愈多愈見支離，而欲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心字自堯舜說起，至孔子《論語》中言心者三處而已。孟子說心最多，然即不曾形容名狀心體如何。若四端，則實發出心之實理妙用矣，非形容名狀也。其舉夫子四言，正只爲養而設耳，非泛然形容名狀也。今愚見只欲尊兄且自據見今之心本然固然者，默加涵養，不必只管以言語解釋，多爲形容名狀，心亦本不可形容名狀也。夫子只四句，而今尊兄注脚太多矣。涵養極於純一之地，則孔子之心不踰矩，顏子之心不違仁，即同此心矣。心本自若，吾惟順而養之耳，正不在夫言語間也。不知高見以爲然否？更惟反覆教之，是所願也。《敝帚稿略》卷二。

與留通判書

昨嘗論及先儒每教人靜坐之說，此最學者之真實切要處。或者便指以爲禪學，如此大誤矣。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心此理之本體如此。若有所倚而流於偏曲者，其病猶輕。今之學者，則終日之間，無非倚物、倚聞見、倚議論、倚文字、倚傳注語錄，以此爲奇妙活計，此心此理，未始卓然自立也。若能靜坐而不倚聞見議論，不倚文字、傳注、語錄，乃是能自作主宰，不徒倚外物以爲主矣。却是所謂依仁，所謂據德，仁德乃吾所自有之物，依此據此，別無所倚，與倚

外物以爲主者大異矣。若靜坐不得，則是我反爲客，終日只在外走，而外反爲主。直曠安宅而弗居者，除了聞見、議論、文字、傳注、語錄，便似偃偃然無所歸宿、茫茫然無所憑藉者，此其爲病最重也。常自課功於紙上而不曾課功於胸中，是未嘗反己，就實用功，而善未嘗明，何時能止於至善哉！如以此自試自驗，乃能有進。敢因及之，不知高見以爲然否？《敝帚稿略》卷二。

答項司戶書

伏蒙寵惠長牋，詞意發越，趨向邁往，識見敏明，已若老成於此學者，固令人降嘆矣。但以某爲可以考德問業，則雖辱過與之意，而非某之所敢當也，然豈敢不因來教而少效其愚？今舉世不知以此爲何事，而念所不到、言所不及者，滔滔也，尊兄乃獨能從事乎此。其有或者以此自命，則又徒爲言中鸚鵡、書中蠹魚耳；而尊兄乃獨能求諸身心性命之間，可謂超然度越乎俗流俗學矣。第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而其始初當有端緒，今之所當自課自驗者，且當辯其虛實。若反而觀之，有所著落，有所歸宿，有所主宰，有所受用，如在吾家得利用安身而居之，則爲實矣；如或未有著落，未有歸宿，未有主宰，未有受用，如在逆旅而未知安宅之何在，則爲虛也。今尊兄之所見雖皆合而不畔，然某稍疑猶涉言論識見之虛浮，而未就著落、歸宿之實地，或主宰未定而受用未有明證也。故書中所論，或有小走作而未純，大概欲見其貫通而猶若牽合，欲見其廣博而猶若曠蕩。本是常理常行而反若張皇，本

是簡易要切而反若泛濫，未似一一據正就實而平貼安穩也。如操舍出入，乃朱子言此心之體用如此，非可以爲有天壤之異也。見有實不實，實有偏全純雜是矣，然正以見不實者有此病，實則見之盡而知之至矣。偏全純雜非見之病也，知至而未至之者也。又如情則忘，極意則助長，纏繞則昏，徑捷則舛，此其說病是矣。然所見若實，則此病自無，更在收斂靜密，涵養之，體驗之。所謂萬宇六合充滿天地，此則一心安排料想，該括包羅，慮其遺漏。本體固然無二物也，然不出吾心。所謂氣塞天地者吾也，萬物皆備者我也，未嘗在外。若不在吾、不在我而在外，安排料想，該括包羅，則將有窮大而失居之病矣，乃所謂無著落歸宿，無主宰受用者也。不知高明以爲然否？若夫《心言》一篇，用意甚廣甚深，固非淺淺者所能道也。然揆之愚意，却有未安。蓋心無形也，何反形容如是之多，若有形之物者耶？自昔聖賢，言心者亦衆矣，未有如是之詳複者。舜之傳禹，不過曰人心、道心危微而已。成湯以禮制心，文王惟克宅心，無他言也。《論語》言心者二處耳，孟子言心雖多，然未始形容名狀其爲何若，以無形而不在言也。惟「心之謂歟」四句，則夫子所以形容名狀者，如此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今尊兄雜形氣而言之，似未明無形之心者。「守心」二字，尤不經見。如「軀殼方寸之內」，如「聯處開端發原」，如「一開一闔」、「兩位既定」等語，殊有所未解。要只消「昭明冲和，不可言說」二語足矣，此二語又似與一篇之旨自背。《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某竊謂尊兄且宜放下許多言說識見，只據今見在身心，見得道理分明，則即此便是著落、歸宿、主宰、受用之處。外此有言有見，皆妄也。此愚見也，如高明以爲然，則還有以教我，幸甚。《敝帚稿略》卷

送陳司戶序

仕於廣者虹飲貪泉，鯨吞濁海，臧污之氣毒於瘴霧，其來久矣。於此而欲求廉士，何啻揀金於沙哉！予忝將漕事，自初度嶺，即加廉訪，覲得一二於百千中，何難其人也！久之，僅見有稱廣之戶曹陳君山公者有狷介之風，雖倉庫之弊例，衆以爲常例者，亦一切拒絕不受。予固嘆古人以不貪爲庸行，非盛德也，猶之不爲盜賊爾，奈何今之貪者陰取如竊，晝攫如劫，無非盜賊也。於是萬一有能廉者，則如鳳凰芝草，雖童子亦以爲美瑞矣。衆皆濁如涇，我獨清如渭，在今世在南廣，謂之盛德事，不亦可乎？然以戶曹君能不爲貪泉所易、濁海所污者，亦豈無所自而然哉！溯其淵源，則實以乃祖尚書公凜有家訓存焉爾。予觀其訓有曰：「初入仕路，如人築室，先固基址。若基址不固，稍或搖撼，必至顛覆。吾平生仕宦，無以逾人，惟是律己廉勤。」又曰：「交了印記，急急打疊，待自身淨潔，除俸祿外，毫髮莫與交涉。」又曰：「只是自家滴水滴凍，不用一錢，選甚人奈何自家不得。便須監司太守威令如火，其奈一清廉官員何？莫說人奈何不得，天地鬼神亦將畏仰爾。」其終之自志以詔後者，亦曰：「廉勤以報國，清白以傳家，一毫不可得而浼也。」戶曹君惟此訓之入耳著心，故能以此守官，三年之間，一廉不渝。予采之人言，咸曰實然，豈不謂之難得歟？君請予書其家訓之後，予謂

家訓不必贅贊也，在爲子孫如君者堅守常如一日可也。惟人心惟危，天命不易，所患義利之賓主不分，德貨之貴賤不明，則強勉於一時，或不能不改變於後日。非貞堅而磨必磷，非貞白而涅必緇，則始之潔若可與，而其往未可保，所宜深思而痛省也。爾祖訓又謂：嘗謁鄉丈王元邁，因舉里有初仕爲縣尉，便贓污狼籍，今忽有人云已能改節，雖伯夷之不如。語之十人，十人不信，乃自指云：又有人言王元邁日來盡喪所守，幾同盜跖。語之十人，十人不以爲然。夫何故？毀譽既得於初仕之時，而是非已取信於鄉人之論，不可得而掩也。今君初仕，亦似能先固基址矣。自今以往，惟謹守力行，始終一節，使後雖有人言喪所守同盜跖，而聞者皆不信，而惟信君之終廉，庶幾不忝厥祖矣，雖仕至厥祖之地不難也。姑以是送君之歸云。《敝帚稿略》卷三。

送吳規甫序

規甫從予家君學，予與規甫共學者十有八年矣。疇昔少遠去，多不越三百里；少長，別多不踰二三月。惟嘗兩趨帝鄉，園橋門，覽東南名山大川，尋當世名賢才士者近兩年，在三四千里外，餘則無一晝夜不相與處，處必話言，言必曲盡。或者予心非規甫莫知，而規甫非予亦未必盡知其心。資雖不同，而其趨向往往不合者鮮矣。蓋規甫資高爽，未嘗語及卑下；予資若深沉，亦少語及浮淺。視世之庸流匪經大猶而爭聽邇言者，實悶悶也。非強爲是落落，乃其素所安也。有時大聲疾呼，高談類狂，

則若持棘端而箭鋒輒相值者，頗自有以相樂，非敢爲他人道也。每謂充塞宇宙、洞然公共之理，雖古大聖賢不敢有秋毫加損，特不過共發明扶植之耳。故自開闢以來，聖者可師則師之，賢者則友之，本無常師友，亦非宗其人也。視世之宗一家，主一說，專一義，不知實理之所本，而苟私門戶，堅閉不可開，又且徒乾沒於記錄辭章間，爲蛆蟲識見以自喜，此等實不能與之強合也。若及後世，則人必雄資英略，事必俊功偉績，少足以發其開物成務之機者，姑取之，餘不暇錄也。此理之淺深，聖賢嘗取譬矣。安宅也，正路也，始而入門，中而升堂，終而入室，不可誣也。予與規甫已嘗謂於父師講切之次，得其門而入矣。自是言論之際，乃能及其堂室中精微事。今世益降，人益卑，雖號爲力學者，方與安宅正路背而馳焉，無入門之期也。與斯人而言，如反引出門，語外事，欲挽而回之不可得，不覺去堂室之益遠爾，豈徒無益云乎哉！故生平取友於世，如揀金於沙，常恐弘道之難，其人不足以相推挽而上，適足以淪胥而下也。方期與規甫終始共學，不離朝夕，相觀相摩相激昂，庶幾同堂合室，適道立權，可覲於後日爾。理有極至，知所入者當不至於至道至德至聖至神之室，不已也。不幸兩貧相值，不克相養以遂，而忽爲有力者奪去。蓋遠去千百里，長別六七月。前乎此者，嘗一再而未多見也。甚矣！予夙心之未竟，而予之失助也。所幸新昌孫侯乃賢主人，侯之得於天者厚，進於己者博，而取於人者懇懇乎其未足也。其同道以爲謀，麗澤以爲悅也可卜矣。況吾徒以宇宙爲一心，一心之外無餘地，予之處，規甫之出，孰彼孰此，孰離孰合哉！規甫行矣，以規不以頌，予當何言？事物不足適也，言行不足間也，心術深微之利病，氣質稟受之偏正，已熟講之而熟知之，亦各自化之而已矣。

無戾于初，無畫于中，無愧于終，揭天地之中以起偏陂，出日月之光以燭昏庸，運鬼神之變以發深錮，舉江河之大以開狹陋，使爲宇宙全人，自淑淑人，無二理也。予當以自勉，規甫其勉之。《敝帚稿略》卷三。

象山先生年譜序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略可睹矣，而未有年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典乎？有金谿李君子原遡其淵源，緝而成編，粗若明備，恨久而未有鋟梓以傳者。今年秋，臨川謝使君奕楸一見而慨然刻之郡齋，以補其缺典，以與文集並行，使學者得而觀之，猶髣髴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刻成，命某爲之志其本末於後。再三辭不獲，乃僭越而言曰：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年之先後，以紀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譜者異矣。先生生於紹興己未，迄乾、淳五十餘年間，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爲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爾。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爲此學而生者，發揮啓迪，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其爲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爲英，萬人爲傑，以

其年考之，若先生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己學之進也，則謂疇昔自反約，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自此大發愧恥，鞭策駑鈍，不敢自棄。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知警策，即與天地相似。其於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以其言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則剖決義利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其資以切磋之，不局於一方；各因其病以鍼砭之，不拘於一藥。莫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也。以其言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略陳於觀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其所言，則所謂將無愧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乎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乾淳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化所洽，久而益孚，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訟牒希少。將及期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爲躬行之效，在政刑號令之表者，將達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不得盡究其學。先是，欲其學之行，故未著書。暨後方欲著書，亦卒奪其所志，可爲發千古之慨歎。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某嘗妄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門也，路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

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極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入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近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拳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故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妄加橫議而亦莫有能破其橫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强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切有望於同門云。《敝帚稿略》卷三。又見《象山先生年譜》卷首，《萬

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六。

袁絜齋先生書鈔序

《書》於六經爲最古，古聖人自堯舜至周公，七人而已。其言則七聖之言，其事則七聖之事。惟聖如孔子與七聖同，乃能定此書，然則後世非有真知聖人之心者，安能說此書哉！且其立言之體，腴而若瘠，澤而若枯，切而若緩，文而若質，所謂渾渾無涯者，與謹嚴奇法正葩之體既不同，而以樸學

不嗜者多矣。或者知之，姑論唐虞，則曰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本末先後無不白，是當時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是果可以易言哉？後世說者不知其幾家，大都不免以衆人而測聖人耳。至若絜齋袁先生者，志古學而欲師聖人，庶幾知此歟？蓋其所發明者粹然正，坦然明，無虛文，無泛論，無飾詞，理則實理，用則實用，若肆筆直書，初不經意，不擇語者，而無非鑿鑿精實。內而性分，外而政理，皆不失乎聖人之意，而切於吾身天下之用，其度越諸說者不其多歟？觀其說可以知其人矣。且深知父老尤莫若子，予嘗聞諸蒙齋矣，曰：先君子立志之剛，求道之勇，用功之密，家庭之奧，屋漏之隱，莫非篤實，無一毫僞。內外上下，一以質直不欺爲本。世間浮薄嶮巇、矯詐掩覆之態，影響無有焉。且自爲太學生時，學成行尊，已雅爲人所重。居鄉黨爲後學模範，而交友徧天下。不附權奸，去國十年，更化見用，守正如一日。年踰八十，進修罔怠。凡皆人所共知者，此其所以學古而深於《書》者乎？是書之鈔也，其可徒以言語文字觀之乎？永嘉沈君僩好古博雅，蓋盡得永嘉師友之淵源，而卒定所學於文公朱先生，自是公聽並觀，博通羣書。有如此鈔，既得而深味之，又欲廣其傳以與學者共之，非徒可以見絜齋之學，尚可以想見唐虞三代聖人之遺風焉。此沈君美意也。如其說雖合於古而未必利於今，其父子皆以是經取高科矣，何疑耶？吁！以友天下之善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有志者試以是觀之，斯得之矣。先

生諱燮，字和叔，絜齋其自號也。其子則名甫，字廣微，自號蒙齋，今爲秘書少監云。《敝帚稿略》卷三。

建昌登科錄序

皇帝淳祐之七年，親策天下士，而我盱江張君淵徵實爲第一，皇帝親擢也。邦人聞之，嘆曰：魁有四星，若二曰璇，三曰璣，則固嘗下照吾郡矣。獨天樞第一星之流光，則前乎此者之所未見，而今始見之，豈非盛事乎！且一時同年之士，又皆他日盱水之秀，璧水之英，炳相扶而蔚相輝，殆德星以類而聚歟！越明年，張君榮侍雙親歸，邦人真若乍見景星而爭先睹之爲快者，榮之也，而張君不自以爲榮，方自視欲然也。同年畢集，乃相與謀曰：「以舉舊制，以紀君賜，以詔鄉里，今其時矣，不宜因就簡陋。事固有當更新者，有當創始者，若題名舊雖有刻石，已失條叙，合在更新之科；題名外宜有小錄，尚爲闕典，合在創始之科。」議既定，郡守石公、通守趙公皆助厥費，乃鼎建二碑於偉觀，而題名一新矣。此則已有大監童公之記，以發揮其盛美，茲不復贅。若小錄，則頗效期集所之例，而併總括前後久近並書之，緝爲巨編，刊成大冊，始自太平興國八年以迄於今，凡二百二十六年、八十有二科，得三百八十七人。或以文章學術名，或以氣節事業顯，一郡之才，一錄並見，非徒以備故事而已，使觀者心開目明，聞其風而爲之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錄既成，欲某與之叙其本末，愧不文而

辭弗獲，然不敢一以頌而不以規。嘗聞文定胡先生訓其子和仲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是皆貴進於第一者。然則張君既以長策爲第一人矣，可不志此第一義乎！元者天之則而善之長，萬善之所從出也，乃天所命我以爲善性者。聖人不過盡善盡性耳，是之謂元聖。養而成之，廣而充之，進而上之，則爲宰相之調元，以佐王之體元，人皆可爲，無他道也。張君果然不以今日狀元自足，則必偉然以長善之元自勵，是人善之元也。謙則益，吾莫量其所至矣。諸君同年者同此善，則同出此元也，盍亦善與人同其□此志乎？回視前輩之在錄中者，其文章學術，其氣節事業，孰有一非自元善中出者？多識前往以畜其德善，進而以享以達，兼善天下，孰能禦之？鄉國善皆可友，論世友尤可尚，使後來之將繼此錄與凡願登此錄者，又皆能常體此善意，勿替引之，則積善成名，元元不已，生生不窮，□湖之澤將益深，其變化之狀當益神，未知何時而已也。敢以是爲諸君勉，且以告將來。然似有頽老生迂闊不切之談者，尚其謹擇之。道光《南城縣志》卷三一，道光六年刻本。又見乾隆《建昌府志》卷七一。

石屏詩集序

石屏以詩鳴東南半天下，其格補風韻之高處，見諸當世名公之所品題者，不可以有加矣。況予他日未嘗學詩，又安能措一詞？第嘗私竊評之，古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詩尚乎志，而石屏自

志中來；古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遠，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嘗聞有語石屏以本朝詩不及唐者，石屏謂不然。本朝詩出于經，此人所未識，而石屏獨心知之。故其爲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石屏痛念其先君子平生不肯作舉子業，而端以詩自適。臨終以子在襁褓，而慮詩或遂無傳。石屏長而有聞，深切疚心，求以傳父業、顯父名，是其志也，實繼父志也。故其爲詩，感慨激發，多與志應。陶靖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故讀書不求甚解。黃太史稱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然杜無意用事，真意至而事自至耳。黃有意用事，未免少與杜異，不知四詩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語哉！石屏自謂少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予謂其非無也，殆不滯於書與不多用故事耳。有靖節之意焉，果無古書則有真詩，故其爲詩自胸中流出，多與真會。三者備矣，其源流不其深遠矣乎！故詩有近體，有古體，以他人則近易工而不及古，在石屏則古尤工而過于近。以此視彼，其有效晚唐體如刻楮翦繪，粧點粘綴，僅得一葉一花之近似而自耀以爲奇者，予懼其猶黃鍾之於瓦釜也。此予所私竊自評者，亦未始爲石屏道。今敢以是質之，請石屏自剖決，予也奚敢妄爲若是決！淳祐壬寅孟夏四日，盱江包恢書于赤城皇華館。

恢以卧疾未能自書，不免令朋友代札，伏乞尊炤。恢恐申稟。《石屏詩集》卷首。又見《甌宋樓

全宋文卷七三三〇

包 恢 三

黎居士簡易方序

醫者所以全活乃身，迓續乃命，關係重矣，豈常人之所能與知哉，蓋必有良法、有良方。法非方不徒行，方非法不能用，二者相因而俱良，則出而試之，小如針之投芥，大如矢之破的，莫不影響而神應，可以覘其功效之所自來矣。嘗聞北周善醫姚僧坦者，伊婁穆病，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從緩，不復自持。僧坦處湯三劑，服其一上縛即解，次服中縛復解，又服悉除，更合一劑，足稍屈伸，曰：「終俟霜降，此患當愈。」至九月乃能起行。高祖東伐，至淮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能瞻視；一足短縮，又不能行。僧坦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即愈；末乃治足，亦瘳。其功效可謂奇矣。此豈非法良方亦良，故有是功效乎！然史徒載其去病之驗，而法與方俱不可考，此後之論者所以不能無憾也。今有盱江黎民壽字景仁，資沈敏而思

精密，學有師傳，意兼自得，悟法之精，蓄方之富，試之輒效。信者彌衆，爭造其門，或就或請，日夜不得休。其全活趼續之滋多，而影響神應之可驗，幾有姚僧坦之遺風矣。而僧坦方法之不得見者，君皆多多益辨，隨取而隨足，不知其度越常人幾等。或彼常人或得一法一方，則私以自秘自妙，惟恐人之知也；君則不以爲私而爲公，與人同之，惟恐人之不知也。故明出其方，明著其法，昭白洞達，刊以示人，名曰《簡易》，使人皆可憑此法，按此方而信用之，則其及人之功益遠且大，曰一郡一時云乎哉！雖然，君雖以醫鳴，而其淵源則有在矣。蓋君之考何，精於舉業之文，予嘗與之同預計偕，鄉之彥也。君少習父學，知自貴重，後忽自嘆曰：「民壽既未能得志科第，以光先世，則醫亦濟人也，與仕而濟人者同。」於是始進醫學。以志在濟人，與泛泛謀利而醫者已異。且以士爲醫，故讀醫書尤機警，而知道理深處。況其憺然寡欲，視人之病猶己之病，雖應接不暇，不怠不厭。自奉尤薄，不飲酒，不食肉，不食油鹽，終日夕止一食白飯白水白麵而已。有人之所難堪，而君處之恬然，自謂庶幾身心清潔，可通神明，而不誤於救人者。因此反精力強健，若有神助，未嘗以爲異；救人不知其幾，亦未嘗以此爲功。是心也恐姚僧坦之所未知者。然則得君之方法者，何幸又能如君之用心哉！予故併及之，觀者宜詳之。景定改元中秋，郡人包恢書。《中國醫籍考》卷四九。又見《宋以前醫籍考》第一

跋鄧州通判饒公將鑑

《將論》百篇者，紹興辛酉通守鄧州饒公諱廷直之所作也。迹已行之事，據已成之功，而爲之辨其是非，定其得失，不徒以成敗論者。如度之於長短，分寸不差；如權之於輕重，銖兩不舛。其所取者既多，可以爲法；其所去者雖少，亦可以爲戒。以此亦猶之鑑焉，一舉目而閱之，妍醜不可逃矣。蓋兵家之所論者，主乎法而不必純於理；公之所論者，主乎理而亦不悖於法。徒法者以權術爲先，若甚奇而非奇；據理者以道義爲本，若甚迂而非迂。故公之所論，本正而不譎，體全而不偏，用周而無缺，無一非斷之以理，而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昔之名將多以此而奏功，有不然者，雖戰勝，雖守固，猶幸也，真可以補兵家之所不足而助將家之所不及。其間借有未盡合者，亦小瑕爾，無傷於瑜，奇書也。知兵而明理，必將有取焉；況公非特有此奇書，實有奇節也。公本通守鄧州，以守缺權州事，因敵稱我朝已從和議，許以此郡，迫而取之，如取償焉。而公不得命，已奏而未報，乃堅守而死之。嗚呼！使公得終致其身而盡其用，則所論諸將之善者皆當，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成功當如何其光明俊偉哉！今新江西運管黃君應龍，乃公里人也，知其事爲詳，且得百論，皆公親藁，以示予。且嘆世人有奇書奇節而泯沒不傳於世者多矣，如公之事，雖在國史，若此書則聞之當時，欲進而未果，迄今未有爲之表章者。某聞而悲之，因書其後，當有世之大手筆發揮以昭垂來世而爲永鑑者云。

《敝帚稿略》卷五。又見乾隆《建昌府志》卷八三，道光《南城縣志》卷三一，同治《瀘溪縣志》卷一二。

跋林次麟東宮事鑑

《東宮事鑑》之書備矣，真鑑之光無一物不可照，固已不待贊。況諸君子之所品題者又備矣，增鑑之光，無一塵可翳，僕也又安得而措一辭哉！然蒙林兄不鄙，出而惠教之，不可無以爲謝，敢因以著一贅疣之語焉。夫以布衣而言天下國家之根本，盡發古今之教法，非思出其位，又非有所私、有所爲而然者。先儒橫渠張子聞生皇子則甚喜，若生而有教，豈不尤可喜乎？何喜也？天下國家本吾一家，吾君之子即所以爲天地之宗子，舉天地之內之人，何莫非同胞之衆子？惟一宗子之得人，則四海爲家，一視同仁，又安有一赤子之不並生哉！故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而《震》爲長子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者，其教之根本，孰大於是？以是而論，則《事鑑》之作，正家內事也，實切於吾身而非迂，實發於吾仁而非僭，其殆林兄之意歟？敢附及之云。《敝帚稿略》卷五。

跋郭省元玕帝王萬世寶鼎鑑

天爲父，地爲母，凡厥有生，孰有一人非父天母地之子哉？然皆庶子也，必有一宗子焉，至尊至

貴者，以爲之主宰焉。在今日爲主器之長子，即後日爲大君之宗子也。故欲知君道必先知子道，父天母地之氣塞而爲吾體，則天下庶子皆吾同體。父天母地之志帥而爲吾性，則天下庶子皆吾同性也。體同性同，則名分雖有尊卑貴賤之分，體性則無尊卑貴賤之間。爲是子者，必能肖父天之高明，而無一子之不覆；肖母地之博厚，而無一子之不載。舉同胞之庶子無有不同，得以安其體而遂其性者，斯謂之仁。以是建立，以是諭教，此正《中庸》、《大學》之微旨，郭兄其知之矣。《寶鼎鑑》一書，盡萃古今建立諭教之本末，包括無遺，前所未有，而其要在於遺天下千萬世以不盡之仁，此豈非其大者乎？自古惟三代之宗子有此，故爲有道之長；三代而下，其知此者鮮矣，故亦無復有三代之風。爲人君止於仁而爲天下得人謂之仁，誰復知此道哉？然則孰若吾身親見之哉？郭兄學《中庸》、《大學》者也，其所發明天下千萬世不盡之仁者，其亦由此其選歟？《敝帚稿略》卷五。

跋山谷書范孟博傳

《范孟博傳》，昔太史黃公所書，今閩帥文昌趙公家所藏也。某蒙公出示兩巨軸，因得以刮目快睹，而爲之感嘆不能已。蓋以《范傳》之清節照映，黃書之筆勢飛動，固已爲世之至寶，況凡所題跋，皆前後名世士，發揮殆盡，似無復可措一詞矣。退獨念人之所難，莫難於生死。吾夫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所惡有甚於死，故患有所不避。」此可以觀人矣。而先儒又

謂：「感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是能死者，又當於其處死之際觀之。孟博之始繫獄而期以死也，其仰天而告，則欲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迨再繫獄而知必死也，其與母訣，則以弟孝敬而足養母也，已歸黃泉而可從父；與子言，則以惡不可爲，我不爲惡。所以自處與其處母子間者，曲致其義，真可爲從容以就死，而非徒曰感慨以殺身者歟？彼猶有議其激作名聲、品覈裁量之過，而卒陷黨議者，曾不思大義介節，出嬰其鋒，其偉然剛直之氣，自凜然足以破姦邪之膽，遂使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誰實致之？謂孟博輩爲過者過矣。或者又疑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其死也，果中節乎？抑不知世之貪生失節、全軀保妻子者身亡心存，固已不見齒錄於世；其次大命至止，而獨顧戀係累，覬存殘喘餘息，欲絕而不肯絕者何限。有如病亡之時，非臨難赴死之比也，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垂死盡見者，以孟德而視孟博，蓋天壤也。不彼之尤而反求疵於此，何哉？太史之書此傳，其以氣節事體亦有相似者歟？初以史事往涪州、戎州矣，繼又以承天記文而往宜州，橫禍所加，隨處安受，不悔不折，有孟博之風矣。觀其自述在宜州之日，所僦之舍上雨傍風，無有蓋障，人以爲不堪其憂，余既設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蓋悠然自得也。不幸竟死於宜，可勝慨哉！然遂獲與孟博相從於地下，太史何憾也！文昌公家之藏此書，是又以忠定之大忠大義決大議、定大策，而措國家於泰山之安者，其事固非可與范、黃二公同日語也。然功在社稷，雖與日月爭光，而邪議敢爲蔽蝕，亦嘗妄目爲黨，乃人自絕耳，於日月乎何傷？至是而反觀范、黃輩，豈不可爲增感慨而重太息哉！忠定嘗兩帥福，迄今賢賢親親、樂樂利利，沒世不忘也，是封福

王。文昌公復來帥於六十年後，爲於前而美既章，爲於後而盛有傳，世守忠孝，自子而孫，其猶宗周文公之有伯禽、僖公歟？文昌公欲刊范傳、黃書于忠定新祠，則將見與西湖之水同其清，水晶之宮同其明，千載猶一日也，其真得所托也歟！太史嘗自謂其雜書他日或可作安石碎金見愛者，或謂之然。今傳與書並傳，則不啻渾然真金，而價又增矣。某濫司閩臬，方大有愧孟博澄清之志，而太史又嘗稱史君宗英景道之秀，以爲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尤喜予筆墨，在文昌公殆過之遠甚，惜太史之不及見耳。公命某識其說，因不揆，僭加贅疣於其軸末云。《敝帚稿略》卷五。

跋象山先生二帖

象山先生之學至明且實，粹然一出於正，而知之者鮮。或有妄加疑議者，異哉！姑以所與先伯叔二帖觀之，如曰：「學無他繆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己私耳。」至有言「其人酒後言動殆不可考，顛狂禪語不可以訓」，則截然不掩其瑕而恕其罪，概可見矣。世之號爲學者，其弊非流於顛狂則入於繆巧而不自知也，而反敢致疑議於先生，此實某之所未解。抑先生嘗曰：「心乃天下之同心，理乃天下之公理。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顏子從孔子，不秘孔子之門戶。」至哉言乎！彼苟私門戶之陋者，固不必與之辯矣。或者源流自先生而浸失其傳者，方不免顛狂繆巧之病，其不爲先生之累者幾希，某實深憂之。有能即其「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之說

而求之，庶乎有時自知而可以知先生矣。吳氏子汝弋素喜學，故先君子授以是帖。經寇燬，能寶藏不失墜。一日示某，謂將刻之以詔後學，予不揆，僭及其本末如此以歸之云。《敝帚稿略》卷五。

跋克堂先生墨迹後

仁者天下之廣居，義者天下之大道。乃人心之所固有，不待借居於外而居，借路於人而行，所謂非由外鑠我也，而由人乎哉！然則人既不患無此居此路矣，所大患者有此居而終日終年奔走於逆旅荒墟之場，而未嘗反吾之家居；有此路而終日終年冥行於荆棘險阻之境，而未嘗由吾之正路。此孟子他日之所哀也。先君子之心畫高古勁健，仁義筆也，其牛馬走某拜觀而哀之。江子遠能寶而藏之，其志美矣。然如徒藏此字畫而不體先君子之心，則畫無乃徒爲虛畫乎？必居此居，乃爲屋下主；必行此路，乃爲路上人。或不居不由，則予之所哀，又有甚於孟子之時矣。子遠方寸之內，仁居義路自備也，盍思所以居於斯，由於斯乎？某敢拜手敬書。《敝帚稿略》卷五。

跋晦翁先生二帖

前輩名儒嘗評晦庵先生字畫之精神風采，邵康節所謂「天外鳳凰飛處別」者也，世以爲確論。有

如其片言隻字傳在人間者，爭寶藏之，字畫云乎哉？瑞之陳兄公明方少年而喜學，恨生之晚而不及見先生也，得此二帖而珍之，其所志當有在矣。慕其德猶鳳凰，則必不肯混於鷄鶩之羣；想其飛在天外，則必不屑棲於林木之末。且二書中固非有他答問，然如以目昏不讀書爲天意，以欠人文字多爲債負，聞人稱之尤多見公論之不掩，其懇切於成己成人之事者，無小大類如此。讀書知人，尚友論世，雖生晚而不及見，如將見之矣。某之先君子從學四十餘年，慶元庚申之春，某亦嘗隨侍坐考亭春風之中者兩月。每一追思，常嘆景星之還復快睹。且家積其前後書問至十數巨軸，比年不幸連遭寇燬，盡爲六丁取去。今陳兄之出示是帖，拜手敬讀，重有感焉，乃忘其僭而書此以歸之，亦因以寓勵翼之意云。《敝帚稿略》卷五。

跋晦翁先生帖

學必有存主之處以爲本，必有持守之功以爲實。其致知講習乃所以精此本實之所在而非末非虛也。我先君從文公學四十有餘年，受其啓誨最多且久，每於侍下竊聞之，繼於先生文集中飫觀之。庚申之春，又嘗躬拜先生于考亭而受學焉，詳其所主，無非先存主而重持守。今者獲讀所與李丈二書，實有契於前聞。雖二書未足以盡見先生之學，而大旨則有在矣。獨疑近世爲先生之學者，往往多以格物爲主，至或偏於致知而廢力行，泛於講習而乏持守。其所謂致知講習者，又類失其本而流於末，無

其實而入於虛，殊戾先生誨人之旨。大抵不過從事於解釋文義之間，卒之皆墮於空言而已。李丈處謙師友淵源萃于一家，其天資既謙厚，其學問加誠實，其有得於先生之旨獨深，而過人亦遠矣。其子敏修如又能溯其父師之源流而緝熙不替，充廣有加，斯可謂之能世其學矣。因其不鄙，示教前書，遂不揆僭越，輒書其後如此云。《敝帚稿略》卷五。

跋潘侍郎磨鏡帖

良貴

堯光四表，舜光天下，文王光四方，周公光上下，諸聖人之心光如日月。然非止於鏡，何時而昏？借使如鏡，萬一而昏，時未有書磨之，以何爲藥？若心光未至於聖人，姑以鏡喻，則皇極有訓，可使民近天子之光，以言爲訓。訓近於書，喻以爲磨鏡之藥，亦孰曰不可？然此易知爾。積藥鏡上，不施揩磨，反爲鏡累。此則默成潘公所造深處。謝顯道記問甚博大，程先生曰：「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范堯夫謂小程先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若記則無許多。」此積藥累鏡之旨歟？雖然，鏡光內也，磨藥外也，二物也。以彼外藥磨此內光，殆以外鑠我者；況鏡光有形而其光死，心光無形而其光活，要必得默成公之意於言外，有不言而信者存。敢以是求正於胡兄彥隆，覬有以復我云。《敝帚稿略》卷五。

書吳伯成遊山詩後

永嘉赤城之台鴈，古剡會稽之巖壑，錢塘武林之湖山，天下山水之佳處也，非身親履、目親見，安能知其真實？若直坐想而卧遊，是猶觀畫圖於紙上爾。然真實豈易知者？要必知仁智合內外，乃不徒得其粗迹形似，當併與精神意趣而得。境觸於目，情動於中，或歎或歌，或興或賦，一取而寓之於詩，則詩亦如之，是曰真實。雲卧子不遠數千里，凡台鴈、巖壑、湖山之佳處，遊覽略盡，可謂親履而親見者，而其精神意趣悉於詩見之，可以觀矣。近方就予問仁智內外之理，予雖不能與之發揮，而雲卧已自足以發揮矣。然則雲卧之詩，山水云乎哉！兩體一百八十首，當有真實能知之者。《敝帚稿略》卷五。

書徐致遠無絃稿後

詩有表裏淺深，人直見其表而淺者，孰爲能見其裏而深者哉！猶之花焉，凡其華彩光焰漏洩呈露，曄然盡發於表，而其裏索然，絕無餘蘊者，淺也。若其意味風韻含蓄蘊藉，隱然潛寓於裏，而其表淡然，若無外飾者，深也。然淺者歆羨常多，而深者玩嗜反少，何也？知花斯知詩矣。衣錦尚絅，

惡其文著；閤然日章，淡而不厭。先儒謂水晶精光外發而莫掩，終不如玉之溫潤中存而不露。至理皆然，何獨曰詩之猶花云乎哉！遠齋徐兄致遠之詩，其當以是觀之歟？王半山有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今泛觀遠齋詩，或者見其若出之易而語之平也，抑不知其閱之多，考之詳，鍊之熟，琢之工，所以磨礪圭角而剝落皮膚，求造真實者幾年于茲矣。故其字字句句有依據，有法度，欲會衆體衆格而無一字妄用、一語苟作者。切無謂其尋常容易，乃奇崛之最，實自艱辛而得也。余則尤於其愛花之時而見之矣。夫以四時之花，其華彩光焰漏洩呈露者，名品固非一。若春蘭、夏蓮、秋菊、冬梅，則皆意味風韻含蓄蘊藉，而與衆花異者。惟其似之，是以愛之。求其人，其惟屈大夫與周濂溪、陶靖節與林和靖之徒乎？遠齋既愛四花，復希慕四君子人如是，歌詩亦如之，真可謂深而不淺者矣。其視桃李輩，華彩光焰，徒有餘於表，意味風韻，實不足於裏，而反人人愛之，至以俗花爲俗詩者，其相去又不亦遠乎？昔建安能者七，徐幹居其一，遠齋固自有家法源流矣，何取於水？有本如是，徐子又必嘗有契於斯言者。遠齋惟益反其本而充之，則成章而達，猶盈科而進，源之所自出者滋深，而詩之所可至者益遠矣，又豈予之所能量哉！《敝帚稿略》卷五。

書侯體仁存拙稿後

文字覷天巧，未聞取於拙也。今侯體仁之詩文，第見其巧，未見其拙，而乃獨以存拙名，何哉？

予觀聖賢矯周末文弊之過，故禮從野，智惡鑿。野近於拙，鑿窮於巧，禮智猶然，況詩文乎？嘗聞之曰：「江左齊梁競爭一韻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風雲之形狀。至唐末，則益多小巧，甚至於近鄙俚。迄于今，則弊尤極矣。」體仁之存拙，豈非欲矯時弊乎？以今視古，不巧不拙無如淵明。知之謂其寫胸中之巧，亦不足以稱之；不知者或謂其切於事情，但不文爾，是疑其拙也。此可與智者道，體仁當自知之。抑一言蔽處，又能思之，非巧非拙，得其正矣。此予迂說，然乎否耶？《敝帚稿略》卷五。

書撫州呂通判開詩稿後

說詩者以古體爲正，近體爲變，古體尚風韻，近體尚格律，正變不同調也。然或者於格律之中而風韻存焉，則雖曰近體而猶不失古體，特以入格律爲異爾。蓋八句之律，一則所病有各一物一事，斷續破碎而前後氣脉不相照應貫通，謂之不成章；二則所病有刻琢痕迹，止取對偶精切，反成短淺，而無真意餘味，止可逐句觀，不可成篇觀。局于格律，遂乏風韻，此所以與古體異。先正有云：「維詩于文章，泰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爛成文。拾其剪裁餘，未識袞服尊。」正謂是歟？今耐軒《續藁》似獨不然。觀其八句中，語意圓活悠長，有蘊藉，有警策，氣脉貫通而無破碎斷續之病，且所寓言多真景真意，雖對偶而非對偶，無刻琢、露痕迹之病。其所自叙，以爲自三百篇而悟入，則宜識袞服之所以尊，而與組織成文者不可同日語矣。抑予味之，所謂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非特

見其用功之深，亦由其神情冲淡，趣向幽遠，有青山白雲之志，而欲超然出于塵外者。志之所至，宜詩亦至焉者。然充此以進于古體，不難矣。律昉于唐，唐高韋、柳，取其古體風韻也。由韋、柳而入陶，必優爲之，又當俟別藁出而刮目焉。《敝帚稿略》卷五。

書平寇錄後

比者郡境寇禍之迭起，如卒風暴雨之驟至，而青天白日頃刻變爲晦冥，豺狼蛇虎橫出肆行，恣其吞噬，蕩無忌憚。纔三四日間，新城大半爲盜區，諸縣市井鄉閭之民駭汗驚走，不知其幾千家幾萬人也。吁，禍亦慘矣！其首滋衆，其徒實繁。自其初勢而覘之，若當爲持久徐定之計，未易以一朝滅也。然曾未幾時，卒定于旬月之間，亦不待如古人五旬七旬之久者，何哉？郡將覺察早而區處宜，朝廷調遣速而施行決也。向使縣家之始申于郡也，非畏則玩，則將見如水不早遏而滔滔方長，如火不早滅而炎炎方熾，未已也。今郡將吳侯識敏而機警，即密運方略，亟行措置，遍選巡尉、隅總爲防遏守禦之備，力請兵于朝，數日而畢集矣。然使郡將之雖申于朝也，或輕視藐聽而未之應，則又將見如溺不速拯而益深，如焚不速救而益烈，必至塗炭。惟朝廷見遠識微，賊在目中，其應如響，不啻占決，而洪、撫、江、吉、建寧左翼諸軍並遣，而賊破膽矣。乘此之時，投此之機，所謂滅此而後朝食可也。然郡將以仁存心，惻然不忍，以爲兵雖衆，未可以輕用，節制之權雖專，未敢以擅興。盜起之

初，固先多方廣行撫諭矣；況朝廷本欲招捕兼行，郡將益體此意，惟務殲厥渠魁，不求窮治脅從；又況盜區非一鄉一都而止，誅之則何可勝誅哉！顧念此徒雖衆，其機要實在關社，關社破，則他處皆不攻而自屈，于是按兵未動。惟先擇土豪明示賞罰，俾之擒捕大首；或出奇兵以圖之，或出義丁以取之。自大首既連連有獲，凡正典刑者十二三輩，而其餘黨已懾服之不暇。不勞餘力也。此由善度輕重、精察緩急而深得平定之機要也。昔人謂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今則兵未始用，反速而不拙，巧而不遲，有在乎兵之外者矣。然虎在山而有凜然之威，然後人不敢犯；龍在淵而有隱然之靈，然後人不敢狎。諸軍坐鎮雄制于此，然後羣盜魂亡魄喪、影滅迹絕於彼，相繼授首，固其所也。夫不戰屈人，兵之上也；戰功日多，兵之下也。然則今者兵之爲功大矣，猶恨不決于一戰，不決于一洗，誤矣。沿流遡源，謂之由夫郡將覺察早而區處宜，朝廷調遣速而施行決，非歟？或者徒見後來平定之若容易也，乃追咎前者申請之若張皇也，前後若相戾然。曾不思己丑、庚寅之亂，刀山在前，劍樹在後，恨不立見兵威之臨也，而郡縣方且坐視不言兵，如醉夢然，可謂不張皇矣。卒之四邑之人徧遭塗炭，肝腦涂地，不張皇之效何如哉？關社之起，蜂屯蟻聚，非徒曰盜賊，而實爲叛逆，非徒不爲本郡之百姓，而實非國家之百姓矣。先是，下而公吏方與之通同，上而守令又爲之容養，略不誰何也，可謂不張皇矣。卒之十有餘年，擅爲生殺威福之主，害而家，凶而國，如在聲教之外，癰疽既成，今乃大潰，不張皇之效又何如哉？其在于今，惟其始若張皇而實非張皇，故終能平定之易也，要非親履而親見者不足以知之。僉幕諸君類聚成編，本末明甚，皆實錄也。予嘗預聞其略，因贅述其編末如此，觀

者亦庶幾知往年之事爲可戒，而今日之功爲可法也夫。《敝帚稿略》卷五。

跋龍門二大字

天平之龍門卓筆，殆似造物者特爲范文正公而設。浙西提刑、盱江包恢請史校勘、桐江楊德藻作。《范文正公遺蹟》，宣統刻本。

全宋文卷七三三二

包 恢 四

策問是非異同

問：天下有公是非，一或有異，非其私耶？至若是者非者之寡，孰若是者非者之衆之爲無私耶？一人之寡，孰若百千萬人之爲衆耶？或者有百千萬人焉同以爲是，而獨有一人焉異以爲非，諉曰非私，其可信耶？且以士言之。有鄉士，非鄉之所論秀，而以善名一鄉者乎？有國士，非國人之所同稱，而以善名一國者乎？有天下士，非天下之所同與，而以善名天下者乎？所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非鄉、國、天下同以爲是而莫有異以爲非者，所以爲善乎！然鄉原者，一鄉皆稱原人，非一鄉之善乎？孔子獨不是一鄉之稱，而指以爲德之賊，何歟？借曰非善，何至以賊名之耶？少正卯者，魯國以爲聞人，非一國之善乎？孔子獨不是魯國之言而戮之兩觀之下，何歟？借曰非善，何至得誅之罪歟？楊墨者，天下之言者歸之，

非天下之善乎？孟子獨不是天下之言，而以為無君父之禽獸，何歟？借曰非善，何至以禽獸目之歟？是非之端，人心所同，不可誣也。豈人之是非皆不足據，必至聖賢如孔孟者然後定，有非可以異同多寡例論歟？然在下而取士為友，苟非其善則害德敗俗，其禍猶小；在上而取士為用，苟非其善，則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其禍不其大歟？是決擇是非之際，尤不可不謹歟？曰：鄉人之善者，好之用之可也；國人皆曰賢，用之可也；天下歸仁焉，用之可也。然後世如殷浩有盛名，至以去就占興廢，朝野推服；房琯有重名，咸言其謀包文武，有王佐才。是二人者，將天下莫不知其善，況一鄉一國乎！舉而用之，宜成大功也，夫何一出而輒敗大事耶？至於韓信，家貧無行，寄食漂母，受辱跨下；諸葛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是二人者，雖一鄉一國不必知其善，況天下乎！舉而用之，宜敗大事也，夫何一出而輒成大功耶？然則鄉、國、天下之皆稱善，何為反不若鄉、國、天下之皆無稱者之為善歟？是非用人之難也，舉人之難也，抑非舉人之難也，知人之難也，其來久矣。我皇上更化以來，首嚴薦舉發書之禁，固已一革前日之弊矣，夫何比者廷紳有請，尚慮公道之未大明歟？而其說必欲內而侍從、臺諫，外而監司、帥守，及賢德有譽寄居，並許以書薦人，明言某人有某德、某人有某才。此豈非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實臯謨知人之遺意乎？豈非欲合鄉、國、天下之公論乎？以是求人，則薦者決不徇私而容情，舉者可以因名而責實，信由是可得人歟！抑如是則不患舉人之不公矣，無乃當慮知人之不明歟？賢如傳說，知者一武丁而已。先是，嘗築于傅巖，則一鄉有不必知者矣；聖如孔子，知者羣弟子而已，中間嘗阨于陳、蔡，則一國有不必知者矣；忠如周

公，知者十哲人而已，當時四國皆流言，則天下有不必知者矣。以大賢大聖之忠，而猶有時不見知如此，況其下者乎？然惟賢知賢，惟聖知聖，惟忠知忠，衆人固不識也。若夫所識者其在一鄉，則或徒無舉無刺，似忠信廉潔而衆皆悅之者歟？其在一國，則徒居處足以聚徒成黨、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強禦足以返是獨立者歟？其在天下，則或徒爲我、爲義、兼愛爲仁而處士橫議者歟？以議論取歟，則有言者不必有德；以容貌取歟，則色取仁者行或違；以文章才名取歟，則浮躁淺露者必不享福；以儒學文雅取歟，則入侍登朝者，又以臧敗。知人豈非難歟？彼有覈論鄉曲，月更品題，必有如許子將之識，然後知一鄉之善士歟？太守一見，薦達郡士，必有如符偉明之鑑，然後知一國善士歟？天下拔士，咸稱許、郭，必有如郭有道之明，然後知天下之善士歟？然皆惟以人論之善，則又豈知人之正耶？方今泰交道亨，方欲衆賢咸和於朝，而無或有遺於野也，諸公宜合古今而並論之。其於鄉、國、天下之善士，於人必有聞，於己必有見，庸可以自遜而不以自勉歟？三者必有一得於此矣，幸詳以告。《敝帚稿略》卷一。

論立身師法

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欽，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

有聖賢前輩氣象。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使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修，終無所得。

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誦成，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誦讀何異？

凡欲誦經習史，須事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凡係已誦過書，每日誦所授新書外，即從頭通誦一遍，周而復始，日以爲常，則自然永遠不能遺忘。

凡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措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三三十遍，以至五七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注證之；古注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所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凡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其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鮮有失矣。故學者當以六經爲律令格式，以《語》、《孟》爲斷案，諸子百家則其情款也。近年學者多議論《孟子》之非，當求《孟子》無不是處。若不識片段，不達聲律，從頭徹尾少精神，無眼目，斯爲下矣。

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慎勿近之。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凡見人片文隻字可以矜式，隨手錄之。聞人有一言半句可以覺悟後學，即默記之。汲汲焉恐失

之，此之謂好學。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指有見不到，或制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人有盡善者，或我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不從〔二〕，則終身服膺而不忘；其或不從，則退而自省，揆之以道，不得發赤而惡其逆己也。《敝帚稿略》卷二。

〔二〕不：疑當作「所」。

論五言所始

五言之體，說者類以爲始於漢之蘇、李，曾不思詩原於虞夏之歌。「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五言已權輿於《五子歌》矣。厥後三百篇中，諸體畢備，而五言尤彰彰可見。因漫摘出，以與學詩者

評之，亦庶幾知《選》詩之猶有古風者，由此其選也。然歌詩出於虞、夏、商、周，又不知其體格之始於誰乎？後世略不能自詠情性，自運意旨，以發越天機之妙，鼓舞天籟之鳴，動必規規焉拘泥前人之體格，以倣倣而爲之，一有不合，即從而非之，固哉！其爲詩也，真所謂「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者，況又未嘗深究源委者乎？因併及之。不知工於詩者以爲何如也。

一句類所起

維以不永懷。維以不永傷。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側。在南山之下。無使虬也吠。
于嗟乎騶虞。胡爲乎泥中。俟我於城隅。匪女之爲美。遠父母兄弟。不如我所之。不與我戍申。不與我戍甫。不與我戍許。河上乎翱翔。河上乎逍遙。贈之以芍藥。甘與子同夢。無庶予子憎。藝麻如之何。析薪如之何。取妻如之何。殊異乎公路。殊異乎公行。殊異乎公族。不敢以告人。如此良人何。如此邂逅何。如此粲者何。不如子之衣。胡然我念之。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址。胡爲乎株林。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樂子之無室。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上入執宮功。其始播百穀。四之日其蚤。鬻子之閔斯。其舊如之何。兄弟鬩于牆。如南山之壽。鶴鳴于九臯。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士。毋金玉爾音。誰謂爾無羊。誰謂爾無牛。不宜空我師。蹙蹙靡所騁。念

國之爲虐。我獨不敢休。正大夫離居。哀哉不能言。得罪于天子。誰從作爾室。無淪胥以敗。無忝爾所生。爾居徒幾何。不可以簸揚。我從事獨賢。益之以霡霖。無害我田穰。伊寡婦之利。殿天子之邦。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毋教猱升木。君子有徽猷。侯文王孫子。於緝熙敬止。殷之未喪師。有虞殷自天。使不挾四方。太姒嗣徽音。以御于家邦。肆戎疾不殄。肆成人有德。古之人無斃。誕先登于岸。以對于天下。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武王豈不仕。履帝武敏歆。誕置之平林。誕置之寒冰。誕后稷之穡。即有邠家室。誕我祀如何。授几有緝御。序賓以不悔。君子有孝子。洞酌彼行潦。曾莫惠我師。斂怨以爲德。時無背無側。以無背無卿。匪上帝不時。雖無老成人。枝葉未有害。在夏后之世。四方其訓之。興迷亂于政。女雖湛樂從。罔敷求先王。肆皇天弗尚。無淪胥以亡。萬民靡不承。定申伯之宅。徹申伯土田。仲山甫之德。王命仲山甫。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徂齊。仲山甫永懷。爲韓姑相攸。以先祖受命。命程伯休父。我居圉卒荒。實靖夷我邦。曾不知其玷。昔先王受命。日辟國百里。駿奔走在廟。無射於人斯。駿惠我文王。岐有夷之行。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繼序斯不忘。未堪家多難。以保明其身。肇允彼桃蟲。蹻蹻王之造。文王既勤止。我徂維求定。淑問如皋陶。纘太王之緒。則莫我敢承。天錫公純嘏。復周公之子。宜大夫庶士。我受命溥將。在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帝立子生商。則莫我敢曷。實左右

商王。以保我後生。

兩句類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彼有不穫穰，此有不斂穧。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人尚乎由行，內爨于中國。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三句類

眇眇彼有屋，簌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四句類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德，維邇言是爭。

六句類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十二句類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梁鍾嶸作詩評，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爲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辭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至於《四月》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間》，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虞，衍於周，逮漢專爲全體矣。《敝帚稿略》卷二。

拙默說

拙與巧反，默與言反。拙默近實，巧言近虛。三代以前，道明道行，巧即此心之智而無智外之巧，言即此心之聲而無聲外之言，未始專以巧言爲惡，以拙默爲美而墮於一偏也。晚周以來，人心非古，機巧深而邪說熾，莊老始得以售其一偏之說而一主乎拙默，似亦足以中當時之病。以迄于今，蓋已千六七百年，巧極於姦詭，言極於淫陂，仰視晚周，何啻倍蓰之弊。苟有能寧拙無巧以歸朴，寧默無言以入誠，則豈惟不流於污世之弊，將在我可以進古純厚之德矣。然律以吾道，則有未必皆然者。夫巧言鮮矣仁，則亦不以拙默爲非者。然智譬則巧，則巧即行所無事之智，或語或默，時然後言，亦天機動而天籟鳴，自不能已者。若一於拙默，豈吾道之正乎？周先生之原流，其始實出於老氏，此拙默之說所由出也。惟其姿器高、智識明，其後已純乎聖人之學而爲世醇儒矣。《通書》四十章，何拙默云乎哉！中間如言聖，則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無所謂拙矣。如言擬議，則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無所謂默矣。若真默而識之猶可也，心勞日拙可乎哉！順理而不鑿以巧妄，則若拙而非真拙；篤行而不泥於空言，則若默而非徒默，庶乎其可矣。金溪何兄珍伯求拙默之說，信筆書以贈之。《敝帚稿略》卷七。

桂林說

自昔人有誤以月中有桂、而以桂林一枝爲策高第之喻者，於是迄今又誤以爲秋舉登名者之喻，此其智識之不明甚矣。月中豈有桂哉？朱文公謂光中之微翳乃山河之影，足以破千古之惑，其然乎，豈其然乎？月本陰魄而不明也，所以生明者，受日光而明耳。然外雖受日而明，內魄日照所不及者，其魄仍陰暗也。其明中之微翳，即其內魄之痕迹隱隱於中而不可掩沒也。予實親見而親驗之，知其然矣。若曰果有桂可折，是與兒童之見何異？然則桂之所以可貴者何如哉？蓋萬物莫不盛開於春而衰謝於秋，獨桂乃當衰謝之時而爲盛開之日。上焉如二南變盡，魯叟乃筆《春秋》；七國戰處，鄒軻方談仁義。其次如伯夷在商季，衆濁而獨清；屈原當楚亂，衆佞而獨忠。誰實爲知花之貴者哉？戒以白露，申以嚴霜，而其色黃中，其香高清，有霜露不能瘁，若威武不能奪者。秋方悲憂而此則堅正自得，秋方蕭條而此則幽獨自媚。不以炎變涼而異，不以燠變寒而沮，不求聞而香自遠，不求憐而人自愛，乃花中之特立獨行者，固不願與春花之富貴者爭妍而競麗也。而人能卓然自立於衰亂之俗，悠然自樂於山林之中，不悲賤貧，不貪富貴，不怨失時，不悔晚達，不惡淡泊，不戀紛華，惟知上師孔孟、下反夷原、以遺芳於萬世者，乃人中之桂也。曰希桂云者，取科第云乎哉！寧都舊友盧伯祥嘗植雙桂於家塾之前，今幾年所矣，而其茂林奇花，芬香可愛，不改如初。其嗣某讀書其下，每追慕所

怙，益加愛護，惟恐有傷焉，求予扁其名而發明其實。予嘉其志，既爲之作二大字，且斥其從昔說者之誤，而取桂之實可貴者以勉其進學如前云。《敝帚稿略》卷七。

山水源流說

予觀韓文公《南山》之末章曰：「厥初孰開張，俛仰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呪？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餽。」是未知厥初如之何而爲此山也。噫！使開創之初果戮力勞疚，且待於施斧斤、假詛呪，則是若以人力之智巧爲之矣，豈造物者易簡自然之理哉！自古聖人知之而不言，後世不知而不能言，宜乎自鴻荒以來，竟無傳者。韓公欲窮其說而不可得也，況於他人乎？予嘗忘其愚而妄有說曰：山者水之所爲，而水者氣之所爲也。始初浩然一氣耳，一氣自靜而動，動而復靜，陰陽之所由分也。有陰有陽，則二氣相摩而交感，交感則水生焉，而二氣之精始于此乎洩也，故曰天一生水。天則陽爲之，地則陰爲之，水之生者雖天，其成之者則地。猶男女也，天爲男，地爲女，其生成爲水，猶男女構精即水也。水既天地相合而生成，則陰陽相雜、清濁相涵雜之初皆水也。惟夫清者則自終爲水，若今之天包其外，而戴地於內，四海會通，皆此水也。在中間則大者如聚而爲大澤，流而爲四瀆等是也。其次小者千流萬派，亦皆此水也。惟夫水之重濁者，則其中之渣滓如泥沙然，乃一發流下而爲山，其石則濁之尤者也。譬之今世兒童之戲者，以沙和水，以手捧之，

瀉下而爲假山者，莫不相似。始初濁水之爲山，正猶是也。自水既生成之後，則其流下爲山之時，即此氣實行之。想其行時，氣在水中，混混浩浩，湯湯洋洋，湧溢傾瀉，奔放衝蕩乎虛空中，勢無可禦，力不可遏。其大者如泥沙之堆積突起，下博厚而上尖銳，若五嶽等是也。其次或低或昂，或縱或橫，千態萬貌，不可窮極，皆此濁水渣滓爲之，無非自高湧下。以今觀山之首尾與夫石之縫罅，猶皆可驗。而凡山之勢猶或有似水浪汹涌之狀，山之麓又或有似水過蕩漾之痕，而山間或大溪澗，或小池塘，未有無水之流行潤澤者，否則鑿之即隨淺深而出，爲泉爲井。以山者元皆水爲之也。其間或有氣之轉旋回幹而曲成者，表實裏空。空者深杳而實者延袤，則爲巖洞。今所在巖洞間殊形異狀，怪怪奇奇，無不由上倒懸而下垂，尤可見也。方其水之湧下也，非悠悠徐徐而來也，氣之所行，不疾而速，至神也。有如天之行，即氣之行也。人呼吸一息之間，天已行八九千里矣。以是驗之，想其初也，水之乘氣而行，神速之極，不出一息之頃，而無窮之山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以儼然森然彌滿宇內矣。抑山者有情意之活通，有精神之飛動，第昧者不見耳。或前去而顧後，或後來而望前，左右亦如之。如揖如拜，如立如坐，如抱如負，如拱如挹，如送如迎，如馳如逐，雖相去數百里或數千里之遠，亦如相與相扶、相感相應、相交相助，蓋無非一氣之行，周流貫通。如人一身，內外上下同一血脉，無有間斷。氣行之時，已無非此情意精神之運。故山成之後，此情意精神自軒豁呈露，輝光發越，不可掩沒有如此者。聖人以地有理而察之，有法而觀之，正此類也。氣即此理此法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然或閱其形象，有似於人爲者。或如排布，或如制作，或如裝飾，或如捏塑，或如裁成，

或如畫就，或真如施斧斤而撲斲之精美，如假詛呪而鬼物之幻出者。曾不知造化之神，氣機之速，以一水之爲，在倏忽之間，立見其生成之妙，有不可致詰者，一毫人力之智巧何與焉！此豈宜韓公之所未喻歟？《南山》之所形容者工矣，然宇內之似南山者何限？使得盡經品題，不亦偉乎！第恐未大究竟，洞明厥初，則亦重戮力勞疚之疑耳。若予之說，則又山經、地志之所不載，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敝帚稿略》卷七。

介軒說

昔有清江友人以介名其亭者，嘗求予爲之發揮其旨矣。今又有章貢友人陳君翔卿，亦以介名其軒，復欲予爲之剖決其義焉。予謂介無二理，則亦無二說，乃再以告君曰：世之言介者小矣，予請大之。介云介云，性行之一節云乎哉！爲直方，爲強義，爲堅確，爲正固，爲果斷，爲《乾》之剛，爲《夬》之決，爲《大畜》之止健，爲《大壯》之正大。其本之心則卓乎中，立焉有所倚，思不出位，立不易方，無陂無比，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有屹乎其不可動、截乎其不可踰者存焉。其見諸用，則無爲其所不爲，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又非徒曰狷者有所不爲，乃有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者也。若精則非禮非義之禮義，大人弗爲；粗則詭遇得禽若丘陵，御者弗爲。爲上者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矣，與彼爲宮室之美爲之，爲妻妾之奉爲之，爲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甚至放僻邪侈之

無不爲者，何啻霄壤之異哉！故凡處是非、邪正、公私之間，當行止、取舍、去就之際，分限明而界隔嚴，猶律度之定而分寸長短不可亂也。惟知有一公、一是、一正而已，不則爲私、爲非、爲邪，毫釐不犯焉；惟知有當行、當取、當就而已，不則必止、必捨、必去，絲髮不妄焉。雖或有不可之疑似者，亦眇微不差而無或有傷焉。義所弗乘則舍車，雖馬千駟弗視；義所不食則遠行，雖一簞食不受。細而於人一介之不取，上而祿以天下而弗顧，皆以非義之故，不可越出此界也。不以道得，則雖所欲不處，而富貴不能淫；不以道去，則所惡不去，而貧賤不能移。非其招不往，則在壑喪元不忘，而威武不能屈。死生亦大矣，成吾仁則殺身而不憚，害吾仁則求生之不屑。一豆羹得失之雖微，而繫一生一死之匪輕。或噉而與之，死亦不受。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故生不爲苟得，患有所不避。以生死之大而其介如此，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浩氣充塞，配義與道，舉天下孰有一事一物之足以動其心哉！介也果可以一節名乎哉！然此非可以強勉矯激而爲之者。非知道之至而謂之至道之凝，非明義之精而謂之精義之神，未易以言介也。《豫》之「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其道之至、義之精而知幾之神者乎？夫悅豫之情，乃人之順境欲界，最易於流入而難於拔出者。惟隱然微動之初，超然見幾之早，能決然如石之確，而脫然速去之無留滯也，此聖人於《豫》所以特以介石而發知幾之神所謂，斷可識矣。況《豫》獨取六二爲介，正以爲中正而介，非一節之偏明甚。蓋豫者悅也，既能使人之氣弱；六者陰也，又能使人之意柔。惟二有中正之德，故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雖處陰悅之中，獨有剛強之守而不出中正之界。如石之不可輕動而幾之未能先見，此其所以介也。故由介之知

幾，推而至於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以爲萬夫之望，則介之爲道爲義大矣哉！若後世則不識其大者而小之矣，以通與介而對言者誤矣，以廉與介而並言者未矣。抑逮德下衰，真知介者難矣。徒見其通者多而廉者少，往往通者又指廉者爲不通，而廉者亦有時變而爲通矣。廉特介中之一細事爾，猶未易得也，況於介乎？使有知介之爲道義大而進學焉，則豈止不爲界污之通而僅爲似潔之廉哉！可速則去，可久則處，可仕則不去，非通而實介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非廉而實介也。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緇，其爲介也不可及矣。且大知識者以聖人爲師，斯可矣。是說也，非爲名義之虛言，而皆爲履行之實言。無狃於虛而必履其實，則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君其懋之！《敝帚稿略》卷七。

全宋文卷七三三二

包 恢 五

鄭純子字說

城南鄭君，有意于爲學者也。元名應雷，以未稱其爲學之意而求予易之。自示予以可名之目，中有無妄，予謂莫粹于此也。且卦取天雷，亦不失元名應雷之旨，乃以無妄爲其名而字之曰純子，欲其自此以往，純乎無妄而不雜以一毫之妄也。且因以諗之曰：《易》之取義，以剛爲善，非剛則爲惡；以剛爲正，非剛則爲邪；以剛爲誠，非剛則爲僞。善也，正也，誠也，是之謂無妄，反是則惡焉邪焉僞焉，皆妄也。以卦取之，則《震》一剛而動以《乾》之三剛；以爻取之，則《震》一剛而雷爲主於內，無妄之義彰彰矣。當天下雷行，無一物不與此無妄，則亦無一物不得此無妄。況于人之靈于萬物者，其無妄宜何如哉？然人之心內爲氣質所局，外爲物欲所引，則厥初無妄之剛所得于天者，其後或雜以僞而不能純乎誠，於是本心之無妄者，至是而多妄矣。今君欲因名求實，因字取義，則盍亦深思

而痛省曰：「一日之間，自朝迄夕，此心憧憧往來，無時出入，能以剛爲主而不妄動之時少，非以剛爲主而妄動之時多。至于夜而卧，卧而夢，則尤昧其所主，而非以天動者尤多而不少矣，可不畏哉！」盍又反而與此心自誓曰：「中心自此決不可以妄動，而必動以天之剛；內心斷不可以妄主，而必主以雷之剛。」庶幾可望以至于無妄而能純矣乎！體《乾》體《震》，曰細行細德云乎哉！君其勉強而行之。《敝帚稿略》卷七。

李居仁字說

李君名士安，字居仁，予故友吳本立所授也。久之，李告予以仁者安仁、中心安仁之說，而曰：「安者，聖人之事，是豈容僭？」予謂仁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所異者生知安行之質。仁則同，安固難也。夫豈不可學哉？以常人而望聖人，雖若甚遠，然有志於上，或得其中，有志于中，下焉而已。苟能志于聖人，則安仁猶有可以求至之理；使先自暴自棄，以爲仁非吾心之所能安，則終不可以期其安矣。況仁亦隨人分量之深淺，皆有可以言安者，但能用力于仁，志專一而無他向，則亦可以爲安。若夫不仁者，可與言哉？不安于仁則安其危爾，亡國敗家之本也，何有于安哉？故所深患者，在反安于不仁者也。蓋不仁則殘忍而安于殘忍，不仁則賊害而安于賊害，不仁則放恣而安于放恣，不仁則肆欺罔而安于欺罔，不仁則逞私慾而安于私慾，不仁則溺于酒色財氣而安于酒色財氣。凡

不仁之事，何可勝數，是安非所可安者。苟安于其所不可安，而于所當安者若本心之仁，剛健中正、純粹至精如乾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乃暴棄而不恤，如人有安宅，身所安居，今乃曠而弗居，宅爲空舍，反茫茫泛泛逐逐於外，愈出而愈遠，不知艱難險阻、勞苦危殆，有何樂哉！然此心之靈不可終誣，此心之明不可終泯，有能一旦自疑自悔，不安于此，倏然自覺，翻然自反，歸而求之，向如旅人逐物于外，今爲主人來歸于內，永爲退藏休息之地而略無妄動輕出之萌，則知止而定，有定而靜，能靜而安，雖未至于仁者之安仁，而吾能自處不離乎此，習熟不厭乎此，緝熙不已乎此，是亦所以爲仁而居之安者。策而進之，充而長之，則中心安仁之境未必不可以積久而到。我欲斯至，克念作聖，亦豈有終難終遠而不可至哉！況志于仁而知必如聖人然後安，則視彼凡人之不仁者，必有不啻以一息安而斷斷乎其不爲矣，何害于仁哉！李君欲爲尚志之士者也，求所安而居仁焉，是大人事也，試以愚言思之，以爲然乎不也？《敝帚稿略》卷七。

吳九萬字說

至高至遠莫如天，嘗聞之言天者矣。計少以里，其直徑凡三十八萬七千里，內以四遊之極爲四表，則地在正中央，上下當無不通也。今姑以地之上計之，則亦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有如鵬雖大而上止于九萬里，則尚未及天下之半也，何敢望其知天之高遠哉？第以是而示人，則鵬亦可以爲高且遠

耳。蓋人之大患在意其趨嚮類汨没于下，而不能超出于上。上則高遠，其人寥寥也；下則卑近，滔滔皆是也。或如雀之啄粟于場，或如鶩之貪魚于水，皆飛而下者，其卑近固不足算矣。其有飛而上者，亦僅如雞之棲于樹端、鶯之遷于喬木而已。求其如隼之戾天，鶴之冲天，雖去天猶遼絕，而亦鮮矣。至以里計，則或一二里，或四五里而止。上焉雖如鵠之逸雲際，不過上而一千里；又上焉者雖如鳳之翔天衢，不過上而九千里。此鵬之所以高遠下視，而衆禽有所不能企及也。惟是上觀諸天，則又未至天半，此所以猶未知天之高遠歟。然此皆未離形器而論耳。形而上者謂之道，乃度數之所不能算，又豈可以形器限量論哉！神妙無方，變易無體。仰之彌高，高不可極；望之彌遠，遠不可窮。雖有形之天且猶有憾也，況于鵬者可以同日語乎？雖然，道固高遠也，終不可幾及而希至乎？苟有能直知反也而自求之，則極高而庸，知遠之近。天命爲吾性，知性則知天。天非彼蒼之天，性吾有生之性，在盡吾心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高心遠雖如天，不出乎我也。吳氏子名九萬，字幼遠，欲得予說，故予以高遠規模廣其大志，以切近心性勉其實用。由下而升上，高遠可望矣。請更以問之雲卧令叔，以爲何如，加講切而究竟之，求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大人事也，勉之。《敝帚稿略》卷七。

送崔教授說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人也。人知人之爲貴，則舉天下之

所貴不足以易吾之良貴，而決不肯自賤矣；人知人之爲重，則舉天下之所重不足以易吾之器重，而決不肯自輕矣。若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若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也。天地大矣，方以人爲德爲心，則人即天地，天地即人。是其分雖父母，而其心其德雖父母不得而子也。大於天地矣，陰陽、鬼神、五行舉不出諸人，則人也，豈不貴乎？豈不重乎？若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卒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人者非蕞爾形體之謂也，混然宇宙之理，全具在人而本諸身，徵諸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豈不貴乎？豈不重乎？人而知人之所以爲人者如此，其肯自賤而不自貴，自輕而不自重乎？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者，知此人也；君子以人治人，治此人也；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教此人也；學所以明人倫，明此人也。凡今之主郡學爲人師者，其皆知此教乎？不知此教而曰授受，不知所授者何事乎？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此之爲教，斯知人之爲教矣。人之生也，此道之教也，以之教人，還以授之耳，無餘事也。此豈梏于蕞爾之形體者所能知哉！鄉友崔希易將分教江陵，予也敢以是說勉之。此人也，彼亦人也，求盡我之所以爲人者以教人，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歸而求之，當有餘師。輕賤之微者爲小人，甚者爲非人，非予之所敢知也。願自貴，願自重。《敝帚稿略》卷

朝聞夕死說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謂也？謂道重於死乎？非也。死乃道也，離道而論死者，非惟不知死，真不知道。夫道也者，圓神而無方也，通活而無固也，運行而無留也，周回而無倚也，屢遷而無居也，變化而無常也，混浩流轉於宇宙間而不可窮者也。爲動靜則動必有靜而靜復爲動，爲往來則來必有往而往復爲來，爲進退則進必有退而退復爲進，爲闔闢則闔必有闔而闔復爲闢，爲盈虛則盈必有虛而虛復爲盈，爲屈伸則伸必有屈而屈復爲伸，爲消長則長必有消而消復爲長，爲出入則出必有入而入復爲出。此一機也，其混浩流轉豈有窮哉！然則生必有死而死復有生，豈有他哉，即此道在宇宙間，所以動靜、往來、進退、闔闢、盈虛、屈伸、消長、出入者之爲也。《易》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正此之謂乎？夫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以死復有生，無停息也。不曰要終而曰反終，以終還爲始，非繼絕也。故原其始之生則必有終之死，而知死之說矣。反其終之死則復爲始之生，而知生之說矣。此死生者所以非爲人小己之私，乃爲道大化之公也。生非人之生，道實生之；死非人之死，道實死之。生者道而死亦道，則生死何與我而我何私爲之好惡哉！生固所可好也，若必惡死，是惡道也，而可乎？故生於道而朝有聞焉，即亦死於道而夕即可焉。生亦猶朝也，死亦猶夕也。一日之運，有朝必有夕；百年之運，有生必有死，道如是故也。故死生者晝夜之道，知晝夜之道矣，即知朝夕之道矣。彼二氏

者，豈知此哉？夫寂必有感，死必有生者，道也，釋氏乃欲寂滅而無生。曾不知樂於寂滅則道絕矣，無生猶有夜而無晝也，有是道乎？靜必有動、生必有死者，道也，老氏乃欲清靜而長生。曾不知樂於清靜則道膠矣，長生猶有晝而無夜也，有是道乎？夫死生終始，實大道大化之運，如環無端者也。使生而無死，死不復生，始而無終，終不復始，則道爲有窮而非道矣。所謂生生之易者，正以其生生不已也。未知生焉知死者，生猶死也；事死如事生者，死猶生也。《易》之反覆上下而變通不窮者，此而已。不然，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二氏者，蓋皆生死爲一身之私而不知此道之公耳。生我死我，一聽於道，何不可之有？要必洞然於中而無秋毫之疑，庶乎時至而能死也夫。《敝帚稿略》卷七。

容齋說

容非可以勉強矯飾爲之者。人情物態，隨其所遇，少拂吾意，僅如毛髮許，輒爲之變色動心者，滔滔皆是也。是固不足道者。若漢劉寬、唐婁師德輩，世稱爲能容，然特出於資器之美，非本於性分之明，其弊將至於藏污納垢，同而不和，非真能容也。惟顏子之犯而不校者是矣，則由其克己無我而天下歸仁也。使人之遭怨詈、受愆過而方退自敬德，雖含怒不啻不敢者是矣，則由其迪哲。迪哲者，乃聰明睿智之足以有臨，故寬裕溫柔之足以有容也。此豈勉強矯飾者之所能爲，而劉、婁輩之所能知

哉？抑凡容者，爲人已對立而言也。己能容人，固爲美矣，而心或不平，強爲容受，非休休焉者；抑己徇物非中節者，未忘彼我，是猶有人己之分也。若人有技而若己有之，人之彥聖而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則人即己，己即人。《大學》平天下之章有取者，以其平也，平則無人己之分矣。然其如有容，實能容之，猶有容之迹而未底於無迹。且雖不分而二之，猶有人己者存也。必至於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己且無矣，無己則將何以容人？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人亦無矣，無人則將何以容己？人已俱無，無間可容，則宇宙之大，一體渾然，無內無外，孰彼孰此？而容之迹泯矣。始自有容而終於無可容其容，斯其至矣乎。朱兄子順以容名其藏修之齋，而欲發揮其說，因書此以復之。子順惟能歸而求之，當有餘師，自有餘裕，且有不吝予言者，必將有自得於心矣。《敝帚稿略》卷七。

肇慶府學二先生祠堂記

天下有盛德之名儒爲明師，斯道之所以開明也；國家有尊嚴之名臣如嚴師，斯人之所以敬畏也。而名儒名臣俱非常人，非世所常有者。惟天地立心，爲天下國家人道計，則或間生一盛德者出而爲天下之儒，又或間生一尊嚴者出而爲國家之臣，庶幾斯道開明，不終晦蝕，斯人敬畏，不至玩弛，而天下國家有所賴以主張綱維者乎。蓋天地有盛德氣，其氣爲仁而溫厚，時則特以生名儒，有若周元公者焉；天地有尊嚴氣，其氣爲義而嚴凝，時則特以生名臣，有若包孝肅公者焉。元公冲和純粹，混無圭

角，溫厚之所鍾也；孝肅剛正峭直，儼有廉稜，嚴凝之所鍾也。是其體皆天地之塞，其性皆天地之帥，而二公之生，其所關於天下、國家、人之道也大矣。故其平生之所建立，之所成就，爲學術、爲德行，則足以承先聖、覺後人。微而性命根本，遠而聖賢淵源，始開明如日星，是後學者滋衆而同然理義之爲悅，爲節操、爲政事，則足以動明主，服生民。中而貴戚宦寺，外而田野童稚，亦敬畏如雷霆。是時朝廷益尊，而隱然社稷之增重。二公皆卓卓名世，雖沒世不忘也。濂溪之名，包家之稱，重當時而照來世，雖死如生，雖亡如存，常如侍嚴明之師而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者，與廬山長同其高，與廬江長同其深，真可謂盛德尊嚴之至而仁義之備還足以對越乎天地哉！元公嘗兩持廣節，孝肅嘗一守古端，人到於今稱之。然去之二百年間，其遺跡之可考者鮮矣。獨聞元公時不憚勤勞，不避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此其恤遠之仁，藹然溫厚，蓋猶風以春風而雨以夏雨者。且獨聞孝肅時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歲滿不持一硯歸。此其律己之義，凜乎嚴凝，蓋有肅於秋霜而寒於冬雪者。然則即此遺跡之一二，已足以見二公之爲不可及矣。今古端郡博士呂君中學元公之所學，而又自造之深，有所自得者。慨然以他郡學皆有祠，而此學獨爲缺典，且孝肅雖有祠而未稱也，於是禮以義起，遂合而祠之，使端士知所嚴事而以時祀焉。屬某爲之記。顧某雖不能文，而君不容其辭也。且謂嘗有感於元公按部之餘，有一聞有山巖即去尋」與「到官處處須尋勝」之句，故若連之大雲，康之三洲，惠之羅浮，莫不常遊而留題焉，豈獨於端而無之？端有星巖，意必嘗至其處，一日與士友搜求之，果得其心畫之真於嶽崎僻絕之中，

益信如公詩之所述，而其高懷雅韻之見於端者如此，益知祠之當興，以起邦人高山仰止之志也。某因謂君曰：今人自蕞爾一形軀之外，視世之事物藐然與我不相關也。如公疇昔每尋山巖之勝者，人往往直以爲遊觀之適而已，夫豈知此興非淺，而正公之深處歟？蓋上下本同流，何莫非我事？曾不見有他事而洞然無少間隔滯礙也。萬物本皆備，何莫非吾物？曾不見有他物而豁然無所馳求係累也。故公隨所至所遇，皆真景真趣，悠然理融，怡然心會，是即窗前草不除之機，而浴沂風雩吾與點也之意也。學者苟知此一意，即知公學術德行之高明，要與彼徒按圖而索、即書而求者異矣。若夫孝肅之遺風餘烈，亦何必他求哉！今仕于廣者虹飲貪泉，鯨吞濁海，陰取者如竊，晝攫者如劫，有瘡痍之氣雖毒未足憂，而臧污之氣慘深可畏者，回視公之介焉如石，一硯不取之事，豈不爲之愧死歟？仕者苟知此一節，即知公節操政事之峻潔，殆與彼聞風而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者幾矣。府博士之爲是合祠也，孰不曰宜？如或欲以學術德行與節操政事裂而爲二，謂不可以強合，則亦疑於義之未精而未易以輕議。是祠成而端士之登斯堂也，如將見而消鄙吝於斯，如親炙而行景行於斯，是祠乃所以示教也。於斯而有所感發興起焉，則其度越乎徒爲包氏、周氏等章句之學者，不知其幾倍蓰矣。神之聽之，洋洋如在，又不知以斯言爲亦足以發乎？未之或知也，姑以復郡博士之請云。《敝帚稿略》卷三。

盱山書院記

北溪之上下，崔氏居焉，蕃衍熾昌，大族也。環繞其居前後如城者，皆山也。其山自盱母而來，原悠遠而支悠長，乃奇秀所會之一勝處也。故其鍾而爲人，多挾智能，負幹略，傑出諸鄉，久則自質而文，蔚然以變，燦然以興，而文風彬彬矣。始而小試郡縣學，既多隨所習，能中其選，繼而秋貢於郡國，春貢於禮部，則有爲本經之首選者，如唐君準希易是已。然希易常闡師友之講明，以古人爲己之學具有本末，應舉之業不與焉。故在他人則以爲吾事已畢，在希易則以爲吾方自今始，其心欲然不敢以其已試之效自足，而汲汲焉將窮諸經之旨，究諸儒之論，覬有所進而未已也。然希易又知學非特以自淑，亦將以淑人。況吾之親族自有可選造之士，特患無以帥之而莫之從，無以倡之而莫之和，無以統之而莫之聚耳，非吾之所當任其責乎？乃集其宗族之親而議之，協衆力，鳩衆財，即其祖居之傍，創爲書院。規模甚鉅，會講有堂，肄業有舍，休宿有室，廊廡之寬，門庭之嚴，庖湍之備，嘗得朱文公先生所書「盱山書院」四大字，因以爲名而揭之，萃諸子姪就學其中。希易既自以身教之，次有堂長、學長、齋長諸職，又相與勵翼之。藏修於斯，麗澤於斯，試功課效於斯，規矩森然，率履不越，蓋前乎此之所未有也。自是而往，明經取青紫，特其餘事，袞袞而來，今方權輿耳。希易之從弟希彥來道書院諸友之意，請記於予。予謂敢不敘述其美？然言有若迂而甚切有益者，因爲諸友發之，

可乎？夫以書院名，是所主在讀書也。抑予聞之先儒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時聖賢若彼其多；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勝計。然曠千百年，求一人如顏、曾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傳不在於書，而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必有所在矣。是以實學之，非書也。然予謂聖賢之書所以明道，書即道，道即書，非道外有書，書外有道而爲二物也。患在人以虛文讀書，而不以實理體道，遂致書自書，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離矣。問其書則泛然能舉其文，問其道則茫然莫知其實，甚至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滔滔也。況讀書非爲應舉也，若其所讀者徒以爲取科第之媒，釣利祿之餌，則豈爲貞志者哉！且先儒又嘗謂讀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耳。如荀曰讀《易》而悟性命之大原，讀《書》而得帝王之大略，讀《詩》而能授政之通達，讀《禮》而見禮樂之中和，讀《春秋》而知行事之深切著明，則何負於讀書乎？此固不可不辨也。抑今之以鄉貢而進者曰得舉，盍亦思古之鄉里選舉者，以道藝也，吾豈容不求進夫道藝之可舉乎？以奏名而高者曰及第，盍亦思昔有表古今人物者凡九等也，吾豈容不希及乎上上之等第乎？今志在科名者，豈不曰名甲天下之爲美也？然孔、孟之門各有四科，文學下矣，事君人者非矣。未達而在下，則顏子甲四科而德行爲第一；已達而在上，則大人甲四科而正己爲第一。如能試入此科也，其高尚有過此者乎？由此其選，則仁義忠信之天爵既修，而公卿大夫之人爵皆將從之。不然，則有莘躬耕之野，固自有堯舜君民之大業，陋巷簞瓢之中，又自有四代禮樂之盛典，何慊乎哉！讀書而聖賢之道如此，然後見書之功用實而非虛也。徒以一日之長、一時之文擢高科，登顯仕，而幼之所學曾不見於壯之所行，書中經綸之

道略不得其一二以施諸用，則非予之所敢知也。此學者之法戒也，敢述其說以復諸友，不知果以爲切而不迂乎？《敝帚稿略》卷三。

鳳山新城記

建昌爲郡，南挹盱江，北負鳳山。江如銀漢從天而下，引玉而流，遠來而環於前。山如鳳凰昂首而起，鼓翅而趨，聳立而侍於後。天作地設，斯亦奇矣。郡守雷侯之始至也，即振衣山之絕頂，四顧而嘆曰：「盱江固如自然之池，昭昭矣，猶未若鳳山尤如自然之城焉。蓋其勢真若翔于千仞而極目千里，不見窮極。泛觀四境，羅列衆山，奇秀萬狀，皆似重城之周遭，而去郡似猶三里而稍遠。若治已最高，而此山又高出十丈，去郡僅一里而近。俯觀城內之市井人物，歷歷可數，雖一髮不能逃也。一郡之險要，不在茲乎？今日敵患已深，地勢當擇。昔人於戰地，則爭山爲據，以得山爲勝；於守地，則有山爲鎮，又因山爲城。患無山爾，未有不依以設險者。或視此山如非我有而置之郭郭之外，可乎？先爲登臨遊觀之佳處，今當爲防禦守備之勝地，亦並行而不相悖也。茲非其時乎？」侯文事既敏，武備尤習，惟超然識慮之遠，故慨然興作之速。節以制而不見傷害，辦以靜而不動聲色。董其役者，委前江西路分守李君忠，授以成規，欲盡包一山而城之。蓋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長五百三十丈，以與正城相聯接，上下相綱維。內建寨，外闢二門，南曰景福，北曰仰高，皆雄偉，真千里之

保障也。又念城非兵孰守，當募精卒而別置屯戍；兵非食孰養，當撥官田而別行廩給。庶幾區畫咸得其所，不至疎漏，有遺慮者。自厥初規模方定，工役將興，不敢自專也，於是具聞于朝。有旨悉從所請，賜名曰鳳山寨。至此，然後長守無疆之計，始無一不周備，而凜不可犯，屹不可拔，可以成安疆之勢矣。若夫前乎九里之城，素稱堅確，姑仍舊貫可也。然新城之峻極，自據地險。舊城在平地，東雖有江山而未有池，則與無城同，不可也。侯又有感焉，乃度土功，乃定界限，乃計深廣之數，深凡二丈五尺，廣凡十丈，環繞總計九百餘丈。民樂不擾，池成無怨。又至是始足以全金湯之固而無缺。而新池淵淵與新城巍巍，實昉乎此，前此之所未有也，可不謂盛矣哉！嗟夫！有郡此有城，有城此有池，有不可以缺其一者，非爲己自衛，爲國衛民也。此列郡之所不敢輕，而尤邊郡之所甚重。所患人情當慮始之難，而未至樂成之日，有不能不議其迂而不切爾。苟非明足以知之審，斷足以行之決，則亦有易搖於異議者。或者雖知之而欲行之，回視郡計之不給，往往又有退縮而中止者。吁，亦難矣！侯則保惠斯民，一念真切，明斷有素，非浮言所可惑。且雖費無所從出，所可擬者，惟有盡絕他費，專成此務。此城池之所以僅克有濟歟？建昌在江西上游，固非邊郡可比，然試觀江湘近事，古未有如此敵者。此郡殆如次邊矣，浚築之役尚可以爲非所急乎？此侯所以不憚煩難而有志竟成事也。況侯方以此景定庚申二月視郡事，僅至五月，而已有召除矣，其所以表己者似此，爲難能也，亦豈曰小補之哉！侯雖不以爲功，獨謂不可無以詔後來，覬相與扶植，使可與持久，郡之公計也，命某記之，不容以不文辭。乃爲之識其大略，以復侯命。侯字宜叔，名宜中，先以編修出守，今以吏部考功入覲云。

郡人包某記。《敝帚稿略》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八〇九一。

君子軒記

君子之名起於誰乎？昉於禹而見於《書》，詳於文王、周公、成王、召公而見於《易》與《詩》者也。至夫子則言之見於《魯論》者凡六十有五，門弟子之言不與焉。他經如《庸》、《學》，又不與焉。不知厥初之未有此名，而以何義起乎？天下之至尊且貴者，莫如天子之爲君，是固其勢分然者，抑必由其道其德有出類拔萃之實，乃足以居是臨下御衆之名也。然性爲天地之貴，仁爲天爵之尊，則實人之所同有而非君之所得專者。道德莫過於性仁，苟有是仁道可尊，有是德性可貴，則因亦名之曰君。故人心謂之天君，正以道德尊貴稱，非以勢分稱也。其身雖卑賤而心之爲君，有天子不得而臣者。若子者，男子之通稱，世之卑陋猥賤者多，皆凡子也。其間如有奇偉男子者，卓然度越乎衆男子之上，而獨可尊可貴焉，則是足以君乎衆子，而凡子徒可以爲其臣僕爾。故君子者以成德名，而去仁則無以成名。此其名之所從立歟。若求其實，則又果何如哉？昔子貢、子路、司馬牛嘗有問，而夫子所以答之者各異，雖亦因其人品資器而示之以進修成就之方，然尤可以見其有名必有實，名之不可虛居而實之不可不勉者。夫廣郡有貢士曰曾君僊，文鋒銳而膽氣壯者也。凡三試春官，因上萬言一書，獨乞建儲一大事。當上下凜然未敢有言之時，乃以一書生，慨然不懼禍福而直言之，非其有膽氣之壯

乎？又非特文鋒之銳也。廣信使君徐公謂禮嘉其志，遂以君子名其軒。蓋以其爲曾氏之子而望其希曾子之言也。曾子以托孤寄命、大節不奪爲君子，曾君他日可期以進此一節者歟？然天下國家之事，凡所當言者義也，非爲名也。若君子之名所當居，則君子之實可不勉歟？夫君子者，亦賢者有善之同名，其實則爲善不同。善無常主，得一善則皆可以爲君子。《易》之大象，凡以歸之君子者五十有四，則各一卦一事，而亦各一道一德也。大象與《詩》之君子，則皆通上下而言之，人君亦君子也。若《魯論》則多自下之學者設，而亦有上之人君所可共由者。蓋道非一路，德非一得，隨其所行所得而均可以爲君子耳。如夫子以子賤、南宮适爲君子哉若人，乃各因就其言行之美而稱之；其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則以僅得其四耳。又謂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則是其極至者，雖其學不厭，已聖益聖而未嘗自足也。然充而上之，君子者亦豈可以易言哉！雖然，君子者固已出乎衆人之表，而亦未至乎聖人之域，故夫子嘗以君子而猶有不仁者。且以聖人不可得見而思見君子焉，則道德豈有終極而學豈有止法哉？今曾君如能以曾子之君子自期，是亦一君子矣。抑予謂君子名雖一而實非一，求全責備，則所當精進者猶多也。況君子而未至聖人，則尤當任重而道遠，不可中道而遂止乎。先儒嘗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爲師。」然則爲士則希爲君子，爲君子則希爲聖人，非僭也。曾君欲予志其說，敢因是以致其勉云。《敝帚稿略》卷三。

全宋文卷七三三三

包 恢 六

詠春堂記

余友吳節父有堂名詠春，昔蒙齋袁公嘗爲書其名。既久而欲予發明其實，予辭不獲，乃復之曰：孰爲春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春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春也；乾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地載神氣，神氣風霆，庶物露生，春也。然則春果無與於我乎？物孰發之？吾道之大也。物孰鼓之？吾仁之顯也。乾之所統，即吾元善之長也；地之所載，即吾浩氣之塞也。故天地之德、萬物之備，罔不在我。爲物不貳，生物不測，春也，豈有外哉！今而欲詠此春也，將何如而詠之？春氣自動，春聲自鳴，乃春自詠耳，非有詠之者。大而雷風之千響萬應，細而禽鳥之千咏萬態，衆而人聲之千唱萬和，皆詠春也，皆春自詠也。患人不能自聽自聞耳，安得吾非吾而爲春，春非春而爲吾者與之語此哉！余昨假守天台，有請予講暮春與點之義者，予嘗爲之說曰：當春之時，大鈞坱圠

之無垠，二氣磨盪之無方，雷出地奮，和樂悅豫之已深；乾端坤倪，軒豁呈露之已極。元元一意，敷暢周流；生生萬類，發越充盎。飛潛動植，曲成不遺；洪纖高下，旁通罔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於斯時也，春爲點乎？點爲春乎？春非春而爲點矣，點非點而爲春矣，混混乎見其爲一而不見其爲二矣。自點之爲春也，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制命在內，天下無對。過化存神而上下同流，飛鳶躍魚而上下著察，天下盡歸此仁，四海放之而準。點也何莫非春，春也何莫非點？是不必曰吾與造物者游，而吾實造物者矣。至此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斯歌，歌斯詠，載無聲而無處非聲，聽不聞而無往不聞。宇宙之間，盈溢流動，無一不自足而泰然無他求，無一非固然而安然無妄作，浩然至樂而不驕，坦然無憂而不吝。蕩蕩乎，孰有一事一物之足以累我？休休乎，孰有一絲一髮之足以間我哉？以吾之爲春而春之自詠其樂，不可以有加矣。此豈常人之情，計鷄蟲之得失，較蠻觸之勝負者所能知其髣髴哉！詠春主人舊常志乎此，且常聽吾克翁之教而有省焉。今如果不忘其初也，余斯語也，願請事焉，在真實自反自求而已。《敝帚稿略》卷四。

玉虛觀記

觀名玉虛，爲一方之奇觀，亦盱江城南之勝處也。其山環遠近，峙而屹立者如玉屏，聳而峻拔者如玉筍。西有高峰，諺稱雙髻，尤巉然特出，皆上凌太虛，爭獻神秀。其水周左右，逢原而流者如玉

泉，隨蓄而止者如玉鏡。東有良田，平廣萬頃，又渺然前陳，皆下涵太虛，交相照映。觀在其間，地形如龜，有老松如龍，表裏洞徹，真玉山輝，虛室白，而瑩然一水晶宮也。平時翩翩羽衣，跚跚環佩，飄飄乎優游其中，焚異香以成雲，擊鐘鼓以成雷，聲應氣求，相與以誦其家之書，行其家之法。從外而望之者，真有若神仙中人，風塵表物，顧不清且樂歟？近境里居多傅氏，人物多豪俊，疇昔或期以學問窺前賢，或期以文詞追作者。累嘗會族於斯，會友於斯，藏修講習於斯，濟濟彬彬，猶德星聚也。亦以欲相追琢，如工人之琢玉，欲相虛受，如山澤之咸虛，則莫美於斯也。然斯觀也，邈不知其所從始，以素無片言隻字可以考證也。所可見者，有天禧丁巳之鐘存焉耳。或曰昔爲凌雲觀，又曰下方觀，至治平之元方賜今額，皆未可詳也。惟迹其當衰弊之餘，而力能振起之者，時在崇寧，有道士徐丹林者，爲可稱述而已。自是前作後述，隨時出力。凡由內及外，宮室殿堂拯弊修廢，類無缺違。規模既定，增加循積，將月異而歲不同，亦可以復一方奇觀矣。逮今知觀事謝師顏與其徒，愈慨然有主張是、綱維是之美志，故比年樓閣、門廡、榜額等又咸革故而鼎新之。正猶玉焉，他日久掩沒於氛埃之舊，一旦再得以發越其光潤之素，於是煥然虛明，爲之改觀，益可以光前而照後矣。師顏屢嘗造予而嘆曰：「本觀不知其幾何年，前者既無記以詔今日，今者又無記以詔後來，則豈非缺典之大者乎？敢以爲請。」予嘉其志，既爲之志其源流委折之大略矣，因復念彼之爲教者，其說曰「被褐懷玉」，曰「致虛守靜」，又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曰「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此《道德》、《南華》二經之所謂道者，非予之所敢知也。抑觀之取名，或者其出於此歟？彼因名以習其教，必有能知

其道者，予不復道。然猶獨有疑焉，觀之士，豈果皆爲仙人而不火食乎？何自有觀以來，無一畝之田，無一粒之入，靡積靡倉，靡陳靡新，其空虛至是極也。室如懸磬，恐亦難以暫寄者，況久居乎？將不啻有貧困憂戚之患。借曰庸玉汝於成，如吾儒可也，然徒虛其心不實其腹，亦豈彼之道乎？今乃其徒常十餘人，類若有以充其體而不餒於氣者，彈琴賦詩，煉丹修藥，各有以自娛，未始有貧困憂戚之態。豈其果有仙術，能仰以呼青雲，吸白日，俯以束荆薪，煮白石，紫芝春蕘，黃精秋肥，可以不老；春食朝霞，夏食沆瀣，可以久生乎？則宜其不食五穀，能如藐姑射山人也。不然，則歲無五穀之收，而爲觀數百年，不絕不廢如一日，亦未聞有一人以絕粒而不延年者，果何道以至此哉？或謂杜陵欲入藍田山，以有餐玉法也。寶玉品中有名穀璧者，粟粒自然，此豈其可餐者歟？然則師顏與其徒豈亦觀中自有玉以充虛，而非常流所得而見歟？皆予之所未喻者，尚欲一親至訪問而究窮其所以然，姑記以此云。《敝帚稿略》卷四。

韞玉軒記

南豐山多奇秀，有曰染原者，以山之色如染，有以見山之源深長也，侯氏居焉。前對二高峰，名何祝，蔚然蒼翠，聳然峭拔，穎然銛銳，不知其幾百丈。如峻極于雲天之表，可仰而不可上。其峰之麓多奇石，左爲石巖，右爲石井，上下爲石崖。井泉清甘，冬夏不竭，春則瀑布飛噴而下。舊嘗鑿崖

之傍爲梯，可以登眺；鑿崖之上爲基，可以卧遊；引井之水爲池，可以濯纓。自源徂流，若無一點塵俗氣者。有侯氏子希夔隱然有感，若謂凡山之孕爲一方奇秀者，要未始無所自而然，豈非有所蘊蓄於內而發越於外，如昔人所謂石韞玉而山輝者歟？於是取以名其書室，曰韞玉軒，而請予記之。予因諗之曰：玉之美不待贊，贊其美者非知玉者也。其玉可貴，珉可賤，童子能知之。問所不必問，非子貢之問也。比德於玉是矣，而必曰其何者爲仁智義，何者爲禮樂忠信，何者爲天地。九者之外，又別有取以爲道德焉，既非其倫矣，且以乾爲玉觀之，亦是可當此稱者。然以無情之瑞物而稱之如備道全美之人，不幾於強爲附會者乎？非夫子之言也。獨精神見乎山川，爲足以知其表裏耳。蓋方其韞也，石未剖，玉未出，若未有以見其美也。然石不必剖，玉不必出，其美自有可見者焉。抑水非玉而水方，方非水也，玉也；木非玉而木澤，澤非木也，玉也。豈不猶荆山之玉潛光荆石之中，雖千仞之上，不能掩其光乎！是玉之石者雖未可見，而輝之在山者爲可見，不必觀諸玉而觀諸山，可以知之矣。使徒曰山云爾，而山又徒曰石而已，則重濁之氣烏得有精明之色，頑穢之質烏得有溫潤之體？宜皆不能以發其光者，將見其黯焉塵埃之冥冥，慘焉煙霧之昏昏，神氣索而草木萎，泯然無毫芒影響之光輝者，固其所也。是山之所以輝者玉也，非山也，況石云乎哉！然則玉以比君子，而欲玉成君子之德者，盍亦反而求之？夫美在中則暢于四支，和順積則發爲英華。有充實之美，斯有輝光之大。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其韞而必輝之驗歟？此心猶玉而良貴存焉，此身猶山而光潤生焉。故所貴有道，則動容正色辭氣之間，其暴慢鄙俗自遠；所性根心，則生色見面盎背之晬，其

四體不言自喻也。苟舉吾一心皆美玉，則舉吾一身皆輝山。韞藏發輝之相符，益信其不可誣也矣。今吾子宜何如哉？子之得于天性者謂之德，而藏之身心者猶玉之韞也。患不自知，遂至自賤自毀，或不能不瑕不污，以汨沒其光輝耳。盍亦善自貴重如玉之貴，善自藏修如玉之藏可也。吾見其韞，將闔然而日章矣；不則貴於己而不思放其心而不求，是自賤自毀其所韞也，光輝自何而發見哉？充而上之，盍亦所存之純如玉之瑜而無瑕，所守之全如玉之潔而無污可也。吾見其韞，猶潛伏而孔昭矣；不則志念之駁雜，物欲之蒙蔽，又自瑕自污其所韞也，光輝自何而形著哉？子宜辯于斯二者。予鄉里有如染之山，已視之若輝者。抑自反曰山多石也，果有韞乎？無韞乎？韞果爲玉乎？非玉乎？當自知之而自得之。不然非其輝也，吾言或可以爲法戒云。《敝帚稿略》卷四。

宜黃龍礫寨記

內地之人爲備寇計，猶邊境之人爲備北計也。有土豪焉，自據勝地，以置山寨，自辦糧食，以給土軍，謂之忠義。無累於郡縣而可以濟官軍之所不及，他日北騎猝至，則險固精勇，此足以自衛而不可勝，彼雖攻之而有所不能勝。似此者，今長淮非一所也，其來久矣。若內地則所患者寇亂爾，苟有鄉官如土豪以忠義自奮，大略依邊境之法而行之，則雖寇徒兇焰之新熾，未至如北騎強敵之難應也，何足以爲患哉？今宜黃侯君錠之事是已。蓋自紹定己丑、庚寅間，閩寇四起，所至火民廬、空民財，

戕其性命，擄其妻孥，莫有能禦之者，遂至橫行，及撫諸縣之境，而宜黃諸鄉被毒尤慘。時侯君之所居在崇賢鄉之鵬峰，雖能糾鄉民爲義丁，率衆戮力與之抗，而鄉井爲所蹂踐者已多矣。君因慨然嘆曰：「今日之患已往，雖姑曰不咎，後日之憂方來，可不深慮哉！」據勝地置山寨之法，於是乎行之，真有不可緩者矣。乃擇地，得名曰龍磔者，兩峰對峙，高險可恃，泉瀑旁流，幽深罔測，山岳峻拔，上實平夷，可居千戶而容萬人，殆似天地特設險以爲避亂拒寇之所者。以之寨其上，寇至則登寨，出其强者與之戰，而期於必克；寇退則返故居，各理生業，人人可以自固。此豈非備寇之良計乎？然君復慨然嘆曰：「如依寨出戰，非有食何以戰？或因寨爲守，非有食又何以守哉？」辦糧食給土軍之法，於是可行之，又宜有不可緩者矣。乃自出米三千石零，又率族之有力者助之，倉于寨中，專以給義丁，而名曰義倉。當東作而散，以濟其力農，如屯田焉；及西成而斂，依淳熙法量收息二分，覲以增其數，可以遠及而持久。出內主以子弟，無秋毫擾。萬一再遇寇如他日，則兵與食俱足，寇其如吾何！又豈非備寇之長計乎？侯君今授贛州信豐縣尉，素負意氣，欲立事功，故能在鄉爲守禦之備，鄉人實賴之。使每鄉有爲者例若是，則雖有巨寇無能爲矣。百里之內安於田里，其利博哉！抑君之志固美矣，又在後來者世守其法，不私不欺，勿替勿壞，有以推其所爲而增美焉。非惟不至於滋生其弊，而益有以廣充其利。積倉愈多，養人愈衆，則雖使之數百年安固常如一日可也。此侯君求記於余之本意，而余不得不爲之識其本末，以詔後人焉，抑亦足以維持於無窮歟？淳祐戊申重五，朝請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兼知建寧府、兼勸農事、節制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包恢記。《敝帚稿

略》卷四。又見同治《宜黃縣志》卷四五。

真州分司記

地不愛寶，寶藏興焉。有土此有財，貨財殖焉。厥今東南，寶在煮海，利權總在白沙。以其號爲淮海一都會要衝也，出於斯，納於斯，斂於斯，散於斯，其來無盡，其去無窮。前隸倉臺專司，制之在外，固已多歷年所，後歸檢閱分司，制之自內，昉於淳祐四載，其爲數加夥，其爲任增重矣。官守之所治，宜有公廨；司存之所掌，宜有公庫。顧乃十餘年間，尚闕如也，殆類《豐》失所居而受之以《旅》者。然則非有舊貫可仍，難以何必改作言矣。取諸《大壯》，易以棟宇，豈非其時乎？然患未有財也，於是分司趙寺簿汝證與知郡徐大卿有功合詞請于朝。今大丞相惠國謝公慨然從所請，爲之捐十八料公楮二十二萬八千三百有奇，且就淮東總所給木植價錢六萬八千二百有奇。財可用矣，患未有其地也，於是相分樞廳舊址可以爲廨，又別貿易數千丈可以爲庫。地亦定矣，乃選工與材，悉用其良，授以規畫，協力興作。執役者日二百人，人人公雇之，厚過於私家；物物公買之，值同於市價。真有不擾而辦者。故以公廨之一新，則爲門廡、廳堂等凡三十餘間，戍卒、胥吏莫不分列有舍，總以大門，儼如也。以公庫之一新，則爲土庫、廳廊等凡二十餘間，中間點閱編排，藏貯官錢，莫不布列有位，周以磚垣，屹如也。外爲別屋，又四十餘間。若南瀕大河，則造河亭船埭以便商賈；西有水港，

則接東邊曠土以遠煤燎。上而待賓有館，下而牧馬有廐。正廳之西，建書院三間。書院之南，建薰風一堂，以爲公事應酬之暇，藏修游息之所。傍開水門，列小紅橋，前爲月臺，起見山樓。桃柳梅竹，雜然前陳，羣山衆水，燦然在目。樓之前，又有曰可軒，蓋幾於盡得一州之勝，而無一不可人者。夫以公廨、公庫既一時具備，前所未有，而賞心樂事又隨地創見，各有佳處。以鹽事與商賈交易之場，而超然景物之美，又有以自適其適焉。蓋其清不絕物，通不同俗，抑所謂迹似與世相濁，而獨其心追古人而與之游者歟？經始於寶祐之二年之夏孟，落成於是年之冬季，僅八閱月耳。而總爲屋大小九十間，且內而器用，外而舟楫，無一不周密而備具。遠近爭先快睹，爲之心開目明，其亦煥乎其盛矣！夫寺簿以書命某爲記其事，某不能文，又念不可辭，乃爲之述其本末如此，而竊嘆曰：天下事無大小，惟在有志與才，無不可爲者。惟無志則苟且偷安而不肯爲，無才則因陋就簡而不能爲。若寺簿則才志綽有餘裕，所至穎脫以出，何事不辦？豈徒如唐人以繕修而得能名者哉！若夫鹽居天下財賦之半，在唐已然矣。然時則宮闈服御、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則不然，特供軍餉而已。詞正而不失義，用公而不及私，法寬而民不告勤，價平而商不告病，使民旅相安而軍國自足，斯盡美矣。寺簿處此自有道，聞之歲入視舊五倍，非常人之所能與，亦非予之所能知者，故弗贅及云。《敝帚稿略》卷四。

竹軒記

物非物，何物非我；我非我，何我非物？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其樂大矣。竹一物爾，一即萬，萬即一，誰實爲格物而知我者哉？竹之中虛，我之心也；竹之外直，我之行也；竹之節剛，我之介也；竹之幹峻拔，我之高也；竹之根深固，我之本也；竹之色常青、枝葉常秀，我之文也。一或反是，非竹非我矣。以竹視竹，常人也；以我視竹，君子也。若黃巖池君子文者，其知此歟？子文嘗從四方名師友遊，皆被賞識，而燭湖孫公尤愛敬之。既嘉淳美之質，堅靜之操，而復勵以明識強力，充氣以進於英特氣象，殆竹之意歟？子文有軒，旁環以竹，燭湖名以竹軒，意有在歟。今子文之子齊賢於軒則再造，於竹則增植。竹生有先後，猶父祖之長兒孫，根根葉葉相似也。子文賢也，有子齊賢，又賢也。以賢嗣賢，所謂是以似之，其賢欲與父齊而其實欲與名稱者歟？請余記其說。予既爲略叙其本末，而復勉之曰：《詩》以「葦竹猗猗」興「有斐君子」，而《大學》遂取以爲道學自修、盛德至善之證。竹之用大矣，而非外於我也。齊賢能以是歸而求之，當有餘師。未達則反而求之，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達則舉而措之以治國、平天下，以光先志，以追燭湖之雅意，舉不出諸此，尚何外求哉！《敝帚稿略》卷四。

玉成齋記

黃巖之谷口鄭簡子以書來閩山之臬司告予曰：「吾嘗作一室于祖廬之側，而『玉成齋』名之，取《西銘》『玉女于成』之意也。夫富貴無憂，固世所貪慕以厚吾生者，或疑猶鳩毒也，不必成人，多至殺人。若貧賤憂戚，乃人所厭惡，以拂亂其所爲者，抑孰知反能固吾志、熟吾仁，決有成而無壞乎？吾素貧，不求富；吾素賤，不求貴。吾幼無怙恃，幸鞠拊長育于先祖母，以至于成立。嘗讀《蓼莪》詩、李令伯表，未嘗不爲之三復流涕，憂戚亦已甚，而不求世間之樂有年矣。然私竊自念，又安知此非所以成吾哉！猶之玉焉，未有不琢而成者，而玉不可以攻玉，有他山之石之錯焉。以吾家徒四壁，身無一命，不堪其憂，幾如顏之簞瓢陋巷，蓬戶甕牖。始猶屋之上漏下濕，吾既室于斯，終當安于斯，思父母、祖母于斯，立身顯親于斯，庶幾仁有得，孝有終，而或底于成也。然而貧賤憂戚，豈非吾攻玉之石錯乎？此吾取名之意也，請君爲我記之。」予聞苦志勞骨、餓體乏身，乃有動有益也；困心衡慮、徵色發聲，乃有作有喻也。知慧之生由于疾疾，孤孽之達出于危慮，信乎貧賤憂戚之能有成矣。然貧富、貴賤、憂樂之不同，特其身之與世遇者爾。在道則有至哉富有大業而已（二），無貧也；有貴于己之良貴而已，無賤也；有樂生烏可已而足蹈手舞之不知、俯仰無愧怍而王天下之不與存者而已，無憂戚也。若身之貧賤憂戚，則雖如吾夫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伐木削跡，厄于陳、蔡，

而視世富貴有如浮雲，樂以忘憂，不知老至，真行乎貧賤患難，無入不自得，而德益盛，聖益聖也。此其所謂玉振之，終條理而集大成者歟？乾爲玉，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德也，德即玉也，成之極也。簡子而欲自成如玉也，則當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而終日乾乾可也。」甘貧賤憂戚，如富貴好樂，推一念之孝以求天經人倫之至，因玉女之旨以會《訂頑》體用之全，如琢磨自修之功以求《大學》至道之止，則其所成當如何？無謂一室之小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將洞然宇宙，天下之廣居正位不外是矣。光耀玲瓏，晝夜不息，他日遠近之人望之，見有白虹之氣上衝于天，精神之發下見乎山川者，必自谷口玉成齋中出之也。余也猶願刮目而快睹焉，敢以是復，所謂不知簡子以爲然乎不也。

《敝帚稿略》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四〇。

〔二〕哉：原作「於」，據《永樂大典》改。

遠齋記

予友上饒徐致遠卜居玉溪之南，爲藏修游息之所。後負古城之山，前揖南澗之谷，中有淵然一泓，依棲霞山，曰霞泉。泉之下，闢小齋。齋外梅竹相與照映，蓋致遠心地灑然，而境地之勝亦如之。況深于琴，精于詩，鼓于斯，賦于斯，則山鳴泉響，梅動竹應，若皆知音者。嘗求名于予，予

曰：「何必他求，以字名曰遠齋可乎？昔陶靖節結廬人境而心遠地偏者，亦如是耳。」此十五年前語也。茲予被命來司閩臬，致遠實偕行，因語前事曰：「名既自君立，則發揮遠意以記吾齋，豈宜復他屬？」予曰：「記則不能，嘗試評之。人之智識志願最喜乎遠而惡乎近。苟智識之所及者遠，則可以成遠業；志願之所期者遠，則可以經遠猷。否則卑污淺陋，見不踰乎目睫，行不越乎尋丈，固無望其遠到矣。夫遠孰有遠于天地者乎？周行一百七萬九百餘里，天之遠也。自東極至于西垂，自南極至于北垂，各二億三萬三千里餘，地之遠也。人而欲同其遠，則何以哉？然此特天地之象形，猶未足以爲遠也。有象有形，則有限有窮，惟非象非形，無聲無臭，則所謂道也。天特此道之成象，地特此道之成形，道則神無方而易無體，豈里數之所能計而百千萬億之所能算哉！故雖未始離乎天地之間，未始出乎象形之外而廣矣大矣。其遠不禦，莫究其限量，莫詰其終窮矣。抑予聞之曰：『仁之爲道，遠行者莫能至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果遠乎，果不遠乎？亦惟知遠之近者，斯可以入德乎！放之彌滿六合，斂之退藏于密，則雖遠而非遠也。密莫密于此心，此心之神倏然在九天之上，倏然在九地之下，又倏然在八極之外，往來不測，莫知其鄉，則又非遠而遠也。不以遠爲遠，而以不遠爲遠，斯真知遠矣。此齋雖小，中具宇宙；此齋非近，宇宙非遠。于此齋而鼓琴，將眇宇宙皆琴聲也；于此齋而賦詩，將眇宇宙皆詩句也。推此智識，充此志願，而近如目前之小得失、小利害，尚足以動吾心而置秋毫之欣戚哉！致遠有晉宋間人物風度者也，當自有契于此。予言贅矣。」致遠曰：「命之矣，請書以爲吾遠齋記。」《敝帚稿略》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易齋記

有結廬于包羅恢宏之境者，名之曰易齋，而自稱曰易齋主人。方其作是齋也，先筮諸《易》，得吉然後定，非任己意。其全體又皆取諸《易》而爲之，不假他求，故名之。木則擇于《艮》山，匠則選于《巽》工，勸工而《兑》以說之，動木而《震》以起之。其屋極乃太極而基址則坤地，蓋覆者乾天也。以《離》日《坎》月爲窗牖，而又以《坤》闔《乾》闢爲門戶，神實密運其間，有不疾而速者，貞節之，不傷財，不害民，而成之簡易也。齋既成，主人又筮得吉日，乃舉《乾》首，捧《坤》腹，起《震》足，順《巽》股，側《坎》耳，正《離》目，拱《艮》手，謹《兑》口，以一身侍《乾》父《坤》母，與所索而得者三男三女，一時同入而居之。其爲齋真包羅恢宏，足以廣居而大受乎？是時其內之《家人》，《蒙》童《歸妹》固已畢集；其外則《師》衆《同人》，又皆《比》輔，方來而未已。如《噬嗑》之合無有間者，翕如也。主人于是待之以《履》之禮，樂之以《豫》之樂，燕之以《需》之飲食，《未濟》之飲酒，而《坤》牛、《巽》雞、《坎》豕、《離》雉、《兑》羊等物悉備。《井》可汲，《鼎》可烹，取無禁而用不竭，無不醉酒而飽德，歡如也。禮既成，主人居而安其序于斯，樂而玩其詞于斯，動而觀其象玩其占于斯，有《大有》之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不知彼之《旅》于處心不快，未得位無所容者，其視此齋爲何如哉？當《晉》之明出，則夙興而自昭明德于斯，

固不敢以妄入。及《隨》之嚮晦，則夜寂而入，以晏息于斯，亦不敢以妄出。其出入以度，有不容紊者。四時之間，尤自有叙。當其月爲《復》、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爲《乾》，皆陽月也，時則幸陽之月長一月以消陰。至于乾而極，極乃爲至，猶吾德之陽明，必積至于剛健純粹，而有如《乾》可也。是六陽之用，無一時不在此齋矣。及其月爲《姤》、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坤》，皆陰月也，時則慮陰之月長一月以消陽。至于坤而極，極則必變，猶吾德之陰晦必將變之，永貞大終而復爲《乾》可也。是六陰之用，亦無一時不在此齋矣。蓋與時偕行，未始少離也。或靜坐無爲，則寂然不動，若倏焉有感，而即爲《咸》之通于前；或遇事有爲，則變動不居，若截然當止，則又爲《艮》之止于背。動靜一體，常自如也。有時終日無事無人，則唯聞《中孚》之魚信鶴鳴，《小過》之飛鳥遺音，輒亦欣然有契。其或《兑》之朋友來就講習，相與麗澤，真有足說者。來則《萃》聚，去則《渙》散，彼各自適其適，而此亦初無留情，又其隨時順應之迹然也。若夫平時之藏焉修焉，則常謙以自牧，退焉若虛。凡以自課其進者，具有次第，尤彰彰明甚。蓋至于誠而極，而《無妄》者誠也，以是爲主于內，而《大畜》以充之，《頤》以養之。養其大而爲《大過》，則有大過人之德而能爲大過人之事矣。不則畜養之不深，僅如《小畜》之懿文德而非大德，與天文、人文之並觀于《賁》者異矣。又如《小過》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與大者之過又大異矣。陰小固不可以爲大，陽大尤不可以爲小。然積小以高大，有如木之升，居德以善俗，有如水之漸，亦在夫自課其進如何耳。不寧唯是，若《損》之懲忿窒慾，《益》之改過遷善，《革》之豹變去故，如是者

恒久而不已，則日新又新，其進又何可量哉！然《易》非純吉也，吉一而已；凶、咎、悔、吝，凡不吉者四焉，無非道者。故《泰》不能無《否》，《剝》亦不能無《復》，往來消長，天之行也。以《豐》大而有消息盈虛，以《既濟》而必思患預防，雖天地不能齊也，而況于人乎！故反觀諸一身，則有《明夷》、有《睽》、有《蹇》、有《困》，而晦明正志，麗明應剛，反身修德，致命遂志，所以自處者固自有道。外觀之天下，則有《屯》、有《訟》、有《蠱》，而體雲雷以思經綸，尚中正以止險健，利涉川以往有事，所以求濟者，尤自有道也。蓋凡有難必有解，未有終難者。《易》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其所以愈窮而愈不窮也歟。主人粗嘗學焉而知之矣，今其不出此齋，一日十二時、晝夜百刻之內，無非與卦爻六十有四、三百八十有四相與流行乎其中，吉與凶、咎、悔、吝之變，潛心密察，樂行憂違，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外內知懼，凜然不敢忽也。《易》本在人，固非在外。然人必至于聖人，乃能盡《易》。故吾夫子猶有「加我數年，可無大過」之嘆，況常人乎！此主人所以欲終身乎此齋，庶幾究極乎此《易》。朝固有聞也，夕死不亦可乎？因自述其造齋命名之旨如此云。《敝帚稿略》卷四。

全宋文卷七三三四

包 恢 七

三陸先生祠堂記

淳祐十一年三月

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二」，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如《太極圖說》以無極乃老氏之學，周子《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二字，以此見三公皆知其爲非，此其所見之卓過於人遠矣。象山與迺兄固多未合，獨此深相契，則其學可知矣。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軻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則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軼。其先爲學錄，後爲教官，則雖可見者紀

綱肅而蠹弊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之興起，然其爲海內儒宗，道德係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爾。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其生知，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己就實，以課日進月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萬里之遠。如曰涓流積至滄溟，拳石崇成太華，亦由是爾。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烏可已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己者信也。由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以漸積而循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乎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二〕}。是其深造自得實自孟氏，故曰孟氏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采，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肝肺，所鍼砭必中其膏肓，以是隨所發明，類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辯歟？且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門戶乎？故其說曰：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爲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真爲大崇，無此迷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說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爲禪學，又何邪？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所歷經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窮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即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虛說爲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嘗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

而禦之？」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惟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略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混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笞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出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以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邇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簣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謚文

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轉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侑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三〕，至仲冬而落成。自是厥後，祀斯祠、登斯堂者，如親侍三先生焉，其不躍然有興乎！由及門而升堂入室，其不有能等第而進者乎！葉公以恢之先君親師先生，而必嘗有聞於侍下，以記下屬。辭之不得，乃冒犯僭越而述所知者如此，亦或庶幾可以考其淵源之大略歟！淳祐辛亥三月望，後學某記。光緒《撫州府志》卷一六。又見《象山先生年譜》，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乾隆《臨川縣志》卷二四，同治《臨川縣志》卷一六。

〔二〕梭山：原脫，據《象山先生年譜》補。

〔三〕自「名世之士」至此句「自此」凡六十五字原脫，而有一「方」字，據右引補改。

〔三〕季：原脫，據右引補。

旌表陸氏門記

天地本一家，人已本一體，況其所自出者猶水同源而木同根者乎！自古在昔，篤叙親睦，周于九族，五宗之法，其不遷者固將百世，而其遷者亦流轉無窮。尊尊親親，老老幼幼，未始一日離析。綱常秩然，不壞不滅，而風俗醇厚，禮義興隆。世之所以極盛大治者，由此其選也。自彝倫斁，宗法廢，天理無所維持，人心失所管攝，極而至於拔本塞源，滅恩絕義，以父子而異居者有矣，以兄弟而爭訟者有矣。旁視羣從，則又若塗人不相識，而反相攻者有矣。斧斤日縱，骨肉日離。此天下之所乖亂而不可收拾也，其所關係豈徒曰一家之理亂而已。然則歷千餘載而下，而乃有如陸氏之門者，豈非世之寥寥乎絕無僅有，而卓卓乎光前絕後者乎？此我皇上所以特出睿旨，以行旌表之盛典也。然世蓋有之矣，而陸氏有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五焉。我國朝之所許以賜旌表者，特曰義居三世，或四、五世而止，是以過此以往爲難矣。而時人之能應所許、受所賜者，多不過六世焉。其在雍熙、淳熙時，則有若三世者兩家。在太平興國時，則有若四世、六世者兩家。在元祐、政和時，則有若四世、五世者兩家。在至道、乾道時，則有若六世者兩家。今陸氏自德遷以來，以迄于今乃十世，二百年如一日，闔門三千餘指如一人，共居共爨，始終純懿。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一。自家道既興，家政既成，孝友之行孚於中外，輯睦之風播於遐邇，自一世以至十世，若陸氏者，固已度越他人之門閭幾等矣；然門閭

之高，不惟其世，惟其人，此古今之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九齡、文安九淵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室。《大學》「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之所以名家者，由二先生之名世也。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二。采冠婚喪祭禮儀而推行之，至文達，又能繹先志而脩明之。故其家法著于鄉社，而聞於天下。文達、文安有兄四人：九思、九叙、九臯、九韶，皆奇傑非常流，能共起家者。九韶稱梭山先生，尤能加詳密於治家之制。其大綱則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條；其小紀則有家規，凡十八條。本末具舉，大小無遺。雖下至鼓磬聚會之聲，莫不各有品節，且爲歌以寓警戒之機焉。至此則已若三代威儀盡在於此，如先儒之所嘆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三。家之難齊，其來已久。先儒謂家難而天下易，故《睽》次《家人》，以難合而易睽也。一世猶難也，況累世乎？名曰「義居」，安得人皆知義，不過強合耳，如張公藝九世之出於忍是也。先朝之所賜多百姓之家，非以私其家，意以風天下，不必別其爲民爲士也。然聞其同屋而處矣，果有知居天下之廣居而非逸居者乎？聞其同堂而食矣，果有知養大人之大體而非小體者乎？若陸氏，則世世師聖賢，人人知義理，所謂居廣居、養大體者，乃其素所講習者。視彼徒聚族衆以養口體，而如張公藝之堅忍以持久者，天壤異處矣。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四。唐崔元暉不異居者三世耳，家人怡怡，羣從會食無他饌，當時以爲美談，蓋以其身清家貧，爲之良不易。若彼嘗被旌表之家者，往往庫有餘財，廩有餘粟，而足以爲之當不難。今陸氏以清白傳家，常產素薄，而子孫日以繁衍，已至三百餘人，產業曾無加益，是故常有不

給之憂。所恃者守梭山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訓，且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爾。是故能處貧若富而實貧，當匱若裕而實匱，其又孰有難於此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五十二。吾以是五者論之，是皆前代先朝之時士民間之所未聞者，可不謂之絕無僅有而光前絕後者哉？宜太常有特旨之請，以其不可以循常典也。文安昔嘗受知孝宗，今皇上克知其家，亦必有素，旌表之命，恩意厚矣，又豈容徒以常典論哉！厥今爲家長，而主家者冲也。冲毅然勁正，確然能持其家者。其以次弟姪輩，又類皆負才氣，道問學，穎脫以出，能爲公堂用志之不分，爲族衆服勞而不倦。恩相愛而文相接，炳相扶而蔚相輝，保合大和，一門盎如也。自父祖老成淪謝之後，而能繼志述事以扶植十世三百口二百年之門戶，不惟不至衰替，又若加興盛焉者，尤可以爲難得矣。然以前人始爲之實難，當其欲求純懿，雖百年成之，而猶患其未足；若後人終承之尤難，苟其少有違缺，一日壞之而已慮其有餘，又誠不可忘戒懼也。今承聖恩褒別之後，肇建門閭，鼎新如式。近者見而榮之，遠者聞而慕之，非僅一時之光耀也，宜如何其加之意哉！自子而孫，孫而又子，有之似之，常無間然。則本大末盛，源深流長，雖自十世以至百世，自三百人以至三千人，自二百年以至二千年可也。祖宗之澤，聖上之恩，固有終窮，惟在永保此意而不替，長守此法而無弊，上以報君，中以榮家，外以帥人。當有聞陸氏之風興起者，運動鼓舞，浸久浸廣，則人倫民德之彌厚，教化習俗之益美，雖古人比屋可封之風，可期而致也。然則今日之旌表，所以風天下者，豈曰小補，而要其終，豈曰淺功近效云乎哉！《永樂大典》卷三五二八。又見

《象山先生年譜》，道光《金谿縣志》卷五四。

〔一〕致知：原作「知至」，據《象山先生年譜》改。

〔二〕〔五〕字原脫，據上文文例補。

州學沂詠堂記

台爲郡，負龍顧山，起伏逶迤，形猶龍也。東有湖，橫縮平廣，與白龍潭相表裏，其龍之所游乎。湖中皆蓮，萬幅如錦，紅綠成章，光影煥爛，香氣不斷，隨風四達。方三伏中，忘其有暑，赤城景物之尤處也。於游於觀，延以亭榭，濟以舟梁，燕以綠醕，引以流觴，當其盛時，衆美畢張。蓋湖本隸於郡而景物則與郡人共之，其來久矣。今郡侯寺丞趙公來已踰年，獨勤勞郡政無遑，曰此太守燕遊之所，而嘗暫有車馬馳驅之過從。一日，因謁客便而過之，四顧而嘆曰：「以景物與郡人共之，此不可改；湖隸於郡，獨不可改所隸乎？」《兑》爲澤湖者，麗澤《兑》也，朋友講習之象。且有蓮可采，與采芹藻者同方，盍以隸之泮宮乎？慨念泮宮重建於淳熙壬寅，今再見淳祐之壬寅矣，久必壞，壞必修，而泮田有限，游以水旱，庖廩且不繼，修之費奚所資？昔魯之修者，僖公能也，今吾非僖公，宜不能，亦寧不爲之動心乎？顧如湖蓮者，自根而華，自華而實，華可愛，根實可食，歲售之，豈無微利可補郡用？郡用雖方窘不給，而泮宮壞不修，尤爲師者之責。故湖入郡寧入泮，以爲修宮費，湖利有常入，則泮宮可常修而學業可常久。所謂麗澤講習之說，殆將無時而窮。湖之利，有關泮

之義大矣。今使郡博士主之，而擇士之賢者相與經紀之。」此侯之盛心也。泮士德之，思欲希唐人郎官湖之遺意，以傳不朽，乃因湖心舊堂先修而新之，易名曰「沂詠」，非獨寓所以歌詠郡侯之德，而抑覲以遠追曾點之風。學正、學錄、直學率多士詣予，請記其說。以予忝郡丞，又與侯寓居同里，素知侯心者，不容以不文辭，乃爲發侯之心以復之曰：觀水有術，於湖何觀？水不測，蛟龍生，淵淵浩浩，其淵其天。湖之深廣如之，誠之至者當之。苟學有淵源，不舍不已而不息之誠至矣，曰湖云乎哉！其下而藕生污泥中，疑脆弱易污染者，乃反中虛外淨而色純白，其操同冰雪，若峻潔士處污世不易者。上而花發烈日中，疑嬌淫易凌奪者，乃反氣清容正而色純。固其艷敵炎火，若剛烈士遇威武不屈者。其特立獨行，曰藕花云乎哉！物皆備我，非反身而求決不可。將修泮宮，其宮何若？宮墻數仞，誰真見宗廟百官之美且富者？因修泮而師益明修道之教，弟子益勵修身之學，以求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或者可至夫子之宮。若徒曰凡湖必有龍而善變化，蓮亦有紛華榮耀之態，吾惟欲由泮宮以變化榮耀其身，則亦卑矣。況堂以「沂詠」名，則志不在是，而沂詠之實又非訓詁議論之學所能與知者，曾點知之。不則雖如三子各欲以所長自見，猶非夫子之所與。觀蓮湖上，乘風堂中，要必有妙契於此，如先儒吟弄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者。泮士從事於學久，郡博士楊君點又其傳自成公呂氏甚習。今其師友間必講之熟而行之著，此侯所望於學者之心也。侯爲台光前照後，而加惠泮宮尤厚。如房廊收稅有蠲放，侯自補之；契錢分撥屬版曹，侯申行之；塗田已給，僧或妄據，侯盡舉頃畝以歸之。凡養士之需與今捐湖修泮之事，皆例爲永久之利，是真可屢書不一書者。予也姑爲述其本末

大槩，庶幾後來者有考，知相繼維持，俾勿壞云。侯名與杰，寓居盱江之南豐。《赤城集》卷一二。又見民國《臨海縣志》卷八。

推官聽題名記

郡有推官，官若非尊者，而佐賓幕、助郡政，其爲人之賢否與其行事之是非，則一郡之理亂、千里之休戚繫焉，任亦重矣。台之爲郡，東臨大海，下莅五縣，境土廣袤，戶口衆多，詞訟紛雜而職繁劇，要不易爲。所賴以佐助者，惟在幕府有人耳。然前乎此，謂推官者知幾世幾人矣，而求其孰賢孰否，孰善孰惡，有繫於官民之理亂休戚者，曾無可考見，非闕典乎？後世既無古者侯國之史，則先儒論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也。非徒可以苟知其名氏而已，其人之賢而事之善歟，書之可以爲法也；其人之否而事之惡歟，書之可以爲戒也。二者之間，有庸庸碌碌，上無補於郡，下無益於民而泯滅於無聞者，觀其名氏，亦可以內自省也，豈曰虛文云乎哉！今滕鈇不忍其前之名氏既沒而不彰，後之名復廢而不傳，乃考之赤城前後志，僅得自唐張條而下至于今趙君汝漕，凡三十八人而止，乃爲之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而後之繼爲是官者，可以續書之。數百年之闕典至是而始備，其意美矣！然其賢否善惡，所以爲之理亂休戚而可爲法戒者，已多不可得而知，獨其間有自是而召試，論新法，後至中書舍人者，有自是而爲國子監教授、後至太宰少傅者，其人其事，可以觀矣，自有能

辨之者。然則略於前而詳於後，自今而往，求盡其所可法而不犯其所可戒，又當自滕君始。君之先世父叔皆從朱文公學，君姿器質實，且習聞二父師友淵源，則必優於吏事而見於幕府之所贊畫者。其爲人既賢而其行事必善也，知所以題其名，宜知所以究其實。其於在己之賢行當加修，及人之善事當加進，使表表焉在人耳目，悠悠然入人心思，而後之觀者必曰滕君惟見其可師而不聞其有可戒，斯不負題名之意矣。是所以表率乎後來者實在滕君，而後之繼滕君者，又能相與緝熙而不替，使人人皆賢人，事事皆善事，皆可師而無可戒，是又有望於將來。台城之所賴者，顧不深且遠歟！《赤城集》卷二。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記

臨海山高水深，地載神氣所鍾，宜爲人物淵海。如海之大魚薄集在龍門下，得上則變化爲龍者，又宜以千百計矣。夫何厥初寥寥乎其不多見也？豈風氣未開而猶有待歟？至本朝天聖以後，歷幾年，更幾科，然後以漸加多。中興以來以迄於今，則盛矣。然中間雖各以所長爭鳴於一時，類有可稱者。若其表表特出，光前照後，或以學問文章顯，或以操行氣節顯，落落相望，亦曾不過十餘人，果其才之難得歟？今邑大夫劉君棟邑政修舉，將及於教，一日於士友相與言而嘆曰：「盍亦反其本矣。人才之興由學術，學術之興由學校，顧此邑獨無學，非大闕典乎？」乃首爲之竭力經營，鼎新肇建，學宮

儼然昉乎此也。學宮成，又取邑士題慈恩之名，始自天聖甲子，至淳祐辛丑，凡五十有五科，得一百四十餘人，列而刻之石。豈徒曰以是名誇示邑士，覬日以起其歆羨而使之爭勝負於文鋒筆陣之間而已哉？興學校以興學術，人才於是乎在。抑名非虛生，必以實得。何謂學？明人倫也。惟聖盡倫，如舜之察，斯可矣。知此學則爲學術而可與聖賢參，察此倫則爲人之才而可與天地合。繇是而取科名，庶幾不悖於其實。孔門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學之實也，自德行而至文學，其本末可考。孟子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學之實也，自事君而至大人，其優劣可見。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名實之判久矣。有能進孔門之所謂學，辨孟子之所謂用，繇是而取科第，庶幾無忝於其名。取士之科名未可遽改，爲士之事實不可終戾，先達名臣皆由此其選也。名不難取而實不易盡，盈科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名實本非異科也，惟今者新學之士能體邑大夫之深意，無徇其末而忘其本，則將見有特起東海、臨大可觀而觀於海者，咸歎其難爲水矣，取科名真拾芥，特其餘事耳，是不難。《赤城集》卷六。又見民國《臨海縣志》卷八。

酒 箴

酒流生禍，獄訟繁興。一獻百拜，正避禍生。二爵三爵，油油言言。本以成禮，豈繼以淫？大亂喪德，罔非惟行。執拘以殺，非過於刑。糜穀耗財，一醉是營。飲狂失禮，厥禍猶輕。其毒腐腸，其

厲熏心。魂亡魄喪，昏夢莫醒。肉脫骨立，將重殞身。酣者必亡，爲禍甚明；反狂歸聖，一念可升。能自戒者，先民有程；或不多飲，以約於親。或加自杖，以違先人；或本善飲，斷不濡唇。爲荒忽故，廢業是懲。特患不爲，不患不能。願自愛重，戰戰兢兢。以報爾先，以全爾靈。以保爾寧，以永爾齡。遠大可覬，功名可成。彼嗜酒者，德頌是名。果溺其言，禍將滿盈。苦口利病，反頌爲箴；勇決敏銳，與心爲盟。自此覆爵，清白如神。《敝帚稿略》卷六。

恕齋銘

傅兄純道以「恕」名其藏修之齋，而求銘於包山老翁某。翁謂此道甚大，非某之所能言。然純道欲以此一言而終行，其志亦大，翁雖一言以爲不智，不敢辭，乃隨所見爲銘以復之。其詞曰：

人惟一心，恕乃一如，胡爲待人，與己差殊？由不識己，混然一體，乃一膜外，妄分我爾。爾瘠我肥，我安爾危；爾災我福，我全爾虧。凡有便利，競取歸此；凡有患害，並推與彼。如心同然，遂大反旃，待我登天，聽爾墜淵。曾反思否？乾父坤母，人皆同胞，同生同受。氣同一身，性同一仁，何隔彼此，孰非同人？萬物皆備，況人同類，強恕而行，仁近可至。己所欲爲，立而達而，推以及人，立達如之。如非所欲，非己所獨，亦勿施人，洞然心腹。絜矩在中，左右交通，上下前後，使事

先從。一有所惡，截然有據，斷之以毋，不差其度。有戚有休，有樂可憂，凡爲己計，即是人謀。先儒爲恕，充廣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庶。恕大矣夫，爲德不孤，四海皆準，宇宙同居。然實非意，有本如是，宜先明心，秋毫無僞。是乃爲忠，欺妄不容，不陂乃平，不私乃公。剛健篤實，積之純一，如天無雲，杲杲白日。忠極於斯，恕出由茲，如形有影，體用不違。中心體約，如心用博，何用不如，何往不若？一以貫之，惟參也知，賜疑多學，猶未知非。無加如我，宜未許可，終身欲行，勿施則哿。參日課功，三省在躬，乃先爲人，恐或不忠。勿憚難儼，勿忽易企，知求實知，履求實履。成己成人，仁智有親，皆性之德，外內維均。惟如盛字，純道罔二，藏身此齋，恕貫天地。世狹道蕪，少此規模，予言似怪，君其謹諸。《敝帚稿略》卷六。

達觀堂銘

并序

平兄少平作晚年藏修之堂，名曰「達觀」。其說謂：「此心此理，同乎一原；或生或死，同乎一致。」真若達者之言者。友人東平包某爲之推明其旨曰：

地爲吾形，天爲吾氣，天地之性，即此爲貴。一陰一陽，性成善繼，形氣即道，氣塞即義。非隱非顯，非一非二，天地之會，形氣以萃。乾父坤母，遺體以畀，清明在躬，志氣具備。天地之散，形氣之離，氣還歸天，形復歸地。昔生何愛，今死何畏？惟達能觀，達必上智。渙然心融，怡然理契，

洞然燭照，靡疑靡滯。能通一貫，本無二事，以晝夜觀，死生一致。消息往來，始終終始，惟能知生，即能知死。形氣聚散，雖若有異，天地之運，萬世無敝。吾身形氣，天地即是，天地常存，吾身非斃。生非贅疣，死非廢棄，博厚高明，浩浩罔既。並行不悖，並育不戾，死與生同，混混無際。少平平心，宜以平視，非可意擬，非可言議。朝聞夕可，自反自試，懋哉懋哉，願言自勵。《敝帚稿略》卷六。

陸象山先生贊

高明英特，所立之卓；沈潛縝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者，告子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內。外者皆虛，說誣而徒塞乎仁義；內則皆實，光大而可入乎聖智。不差毫釐而一是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渾融。嗚呼！若先生者，真可以進乎夫子皜皜莫尚之明；而世之妄肆瑕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哉！《敝帚稿略》卷五。